
武俠世界
第34年
13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之巨型小說乃雲飛雁先生撰著的「九天神龍」。古志高原名文如錚，原是九天神龍之關門徒弟，爲報師兄皇甫妙龍毒害師父之仇，易名隱居大巴山成爲神獵高手。爲阻止皇甫妙龍登上骷髏帮主寶座，文如錚入深潭盜出骷髏帮之信物——金骷髏，並秘藏山中，引致該帮各分舵主紛爭……他爲人正義，爲了鏟除流寇，隻身入車廂峽與流寇頭目倪北雄等週旋，成爲衆矢之的，被兩帮圍困其中……故事情節打鬥激烈，一個不是江湖人的江湖俠義作風令人欽佩、激賞，題材新穎，值得一讀。

*　　*　　*

下期將刊登麥耕雲先生所撰著的新派俠義愛情恩仇故事「龍虎鳳會」，無情殺手良心未泯，結局如何，請留意刊出。另有一篇朱雀先生所撰著之湖海詭異恩仇故事「冷匕雙釵」，人性貪婪之劣根性在朱雀先生筆下表露無遺，是值得欣賞的文章。

*　　*　　*

下期將刊登之巨型小說乃揚子江先生所撰著的新派湖海詭幻錄「鐵拳」，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九天神龍（骷髏帮傳奇故事）
神獵手古志高非江湖中人，却蓄意收藏骷髏帮信物金骷髏，目的何在 ……雲飛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麗君認母（再生緣之七）◀一▶ ……任明 54
七殺虎頭牌（湖海爭雄錄）
七殺威嚴令肅　豪傑捨身存義 ……高峯 5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花鼓歌（湖海俠情故事）◀二▶
雖是家仇深似海　放火却非其所爲 ……伴霞樓主 71
丐帮少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白髮婆婆施巧計　擒走玉翅赴揚州 ……西門丁 81
玉掌青苗（女捕頭傳奇）
智用天莉棘爲題　博得衆英豪擁護 ……臥龍生 87
神劍金釵（新篇俠情連載故事）
玉樓春妙論古今　破廟宇半夜鬧鬼 ……東方玉 93
劍嘯江湖（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較量神功受創　証實寶籙非眞 ……臥龍生 99
尼姑的女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爲母親了斷恩怨　代師傅尋找仇人 ……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鳳馭龍（俠情輕鬆技擊故事）
闖禍不悔又害人　玉兒從中抱不平 ……辛棄疾 111
頭痛人物（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畢熙遭報應毀容　白翎奪右臂心虛 ……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81.7.24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13期
（總號171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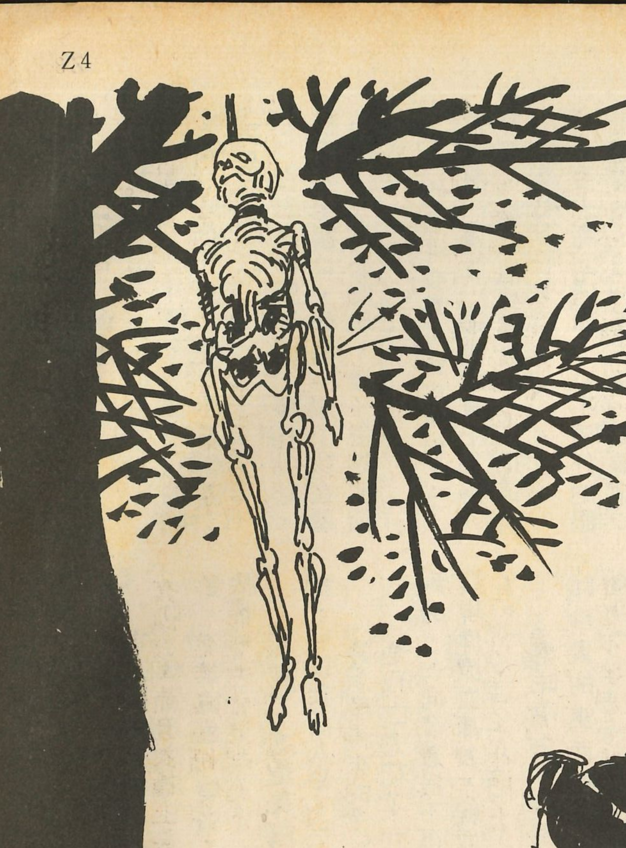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九天神龍

骷髏帮傳奇故事

雲飛雁・文
可飛・圖



逃難母女 身世如謎

午。

古木森森。

亂草掩映之下，一隻叉角梅花鹿瞪着溜圓的眼睛，警惕地搜尋這林間的一切。

靜。

死一般的寂靜。

鹿兒終於大着膽子，吃起草來。

「刷！」響箭輕嘯。

梅花鹿倒下了，牠仍睜着雙眼，似乎不相信這寂靜的林中，竟會射來致命的一箭！

樹林仍是那麼靜。

太陽懶散地照着森林。

一條人影從百年榛樹上飄然而下，輕盈、瀟灑……

夜，在黯然的月光下，勉强可看出此人年約三十歲，體格頗爲健壯，但蓬髮垢臉，黑鬚滿腮。

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竟是一套囚衣，而且衣褲上染滿了血！

他步履蹣跚，顯然身受重創，然而他的神情却充滿一股堅毅之色，目中更閃耀着銳利懾人的光芒，可以看出他正在鼓其餘力，要在生命終結之前趕到某個地方。一路跌跌撞撞，幾次摔倒在地，掙扎再起，繼續朝山上奔去。

終於，他爬到山腰上的一棟木屋門口，身子往門上一靠，氣喘如牛，舉手拍門。

這棟木屋外表看來非常堅固，屋簷下掛着一些陳舊的獸皮，一看即知是一家獵戶。

木屋裡有人，因爲有一絲燈光透射出來，隔了一會後，才聽見一個女人帶着恐懼的聲音發問道：

「是誰呀？」

漢子喘着氣道：「是我呀！青萍，快開門！」

木門啓開處，見一個姿色秀麗的女人，一手擎燈立在門內，臉上一片驚愕。

「青萍！」

漢子叫了一聲，精神一鬆懈，於舉步跨過門檻時，就推金山倒玉柱般的跌了個觔斗，然後就昏死過去了。

* * *

窗外射入的一片陽光吻上漢子的眼瞼時，漢子才從昏睡中驚醒過來。

睜目一看，却原來天已大亮，再環顧四週，他發現自己正躺在自家房中的床上，而房中的一切並無多大改變，自己身上的傷不但已包紮妥當，更換上一襲乾淨的內衣。

床前一張昔日自製的木桌上，放着一碗人參湯和一些刀傷藥物……醒來所看到的一切，使他感到愉快而滿意。

他不覺長透了一口氣，回想三個月來的經歷，仿如一場噩夢，現在噩夢終於醒了，自己終於回到家了，尤其愛妻無恙，是他最感快慰的事。

三個月前的某一天，他離家前往紫陽縣城採購日用品，根本未想到會在城裡鬧事而身陷囹圄，在獄中的那段日子裡，每一思及家中愛妻的處境，眞是心如刀割，急得差點發瘋，現在好了，自己總算活着回到了家，而家中一切如常，這正表示愛妻沒有出事。

唔，她現在在那裡？

在廚房燒飯？

或者在屋後的井邊洗衣？

他揭被欲起，但一牽動腰上的傷口，頓覺劇痛難當，祇得又躺了下去，開聲道：「青萍！青萍！青萍！」

「呀！」然一聲門響，那個姿色秀麗的女人推門而入，含笑走了過來：「你醒了？」

漢子一見之下，大驚失色，霍然坐起道：「妳……妳不是青萍……妳是誰？」

那女人很大方的在床沿側身坐下，含笑答道：「妾身姓常，小名裕鳳。」

漢子又以爲自己在夢中了，兩眼睜大，不勝驚詫地道：「我妻子青萍呢？昨夜我回來的時候，是她替我開門的啊！」

常裕鳳抿唇一笑道：「不，你看錯了，你看到的是我……而且不是昨夜，是前天晚上，你已昏迷兩天了呢。」

漢子驚問道：「那我妻子呢？」

常裕鳳道：「不知道，我們母子倆搬入居住時，這屋中並無一人，而且亂成一片，後來我一打聽，才知道在那之前的幾天，有一股流寇經過此處……」

漢子呆然良久，才垂首悲嘆一聲道：「這樣說來，拙荊必已遇害了。」

常裕鳳道：「不一定，當時屋中並無死人，也無一點血跡。」

漢子抱頭陷入痛苦中。

常裕鳳道：「你是『神獵手古志高』？」

漢子一聽她道出自己的名號，突然抬起頭來，以有神的眼光迫視着她道：「妳認識我？」

神獵手古志高腦海中轉了千百個圈子後，證實自己從沒見過她。

常裕鳳頷首微笑道：「我們母子佔住了你的屋子，總得打聽一下屋主是誰，是不？」

神獵手古志高萬分疑惑，又問道：「妳究竟是誰？爲何佔據我的房子？」

常裕鳳道：「我叫常裕鳳，丈夫何至淳，我們是從山西逃難來的；我丈夫在逃難途中被流寇殺了，

我和兒子一路逃到此處，無意間發現這棟空屋，就暫時住了下來。」

神獵手古志高道：「多久了？」

常裕鳳道：「快兩個月了。」

這時，屋外傳來一個小孩的吶喊聲，神獵手古志高乃接着問道：「那是令郎？」

古志高伸腳下床，掙扎站起，移步走至窗口，便見一個小孩在屋外追逐一隻公雞玩，樣子很聰明活潑。

「他名叫成嘉，頑皮得很……」常裕鳳一邊說一邊端起桌上那碗人參湯，靠近他身邊道：「你把這碗人參湯喝下吧！」

古志高回過頭，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她，沒伸手去接，凝聲道：「你們打算在此長住下來？」

常裕鳳道：「我們一家三口原想逃回故鄉雁門壩，但現在流寇猖獗，遍地烽火，祇好暫時在此避一避。要是你想攆我們走，我們祇好走了。」

古志高仰臉冷然道：「你們最好走吧！」

常裕鳳神色居然很平靜，笑了笑道：「好的，等你身子復原之後，我們就走……喝下這碗人參湯好嗎？」

古志高看着那碗人參湯，臉上仍掛着不信任的表情。

常裕鳳笑道：「過去的兩天，我用這東西救活了你的命，如果我有害你之心，你今天就不會甦醒過來了。」

古志高這才接過人參湯，喝了一口，祇覺其味之甘香異於一般人參，不禁臉色一變道：「這株人參很老。」

「是的，這是長白山的千年老參，可以救活人命。」

「妳怎麼得來的？」

「是我亡夫花了一千兩銀子買到的，一向藏着捨不得吃，前天我發現你流血甚多，就取來給你服用了。」

「素昧平生，妳為何肯獻出如此珍貴的東西給一個陌生人服食？」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一條人命絕不祇值一千兩銀子，更何況你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妳對我很瞭解？」

「是的，你的名氣很大，雖然你是個打獵的人，但我聽說你武功很高，在陝西一地就沒有一人是你的對手，因此有人稱你為陝西第一高手。」

「我不是武林人物。」

「是的，他們說你除了打獵之外，從未在江湖走動過。」

「妳丈夫幹甚麼行業？」

「他原是山西太原鏢局的鏢師。」

「哦……我餓了，有東西吃麼？」

「你坐下，我這就去拿來。」

她出房不久，即端入一盆食物，居然烹調有術，十分豐盛。

古志高已有三天未進食，早已饑腸轆轆，立刻坐下狼吞虎咽，一直吃到覺得夠飽了，才放下筷子愜意一笑道：「妳是個很好的女人。」

常裕鳳淡淡一笑道：「尊夫人從來沒有這樣服侍過你麼？」

古志高道：「有的，她對我很好。」

「聽說你在城裡殺了一個人？」

「不錯，那天我在酒樓上喝酒，看見一個惡霸當街逞兇打人，我一時氣不過，下去揍了他一拳，不想竟把他打死了。」

「當時你為何不逃？」

「我犯了法，怎好逃跑！」

「可是，你為何又越獄了？」

「妳怎知我越獄？」

「前天夜裡，你回到此處時，身上穿的是囚衣，而且身上受傷，不是越獄是甚麼？」

「嗯，不錯，我是越獄逃回來的，因為他們要處死我，用非法的手段處死我，我祇好出手反抗，一路打出了監獄。」

「你不怕官府追緝？」

「我會逃的。」

「我丈夫說你是個了不起的人，太原鏢局的總鏢頭，有意以高酬聘請你去當鏢師，被你拒絕了是嗎？」

「是的，我不喜歡當鏢師，不喜歡在江湖上惹是非，我祇喜歡打獵。」

「你打獵的本領也高人一等。」

「我以此為生。」

「今後打算怎麼辦？」

「尋找我的妻子，如果她被人殺害了，我要找到那個殺害她的人。」

「她也許沒有死，祇是被流寇搶去了。」

「嗯……」

常裕鳳走到窗口，對屋外的兒子叫道：「嘉兒，別野了，你進屋子裡來吧。」

那小童跑進屋裡道：「娘，甚麼事？」

常裕鳳一指古志高道：「見過這位古叔叔。」

那小童很有禮貌的向古志高行了一禮，道：「您好，古大叔。」

古志高輕唔一聲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童答道：「我叫何成嘉。」

古志高閉着眼睛想了一會，才開口道：「也罷，你們母子就在這裡住下來，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常裕鳳聽了這話，忽然轉身臉

向窗外，掩臉輕輕的飲泣起來。

古志高一怔道：「咦，妳怎麼了？」

常裕鳳哭得更厲害。

古志高困惑地道：「妳是不是聽錯了，我是說你們母子可以在此住下來，高興住多久就住多久，不是要攆你們走呀！」

何成嘉笑道：「古大叔，我娘心裡一高興，就會忍不住哭起來的，每天都是如此。」

古志高笑哦一聲道：「原來如此，我還以為你娘是個很堅强的女人哩！」

何成嘉道：「我娘本來很堅强，她傷心的時候不哭，高興的時候才哭。」

古志高不禁莞爾道：「那麼，別讓你娘太高興，快去勸勸她吧！」

常裕鳳忽然回過身子，神色緊張地道：「有人來了，可能是來抓你的！」

古志高吃了一驚，急忙趕至窗口一看，遙見有兩個官府捕快騎馬到達山麓，看情形正是前來緝捕自己的人，當即轉回床前，探手從床下抽出一把鋼刀。

常裕鳳吃驚道：「你幹甚麼？」

古志高冷笑道：「我不想再被捕回去！」

常裕鳳道：「可是，你受傷未癒，怎麼能與他們動手呢？」

古志高沉聲道：「我跟他們拚就是了！」

常裕鳳道：「你難得逃出來，如今卻要與兩個捕快拚命，豈非太不值得？」

古志高瞪她一眼道：「要不，妳要我束手就擒？」

常裕鳳道：「不，你可以躲起來。」

古志高微怔道：「躲？」

常裕鳳一笑道：「你是個英雄，不恥於躲避？」

古志高被她一語點醒，覺得躲避才是上策，忙道：「好，我躲起來，妳快把房中的東西收拾收拾吧！」

語畢，急急出房而去。

常裕鳳立即動手收拾一切足以啓人疑竇之物，一面向兒子說道：「嘉兒，你出去劈柴，態度要自然，千萬不要慌張！」

何成嘉應了一聲，拔步跑了出去。

常裕鳳將房中的東西收拾藏好，便也隨後來到屋外，幫着兒子堆砌柴薪。

俄頃，兩個捕快已在林間出現！

他們好像在打獵，手仗佩刀，徒步悄悄掩至木屋附近，當他們看見屋前的常裕鳳母子時，顯然甚感意外，藏身樹後窺視了一會，才現身走了出來。

何成嘉倒會演戲，立刻提起斧頭，做出準備抵抗的模樣，口中叫道：「娘，强盜來了！」

常裕鳳看了他們一眼，忙着喝叱道：「別胡說，他們是官府捕快。」

她一邊整理衣裳一邊迎上去，含笑問道：「兩位官爺，你們找誰呀？」

兩個捕快走到她跟前，對着她打量了一遍，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才開口道：「妳是何人？」

常裕鳳答道：「妾身常裕鳳，這個是我兒子，請問……」

那捕快截口道：「你是『神獵手古志高』的甚麼人？」

常裕鳳佯裝一呆道：「神獵手古志高？我不認識這個人呀！」

那捕快「哼！」的冷笑一聲道：「妳住着他的房子卻不認識他這個人，有這個道理麼？」

常裕鳳道：「我們是逃難的人，拙夫何至淳，原是太原鏢局的鏢師，祇因兵荒馬亂，鏢局關門，故我們全家打算返回故鄉，不料在路上遇上一羣流寇，拙夫不幸被流寇所殺，我們母子逃到這裡，看見這裡的屋子沒人住，就暫時住下來，並不認識這房裡的主人呀！」

那捕快一聽之下，忽然臉露驚喜道：「哦，妳是何至淳的女人？」

常裕鳳道：「是的，你認識拙夫？」

那捕快連忙收刀拱手，說道：「正是，說起來，何鏢師還是在下的救命恩人呢！有一年，在下追捕一個殺人兇犯，不愼中了那兇犯的暗器，昏死在道旁，適逢妳丈夫押鏢經過該處，是他把在下救醒的。」

常裕鳳道：「哦，這件事我也曾聽他提起，好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那捕快點頭道：「對，快五年了。」

他接着問起其夫遇害的情形，常裕鳳便一五一十的說出，說到傷心處，祇是兩眼紅紅的，眞如其子所說，傷心的時候不哭。

那捕快聽完之後，很感慨地道：「唉，何鏢師是個好人，想不到竟遭不測，如今你們母子怎麼辦呢？」

常裕鳳道：「如今遍地烽火，到處都有流寇，我們母子祇好暫時在此住下，但是……你說這房子的主人是『神獵手古志高』，不知他是怎樣一個人，他肯讓我們母子借住麼？」

那捕快道：「神獵手古志高這個人，你應該聽妳丈夫說起才對，他武功很高，是陝西的第一把高手

，名氣響亮呢。」

常裕鳳道：「拙夫好像未曾提起……」

那捕快道：「幾個月前，他喝醉了酒，在城裡殺了一個人，我們把他緝捕歸案，關在牢中，不料前幾天他竟越獄逃跑了，我們二人奉命到此看看……這幾天妳沒看見有人到此？」

常裕鳳道：「沒有呀。」

那捕快道：「我猜他也不敢逃回此處，不過是前來看看罷了。」

常裕鳳假作憂懼地道：「他是不是很兇惡可怕？要是他發現我們母子佔住他的房子，會不會……把我們殺了。」

那捕快搖頭道：「不會，妳放心好了，古志高這個人其實很不錯，那次他雖然酒醉殺人，但殺的是一個惡霸，城裡的百姓人人稱快哩！」

常裕鳳聽了表示欣慰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那捕快道：「不過，在下奉命緝捕他歸案，職責所在，不能不執行，要是他回到此處，你能否暗中派個人去通知我們？」

常裕鳳道：「好的，你們是……」

那捕快道：「我姓盧，是紫陽縣城的捕頭。」

常裕鳳道：「你們要不要去屋裡搜一搜？」

那捕快道：「好的，我們進屋去看看，失禮之處，請多包涵。」

他向同伴一招手，兩人即進屋搜索。

常裕鳳跟着他們進入屋內，陪着他們逐一搜索，木屋共有一廳三房，廳上還有一個半樓，兩個捕頭將全屋查看一遍，似未發現可疑現象，便向她表示歉意，隨即告辭退出。

常裕鳳送到門口道：「不再坐一會嗎？」

姓盧班頭道：「不了，大嫂在此，可有需要在下效勞之事？」

常裕鳳道：「好說，好說。」

兩捕快乃拱手而別。

他們走到山麓停放坐騎之處，姓盧班頭向同伴微微一笑道：「你看怎樣？」

那同伴道：「有點可疑……」

「哪一點？」

「我發現厨房的水槽裡有三雙筷子。」

「還有呢？」

「屋後晾着一件男人的褲子。」

「小徐，你越來越精明了，可以獨當一面啦！」

「盧兄以爲呢？」

「不錯，那女人的屋中原有一個男人，發現咱們到達，就躲起來了。」

「他是誰？」

「當然是古志高。」

「那麼，咱們該怎麼辦？」

「暫時不要採取行動，咱們二人無力制服他，回去向上面報告再說。」

「你看那個女人……」

「哼！她根本不只何至淳的妻子那麼簡單！」

「哦，那麼她是……」

「這個女人很不簡單，目前我無法瞭解她爲何要找古志高及到此居住的目的，不過遲早會查出來的……咱們回去吧！」

＊　＊　＊

常裕鳳站在木屋門口，一直目送他們走到山脚下，看着他們上馬走了，這才輕輕透了一口氣，轉身入屋，穿過厨房走到屋後，輕聲道：「古志高，他們走了，你可以出來了。」

古志高的聲音突然在她身後響起。「我在此！」

常裕鳳冷不防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古志高身子斜倚在厨房門上，不禁一呆道：「你剛才躲在哪裡呢？」

古志高微笑道：「屋子裡。」

常裕鳳又一呆道：「屋子裡？」

古志高道：「是啊！」

常裕鳳表示不相信，說道：「可是，剛才我陪着他們搜遍全屋，沒看見你躲在屋子裡呀！」

古志高笑了笑，沒有回答，轉身走入屋內。

常裕鳳跟了進去，追問道：「剛才你躲在哪裡，告訴我好嗎？」

古志高道：「爲何要告訴妳？」

常裕鳳道：「我不相信你躲在屋內。」

古志高道：「不相信就算了，反正這並不重要，是不是？」

常裕鳳聽他這樣說，就沒有再問，而說道：「他們已經走了，我看着他們上馬的。」

古志高走到前面廳上坐下，將鋼刀擱在一旁，笑道：「那姓盧的叮囑你若見到我，便派個人去通知他，妳想不想出賣我？」

常裕鳳抿唇一笑道：「你看我會麼？」

古志高笑道：「希望不會。」

常裕鳳道：「如果我要出賣你，剛才就出賣了。」

古志高道：「也許有賞金呢！」

常裕鳳不悅道：「你這樣說，對我是種侮辱，你要知道，我跟別的女人不一樣。」

古志高哈哈笑道：「你的確不一樣……」

常裕鳳含笑凝望着他，問道：「你看我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古志高道：「有勇氣，有膽識，是個很堅強的女人，祇是有一點

令人莫測高深！」

常裕鳳笑道：「我不知道你爲何有這種看法，我哪一點使你覺得莫測高深呢？」

古志高說道：「我說不上來，祇是有這種感覺而已！」

常裕鳳道：「如果你對我仍不放心，我們母子可以馬上離開這裡。」

古志高搖頭道：「不，你們祇管在此住下，反正我不會在此停留太久，傷勢一癒就一定會走的，妳放心好了。」

常裕鳳道：「哪裡去？」

古志高道：「尋找我的妻子。」

常裕鳳道：「下落不明，何處去尋？」

古志高道：「天涯海角，四處去尋。」

常裕鳳微微一笑道：「尋到之後，你要帶她回家是麼？」

古志高點頭道：「當然。」

常裕鳳問道：「她是不是很美？」

古志高又點頭道：「是的，她在我心目中，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常裕鳳道：「如果她被流寇劫持，如果她還活着，你有沒有想到她會遭遇到甚麼情況？」

古志高臉色一變，沉默下來。這個問題，他不是沒有想到，而是一直不敢去想，現在經常裕鳳提起，他好像被人在心坎上刺了一刀，頓時陷入痛苦之中。

常裕鳳表示歉意道：「對不起，我不該提出這個問題。」

古志高沉聲道：「妳是不該提出這個問題，如果妳是她，如果妳被賊人劫去，妳不是也希望妳丈夫去救妳回來嗎？」

常裕鳳道：「是的。」

古志高道：「那麼，妳爲何要提出這個問題？」

常裕鳳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要你心理有個準備。」

古志高道：「我早有準備了。」

常裕鳳道：「你肯和她和好如初？」

古志高道：「當然！」

常裕鳳道：「對，你是該與她和好如初，因爲她所遭遇的不幸，是她所不能抗拒的。」

古志高抬目望她，微笑道：「妳丈夫死了，今後妳作何打算？」

常裕鳳臉色一紅道：「你爲何問起這個問題？」

古志高笑道：「妳問我，我也要問妳，這樣才算公平。」

常裕鳳赧然道：「我沒有任何打算，祇想把兒子養大。」

古志高道：「妳還不滿三十吧？」

常裕鳳微微點頭道：「差一歲。」

古志高道：「妳夫家與娘家是怎麼個情形？」

常裕鳳道：「夫家翁姑已雙亡，祇有一個大伯，但我們母子不能去依靠他，因爲他的妻子是個悍婦，至於娘家，情況更糟。」

古志高道：「爲什麼呢？」

常裕鳳道：「他們其實不是我的親生父母，我……我受不了他們的折磨，十八歲的時候，便與亡夫私奔，所以無顏回去了。」

古志高道：「親生父母還在吧？」

常裕鳳搖搖頭，傷感地道：「不知道，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親生父母是誰。」

古志高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妳其實已沒有可投靠之處了。」

常裕鳳默然不語。

古志高站了起來，慢慢走到屋外，看見何成嘉在玩弓箭，便上前道：「小弟弟，弓不是這樣拿，我來教你……」

＊　＊　＊

一轉眼就過了十日。

古志高傷已大癒，體力完全恢復了。

這天下午，他與何成嘉從山中打獵回來，滿載而歸——一隻鹿、一隻羊和兩隻野兔。

最高興的是何成嘉，他回到木屋，拉着母親說個不停。「娘，他眞了不起，鼻子一嗅，就知哪裡有動物！還有他的箭射得眞準，當眞是百步穿楊，颼的一箭射出，一隻鹿就倒了下來，實在太了不起了。」

常裕鳳含笑聽他描述了一番後，問道：「你可曾學到了一些？」

何成嘉點頭道：「有！古大叔在打獵中教了我不少，我照他教的方法逮到一隻兔子。」

常裕鳳笑道：「很好，以後你也可以成爲一個神獵手，現在快去洗洗手，該吃飯了。」

看着兒子興衝衝的跑入厨房後，她回對古志高感激的一笑道：「這是他近來最高興的一天，自從他爹遇害之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

古志高道：「他很聰明，一教就會。」

常裕鳳看着那麼多的獵物，也很高興道：「你果然是個神獵手，祇不過半天工夫就打到了這許多東西，如今要怎麼來處理呢？」

古志高道：「剝皮，用鹽巴一醃，可以吃三個月以上，我現在就來處理。」

他進入一間房內，取出一些器具，拿到屋後井邊，再將獵物拖去，常裕鳳幫着他把兩隻野兔提到井

邊放下，便站在一旁看他動手爲獵物剝皮。

古志高先將那隻鹿角鋸下，然後將牠吊起，開始動手剝皮，一面剝一面淡淡的問道：「妳進入房間裡幹麼？」

常裕鳳臉色微變道：「哪一間？」

古志高道：「我儲藏東西的那一間。」

常裕鳳神色很快就恢復常態，道：「是的，我進去了一會兒，不能進去麼？」

古志高道：「不，可以進去，我發現房裡的東西被移動過，所以順口問問。」

常裕鳳道：「是否裡面藏有珍貴的東西？」

古志高笑笑道：「沒有，有沒有珍貴的東西，妳應該知道了。」

常裕鳳道：「要是我對你的財物有覬覦之心，在你還未回來之前，我早就把它搬走了。」

古志高道：「是的，我知道妳是個很正經的女人，其實我最大的財產是拙荊，不幸她已被流寇劫去，此刻生死不明……」

常裕鳳乘機換了個話題道：「對了，你們成親多久了？」

古志高道：「五年了。」

常裕鳳道：「沒有孩子？」

古志高道：「沒有。她身子一直不太好，體弱多病，風吹着就像會飛去……」

常裕鳳道：「你們一開始就住在這裡？」

古志高道：「是啊。」

常裕鳳道：「眞奇怪，你雖然一直居住於此，却名動武林，你當眞從未下江湖走過麼？」

古志高道：「是的，我非武林中人，也從未闖過江湖，不過有一年夏天，忽然有幾個匪徒經過此處，他們看見拙荊頗有姿色，竟想調戲她，我忍無可忍之下，把他們打傷了，隨後又來了一個人，那人是匪首，據說是陝西第一高手，結果我又把他擊敗了，從那天後，就開始有人稱我爲陝西第一高手了，其實那是無稽之談，我祇不過學了幾招功夫，距離高手還遠呢。」

這時，何成嘉忽從屋內奔出，神色慌張地道：「古大叔，不好了，又有人來了！」

古志高目光一凝，問道：「幾個人？」

何成嘉道：「我看見一個，正往這裡走上來呢。」

古志高道：「是不是前次來的那兩個捕快之一？」

何成嘉道：「不是，是個陌生人……古大叔，你快去躲起來吧！」

古志高沉吟道：「老躲也不是辦法……」

常裕鳳道：「你先去躲一躲，躲不過了再說吧！」

古志高想了想，點頭道：「也罷，我往山中避一避，如果來人對你們母子不友善，就叫我一聲，我隨時會趕過來。」

說罷，縱身飛起，遁入屋後樹林裡去了。

常裕鳳隨與兒子來到前面木屋門口，正見一個褐衣老人拄杖走過來。

這老人年約七十，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好像已走了很遠的路，疲態畢露，他看見常裕鳳母子站在門口，立刻開口道：「這位娘子打擾妳了。」

常裕鳳問道：「老伯找誰呀？」

老人道：「老漢不找誰，祇是路過此地，又餓又渴，不知可有一些食物施捨與老漢充饑？」

常裕鳳便向身邊的兒子說道：「嘉兒，你去厨房拿些食物來。」

何成嘉應聲入屋而去。

常裕鳳微微一笑道：「老伯是逃難的麼？」

老人報以一個含有深意的微笑，笑道：「是的，老漢的家鄉已被流寇佔據，人死了不少，眞是慘不忍睹，你們這兒怎樣？」

常裕鳳道：「還好。」

老人見四顧無人，轉向常裕鳳，目露詢問之色。

常裕鳳微微搖頭。

老人壓低聲音道：「要快！」

常裕鳳也低聲道：「我已發現這木屋有個地下室，祇是還找不到入口……」

老人忽又提高嗓門道：「唉！老漢從北方一路逃到這兒，看見的死人成千上萬，還有不少小孩子餓死道旁，實在太可憐了。」

這句話還沒說完，何成嘉已從屋裡走出，一手端着一碗水，一手拿着一包食物，老人千恩萬謝的接過食物，把那碗水喝了個精光，又一連道謝了幾聲，就帶着那包食物下山去了。

何成嘉看着老人漸漸消失在暮色中，竟也嘆了口氣道：「這老人眞可憐！」

常裕鳳拉起他的手，轉身入屋，道：「去告訴古大叔，說沒事了。」

何成嘉從厨房後門出去，不久便與古志高回到井邊，古志高繼續動手剝獵物的皮，一直忙到深夜才將一隻鹿和一隻羊處理完畢。

這時，何成嘉已睡了。

常裕鳳陪古志高吃過了晚膳，又燒水給他洗澡，像妻子一樣侍候着，古志高有些過意不去，他說道：「妳去睡覺吧。」

「沒關係，我睡不着。」

古志高道：「那麼，到屋外來，我有話要同妳說……」

兩人來到屋外，古志高在柴堆上坐下，道：「這十多天來，妳替我做了不少事，我很感謝。」

常裕鳳笑道：「不要這樣說，你肯讓我們母子在此住下，我們感謝都來不及呢。」

古志高道：「不，如果不是你，我的傷不會好得這麼快，我該向妳道謝。」

常裕鳳道：「你這樣說，莫非……」

古志高點點頭道：「是的，我打算後天離開此地，去尋找拙荊。」

常裕鳳神色黯淡下來。

古志高道：「明天我再進山打獵，多替你們母子儲備一些食物便是。」

常裕鳳苦笑道：「你非走不可？」

古志高道：「是的。」

常裕鳳道：「人海茫茫，你到哪裡去找呢？」

古志高道：「我打算直接去找幾個流寇首領問問，說不定會查出拙荊的下落。」

常裕鳳道：「要是找不到，你願意再回到這裡來麼？」

古志高抬目望她，微笑道：「妳希望我回來？」

常裕鳳低首羞怯一笑道：「是，這個家需要一個男人……」

古志高點了點頭。「好的，要是找不到，我會回來。」

常裕鳳輕嘆一聲道：「但願我們還有再見面的日子，生逢亂世，命如蜉蝣，也許你回來的時候，我們母子已經不在人世了。」

古志高道：「不，此處較爲偏僻，平時少有人到，你們母子祇要不亂跑，應該不會出事的。」

話聲一頓，接着道：「我想要求妳一件事，希望妳能答應。」

常裕鳳道：「甚麼事？」

古志高道：「我不在的時候，請勿進入那間儲藏室，好麼？」

常裕鳳詫異道：「爲甚麼？」

古志高道：「不要問理由。」

常裕鳳道：「我不能知道？」

古志高道：「是的，妳不必知道。」

常裕鳳道：「好的，我不進去就是了。」

古志高道：「也不要讓妳兒子進去。」

常裕鳳道：「好的。」

古志高道：「妳是個很好的女人，要是有一天證實拙荊已亡，妳願意嫁給我嗎？」

常裕鳳害羞的轉過身去。

古志高站了起來，哈哈笑道：「對不起，我說話爽直了些，不過妳如打算守節，我也絕不會勉强妳。」

常裕鳳沉默了片刻，才羞答答地道：「守節，對我來說是不適合的，因爲我無依無靠……」

古志高笑道：「那麼，就這麼說清楚，如我尋獲拙荊，今天的話祇當沒說，如尋不着或證實拙荊已不在人間，咱們便結爲夫妻，共同在此生活。」

* * *

第三天午後，古志高別了常裕鳳母子，下山尋妻去了。

常裕鳳與兒子送他到山脚下，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才返回木屋。

這天晚上，她等兒子上床入睡之後，便悄悄進入儲藏室，把一盞油燈點燃起來。

這間儲藏室位在廳堂後面，裡面放着一些獸皮和狩獵的器械，此外實在看不出儲藏着甚麼珍貴或必須對外人隱瞞的東西。

但常裕鳳對這間儲藏室極感興趣，她前後已搜索過好幾次，到現在仍不死心，特別是前天晚上古志高要求她不要進入這間儲藏室後，她更急不及待的要再徹底搜一搜了。

她將油燈拿在手上，開始仔細的搜索起來。

儲藏室的四壁都是用厚木板釘成的，表面雖甚粗糙，却很耐用，地面上也鋪着厚厚的木板，她曾經幾次企圖揭起這塊木板，都沒有成功，因爲整塊木板是釘死的，如要揭起，就必須先將房中的所有器械搬出，但她不想這樣做，主要原因是：她雖然斷定這間儲藏室的下面有一間地下室，但入口必不在地板的下面，因爲整個房間的地板是用長條木板釘在一起的。

地下室的出入口，既不在地板上，那麼祇有在四面木板壁上了。

因此，今天晚上，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四面木板壁上，不斷的用手去敲每一片木板。

一直敲到南面與古志高的睡房相接連的一塊木板壁上，終於發現下方的一片木板壁有些鬆動，她心知必是地下室的入口，但是却不知開啓之法，用力推拉了一會，仍然不得其門而入。

她繼續尋索開啓之法，又找了一會，一眼瞥見那木板壁下方的地板上，其中有支鐵釘似未釘牢，她就試着用手一拔，居然一下就將那支鐵釘拔了起來。

「砰！」

那片鬆動的木板壁就此倒下，出現了一個衣櫃，裡面掛着許多舊衣服。

她伸手一探衣櫃的下面，手指觸及一片薄薄的木板，拿起一看，

便看見了一個地下室的出入口。

用油燈一照，入眼是一道木梯，架在一丈多深的地下室上。

她的臉上興奮地出現了一片暈紅，當即推開那些衣服，伸腳踩上木梯，一級一級的走了下去。

最後一腳踩上地面時，燈光已將整個地下室照得很清晰，這是一間丈五見方的地下室，地面上也鋪着木板，四面牆壁亦用木板釘成，但最使人驚奇的是：整個地下室祇有一樣東西——一口棺木！

那口棺木就擺在地下室的中央，在燈光的照射下，給人一種鬼氣森森的感覺！

常裕鳳見到了這口棺木，神色一陣錯愕，但很快就像省悟起什麼似的，臉上的表情由驚轉喜，立刻把油燈放在一邊，伸手去揭開棺蓋。

敢情棺蓋並未釘着，一揭便開。

剎那間，一幕奇景呈現面前！

是個死人嗎？

不是！

竟是一副骷髏！

但不是白骨，而是金骨，也即是說，它是一副用黃金打造而成的金骷髏！

金骷髏的大小與眞人相等，它筆直的躺在棺中，任何人乍見這幕情景，非嚇得大叫不可，但常裕鳳非但沒有受驚，反而歡欣已極。

她臉上出現的那片歡欣之色，可以看得出她心裡似乎在說：總算找到你了！

但正當她伸手入棺，欲去觸摸金骷髏時，驀然身後有人冷冷說道：「不要動！」

常裕鳳臉色大變，呆住了。

原來，當她揭開棺蓋，注意力全爲棺中的金骷髏所吸引時，有個人已悄悄沿梯而下。

這非別人，正是神獵手古志高。

常裕鳳回頭一見是他，臉色一陣蒼白，一步一步的往後退，一直退到牆壁邊，倚立着。

古志高走前兩步，神色嚴竣到了極點，兩眼射出似刀光芒，緊緊逼視着她，似要一口將她吞噬入肚。

常裕鳳全身顫慄起來，以求饒的聲音道：「不要這樣看我，不要這樣看我……」

古志高咬牙切齒，憤怒地道：「妳這個說謊的女人，我還以爲妳眞是逃難到此地的，原來這才是妳到此的目的。」

常裕鳳急得連連搖頭道：「不！不！你誤會了，我沒有什麼目的，我祇是一時好奇而已。」

古志高冷笑道：「哼，祇是好奇而已？」

常裕鳳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我也想對你這個人有多些瞭解，這樣我才能放心啊！」

古志高厲聲道：「胡說！」

常裕鳳嚇得跪了下來，道：「眞的，請你相信，我沒有別的目的，絕對沒有！」

古志高撤出鋼刀，嚴厲地道：「快說實話，是誰派妳來的？」

常裕鳳惶然道：「你……你說什麼？我聽不懂，我們母子確確實實是逃難到此的，請你不要誤會，好嗎？」

古志高一哼道：「你在骷髏幫擔任何職？」

常裕鳳呆了呆道：「什麼骷髏幫？我聽不懂啊！古志高，請你不要嚇唬我好麼？求求你，我眞的祇是一時好奇，祇因你囑咐我不可進入儲藏室，我反而生起好奇之心，想看看這裡面藏着什麼東西而已……」

古志高冷冷一笑道：「可是妳剛才揭開棺蓋看見金骷髏時，一點都不驚慌，這是爲什麼？」

常裕鳳道：「我一眼就看出那是黃金打造的假骷髏，當然不驚慌了！」

古志高道：「任何女人見到這樣東西，都會嚇得魂飛魄散，如果妳不是早知棺中盛着這東西，不嚇壞才怪。」

常裕鳳道：「我……我跟別的婦女不一樣，我不論見到什麼古怪的東西都不會哇哇大叫，我們已相處了十多天，你難道還看不出來麼？」

古志高兩眼一瞪，怒聲道：「妳還不從實招來，要我動手是不是？」

常裕鳳在壁下縮成一團，顫慄地道：「古……古志高，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我是個苦命的女人，要不是丈夫被流寇殺了，我們母子也不會流落到此，你要是不相信我們母子，那還是讓我們走吧！」

古志高冷叱道：「放妳走？沒這麼便宜的事，我要殺了妳！」

話聲中，鋼刀一揚，向她肩部劈去！

「哎呀！」

常裕鳳抱頭慘叫起來。

但其實古志高並非眞要殺死她，祇想逼她出手而已，他認爲她如是骷髏幫的人，在生死關頭必會出手反抗，一旦證明她會武功，就要對她不客氣了。

一見她未出手抗拒，他便將劈出的刀撤回，忽然發出爽朗的笑聲道：「哈哈，看樣子我是寃枉妳了，起來吧！」

常裕鳳抱頭跪在地上，聽了他的話，才慢慢抬起頭，餘悸猶存地道：「你不殺我了？」

古志高笑道：「不殺。」

常裕鳳道：「相信我了？」

古志高點頭。「相信了。」

常裕鳳這才慢慢爬起來，撫着心口道：「嚇死我了，我還以爲你眞要殺我呢！」

古志高把鋼刀放在棺邊，伸手入棺中，從金骷髏的下面扯出一隻布袋，接着抓起金骷髏塞入布袋中。

金骷髏的全身骨頭均用鐵絲結連着，故從棺中提起時，就像一個「活」的一般，在燈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確能嚇唬人。

常裕鳳抽了一口冷氣，問道：「你這東西是從何處得來的？」

古志高不答，將整副金骷髏塞入布袋之後，才開口道：「妳暫時躲在這裡不要動，等一會我叫妳出來的時候，妳才可以出去，知道麼？」

常裕鳳裝出一副很聽話的樣子，點頭道：「是，我知道。」

古志高拿起鋼刀往背上一插，隨即提起那袋金骷髏，登梯走了上去。

金骷髏其重不下五百斤，故古志高提着它上梯時，木梯由於承受太大的重量，梯階爲之吱吱作響。

他爬出地下室後，隨將木梯拉起，放在儲藏室中，再將出入口關上，便提着那袋金骷髏走出儲藏室，轉入何成嘉的睡房。

何成嘉一直在酣睡中，根本不知屋中所發生之事。

古志高輕輕將金骷髏放在床前地上，自己側身在床邊坐下，然後伸手去搖動何成嘉的身子。

搖了幾下，何成嘉霍然驚醒，一見古志高坐在自己床上，不禁一呆道：「古大叔，你不是已經走了……」

古志高親切的笑道：「是的，我忘了帶一件東西，所以又轉了回來。」

何成嘉欲起身，古志高按住了他，含笑道：「不要起來，就這樣躺着，古大叔等下就要走了。」

「我娘呢？」

「她在房中。」

「我娘知道你回來麼？」

古志高沒有回答，用手輕撫他的面頰，以和藹的語氣道：「成嘉，我現在才知道你母親是骷髏幫的人，她在幫中擔任何職？」

何成嘉一臉茫然道：「古大叔，你在說什麼呀？」

古志高道：「我說你娘是骷髏幫的人，是不是？」

何成嘉滿頭霧水道：「骷髏幫？什麼叫骷髏幫？」

古志高見他茫然無所知，心中的懷疑便消失了大半，當下轉問道：「你爹叫什麼名字？」

何成嘉道：「咦，我不是早告訴你了麼？我爹叫何至淳，他是太原鏢局的鏢師，這些你都已知道了，怎麼還問我？」

古志高笑道：「好，你是個聰明的孩子，雖然剛從夢中驚醒，却一點都不糊塗，現在你好好躺着吧，古大叔要出去辦一宗事，等下還會回來，等我回來的時候，咱們再詳細談談。」

說畢，輕輕拍他兩下，隨即提起那袋金骷髏，快步出房而去。

何成嘉心中充滿疑惑，見他出房之後，便從床上翻下，穿上鞋子，出房來到母親的房中，一看母親不在床上，覺得有些不妙，開聲喊道：「娘！娘您在哪裡？」

常裕鳳沒有回答，事實上她在地下室中，根本聽不見兒子的呼喚。

何成嘉聽不見母親回答，心中慌了，又大叫道：「娘！娘您在哪裡呀？」

他跑到廳上，不見母親，再跑入古志高的睡房查看，然後轉入廚房，一邊找一邊叫着，屋裡屋外的尋找了一遍，均不見母親的影子之後，他更爲驚慌，急得差點要哭起來了。

其實，後來他喊聲一大，在地下室裡的常裕鳳也聽見了，但她不敢應聲，也不敢出來，有兩個理由：一是她的行動一直是瞞着兒子的，她不知道當兒子發現自己被「囚禁」在地下室時，自己要如何來向他解釋這件事。

二是她如果離開地下室，古志高便知她身懷武功，因爲地下室距地面有一丈多高，這在普通婦女是無力跳得出去的，她如果跳得出去，便表示她會武功，那時古志高就一定會殺死她……她還想欺騙古志高，故不敢跳出去。

何成嘉也曾進入儲藏室找過，但作夢也沒想到母親就在下面的地下室中，他發狂似的奔出木屋且連聲大叫道：「古大叔！古大叔！我娘不見了！娘！娘！您在哪裡呀？」

他繞着木屋跑了幾圈後，突然剎住了腳步，驚得目瞪口呆。

因爲，他忽然看見一片燈光，一片爲數多達五百盞的燈光。

那片燈光，像一大羣螢火蟲一般，正向木屋慢慢包圍過來。

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

然後，人影從樹林間幢幢出現，可以清楚的看出，那是一大隊官兵。

他們一手提燈籠，一手執鋼刀，漸漸的縮小了包圍圈，圍得水洩不通。

何成嘉嚇壞了，他弄不懂怎麼

會發生這種怪事，接連發生的這三件事情……古大叔半夜折返、母親不知去向、官兵大舉包圍木屋……對他這個年齡的孩子來說，眞如晴天霹靂，震撼得幾乎要嚇破膽。

看着那羣一步步逼近的官兵，他終於認出了其中的兩個人……上次來過的那兩個捕快。

這使他有些明白過來了，敢情他們是前來擒拿古大叔的……

在那姓盧班頭的身邊，還有一個將軍打扮的人，神態十分威嚴，他看見全體官兵已將木屋圍住，便舉手打出停止前進的手勢，然後與姓盧班頭一起舉步走到何成嘉跟前，神色嚴竣地道：「孩子，古志高是否在屋中？」

何成嘉搖搖頭。

姓盧班頭道：「小弟弟，這位是陳大人的麾下參將潘將軍，你要說實話。」

何成嘉忽然湧出兩行眼淚，道：「我娘不見了！」

姓盧班頭一怔道：「什麼？」

何成嘉哭了起來，說道：「我娘不見了，我不知道她去了何處……」

姓盧班頭驚問道：「你娘什麼時候失踪的？」

何成嘉道：「剛才我才醒來，不見她在房內，四處找也找不到。」

姓盧班頭又問道：「古志高呢？」

何成嘉道：「走了。」

姓盧班頭臉色一變道：「何時走的？」

何成嘉道：「他下午走的，說要去尋找他的妻子，可是剛才他忽然回來了，說是忘記帶了一件東西……」

「後來呢？」

「他問我一些奇怪的問題，問我娘是不是骷髏帮的人。」

「骷髏帮？」

「嗯。」

「你娘是麼？」

「不是，我從來沒聽過什麼骷髏帮……」

「他還問你什麼？」

「還問我爹叫什麼名字，其實他早就知道我爹叫何至淳，不知怎的又問一次。」

「後來呢？」

「我看見他提着一袋東西走了，那袋東西好像很重，祇不知是什麼東西，我見他走了後，就去我娘房中，誰知我娘已不在房中，不知何處去了。」

姓盧班頭聽到這裡，轉望那位潘參將請示道：「潘將軍，您看……」

潘將軍道：「搜吧！」

於是，姓盧班頭帶着十幾個官兵入屋搜索，翻箱倒柜，搜遍全屋，最後是空手而出，向潘將軍稟告道：「屋中確無一人，古志高和常裕鳳都不在了。」

潘參將沉吟道：「他們是不是一起逃了？」

姓盧班頭道：「如果要逃，為何不帶這孩子一起逃呢？」

潘參將道：「正是，此子是那常裕鳳的親生子麼？」

姓盧班頭轉對何成嘉問道：「小弟弟，常裕鳳是不是你的生母？」

何成嘉道：「當然是啊！」

潘參將問道：「你母親與古志高是何關係？」

何成嘉道：「沒什麼關係，我爹原在太原鏢局當鏢師，祇因流寇猖獗，鏢局生意一落千丈，我爹決定帶我們母子回故鄉，不料走到路上遇見一批流寇，他們要搶我娘，我爹便與他們打了起來，後來我爹殺了四個流寇，可是他自己也受了重傷，隔天就死了。」

他舉袖拭去淚水，接着道：「後來，我們母子逃到這裡，看見這裡有棟空屋，就暫時住下來，大約半個月前，古大叔忽然回來這裡，那時他身負重傷……」

當下，就將古志高逃回來木屋以後的一切，詳細說了一遍。

潘參將道：「這麼說來，你母親與古志高並無任何關係，但為什麼古志高忽然問起你母親是不是骷髏帮的人呢？」

何成嘉道：「我不知道。」

潘參將轉對姓盧班頭道：「會不會是古志高將常裕鳳……」

說到這裡，用手做了個刀砍的手勢。

盧班頭略一沉思道：「若是如此，應有血跡留下才是，剛才屬下查看全屋，並無一點血跡，亦無搏鬥的跡象。」

潘參將皺眉道：「依你看，這是怎麼回事呢？」

盧班頭道：「屬下以為，常裕鳳對古志高可能產生了感情，今夜古志高忽然去而復返，據這孩子說他手上提着一袋東西，也許古志高要處理那袋東西，常裕鳳就跟他一起去了。」

潘參將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盧班頭道：「屬下是說，他們一起去處理那袋東西，也許天亮之前就會回來。」

潘參將目光一閃道：「唔，推測有些道理，但為什麼古志高要吵醒這孩子？問他其母是不是骷髏帮的人？」

盧班頭道：「這個……也許古志高對常裕鳳有些不放心，故臨時叫醒這孩子問一問吧？」

潘參將微微點頭，道：「要是你猜得不錯，他們一定會在天亮之前趕回來，那麼咱們該採取何種對策？」

盧班頭道：「潘將軍最好下令全體官兵熄去燈光，隱伏起來，否則古志高發現木屋被包圍，必不敢回到此處。」

潘參將道：「有道理！」

當下，傳令全體官兵熄燈，各尋隱蔽之處躲藏起來。

不久，包圍木屋四週的幾百盞燈籠一一熄滅，人聲也漸漸消失，一切靜寂下來了。

潘參將及盧班頭等幾人，拉着何成嘉進入木屋廳上，坐等古志高自投羅網。

何成嘉對古大叔已有深厚的好感，他很不願看見古大叔被捕，頗想溜出木屋設法示警，無奈盧班頭把他看得很緊，使他無機可乘。

這時候，在地下室裡的常裕鳳已發現情況有變，她起初不知道來了什麼人，後來跳到地下室出入口的頂端，雙手攀住衣櫃下面的木架，凝神諦聽了一會，才知道來了大批的官兵，她這才明白是衝着古志高來的，但她仍不敢現身，怕脫不了嫌疑。

是故，她決定繼續留在地下室，靜觀變化。

她知道古志高帶着那副金骷髏走了，雖然心中覺得他再返回木屋的可能性不大，但她不願放棄最後的一綫希望……

* * *

潘參將在廳上來回踱步，一會之後，忽然開口道：「盧班頭，關於骷髏帮的情形，你知道多少呢？」

盧班頭答道：「屬下所知不多，僅知骷髏帮崛起於二十年前，帮主以『金骷髏』為號，據說武功高不可測，帮中組織嚴密，高手如雲，帮徒遍佈各地，他們祇在夜間出現活動，身穿黑色緊身衣褲，上面繡着一具與眞人一般高的骷髏，因此在黑夜下看來，簡直與骷髏無異，曾有不少人被嚇死。」

潘參將道：「不錯，後來該帮忽然銷聲匿跡了，據說是發生了內訌之故。」

盧班頭道：「傳言如此，該帮已十年未再在江湖上出現，可能已瓦解了。」

潘參將道：「你看古志高是不是骷髏帮的餘孽？」

盧班頭道：「很難說，若論古志高這個人，過去並無惡行，不過，他有一身超凡脫俗的武功，卻甘願隱居在此以行獵渡日，也許有難言之隱衷……」

潘參將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踱到門口看看天色，說道：「天已快亮，看情形他們不會再回來了。」

盧班頭道：「常裕鳳總不會丟下這孩子吧？」

潘參將沉吟少頃，忽然轉對何成嘉問道：「孩子，古志高喜不喜歡你？」

何成嘉點點頭道：「喜歡。」

潘參將又問道：「如果你有危險，你想他會來救你麼？」

何成嘉又點頭道：「會。」

潘參將笑道：「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老在這裡呆等了，讓他去城裡見我豈不更好。」

盧班頭明白其意，微微一笑道：「不錯，如果潘將軍將此子帶進城，古志高必不致袖手不管。」

潘參將望着何成嘉笑道：「孩子，你還沒去過紫陽縣城吧？本將軍帶你去城裡玩玩如何？」

何成嘉撒腿要跑，盧班頭卻已一把將他抓住，哈哈笑道：「小弟弟，你別怕，我們祇用你做魚餌，絕不會傷害到你。」

何成嘉拚命掙扎，大叫道：「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潘參將大聲道：「傳令收兵，回城！」

當大隊官兵在潘參將的率領下開拔回城不久，神獵手古志高才悄然回到木屋，他匆匆跑入儲藏室打開地下室的出入口，探首下望，開聲道：「常裕鳳，妳在裡面麼？」

常裕鳳在地下室中答道：「古志高，我……我……」

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古志高將木梯放下，說道：「別哭，妳上來吧。」

常裕鳳攀梯而上，爬出地下室，哭着道：「古志高，我知道我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我，以後我會聽你的話，絕不亂翻你的東西。」

古志高道：「好了，別哭，妳兒子說妳傷心的時候不哭，難道妳現在很高興麼？」

常裕鳳趕忙舉袖拭淚，一面問道：「天亮了吧？」

古志高道：「亮了。」

常裕鳳道：「成嘉起來了沒有？」

古志高一怔道：「妳還不知道？」

常裕鳳道：「我被你關在這裡面，當然什麼都不知道了。」

古志高詫異道：「妳難道沒聽見？」

常裕鳳假裝迷糊道：「聽見什麼呀？」

古志高道：「昨夜我走後不久，來了大隊官兵，他們將屋子團團圍住，此事妳一點都不知道嗎？」

常裕鳳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昨夜來了大隊官兵，這是眞的？我怎麼都不知道……成嘉？成

嘉！你他沒事吧？」

一面叫喊，一面衝了出去。

古志高隨後跑出，說道：「別叫了，他已被官兵帶走了。」

常裕鳳表演得很逼眞，她全身一震，兩眼睜得大大的，顫聲道：「什麼？我兒子眞的被官兵帶走了？」

古志高點點頭道：「是的。」

常裕鳳身子一軟，昏倒在地。

古志高連忙將她抱起來，走入房中，把她放在床上，輕輕的拍着她的臉頰，道：「醒一醒！醒一醒！」

常裕鳳悠悠甦醒，眼淚便如斷綫珍珠，滾滾的掉下來，道：「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古志高道：「妳別急，我會救他回來！」

常裕鳳哭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爲何要抓走我的兒子？」

古志高道：「他們要抓我，見我不在，就將令郞帶走，目的是以令郞爲餌。」

常裕鳳道：「他們要抓你，可是爲了你殺人的事？」

古志高道：「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的，不過爲了緝捕一個殺人犯，竟勞動幾百個官兵，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尤其是在這流寇到處作亂的時候，實在叫人百思不解，因此我想，他們要抓我，也許另有目的。」

常裕鳳道：「甚麼目的？」

古志高搖頭道：「我不知道。」

常裕鳳道：「你看我兒子會有危險麼？」

古志高道：「不會的，他們抓他祇是爲引誘我前去，如果我去自首了，他們一定會立刻釋放他的。」

常裕鳳道：「你打算去自首？」

古志高道：「不錯。」

常裕鳳抓住他的手道：「不，你若去自首，必死無疑，你千萬不能去。」

古志高笑道：「妳放心，我死不了的，我有能力隨時隨地越獄。」

常裕鳳道：「眞的？」

古志高道：「那些捕快和官兵在我眼中不過是一羣草包，夜裡我因怕連累你們母子受到傷害，故不敢現身，否則再多的官兵我也不怕。」

常裕鳳道：「那麼，你甚麼時候去自首？」

古志高道：「等下就去。」

常裕鳳緊抓着他的手，流露出無限情意道：「要是你一去不回，我……我怎麼辦？」

古志高道：「我一定能夠回來。」

常裕鳳道：「志高，昨夜之事，你能原諒我嗎？」

古志高道：「如果妳祇是爲好奇，我當然可以原諒妳，但如果……」

常裕鳳急道：「不騙你，我眞的祇是一時好奇，我……我現在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你可別笑我，我對你有一份傾慕，希望有一天能成爲你的妻子，可是我對你還不太瞭解，因此……因此……」

古志高笑道：「現在妳瞭解了麼？」

常裕鳳道：「現在也不瞭解，不過我知道你是個好人就是了。」

古志高道：「妳怎知我是個好人？」

常裕鳳道：「因爲你對我們母子很仁慈，由此可知你是個有俠義心腸的人。」

古志高微笑道：「妳要不要知道關於那副『金骷髏』的一切？」

常裕鳳道：「如果你願意告訴我，我就聽，不願意的話，我就祇當沒有見過那東西，反正我知道你是個好人，這就夠了。」

古志高道：「我可以向妳透露一些，不過妳一定要守口如瓶，此事一旦洩漏，災難便隨之而至，那時受害的將不祇是我一人。」

常裕鳳道：「好的，我一定不說出去，你放心好了。」

古志高道：「那副『金骷髏』原是骷髏帮之物……妳聽過骷髏帮這個組織沒有？」

常裕鳳道：「沒有。」

古志高道：「那是個邪派組織，崛起於二十年前，當時創立該帮的人名叫宮陽茂，其人武功練到超凡入聖的境界，祇是爲人不正，兇橫貪婪，他創立了骷髏帮，自封帮主，就以『金骷髏』爲號，手下所網羅的人物都是黑道上極之可怕的兇徒，不數年間，骷髏帮竟發展成爲天下勢力最雄厚的帮派，帮衆多達數萬人，遍佈天下各地，各行業都有他的人潛伏着……」

「他們幹些什麼事呀？」

「幹大買賣。」

「甚麼叫大買賣？」

「販賣私鹽，把持長江黃河的船運，甚至深入各行業强行索取。」

「哦！眞可怕！」

「後來，幫主金骷髏忽罹奇病，拖了半年之久，終於死了，他一死，幫中十八分舵主互相拚鬥，死了大半，全幫頓告瓦解。一直過了三年，才有一人出來收拾殘局，那人卻不是十八分舵主之一，而是在宮陽茂死後才加入該幫會的，他名叫皇甫妙龍……」

「他怎有能力收拾殘局？」

「他聰明過人，武功又高，擊

敗了八位未死的分舵主，而且使他們輸得心服口服。」

「因此大家都同意擁立他爲幫主？」

「是的，不過由於他沒有得到『金骷髏』，一直無法登上幫主的寶座。」

「我聽不懂。」

「宮陽茂未死之前，曾立下一條幫規，那是新任幫主於就位之前，必須親下龍潭，從三十丈深的潭底取出『金骷髏』，才能成爲幫主。」

「你是指那副金骷髏？」

「是的。」

「龍潭在何處？」

「這個你不必知道。」

「下龍潭撈取金骷髏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嗎？」

「不但困難，而且危險，因爲那龍潭的水面是結冰的，其潭水之寒冷可想而知，如無驚人的內功必死無疑，而那副金骷髏又是用五百斤黃金打造而成的，要從三十丈深的潭水中把它撈起來，其危險與困難是可以想像了。」

「而你卻已將它撈了起來！」

「你怎知是我撈取的？」

「否則金骷髏怎會在你手中？」

「哈哈，不錯，我是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裡偸偸下潭將它竊取到手的。」

「你竊取它的目的何在？」

「第一：我不願見骷髏死灰復燃，禍害天下；第二：它是用五百斤黃金打造的，五百斤黃金，是一筆很大的財富；第三……」

「第三是什麼？」

「這第三點是個大秘密，你最好不要知道，知道了對你不利。」

「既然我不宜知道，那你就不要說了。」

「關於金骷髏，你也要守口如瓶，因爲金骷髏一旦被那皇甫妙龍得回去，他便可正式成爲骷髏幫的幫主，那傢伙的才華智慧不在宮陽茂之下，一旦他當上幫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是，我不會說出去的。」

「好了，現在你就在此等着，我去城裡見那位將軍，救你兒子回來！」

金身骷髏　衆人覬覦

這天中午，神獵手古志高被引入將軍帳，謁見潘參將。

潘參將高高坐在他的寶座上，手摸着下巴，微微一笑道：「古志高，你終於來了。」

古志高拱手一禮道：「草民拜見潘參將。」

潘參將道：「你來何爲？」

古志高道：「投案。」

潘參將道：「爲甚麼？」

古志高道：「因爲將軍抓了一個沒有犯罪的孩子。」

潘參將道：「他母親呢？」

古志高道：「在家。」

潘參將道：「昨夜你們不在木屋，何處去了？」

古志高道：「到山裡辦一樁事。」

潘參將道：「辦甚麼事？」

古志高道：「私事。」

潘參將道：「何成嘉說你昨夜提着一隻布袋離開木屋，那袋中是何物？」

古志高道：「乾糧。」

潘參將突然神色一嚴，厲聲道：「胡說，袋中裝着何物，快從實招來！」

古志高很鎭靜地道：「潘參將，草民犯了法，草民的財物可沒犯法，如今草民前來投案，難道這還不夠嗎？」

潘參將沉哼一聲道：「你倒會狡辯。」

古志高笑了笑道：「事實如此，草民豈敢狡辯！」

潘參將道：「那麼我再問你一件事，你是不是以前危害大衆的骷髏幫餘孽？」

古志高詫異道：「將軍何以有此一問？」

潘參將道：「據何成嘉說，你昨夜曾問他母親常裕鳳是不是骷髏幫的人。」

古志高道：「是的，草民確曾這樣問他，但將軍如單憑這點而認爲草民是骷髏幫的人，那就太可笑了，草民如是骷髏幫的人，常裕鳳是否該幫之人自然知道，何必再問呢？」

潘參將聽他說得有理，便又問道：「那麼你懷疑常裕鳳是骷髏幫的人？」

古志高道：「是的，只因爲草民以前與骷髏幫曾有過節，該幫餘孽一直不肯放過草民，而常裕鳳母子突然佔住草民的房子，因此草民不免有些懷疑，不過現在已證明常裕鳳不是了。」

潘參將「哦」了一聲，忽然微微一笑，道：「古志高，你可知道本老將爲何要擒獲你？」

古志高道：「難道不是因爲草民殺了人？」

潘參將點頭道：「不錯，是因爲你殺了人，殺人則死，你總該知道吧！」

古志高笑道：「草民覺得奇怪的是，爲何竟要勞動大批官兵？」

潘參將道：「這是因爲你不是普通人物，你雖是個獵戶，卻有萬夫難擋之勇。」

古志高道：「現在草民已到案，將軍可否立刻就放何成嘉這孩

子？」

潘參將點頭道：「可以，但本將軍有話跟你講，你願不願意將功贖罪？」

古志高道：「請道其詳。」

潘參將道：「獨行狼這個人，你認不認識？」

古志高道：「聽說過。」

潘參將道：「他是著名的流寇匪首，手下有五千嘍囉。」

古志高道：「五千嘍囉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麾下的七惡煞。」

潘參將道：「對，賈總管、李老柴、雪裡紅、雙面魔、獨脚丐、金二夫人、五毒道人是七個很難對付的人物。」

古志高道：「這七人忠心耿耿的輔佐獨行狼倪北雄，使得倪北雄的勢力日益壯大，他們攻城掠地戰無不勝。」

潘參將道：「不過，最近在陳總督大人的大擧圍剿之下，獨行狼倪北雄的部下死傷大半，因此他們退守於車廂峽負隅頑抗。」

古志高目光一注道：「車廂峽嗎？」

潘參將點頭道：「是的，你該知道車廂峽谷的地方，它易守難攻，官兵數度攻山均無功而退，主要原因是山中崎嶇險惡，叢林如海，官兵進入其中，往往迷失方向而遇伏。」

古志高問道：「將軍要草民做何事情？」

潘參將道：「你對車廂峽很熟悉，以前經常去那裡打獵，是嗎？」

古志高道：「不錯，將軍可是要草民帶領官兵上山圍剿？」

潘參將搖頭道：「不，本將軍曾數度領兵上山攻擊，發現官兵絕對無法在那山中作戰。」

古志高道：「那麼，將軍要草民單獨進入車廂峽擒捕獨行狼倪北雄？」

潘參將頷首道：「是的。」

古志高苦笑道：「將軍把草民估計得太高了，以草民一人之力，豈能對付獨行狼及其麾下的七惡煞呢？」

潘參將道：「你是著名的神獵手。」

古志高道：「但草民行獵的對象是動物而不是人啊。」

潘參將微笑道：「獵人與獵動物其實是差不多，只要多用點腦筋就行。」

古志高道：「不，完全不一樣。」

潘參將道：「本將軍可授你錦囊妙計，你附耳過來。」

古志高靠了過去，聽過他一陣耳語之後，神情嚴肅的沉吟道：「這個能成嗎？」

潘參將道：「只要你願意就成，這也是你將功贖罪的機會，而且本將軍不妨再告訴你一個消息，你那失踪的妻子可能正在車廂峽。」

古志高心頭一震道：「眞的？」

潘參將道：「不敢完全確定，但消息有幾分可靠，據說數月前倪北雄敗退經過巴山時，看見你妻子姿色艷麗，就順手將她携走了。」

古志高胸中突然充滿了怒火，情緒激動得幾乎無法控制，大聲道：「好，我去！」

潘參將道：「那麼，你不會乘機脫逃吧？」

古志高決然道：「絕不！」

潘參將笑道：「本將軍知道你是個守法良民，只因喝醉了酒，又一時基於義憤才殺了人，殺人是犯法的行爲，這在你的人格上是個污點，如果你能將倪北雄擒拿到案，便可將功折罪，那時你也可安安心心的過日子。」

古志高道：「要是將軍信得過草民，請立刻釋放何成嘉，讓草民立刻動身前往車廂峽，盡一切能力擒拿倪北雄歸案！」

潘參將道：「好的，要是你沒有能力抓活的，把倪北雄的人頭帶來亦可。」

然後，他傳命釋放何成嘉，讓古志高帶回去。

＊　＊　＊

常裕鳳一把摟住兒子，高興得哭了起來。

古志高在一旁看着他們母子的歡聚，心中也覺得很愉快。

常裕鳳發現古志高在旁邊微笑，便一面拭淚，一面破涕的笑道：「對不起，我高興的時候就會哭起來。」

古志高笑道：「是的，我知道。」

常裕鳳笑道：「我應該怎樣謝你才好呢？」

古志高搖頭道：「不必，令郎被捕，是因我而起的，我有義務救他回來。」

常裕鳳問道：「他們怎麼肯讓你回來？」

古志高便將潘參將要自己前往車廂峽擒捕倪北雄，將功贖罪的事說了出來。

常裕鳳大驚道：「你答應了？」

古志高點頭道：「是的。」

常裕鳳駭然道：「可是，車廂峽是至險之地，倪北雄那批匪徒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兇徒，你一人之力怎能辦成？」

古志高笑道：「潘參將授我錦囊妙計，大概不致有多大危險。」

「甚麼錦囊妙計？」

「你不須知道。」

「不管他的計策有多妙，你單

槍匹馬進入車廂峽是非常危險的，我勸你不要去！」

「不，我一定要去。」

「爲甚麼？」

「因爲第一：這是我將功折罪的機會，而且當前流寇猖獗，生靈塗炭，我是練武之人，自覺應該盡一份力量；第二，潘參將告訴我，拙荊可能被倪北雄所擄，目前正在車箱峽。」

「哦！眞的嗎？」

「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不過拙荊被流寇所擄似無疑問。」

「這麼說，你是非去不可了？」

「是的。」

「何時動身？」

「今天就走。」

「我們母子呢？」

「你們就在此住下吧！」

常裕鳳臉上掩不住傷感之色，輕嘆一聲道：「好吧！我祝你一路平安，順利達成任務。」

＊　＊　＊

於是，神獵手古志高背着弓箭，跨着鋼刀，離開了他的木屋，動身上路，準備進入車廂峽獵人。

由巴山赴車廂峽，約有三天路程。

古志高才走了半天的路，於進入一家小酒館打尖時，就碰上了麻煩。

他剛在一個座頭坐下，向堂倌點過酒菜後，忽然有個老人隨後進入，走到他桌前，拱手笑嘻嘻道：「這位老弟，老漢可以分個座位嗎？」

酒館裡面空着的桌子還有好幾張，這個老人卻要跟他分半桌，豈非怪事？

其實，此老非別人，那是曾於十幾天前出現木屋，向常裕鳳要求施捨食物之人。

那天，由於古志高躲入地下室，未曾見到此老，因此不認識，但此刻老人的反常行爲自然使他疑竇突起，心知對方此擧必有目的，當下微微一笑道：「好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老丈請坐便是。」

老人道謝坐下，裝出一副寒酸相道：「老漢是逃難之人，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古志高道：「爲何不吃東西？」

老人窘笑道：「老弟啊！要是你兩天沒吃東西，那是甚麼原因？」

古志高道：「沒銀子？」

老人道：「老漢缺的正是銀子。」

古志高道：「老丈要在下請客嗎？」

老人道：「要是老弟肯施捨一飯，老漢感激不盡，願爲老弟立長生牌。」

古志高哈哈笑道：「這倒不必，只要老丈答應在下一事就行了。」

老人道：「好的，老弟說說看，老漢能力所及，作牛作馬絕不推辭。」

古志高道：「也不要老丈作牛作馬，只要老丈老老實實的說明此來的目的就行。」

老人笑道：「老弟不相信老漢是乞食的？」

古志高道：「不相信。」

老人聳聳肩，笑道：「人說神獵手目力如神，果然不錯！」

古志高道：「貴姓大名？」

老人道：「老殘廢。」

古志高心頭一懍，卻面不改色道：「原來是骷髏幫的第一分舵護法，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失敬得很。」

老殘廢笑道：「古志高，咱們開門見山的談如何？」

古志高道：「正合我意。」

老殘廢道：「那麼你開出價錢來吧！」

古志高道：「甚麼意思？」

老殘廢道：「你這樣發問，就表示你不坦白了。」

古志高道：「我眞的不明白，你老兄究竟要我甚麼東西呢？」

老殘廢道：「金骷髏！」

古志高裝傻道：「甚麼是金骷髏？」

老殘廢冷笑道：「看情形，你是不肯坦白相談了，其實你故作不知或不承認都是很可笑的事，我們已確確實實知道金骷髏在你手裡。」

這時侯，堂倌送來酒菜，古志高吩咐他多擺上一副杯筷，便親自爲老殘廢斟酒，然後擧杯道：「來，喝酒，別的免談！」

老殘廢喝下一杯酒後，笑道：「古志高，我奉第一分舵主之命，前來與你談判，我們願意送給你千斤黃金，你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古志高又喝了一杯酒後，才揚眉一笑道：「有何證據證明金骷髏在我手裡？」

老殘廢笑道：「東西在不在你手裡，你心裡有數，何必要我們提出證據呢？」

古志高道：「眞奇怪，你們既然拿得出千斤黃金，爲何不再去打造一副金骷髏，卻一定要索它回去？」

老殘廢道：「老弟別說笑話，那東西乃是本幫認定的偶像，它等於是我們的祖師爺，豈有另鑄一副之理，而且它落入外人手裡，對本幫是個奇恥大辱。」

古志高道：「沒有了它，貴幫的新任幫主就永遠無法正式登上幫主的寶座，是嗎？」

老殘廢點頭道：「正是如此。」

古志高道：「而且，那東西身上還蘊藏着一個秘密，對否？」

老殘廢面色微變道：「古志高，你對本幫瞭解之多，眞出乎我意料之外。」

古志高笑道：「過獎。」

老殘廢道：「現在言歸正傳，你願意接受我們所開出的條件嗎？」

古志高道：「不願意。」

老殘廢道：「是否嫌千斤黃金太少？」

古志高搖頭道：「不是。」

老殘廢道：「不然，理由是甚麼？」

古志高道：「我不願見金骷髏死灰復燃，當前流寇猖獗，老百姓已經夠苦了，若再來一個金骷髏則情何以堪？」

老殘廢笑道：「想不到老弟竟有如此悲天憫人之心，可敬可佩！」

古志高道：「我不是俠客，但若有機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我也不想放過。」

老殘廢道：「這麼說，你是決定不交出那東西了？」

古志高道：「是的，讓它長埋地下，免得老百姓遭殃。」

老殘廢冷冷一笑道：「你不怕自己遭殃？」

古志高道：「不怕。」

老殘廢站了起來，陰惻惻地道：「好吧，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就是。」

說畢，轉身走去。

古志高忽然道：「老殘廢，我麻煩你帶個口信給皇甫妙龍如何？」

老殘廢腳下一停，轉回身子問道：「要怎麼說？」

古志高道：「告訴他，有個同門師弟想和他見面談談，如果他願意的話，請他在今年八月中秋之夜，在大巴山摘星崖上相會。」

老殘廢大吃一驚道：「甚麼？你是皇甫妙龍的同門師弟？」

古志高點點頭。

老殘廢滿面驚疑的看了他半天，才轉身匆匆走出酒館而去。

古志高微微一笑，繼續飲食，直到酒足飯飽，才付帳而出，踏上前往車廂峽之路。

這天，午夜時分，走到一處荒野上，他忽然感到了情況有異，立刻停住腳步。

他是個經驗豐富，感覺敏銳的獵人，周圍隱伏甚麼情況，都能很快發覺，現在他就發覺四周隱伏着危機，自己已被包圍了。

果然，他才停下腳步，便見從四周的草叢下冒出了十幾個人，也可說是十幾具骷髏！

一數，共是十三個。

其中一人，正是老殘廢，其餘十二人，均著黑色緊身勁衣，從頭到腳，綉着一副與其人一樣高大的白色骷髏，這樣的服裝在黑夜裡看來，簡直與眞的骷髏無異，可以把膽小的人嚇死。

這就是骷髏幫徒的面目，他們一直以這種姿態在夜裡出現。

他們從草叢裡跳出，迅捷的將古志高包圍了起來。

古志高對此一點也不慌張，反而哈哈笑道：「老殘廢，你打算要我的人嗎？」

老殘廢嘿嘿笑道：「不錯！」

古志高笑道：「要了我的命，也要不到金骷髏。」

老殘廢道：「要不到金骷髏，也只好要你的命；不過我願意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只要你交出金骷髏，我們仍然願送給你千斤黃金。」

古志高道：「不稀罕。」

老殘廢道：「你如不希望你的同門師兄成爲本幫幫主，你我不妨詳細談談，此番我們是奉第一分舵主之命而來的，不是奉皇甫妙龍的命而來的，你瞭解我的意思嗎？」

古志高道：「十分瞭解。」

老殘廢道：「那麼你意思如何？」

古志高道：「我的想法是：不論誰擔任幫主，我都不喜歡。」

老殘廢臉色一沉道：「古志高，你好倔强！」

古志高一笑道：「除了倔强之外，還不喜歡多說廢話。」

老殘廢冷笑道：「既然如此，只好幹一幹了。」

說到此處，手一伸，打出一個手勢，他自己隨即退開數步。

那十二個「白骷髏」立時向前欺近，慢慢縮小包圍圈子，個個擺出了攻擊姿態。

古志高抽刀出鞘，笑道：「上啊！」

在他身後的兩個「白骷髏」縱身跳起攻擊時，另兩個「白骷髏」緊躡而上，一個使雙斧，一個使長槍，分左右疾攻上前，使雙斧攻擊古志高腰部，使長槍的刺古志高胸口，看其出招，身手均極不凡，絕非一般小嘍囉可及。

古志高身法靈活如蛇，一個翻轉，同時避過了對方二人的攻擊，緊接着右腳猛出，砰然一響，踢中了使雙斧的那個，繼之鋼刀一橫，架開了長槍，再緊接着一轉身，左掌猛地拍出，正中使鬼頭刀的胸口，打得對方顛出了好幾步。

出手幾招就已佔盡優勢，看來四個「白骷髏」的圍攻對他一點也構不成威脅。

但第一批的四個「白骷髏」不敵，第二批的四個隨即又撲上，刀劍似驟雨般的攻在古志高的身上，古

志高仍然矯若游龍，將對方四人的攻擊一一擋開，並且守中有攻，出刀凌厲絕倫。

十招不到，已有一個「白骷髏」被他一刀砍中左肩，滾倒在地嚎叫不已。

於是，第三批的四個「白骷髏」又攻上去，一場劇烈的搏鬥之後，古志高依然佔盡上風，又將他們打得傷的傷，倒的倒。

老殘廢一看這情形，心知十二個「白骷髏」不是古志高的敵手，當下大喝道：「都退下來，讓我來！」

十二個白骷髏中，剩下六個沒有受傷，聽到老殘廢的喝叱，立時縱身後退。

老殘廢探手入懷，一聲龍吟，手上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軟劍。

他面含殺氣向古志高欺去，嘿嘿冷笑道：「古志高，你的身手雖然了得，但你孤身一人要與本幫爲敵，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古志高哈哈笑道：「少廢話，你出招便是。」

老殘廢手中軟劍一抖，功力直透劍身，軟劍直如鋼刀，在月光映射下閃閃發光，氣勢甚是凌厲。

古志高立開門戶，準備迎戰。

對於眼前這個老殘廢，他可一點也不敢大意，因爲他知道老殘廢這個人在骷髏幫中的地位雖僅爲第一分舵護法，但武功卻不在每一位分舵主之下，其地位之所以低於分舵主，主要原因是他行爲懶散而且無領導才幹，但講到搏鬥拚殺，卻是個極爲可怕的人物。

是以，他全神備戰，不敢輕敵。

老殘廢對他也有戒心，理由是古志高乃是皇甫妙龍的同門師弟，而皇甫妙龍的能耐他是知道的，師兄既能技壓羣雄躍登寶座，師弟也絕對差不到那裡去，故他心知此戰非但關係自己的一世英名，而且與生死有關。

兩人因此靜靜的對峙着，誰都不肯貿然出手。

四目相對，腳下輕移，好像兩隻鬥鷄，準備作一場殊死之戰。

終於，老殘廢首先發難了，只見他身形一閃，動如閃電欺近到古志高跟前，軟劍勢如鯉魚翻動，嗡然一響，劍尖已刺近古志高的面門，快得簡直叫人看不清。

但古志高的反應也不慢，腳下略一移動，上身略向左一偏，鋼刀似一點寒星奔出，反擊老殘廢的腹部。

「好！」

老殘廢大叫一聲，突然使個「夜叉探海」，身形斜傾，軟劍自上而下，攻擊古志高右膝，此招攻守俱佳，確是高手的絕招。

古志高右膝一提一曲，巧妙的避開來劍，同時鋼刀一橫一推，就到了老殘廢的腰部，攻守更爲佳妙。

老殘廢暗吃一驚，急忙倒退一步，軟劍「嗡嗡！」猛掄猛揮，阻止古志高的攻擊。

兩人越打越快，到了後來只見一圈人影在地上飛繞翻轉，分不清誰是古志高，誰是老殘廢。

驀地，刀劍一連發出幾聲碰擊的銳聲，繼之兩人突然同時躍起於兩丈高的空中，刀劍又作一連串的猛烈接觸……

「哼！」

老殘廢忽自空中疾瀉而下，跟蹌顚退了下去。

他已掛了彩，左肩鮮血直流。

古志高飄然落地之後，並未乘勢追擊，撫刀而笑道：「聽着，立即退去尚可保住你的老命，否則別怪我刀下無情。」

老殘廢已無力再戰，左手按住傷口，恨恨地道：「今夜老夫認栽，但你一日不交出金骷髏，本幫就一日不與你罷休，你等着瞧好了！」

說罷，向十二個白骷髏一招手，隨即縱身向西逸去。

十二個白骷髏，六個未受傷的攙扶着六個受傷的，隨後落荒而去。

古志高看着他們逃去，心中不禁浮起一個疑問，暗忖道：「眞是怪事，他怎會確知金骷髏在我手中呢？到目前爲止，確知我有一副金骷髏的，只有常裕鳳一人啊！」

他繼續徒步上路。

他從來不騎馬，因爲他是個獵人，眞正的獵人都不喜歡騎馬，因爲騎馬會驚走獵物，會使自己的聽覺受影響。

雖然此行是去獵人，但由於已習慣了徒步，所以並不覺得不方便。

走了半夜，在路旁看見一座涼亭，他便進入涼亭，在石板椅上躺下來，打算露宿下半夜，等天亮之後，再動身趕路。

不料剛躺下不久，又有一個趕夜路的人經過涼亭外面，那人竟也看中涼亭作爲歇腳之所，舉步登上涼亭，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找到歇脚的地方了！」

說着，在另一條石板椅上坐下來。

這人，是個瘦瘦的書生，相貌平平無奇，背上背着一個包袱，像是個赴京投考的窮書生。

他向古志高點頭笑笑，說道：「老兄，你也錯過了宿頭？」

古志高輕唔一聲，躺着不動。

那書生解下包袱，放在亭內石桌上，又說道：「今天趕了幾十里路，累死啦！」

看見古志高不接腔，便又問道：「老兄，你赴何處去？」

古志高漫聲道：「安康。」

那書生道：「安康？那地方已被流寇所盤踞，你去那地方幹嗎？」

古志高道：「去投靠流寇。」

那書生吃了一驚，道：「甚麼？你要去投靠流寇？你……你在開玩笑吧！」

古志高笑道：「不開玩笑，如今烽火遍地，民不聊生，我若不去落草爲寇就沒有飯吃！」

那書生站了起來，神色惶恐地道：「你……你老兄不會打劫我吧！」

古志高道：「這要看你包袱裡有無值錢的東西，有的話，我就打劫了，若沒有的話，那也就算了吧！」

那書生猶豫了半晌，才又坐下去，慢慢解開包袱，取出一包乾糧，以討好的語氣道：「老兄要吃一些嗎？」

古志高坐起道：「好啊，我肚子正餓！」

那書生便將那包乾糧打開，推到古志高面前，自己取了一塊餅乾吃起來，道：「老兄請用，不要客氣。」

古志高拿起一塊聞了聞，微笑道：「份量輕了一些吧？」

那書生一怔道：「甚麼？」

古志高道：「我是個獵人，對使用餌物是個行家，你這餅乾裡的毒藥用得太輕了一些，毒不死人的！」

那書生臉色一變，急忙起身後退，假裝錯愕道：「老兄，你究竟在說甚麼呀？」

古志高道：「我在說：第一，你進入涼亭時，已看見我身邊攜帶着武器，可是你當時並無驚懼之色；第二，你雖自稱書生，可是說話沒有一點文謅謅的味道；第三，我聞得出這餅乾裡滲有毒藥。」

那書生聽了他的分析之後，忽然笑了，笑得很是陰陽怪氣，道：「古志高，你很精明，不愧是號稱當今第一把神獵手。」

古志高伸了個懶腰，淡淡問道：「你是那個分舵主的手下？」

那書生笑道：「我隸屬第五分舵主，姓趙！」

古志高道：「天打雷劈趙不正？」

那書生點頭道：「正是區區在下！」

古志高斜眼望他，滿臉不屑地道：「你的綽號爲何叫天打雷劈？」

趙不正笑道：「因爲我甚麼壞事都幹，包括把我的老母親賣掉。」

古志高不禁嘆息道：「這樣的事，舉世之中只怕沒有第二人幹得出來，你一定很得意吧？」

趙不正道：「並不很得意，因爲當時賣的價錢並不高，只賣了十兩銀子。」

古志高道：「那十兩銀子你作何用途？」

趙不正道：「嫖掉了！」

古志高皺眉道：「你不覺得這樣很該死？」

趙不正道：「所以人家才叫我天打雷劈嘛！」

古志高神色一沉道：「老天爺好像沒有眼睛，到今天還沒劈了你！」

趙不正笑道：「正是，我的運氣不壞，這兩年我們第五分舵主很看重我，提升我爲第五分舵的總管呢！」

古志高冷冷道：「你來何爲？」

趙不正道：「買你一物。」

古志高道：「金骷髏？」

趙不正道：「不錯。」

古志高道：「今晚老殘廢率領十二白骷髏攻擊我，你大概看見了？」

趙不正道：「是的，都看見了。」

古志高道：「那麼，你還來幹甚麼？」

趙不正道：「我們第五分舵主願意付出比他更高的價錢……兩千斤黃金！」

古志高冷冷道：「你認爲我會接受？」

趙不正道：「我要是你，我一定接受，想想看，兩千斤黃金，一輩子受用無窮，何樂而不爲？」

古志高輕輕一哼道：「皇甫妙龍已在骷髏幫脫穎而出，成爲第二任幫主，金骷髏應是他的東西，你們第一分舵和第五分舵派人來爭取金骷髏，居心何在？」

趙不正道：「簡單的說，我們分舵主不願見皇甫妙龍登上幫主的座位，他雖已被承認爲第二任幫主，但如不能尋回金骷髏，就永遠無法正式就位。」

古志高道：「看來你們骷髏幫內訌未息，幾個分舵主仍在那裡勾心鬥角。」

趙不正道：「正是，所以這是你的好機會，乘着這時候，賺定了兩千斤黃金吧！」

古志高站了起來，笑了笑道：「兩千斤黃金價很高，我也許會去與你們分舵主談談。」

趙不正道：「不，跟我談就行了，我們分舵主付我全權處理之權。」

古志高搖頭道：「我跟你談沒用，因爲你已沒有機會再見到你們的分舵主了。」

趙不正臉色微變道：「這話甚



老殘廢押着常裕鳳母子要脅古志高交出金骷髏。

麼意思？」

古志高道：「今夜老天爺睜開了眼睛，你這個天打雷劈的傢伙大限到了！」

語畢，刀已出鞘，向他欺了過去。

趙不正一個倒縱跳出老遠，又驚又怒道：「姓古的，咱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憑甚麼要殺我呢？」

古志高繼續舉步欺去，冷笑道：「憑你那外號——天打雷劈！」

鋼刀突然去勢如電，向他脖子砍去！

趙不正又一個倒縱跳開逾丈遠，他迅速從懷中抽出一對短劍來，蓄勢備戰，尖叫道：「古志高，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古志高搶步撲上，揮刀猛劈，罵道：「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東西，連老娘都賣了，今天我要不宰了你，我就不叫古志高！」

話聲中，絕招連續發出，刀刀往他要害招呼。

趙不正只得運劍應戰，別看他身材瘦小，貌不驚人，身手卻極不俗，手中雙劍一經運動，便靈如矯龍，竟將古志高的攻招一一化解。

古志高心中暗暗喝采，思忖道：「這小子倒不簡單，竟比那個老殘廢還要高明幾分。」

不過，他已決定翦除這個賣老娘嫖姑娘的「天打雷劈」，故出招越來越凌厲，刀刀貫足眞力，使出了平時不肯輕易出手的上乘刀法。

這一來，不到二十招功夫，趙不正已感吃不消了，他這才知道神獵手古志高確非凡人，心中起了恐慌，不敢再打下去，當即縱身躍起，要逃了。

「那裡走！」

古志高如影隨形飛起於空中，倏然趕上他身後，鋼刀猛揮而出。

「哎呀！」

一聲極其短促的慘叫過後，天打雷劈趙不正飛竄在空中的身軀突然一分爲二，從頭到腹下，活生生被劈成兩半。

* * *

此後一路上，骷髏幫的人再也未出現過，走了兩天，已近車廂峽。

車廂峽在那裡？

在大海之中！

但不是眞正的大海，而是在有如大海般的叢林之內。

叢林中盡是千年以上的古木，樹桿蟠龍交錯盤纏，人在林下，往往走上幾里路都不見天日，是以即使最有經驗的獵人，也視這地方爲畏途，沒有一人敢單獨進入。

就連居住在這附近的人，也只聽說叢林中有個叫車廂峽的地方，卻從未見過車廂峽是個甚麼樣子

的。

因爲，在它尙未被大批流寇盤踞之前，就已是盜匪藏身之所，當然沒有人敢進入車廂峽去涉險了。

五省總督陳奇瑜雖然善於用兵，把各地流寇打得落花流水，唯獨對這車廂峽束手無策，他曾數度親自領兵進入叢林，結果都被埋伏在林中的流寇所敗，傷亡慘重，因此才想到利用神獵手古志高的本領，入山「擒賊擒王」，抓拿匪首獨行狼倪北雄。

這是一樁玩命的使命，因爲倪北雄手下不但有五千嘍囉，而且還有七個忠心輔佐他的賈總管李老柴、雪裡紅、雙面魔、獨脚丐、金二夫人、五毒道人等……這七人在武林中名氣極爲響亮，都是極難對付的勁敵。

但古志高對於此行並無多大恐懼，一來是潘參將授他的「錦囊妙計」確實可以一試，二來是他也想藉此將功贖罪。

殺人，對武林人來說，大都不當一回事，對一些綠林兇徒來說，更是如切瓜一樣的不在乎，可是它對古志高來說，卻是一件嚴重的事。

因爲，他從小受敎於一位武林異人，那位武林異人不僅傳授他絕世武功，而且敎他讀書識字，敎他如何以忠恕處世，在將近十五年的嚴格薰陶之下，他雖然已練成一身神奇的武功，卻絕對不是一個武林人物，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離師迄今一直以打獵爲主。

因此，像他這樣的人一旦殺了人，就有犯罪之感，而甘願受國法的制裁。

數月前，他一時激於義憤，在城中殺了一個惡霸，被關入牢裡去，他本有接受國法制裁的決心，可是惡霸的家屬運用其惡勢力，買通獄卒要非法處死他，他才越獄逃出來。

前天，他第二次殺人，殺死了那個「天打雷劈」趙不正，心裡卻無一絲犯罪的感覺，因爲他漸漸覺悟到這世上的確有的人是該殺的。

今天，他在接近車廂峽的這個時候，心情與觀念也跟往常不一樣，覺得如能將匪首倪北雄殺死，是一樁善舉。

入暮時分，他走進了叢林。

他是獵人，所以一踏入叢林中，耳目就變得靈敏起來，甚麼地方躲藏着甚麼動物，都逃不過他的耳目……他走入數百步後，就有了發現。

他立刻停住了步，站着不動，開口道：「前面的二位朋友，請勿動手，在下是投效倪老總而來的。」

果然，前面樹林裡埋伏着人，旋聞對方一人喝道：「報上名來！」

古志高道：「在下神獵手古志高。」

對方似乎有些吃驚，問道：「大巴山那個神獵手古志高？」

古志高道：「正是。」

「颼！颼！」

驀然，兩支羽箭自林間射出，對着古志高如電飛了過來。

古志高身形微挫，雙手齊揚，很準確的一把抓住射到的二箭，大笑道：「朋友，這是何意？如不肯接納在下的投效，說一聲便是了，在下掉頭就走，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扔掉二箭，掉頭欲行……

「慢着！」

兩個勁衣漢子從林中跳出，他們手上各持一副弓箭，看樣子只是小嘍囉。

其中一個道：「閣下身手不俗，想來必是神獵手古志高不假，請問爲何前來投效？」

古志高道：「幾個月前，在下殺死了一個人，被官府關入獄中，因死者家屬買通獄卒欲將在下殺害，在下乃越獄逃出，因無處可去，故來投效倪老總，不知倪老總肯不肯收納在下？」

那嘍囉道：「此事要先請示倪老總才行，你且稍候片刻。」

說罷，取出紙筆，匆匆寫了幾個字，隨即捲成一個小紙棒，綁在一支響箭上，然後便搭箭在弦，拉滿弓弦向山中射去。

古志高問道：「這一箭能一直射入車廂峽嗎？」

那嘍囉道：「不能，後面的兄弟接到之後，再往下一站射去，連續投射三十次才能到達總寨，因此閣下要等候半個時辰以上，才能獲知倪老總肯不肯收納。」

古志高道：「不妨，在下便在這裡歇一會。」

當下，解下包袱、弓箭、鋼刀，放在地上，就靠樹身坐下來。

那兩個嘍囉對他仍有戒心，不敢走近他，只在數丈外監視，防他有不軌的行爲。

古志高毫不在意，解開包袱，取出一些乾糧，笑道：「二位吃些甚麼？」

那兩個嘍囉一齊搖頭。

古志高就自個兒吃起來，邊吃邊問道：「依你們看，倪老總願不願收留我？」

一個嘍囉答道：「閣下是著名人物，我們倪老總可能會收留你的。」

古志高道：「我沒有甚麼野心，只希望有個棲身之處而已。」

另一個嘍囉道：「你若獲准加入，就得爲我們倪老總效命，上刀山下火海都要去的。」

古志高道：「這個當然，吃人一口，報人一世，倪老總要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

他接着道：「在下對倪老總手下那七位高人也十分傾慕，他們也在總寨裡吧？」

「不錯，你認識他們？」

「不曾見過面，不過久仰大名就是了。」

「你有沒有帶見面禮來？」

「見面禮？」

「是的，凡是想加入的，都得備一份見面禮。」

「糟糕，我忘了這一點，怎麼辦呢？」

「等見到賈總管時，看他怎麼說吧。」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驀聞一支響箭劃空而至，颼然一響，射落在附近的樹梢上。

其中一個嘍囉立刻爬上樹去解下那支響箭，解下綁在箭上的字柬，展開看了看，便向古志高說道：「閣下要在此等上一個時辰。」

古志高道：「怎麼說？」

那嘍囉道：「賈總管將到此與閣下見面，詳細談談。」

古志高道：「從總寨到此，要一個時辰之久？」

那嘍囉道：「是的，這還是賈總管飛行術高超，如是我們，要走一天才能到達總寨呢！」

古志高道：「這麼說，由我進入總寨去見他，不是可省他一番奔跑？」

那嘍囉笑道：「閣下目前還不是我們的人，豈可進入總寨。」

古志高「哦」了一聲，笑道：「說得是，那麼在下要乘此小睡一下了。」

說罷，雙目一閉，兩脚一伸，就在樹下入睡了。

他知道在與賈總管見面之前不會有任何危險，是以放心的睡覺，眞的就進入了夢鄉……

不知睡了多久，忽然嗅到一股異樣的氣味，立刻驚醒跳了起來。

定睛一看，眼前已立着一個身材高瘦，獐頭鼠目，嘴上留着兩撇鬍子，打扮得有如師爺模樣的老人。

老人，他正拿着一個精美的鼻煙壺在輕輕的磨擦着鼻孔，而臉上掛着一片看似親切，又似奸詐的笑容。

古志高連忙拱手道：「賈總管。」

老人正是七惡煞之一的賈總管，他笑瞇瞇地道：「你果然是神獵手古志高！」

古志高道：「我們以前見過面嗎？」

賈總管道：「沒有。」

古志高道：「既未曾見過面，老兄怎能一眼就認出在下是神獵手古志高？」

賈總管笑道：「因爲你的嗅覺很靈敏，我來到你身邊時，並未發出一點聲響，可是你卻能立刻驚醒，你一定是聞到了鼻煙的氣味，是吧？」

古志高點頭道：「是的。」

賈總管道：「由此可知你是神獵手古志高不假，普天之下，只有你才有這樣靈敏的嗅覺。」

古志高微笑道：「賈總管誇獎了，在下的嗅覺雖靈敏，聽覺卻很遲鈍。」

賈總管道：「你是說，你沒聽到我走近你的聲音？」

古志高道：「正是。」

賈總管哈哈笑道：「你對自己太苛求了，我的輕身功夫在武林中也有那麼一點點的名氣，要是輕易被你聽出，我還能混嗎？」

古志高也笑道：「不錯，賈總管輕身功夫之高，當世無匹，在下早就聽人說過了。」

賈總管上下打量他一番，笑問道：「你爲何不在大巴山打獵，卻要跑到我們這兒落草爲寇？」

古志高道：「我在紫陽縣城殺死了一個惡霸，被關入牢中，後來死者的家屬買通獄卒要殺害我，我只好越獄逃出，現在已無家可歸，故來投效倪老總，希望能蒙收留。」

賈總管道：「殺人而逃亡，不一定要落草爲寇，也不一定要來投靠我們倪老總吧？」

古志高道：「現在遍地烽火，處處都是災難，只有落草爲寇的人才有飯吃，只有投靠倪老總的才能保命。」

賈總管點點頭道：「說得有理，我們倪老總已交代了，要是你有誠意投效，自然樂意收留，不過閣下過去是個安份守己的人，如今竟欲落草爲寇，這需要有決心才成。」

古志高道：「在下有決心的。」

賈總管道：「那麼，我們要有一份見面禮。」

古志高假裝很窘迫地道：「在下來此之前，不知貴處有此規例，是以未曾備有見面禮，囊中幾十兩銀子，倪老總一定看不上眼……」

賈總管哈哈大笑道：「你會錯意了，我們所謂的見面禮，非指財物而言。」

古志高道：「那麼，是甚麼呢？」

賈總管道：「人頭！」

古志高心頭一沉，驚問道：「要人頭幹甚麼？」

賈總管笑道：「表示你有誠意加入。」

古志高發怔道：「意思是說要

在下去殺死一個人，以證明在下敢殺人越貨？」

賈總管點頭道：「正是此意，將來你投效倪老總之後，難免要殺人，爲了證明你能勝任，故必須先帶一顆人頭來。」

古志高思忖電轉，立刻頷首道：「好，在下就去摘一顆來！」

說畢，拿起放在地上的包袱、弓箭和鋼刀，準備下山了。

賈總管笑道：「我話還沒說完呢！」

古志高道：「請吩咐便是。」

賈總管道：「你非凡人，因此我們要你帶來的人頭，也不能是普通的人頭。」

古志高就怕他提出這樣的條件，當下只好硬着頭皮問道：「你們要誰的首級？」

賈總管道：「陳奇瑜的首級如何？」

古志高嚇了一跳道：「甚麼？你們要我殺死五省總督陳奇瑜？」

賈總管道：「我們倪老總吃了他幾次敗仗，對他恨之入骨，如果你能將他的首級帶來，便等於建了第一功勞。」

古志高搖頭道：「抱歉，在下無此能耐。」

賈總管笑道：「可是據我們所知，你古志高能耐不低，是個不出世的高手。」

古志高連連搖頭道：「在下本領再高，也無力摘下陳奇瑜的首級，要知他是五省總督，麾下雄師數十萬，有誰能接近他呢？」

賈總管道：「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單槍匹馬衝殺，而是混入營中，伺機刺殺。」

古志高道：「你說得很簡單，要是能夠得手，你們自己爲何早不動手？」

這話，倒把賈總管問住了，一時爲之語塞。

古志高又道：「在下原有誠意來投效倪老總的，你們却要我去送死，既是如此，在下便不想投效了。」

拱手一揖，轉身便走。

賈總管道：「等一下。」

古志高住足道：「賈總管有何指教？」

賈總管笑道：「要你摘下陳奇瑜的首級，的確不是易事，因爲他經常在軍營裡面，而且防範極嚴，很難接近他，但如換上殺另一個人，就容易多了。」

古志高道：「誰？」

賈總管道：「他的母親。」

古志高道：「這個……」

賈總管立刻接口道：「這個你如再拒絕，就表示你沒有誠意投效，因爲要殺死他的老母親易如反掌，他母親居住在潼關的官邸，該處防備不嚴，以你之藝，可以輕易得手。」

古志高想了想，道：「此地距潼關往返要十餘日，人頭帶到時，早就爛了。」

賈總管道：「不妨，你再順手牽羊帶一件足以證明是陳奇瑜母親的東西就成了，再說你殺的是不是陳奇瑜的母親，我們也能查出。」

古志高道：「好，在下去幹便是，但得手之後，倪老總會給在下甚麼職位？」

賈總管道：「你不是平庸之輩，我們倪老總絕不會虧待你的，放心好了！」

「好，告辭。」

「再見。」

* * *

古志高沒有想到對方會提出這個要求，而這個要求卻是他所不能拒絕的，所以他只得硬着頭皮答應這個要求。

因此，他向潼關出發。

走了兩天，抵達洵陽縣城，當晚便在城中的客棧住下，明早再繼續動身。

吃過飯後，他把一個店小二叫入客房中，跟對方聊了起來。

「小二哥，你貴姓大名？」

「不敢，小的姓馮，因爲排名第四，他們都叫馮老四。」

「你在這客棧幹了多久？」

「不久，去年才來的。」

「你會不會騎馬？」

「會，我三叔是馬販，以前常去他老人家的馬場騎馬玩。」

「你三叔住在何處？」

「就在東城門附近。」

「要是你向你三叔借一匹馬騎，他會不會答應？」

「如果辦正事，他老人家當然會答應。」

「那麼，你願不願意賺五十兩銀子？」

「五十兩？」

「不錯！」

「幹什麼啊？」

「替我去辦一件私事。」

「甚麼事？」

「你願意去，我就告訴你。」

「讓小的想想看……五十兩銀子？他奶奶的，我在這裡幹一年也賺不到五十兩銀子……對極了，我那黃臉老婆一直吵着要買房子……好，小的願去！」

「那麼，你附耳過來……」

古志高把一切交代明白之後，便取出五十兩銀子給他，正容道：「你替我去辦這件事，也等於給自己積了一件陰德，所以你一定要做到，不可騙我！」

馮老四連聲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呀！大爺，請您放心好了，小的去跟掌櫃告個假，馬上就動

身。」

古志高道：「好，你去吧！」

馮老四歡天喜地的帶着那五十兩銀子，出房而去。

古志高還不放心，悄悄跟着他來到前面掌櫃處，聽見他果眞向掌櫃告了六天的假，又見他走出了客棧，才放心的轉回客房，關上房門，上床躺下了。

心情輕鬆之下，他很快就睡着了。

睡到半夜，忽然被兩下敲門聲吵醒，他翻身下床，出聲問道：「甚麼人？」

「大爺，請開門，小的有話奉告。」

敢情是客棧裡的店小二。

古志高乃上前打開房門，不料門一開，腦門就挨了重重的一棍，登時眼前金星飛轉，轉瞬間就不省人事了。

* * *

醒來的時候，已不是夜裡，而是大白天。

他睜開眼睛，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片茂密的樹林，接着就發覺自己被人綁在一株杉樹上，雙手倒綁，雙脚離地，動彈不得。

他先是一陣錯愕，後來才想起昨夜被襲擊之事，心裡頓時明白過來了。

就在這時，一個老人在他面前出現，赫然正是骷髏幫第一分舵護法，老殘廢！

古志高心頭一涼，暗叫道：「罷了，這下有苦頭吃了！」

古志高冷哼一聲道：「老殘廢，我告訴你，今天你即使是放把火把我燒成灰，也休想能得到金骷髏。」

老殘廢奸笑道：「好的，咱們試試看，看最後誰先屈服！」說到這裡，舉手打了個手勢。

「走！」

一片喝叱聲中，便見兩個「白骷髏」推着一對母子從林中走出來。

竟是常裕鳳和其子何成嘉！

他們母子的雙手也被反綁着，散髮披肩，衣衫不整，顯然已被折磨了好幾天。

古志高一見之下，心頭又是一涼，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

何成嘉叫道：「古大叔，快救救我們！」

常裕鳳喝道：「你住口！」

老殘廢又嘿嘿笑道：「古志高，老夫這一步棋下得如何？」

古志高冷然道：「卑鄙，但並不高明。」

老殘廢道：「不高明？」

古志高道：「對，一點都不高明，因爲他們不是我的妻兒！」

老殘廢冷笑道：「你是說，你不關心他們母子倆的死活？」

古志高道：「正是。」

老殘廢點點頭，轉對常裕鳳笑道：「這位大嫂，既然他對你們母子倆毫不關心，那麼老夫就不必再讓你們受苦了！」

常裕鳳態度堅決地道：「你要殺便殺，不必多說廢話！」

老殘廢笑道：「唉！你這女人倒也倔強得很啊！」

常裕鳳閉上眼睛，不再開口。

老殘廢又回對古志高道：「古志高，你再仔細的考慮考慮吧！他們母子倆若死了，等於是你促成的呀！」

古志高也閉目不答。

但事實上，他的心房跳得很劇烈，因爲他實在硬不起心腸看着他們母子慘死，如果他們是自己的妻兒，還可「大義滅親」，但他們不是，他們母子是無辜的啊！

老殘廢見他不理睬，突然大喝一聲道：「先拖下那個小的！」

一個白骷髏應聲一把抓住何成嘉的胳膊，拉着他走入樹林中去。

何成嘉嚇壞了，大聲駭叫道：「娘！娘！古大叔救我……」

常裕鳳表情一慘，淚如雨下。

古志高嘆了口氣，道：「放了他吧！」

老殘廢道：「你答應了？」

古志高道：「答應了。」

老殘廢道：「說出來！」

古志高道：「我將它埋藏在大巴山中！」

老殘廢道：「說得詳細點！」

古志高道：「我說不上來。」

老殘廢道：「千萬別耍花樣，否則他們母子仍活不成。」

古志高道：「你們得到金骷髏之後，須得立刻釋放他們母子。」

老殘廢道：「這個當然。」

於是，他向一個白骷髏吩咐道：「快去準備一輛馬車！」

* * *

馬車上路了。

但不只一輛，而是二輛，前面的一輛坐着老殘廢和古志高，後面的一輛坐着兩個白骷髏和常裕鳳母子。

包括兩個駕車的白骷髏，骷髏幫的人一共有五個，但這五個已足夠控制古志高了。

古志高沒有被捆綁，他在車廂中的行動是自由的，但是他已無法反抗，因爲老殘廢已警告過他，一旦他敢妄動，在後面那輛馬車裡的兩個白骷髏會立刻下手殺害常裕鳳母子。

他也曾考慮出其不意的制服同車的老殘廢，但思之再三仍不敢付諸行動，主要原因是老殘廢很機警，手上一直拿着一柄短刀。

他自覺沒有把握一舉制服老殘

廢，既然不能夠一舉制服老殘廢，就應該考慮到常裕鳳母子的處境了。

老殘廢一直盯着他，不給他一點機會，他看到這情形，便表現出一副悠閒自在的樣子，伸直雙脚在車裡躺下，雙手倒剪作爲枕頭，笑道：「馬車要走兩天才能走到大巴山，你打算這樣一直監視着我嗎？」

老殘廢報以一個精幹笑容道：「不錯，這樣你很受不了是不是？」

古志高道：「不，受不了的是你，這樣你太緊張，會累出病來的。」

老殘廢道：「不會，我曾經五天五夜沒睡過覺，精神仍然很旺盛。」

古志高道：「你說你是第一分舵主的護法？」

老殘廢道：「對。」

古志高道：「第一分舵主是『九幽居士茅晏』吧？」

老殘廢道：「對。」

古志高道：「他得到金骷髏後，當然不會把它交給皇甫妙龍，但皇甫妙龍已是公認的幫主人選，茅晏如何扭轉這個既定的局面呢？」

老殘廢冷笑道：「這個你別管。」

古志高又道：「茅晏如欲取皇甫妙龍的地位而代之，首先就必須以武功擊敗他，但據我判斷，茅晏是沒有本事擊敗皇甫妙龍的。」

老殘廢不開腔。

古志高道：「只有使用不正當的手段才成，例如用甚麼方法把皇甫妙龍殺了，但這也不容易，皇甫妙龍是我的師兄，所以我對他十分清楚，他不但武功蓋世，而且精明狡點得像一隻千年成精的老狐狸。」

老殘廢突然冷笑道：「你以爲他完全沒有弱點？」

古志高道：「幾乎沒有。」

老殘廢道：「幾乎沒有就不是完全沒有。」

古志高問道：「你們已找出他的弱點？」

老殘廢詭譎的一笑道：「不錯，即使他全無弱點，也還有天下男人都有的一種共同弱點！」

古志高笑道：「你是說女色？」

老殘廢道：「嗯！」

古志高道：「不錯，愛好女色是他最大的弱點，不過他很苛求，只有天姿國色的女子才能夠使他着迷。」

老殘廢道：「這並不難。」

古志高忽然嘆了口氣道：「說眞的，假如你們有一天能殺死他，我是不會反對的，如果我有能力殺死他，我也不會放過他的……」

老殘廢問道：「你們師兄弟不合？」

古志高道：「比這個更糟，他心術不正，家師因此不肯再傳授他更高深的武功，不料他竟狠心狗肺的在家師的食物中下了毒，趁家師毒發痛苦的時候，搶去家師一部珍藏的武功秘笈潛逃了。」

老殘廢一哦，道：「令師死了？」

古志高道：「是的，那種毒藥無藥可解，家師勉强以內功抗拒三個月，終於一命歸西！」

老殘廢道：「你爲何不找他算賬！」

古志高道：「我找了三年沒找到，等到可以找到他時，我已遠非其敵，因爲他已練成秘笈裡的三門絕技，所以我只好先動手竊走金骷髏，暫時阻繞他登上幫主的寶座。」

老殘廢道：「他也知道金骷髏是你偷的，他曾說普天之下只有五個人能夠潛入龍潭竊取金骷髏的，你是其中的一個，而他已查過其中的四個，已證明他們四人與金骷髏無關，因此斷定是你偷的，只是他還不知道神獵手古志高就是他的師弟，而他亦不知道他的師弟文如錚已經是化名爲古志高了！」

古志高霍然坐了起來，吃驚地道：「奇怪，四天之前，你根本還不知道我是皇甫妙龍的同門師弟！怎麼今天又甚麼都知道了。」

老殘廢微微一笑道：「四天之前，我只奉命找你古志高奪取金骷髏，後來你自稱皇甫妙龍的同門師弟，我爲此，特地趕去請示我們分舵主，他才告訴我，你果然是皇甫妙龍的師弟，眞實姓名叫文如錚。」

是的！文如錚！我們這位神獵手古志高的眞實姓名叫文如錚！

在這一刻，他感到有一絲絲的難堪，不禁的苦笑道：「你們分舵主眞有辦法，他是怎麼查出來的呢？」

老殘廢道：「這一點，我們分舵主沒有說明，不過他爲欲登上幫主寶座，所費的心血，局外人是無法想像得到的。」

文如錚沉默有頃，又道：「第五分舵主『玄機子』也在覬覦寶座，前天我還殺了一個天打雷劈趙不正。」

老殘廢道：「我知道。」

文如錚忽然開朗的笑道：「有這麼多人想當幫主，看來有好戲可看了！」

老殘廢笑道：「沒有，沒有戲唱了，現在我們分舵主已穩操勝算！」

文如錚道：「拿到金骷髏之後，你們打算怎麼處置我？」

老殘廢道：「放了你！」

文如錚笑道：「你們這麼仁慈？」

老殘廢笑道：「因爲你與皇甫妙龍不共戴天，所以我們不把你視爲敵人，不過你如繼續與我們作對，那就另當別論了。」

文如錚道：「我最恨的皇甫妙龍，至於骷髏幫，我是心有餘力不足……」

老殘廢輕咳一聲道：「老弟，如果你願意與我們化敵爲友，我可以向我們分舵主推薦，保證給你一個很高的職位，怎樣？」

文如錚哈哈笑道：「謝了，我不喜歡與骷髏相處，我想規規矩矩的做人。」

老殘廢冷笑道：「規規矩矩嗎？」

文如錚道：「是呀。」

老殘廢道：「那麼你進入車廂峽何爲？」

文如錚道：「尋妻。」

老殘廢道：「只怕還有別的吧？」

文如錚道：「你以爲呢？」

老殘廢道：「那位潘參將交給你一項使命，不是嗎？」

文如錚暗暗吃驚，搖頭道：「沒有，我是個殺人犯，一個殺人犯怎麼可能……」

老殘廢接口道：「怎麼可能釋放？」

文如錚頓時爲之語塞，呆了半晌，才苦笑一聲道：「奇怪，你們對我的一切，怎麼這樣的瞭如指掌？」

老殘廢笑道：「骷髏幫勢力遍及天下，每個角落都有我們的人。」

文如錚好像一隻鬥敗的公雞，嗒然道：「你們準備破壞嗎？」

老殘廢道：「目前還沒有這個必要，我們與獨行狠倪北雄並無交情。」

文如錚道：「我……」

老殘廢詭然一笑道：「不過，如果我們不能順利拿到金骷髏，那就……」

「吱！」

馬車突然在緊急刹車，馬兒希聿聿的嘶叫起來。

老殘廢臉色一變，急急發問道：「小李，怎麼回事？」

駕車的小李聲音有些發抖，道：「袠爺，有人擋道呢！」

老殘廢道：「哪一路的？」

小李道：「看不出。」

老殘廢道：「幾個？」

小李道：「前面五個，後面五個！」

老殘廢聞言眉頭一皺，即向文如錚低聲道：「我出去看看，希望你不要妄動，除非……除非你不要常裕鳳母子活下去！」

語畢，打開車門跳了下去。

小李說得不錯，前後的道路上各站着五個人和五匹馬，已將二輛馬車攔截住了！

這十人，老殘廢一個都不認識，但他一眼就看出誰是「主腦」，他舉步向前面路上走去，迎上當中一個師爺打扮的老人，抱拳道：「這位朋友尊姓大名，擋住去路意欲何爲？」

那師爺打扮的老人正是車廂峽七煞之首的賈總管，他笑嘻嘻的答道：「路是我開，樹是我栽……懂麼？」

老殘廢笑道：「要錢？」

賈總管道：「也許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老殘廢打量一下周圍的形勢，已看出附近還隱伏着不少人，當下微微一笑道：「要是我猜的不錯的話，你們必是從車廂峽出來的，對麼？」

賈總管點頭道：「對。」

老殘廢道：「骷髏幫三個字，能不能使你們賣個交情？」

賈總管道：「難！」

「不惜與敝幫爲敵？」

「對！」

「這麼說，你開個價碼我聽聽，看我能不能接受。」

「把車廂裡的人留下來。」

「要哪個？」

「三個都要。」

「你貴姓？」

「賈。」

「原來是賈總管，大名如雷貫耳，幸會了。」

「少廢話。」

老殘廢不生氣，笑了笑道：「你要救神獵手古志高一定有原因，可否奉告？」

賈總管冷笑道：「他三天前去投奔我們，我們已答允了他的請求，所以他已是我們的人，這就是原因！」

老殘廢眼皮垂下，沉思着，把各種利害關係衡量一番之後，忽然哈哈大笑道：「我把他交給你們之後呢？」

賈總管道：「你們可以走。」

老殘廢轉身大聲道：「弟兄們下車，咱們走吧！」

五個白骷髏聽了立刻棄車跳下，老殘廢說一聲「後會有期」，便帶着他們走了。

這時候，車中的文如錚才像從心上搬開一塊石頭，大大的放心了。

但是他心中卻有許多疑問解不開，老殘廢不願動手是因自知寡不敵衆，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爲甚麼不揭穿自己進入車廂峽的目的？

如果他揭穿了自己進入車廂峽的目的，賈總管一定不肯再救自己，他爲甚麼不揭穿呢？

怕金骷髏的秘密外洩？怕金骷髏爲獨行狠倪北雄得去？

不，倪北雄是個有野心的流寇，他自以爲是英雄，一個自以爲是英雄的人，絕不肯與骷髏幫同流合污，也絕不會爲一具金骷髏而動心的。

那麼……文如錚實在想不通，這也難怪，他如果知道常裕鳳的眞實身份時，他就不會有這許多疑問了。

他從車上跳了下來，顧不得與賈總管打招呼，就急急忙忙跑去後面那輛馬車探視常裕鳳母子，見他們平安無事，這才回對賈總管一拱手道：「賈總管，謝了！」

賈總管笑道：「你與骷髏幫有過節？」

文如錚道：「是的。」

賈總管道：「怎麼回事？」

文如錚道：「一言難盡。」

賈總管道：「沒關係，我這個人很有耐性，你慢慢的說給我聽好了。」

文如錚道：「可否等我把『見面禮』帶到車廂峽時，再行奉告？」

賈總管道：「爲甚麼？」

文如錚道：「賈總管現在所擔心的，是我加入車廂峽是否眞誠的問題，現在我就去以行動來表現我的眞誠，這不是很好麼？」

賈總管一笑道：「這樣也好，反正我們對那具金骷髏不感興趣！」

文如錚一怔，繼而苦笑道：「看樣子，我的行動一直在受到監視……」

賈總管哈哈笑道：「你不是個泛泛人物，像你這樣的人肯投效我們，我們非常歡迎，但卻不能不查個清楚，否則就是引狼入室，養虎爲患了！」

文如錚道：「賈總管若是不放心，可以作罷，反正到目前爲止，你們還沒有遭到甚麼損害。」

賈總管笑道：「不，我們仍然歡迎你入夥，只要你去把『見面禮』帶來！」

文如錚道：「好。」

賈總管看着已下車的常裕鳳母子，笑問道：「他們是你甚麼人？」

文如錚道：「非親非故，但有感情。」

賈總管笑道：「他們若回到原處住，只怕又將再落入骷髏幫的手裡，爲安全計，我帶他們進山好了。」

文如錚知道不能讓他們母子進入車廂峽，但他更知道自己不能拒絕，因爲拒絕對方的「好意」，就等於表示自己沒有誠意入夥，所以他笑道：「好是好，但我沒有權決定

他們母子的去留，這要問他們自己了。」

他說到這裡，轉對常裕鳳問道：「大嫂，你願不願去車廂峽居住？」

他相信常裕鳳一定會拒絕，因爲她已知道自己加入車廂峽是爲了要擒捕匪首倪北雄，她既知自己負有此項使命，絕不肯入山去作「人質」的。

那知常裕鳳的回答卻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她含笑點頭道：「好的，我們母子願意！」

文如錚呆了，他想不通她爲何作此決定，心中焦急萬分，忍不住道：「你可以再考慮考慮，你我非親非故，此次我所以屈於老殘廢，只是不忍見你們母子無端受害，但是我可沒有義務要保護你們一輩子啊。」

常裕鳳很堅決地道：「我知道，我們母子已無處可去，這位賈爺願意收留我們，是我們母子的運氣。」

文如錚不好再說了，便道：「既是如此，你們就跟賈總管一起進山便是了。」

賈總管笑道：「我保證他們會受到很好的待遇，車廂峽中目前住着許多眷屬，跟一般鄉村沒有兩樣。」

文如錚道：「賈總管，我打算立刻動身，給我一匹馬好麼？」

賈總管向一個手下做了個手勢，那手下便牽過自己的坐騎，交給文如錚。

文如錚一躍上馬，道：「最遲半個月，我一定會把『見面禮』帶到，再見！」

語畢，縱馬便走。

爲民除害　獨闖峽谷

就像賈總管說的，車廂峽中住着許多賊屬兵眷，他們自成一個村落，生活與一般人沒有甚麼兩樣。

他們種菜和養牛羊雞鴨，使獨行狠倪北雄所統率的數千賊兵不虞匱乏。

他們唯一與衆不同的是沒有房子居住，大家都在峽谷的壁上挖了洞穴居住，過着一種最原始的生活。

一眼望去，峽谷的山壁上「千瘡百洞」，好像一個大蜂窩！

這就是車廂峽的眞實面目，但獨行狠倪北雄和他的數千賊兵通常不住在這些洞穴裡面，他們在車廂峽的四周據險紮營，隨時準備與官兵對抗。

現在，常裕鳳母子被領入一個洞穴，這個洞穴只有兩丈寬闊，地上鋪着厚厚的乾草，說簡陋是夠簡陋的，但倒也給人一種溫暖和安全感。

賈總管道：「這就是你們母子今後的住處，雖然甚麼都沒有，但你們慢慢會習慣的。」

常裕鳳道：「我們母子只要安全，別的都不在乎。」

賈總管笑道：「這裡四周都是崇山峻嶺，是有名的天險之地，過去官兵曾經前來攻打幾次，結果都鎩羽而歸，所以再也沒有比這裡更安全的地方了。」

常裕鳳道：「我們自己造飯麼？」

賈總管道：「不，大家一起開飯，每日兩頓，聽到鈴響，你們就可出洞吃飯。」

常裕鳳道：「除了吃飯睡覺之外，無事可做？」

賈總管道：「有，過幾天你熟悉了環境之後，我們會分配一些事情給你做，例如織布縫衣或養殖一些禽畜等等，你會甚麼？」

常裕鳳道：「我會女紅。」

賈總管道：「沒事的時侯，你們也可在這峽谷中走動走動，但不可離開峽谷，因爲峽谷外面有許多埋伏和陷阱，很危險。」

常裕鳳道：「是，我們母子不會亂跑的。」

賈總管道：「好了，你們歇歇，我要去見倪老總，過兩天之後，他也許會召見你……」

說到最後一句，他臉上露出一種含着某種深意的笑容，然後走了。

何成嘉畢竟是個小孩子，這個新奇的環境給了他很大的喜悅，看見賈總管走了後，他就在地上的「草床」上直打滾，高興地道：「娘，今後我們就住在這裡麼？」

常裕鳳笑道：「是的，你喜不喜歡？」

何成嘉連翻觔斗，叫道：「喜歡啊！要是古大叔也住在這裡，那就更好了，他會教我打獵……」

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不再翻觔斗了，很正經的問道：「娘，你是不是骷髏幫的人？」

常裕鳳吃了一驚，連忙低聲斥責道：「快不要胡說，被人聽見了怎麼得了！」

何成嘉一眼不瞬的望着母親道：「是不是？」

常裕鳳正色道：「當然不是，你爲甚麼要這樣問？」

何成嘉目光中有着濃重的迷惑，道：「可是娘前幾天跟那個老人……」

常裕鳳以嚴厲的表情制止他說下去，道：「記住，你年紀小，不懂事，不要胡說八道，知道麼？切記！」

何成嘉疑惑的看着她，道：「可是……」

常裕鳳一把將他拉起來，好像何成嘉不是她的兒子，而是敵人，竟以充滿威脅的口吻道：「聽着！在這種地方，你說話千萬要小心，否則娘會打死你！」

何成嘉沒有開口，可是目光中有着强烈的不滿。

常裕鳳立刻知道自己用錯了方法，她連忙換上一副慈祥的樣子，低聲道：「嘉兒，你知道麼？這車廂峽裡的人都是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流寇，你要是口不擇言亂講出去，娘一定會被你害死！」

這話倒是打動了何成嘉的心，他當然絕不希望自己的母親被人殺死，因此點了點頭道：「娘，我不會亂說話的……」

常裕鳳道：「他們若問起你，你就說你爹是何至淳，被流寇殺了，我們母子逃難到大巴山古大叔那裡，便在他那裡住下，其餘的甚麼都不知道，懂麼？」

何成嘉點頭道：「懂了。」

常裕鳳欣慰的笑了，道：「這樣才是娘的好兒子！」

何成嘉道：「可是我還有一點不懂……」

常裕鳳道：「甚麼？」

何成嘉道：「這車廂峽裡的人既然都是流寇，娘爲甚麼要住進來？」

常裕鳳一時有些語塞道：「這……這因爲我們無處可去呀！」

何成嘉道：「有的，我們回雁門壩，或者去任何地方啊！」

常裕鳳道：「當然，但你不是喜歡跟古大叔在一起麼？要想跟他在一起，只有住到這地方，是不是？」

何成嘉問道：「古大叔爲甚麼要來投效獨行狠倪北雄？」

常裕鳳道：「這是大人的事，你小孩子不必知道。」

何成嘉道：「我知道古大叔不是壞人，他到這裡來，絕不是……」

常裕鳳忽然掩住了他的口，低聲道：「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來的是個賊兵。

「你是常裕鳳？」

「是的。」

「跟我來。」

「哪裡去？」

「我們倪老總要見你！」

常裕鳳早就料到倪北雄一定會召見自己，就只沒想到會這麼快，但她早有應付之策，故並不心慌，便向兒子道：「嘉兒，你不要亂跑，娘去謁見倪老總，馬上回來。」

然後就隨着那賊兵出了洞穴，走向南面峽谷口，一路走到峽谷口外，轉入一條羊腸小徑。

常裕鳳笑道：「這位兵爺，你跟隨倪老總很久了吧？」

她的聲音好甜好甜，還帶着一點嗲氣，男人聽到這樣的聲音，都會覺得通體舒服！

「嗯，三年了。」

「倪老總對待部下一定很不錯，所以才有這麼多人願意跟着他，是不是？」

「不錯。」

「倪老總多大年紀？」

「四十多歲。」

「這樣的年紀就能統率大軍，眞是了不起，你們跟着他將來一定很有出息。」

「嗯。」

「他召見妾身，不知有甚麼事情？」

「不知道。」

「他在哪裡？」

「快到了。」

行行重行行，不久到達了一座山洞前，但見山洞外面戒備森嚴，一看即知「總部」已到了。

果然，才到洞口，便見賈總管從洞口中走出，笑道：「大嫂，我們老總今天剛好無事，故提前召見你，你跟隨我進來吧！」

常裕鳳就隨着他入洞。

這山洞很大，裡面堆放着許多軍械及一袋一袋的糧食，只剩中間一條峽谷似的洞道可以走，賈總管領着她走入數十丈深，才見到一間寬大的洞室，裡面燈火通明，可以清楚的看見一切佈置，它佈置很像一座將軍帳！

獨行狠倪北雄就坐在那上面，就像個運籌帷幄的大將軍！

他只有四十出頭，有一張白晰清秀的臉龐，體型也不高大，看上去倒像個文士，要不是在此親眼目睹，誰也不敢相信他就是目前名氣最大的流寇匪首。

不過，他給人的印象絕不是軟弱，他有一對寒星般的大眼睛，從裡面射出的光芒，銳利如刀，好像可穿透墻壁似的！

常裕鳳裝得像個落難的婦人，不待賈總管開口就在座前跪下，低低的垂着頭。

賈總管道：「老總，她就是常裕鳳。」

獨行狠倪北雄「嗯！」了一聲，打量常裕鳳半晌，才開口道：「這個女人，把頭抬起來。」

口氣很友善，可是卻有着無比的威力，使人提不起一點反抗的勇氣。

常裕鳳把頭抬了起來。

說實在的，她雖然已是個生育過的婦人，但容貌及身材仍極誘人，尤其目中所透出的那股嫵媚，足以使任何一個男人產生遐想。

倪北雄好像很滿意，露出一排白牙，笑道：「賈總管，你出去吧！」

「是。」

賈總管躬身退了出去。

倪北雄接着向常裕鳳笑道：「你起來。」

常裕鳳站了起來。

「坐下。」

「謝謝。」

常裕鳳在一旁坐下來。

倪北雄問道：「你和神獵手古志高是甚麼關係？」

常裕鳳道：「毫無關係。」

倪北雄道：「怎麼會毫無關係呢？」

常裕鳳道：「妾身原是何至淳的妻室，拙夫是太原鏢局的鏢師，只因時局不寧，鏢局生意一落千丈，拙夫便帶着我們母子回老家，不料走到路上……」

所說一切，與說給古志高聽的完全一樣。

倪北雄道：「既然如此，那天你們母子落入骷髏幫手裡，老殘廢以你們母子爲人質去威脅古志高時，古志高怎肯屈服呢？」

常裕鳳低頭道：「因爲……因爲他同情我們母子，不願見我們母子被殺。」

倪北雄笑道：「就是這樣？」

常裕鳳道：「是的。」

倪北雄道：「就你所知，把古志高與骷髏幫的關係說給我聽聽！」

常裕鳳道：「他和骷髏幫的關係，妾身不大清楚，好像是他拿了骷髏幫的一具甚麼金骷髏，而他們要迫他交出……」

倪北雄道：「你在他那裡住了多久？」

常裕鳳道：「將近四個月。」

倪北雄道：「在那期間，有沒有人去過他的木屋？」

常裕鳳道：「只有紫陽縣的捕快來過一次，那時妾身始知他是個殺人犯。」

倪北雄道：「他從來未向你提過骷髏幫的事麼？」

常裕鳳道：「沒有，倪……倪大人，妾身是個逃難的人，只求我們母子平安無事，別的不想過問，也無力過問。」

倪北雄笑了，道：「別怕，我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你對古志高這個人的看法怎樣？」

常裕鳳道：「他是個好人。」

倪北雄道：「他要投效我，這事你知不知道？」

常裕鳳道：「知道。」

「他爲甚麼要投效我？」

「這……」

「要實說！」

「是，只因官府追捕他甚緊，他感到走投無路，因此便想來投效倪大人，此外……」

「此外甚麼？」

「他有個妻子失踪了，據說是流失在車廂峽，他希望借重倪大人之力尋回妻子。」

「噢，他懷疑我劫走了他的妻子？」

「不，不是的。」

「他的妻子叫甚麼？」

「叫青萍，姓甚麼妾身忘記了。」

倪北雄沒有再發問，只含笑望着她，似乎越看越有興趣。

常裕鳳羞澀的垂下頭。

倪北雄摸着下巴，好像一隻野狠在考慮要不要攻擊獵物，摸了老半天的下巴，才咧嘴一笑道：「常裕鳳，你知不知道你長得很迷人？」

常裕鳳低首不語，樣子好像很害羞，卻不害怕。

不害怕，對倪北雄是一種鼓勵，他立刻起身走過去，輕輕托起她的臉，笑道：「告訴我，你想不想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些？」

常裕鳳佯裝不懂，惶聲道：

「倪大人，你……」

倪北雄含笑道：「你知道麼？我現在是統率大軍的人，我不能叫我的部下對我失去信心，我的意思是說，我不願意用强，我要一個肯對我服服貼貼的女人，你懂了麼？」

常裕鳳當然懂了，可是她仍然裝出一臉迷惑道：「大人，你在說甚麼？」

倪北雄直截了當地道：「如果我要你，你會不會反抗？」

常裕鳳赧然道：「這……這怎麼可以？」

倪北雄見她並無峻拒之色，便把她拉了起來，笑道：「來吧，好久沒有見到像你這樣標緻的女人了，咱們到裡面去談談吧！」

「不，不……」

她口裡這樣說着，卻沒有掙扎，輕易地就被倪北雄拉入大洞室後面的小洞室裡去了。

* * *

常裕鳳走出洞來時，夜色已籠罩着整個山區，一個模樣妖冶的中年女人站在洞口等着她，看見她出洞，便迎上前笑道：「我叫『金二夫人』，奉命送你回去！」

常裕鳳低着頭，羞答答道：「謝謝。」

金二夫人道：「跟着我走吧！」

常裕鳳就跟着她走，離開刁斗森嚴的「總部」有一段路後，金二夫人探頭四下張望一眼，才輕笑道：「大妹子，好久不見了！」

常裕鳳微微一笑道：「嗯，快有十年了吧？」

金二夫人道：「可不是，一晃就已十年，你的樣子倒沒甚麼改變。」

常裕鳳道：「誰說沒有，十年前我是個姑娘，十年後我是個寡婦！」

金二夫人道：「你丈夫眞的死了？」

常裕鳳道：「是的，那是意外，我們碰上一羣流寇，他寡不敵衆，被殺了。」

金二夫人道：「你們爲甚麼要離開鏢局？」

常裕鳳四望一眼，低聲道：「這附近沒有人？」

金二夫人道：「沒有。」

常裕鳳一把握住金二夫人的手，興奮地道：「金姐，眞高興能見到你，倪老總好像很器重你，是吧？」

金二夫人點頭笑道：「是的，可惜我已人老珠黃，不像你，一見你就拉你上床。」

常裕鳳輕輕打了她一下，笑道：「金姐又取笑小妹了，當年你在幫中時，幫主見到你還不是像蒼蠅見到糖一樣，好叫人羨慕呢！」

金二夫人苦笑道：「咱們女人不能老，老了就不値錢……」

常裕鳳道：「金姐別這樣說，你現在跟幫中還有聯絡吧？」

金二夫人道：「有的，茅分舵主獲知文如錚要來『投效』倪北雄，就通知我留意此事，囑咐我在金骷髏未到手之前，不可叫文如錚被倪北雄殺死……我倒沒想到你也會到此處。」

常裕鳳道：「我就是怕文如錚被殺死了所以才來的，他若是被殺死了，咱們就沒有機會找回金骷髏了。」

金二夫人道：「倪北雄要他去殺陳奇瑜的母親，把人頭帶來作爲投效的見面禮，你猜他會不會眞去殺死陳奇瑜的母親？」

常裕鳳道：「不會。」

金二夫人道：「我也想他不會，他可能會帶一顆人頭來騙騙倪北雄，但倪北雄可不是好欺騙的，實際上倪北雄已派『雪裡紅』跟上去了。」

常裕鳳道：「文如錚這小子個性很强，他似乎已打定主意死也不交出金骷髏，咱們若想拿到那東西，絕不能用强，可惜今天橫生枝節，在路上碰上賈總管，否則他爲了救我們母子，一定會乖乖的交出那東西。」

金二夫人道：「你兒子多大了？」

常裕鳳道：「八歲了。」

金二夫人道：「你們爲甚麼要離開鏢局？」

常裕鳳道：「一來是鏢局連失三趟鏢貨後，元氣大傷，分舵主認爲我們已無繼續潛伏在那裡的必要，二來是分舵主認爲由我們去接近文如錚較爲理想，那想到至淳在路上被殺了，一下子就變成了寡婦。」

金二夫人安慰道：「看開一些，身在骷髏幫，你們能做十年夫妻已算不錯了，何況今天倪北雄又看上了你，今後你又有好日子過了。」

常裕鳳道：「金姐別說笑話，小妹對我們分舵主可是忠心耿耿，倪北雄只不過是個土匪，算得了甚麼東西！」

金二夫人道：「他這個人也不簡單，別以爲他已被你迷住，小心一些。」

常裕鳳道：「我知道。」

金二夫人道：「你兒子知不知道你的底細？」

常裕鳳道：「不知道，金姐等下見到他時，可不能露出一點口風。小妹這一輩子已經壞定了，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可是我不希望兒子學壞，希望他將來規規矩矩做人。」

金二夫人笑道：「嘻，人說天下父母心，眞是一點不錯，你以前年輕的時候，可沒有想到這許多吧？」

常裕鳳道：「我現在還是一樣，除了兒子以外，我甚麼都可以豁出去。」

說話間，已回到峽谷裡面。

何成嘉看見母親平安回來，好高興，一把抱住母親道：「娘，你爲甚麼去了那麼久？」

常裕鳳輕輕拍他幾下，表示安慰，然後一指金二夫人道：「這是娘新交的朋友，你叫一聲金阿姨吧！」

「金阿姨。」

「好乖。」

金二夫人摸了摸何成嘉的頭，笑問道：「吃過飯沒有？」

何成嘉道：「吃過了，剛才有人送飯來給我吃，還問了我許多話。」

常裕鳳吃了一驚道：「噢，問你甚麼？」

何成嘉道：「問我爹是幹甚麼的，又問我們和古大叔的關係，好多好多。」

常裕鳳道：「你怎麼回答？」

何成嘉道：「我就照娘的吩咐回答。」

常裕鳳聽了才放心，轉對金二夫人道：「金姐，我們母子的安全，今後要仰仗你了。」

金二夫人道：「放心，倪北雄對你的疑心不大，你只要安安份份的在此住着，就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常裕鳳把她拉到一旁，壓低聲音道：「小妹還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你知道文如錚到這裡的目的

嗎？」

金二夫人點頭道：「知道。」

常裕鳳道：「咱們要不要幫他的忙？」

金二夫人微笑道：「此事你別管，我會安排的；過幾天『雪裡紅』會有消息回來，等她的消息一到，再視情況而定。」

常裕鳳道：「她是……」

金二夫人道：「倪北雄對文如錚的投效抱着懷疑的態度，故命她暗中尾隨監視，她帶去了幾隻信鴿，文如錚若耍甚麼花樣，她都會有飛鴿傳書把消息送回。」

常裕鳳道：「那麼，我等你的消息好了。」

「好，我走了。」

「嘉兒，金阿姨要走了呢。」

何成嘉沒有任何表示，他只是默默的站着，目光透着濃重的困惑……

一晃過了五天。

這天，獨行狼倪北雄在他的洞室中召見賈總管、李老柴、雙面魔、獨脚丐、金二夫人、五毒道人等六人，向他們宣佈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各位，我剛剛收到『雪裡紅』的飛鴿傳書，古志高夜入陳府後，把我所要的人頭帶出來了！」

賈總管笑道：「這麼看來，古志高之欲投效倪老總是確有誠意了。」

倪北雄陰沉沉的一笑道：「不，他沒有誠意！」

賈總管一怔道：「哦，何以見得？」

倪北雄笑道：「因爲他拿的那顆人頭不是陳母的首級，是陳府準備給他的一顆別人的首級！」

賈總管驚訝道：「雪裡紅查出來了？」

倪北雄道：「不錯，她看見古志高帶着人頭逃出陳府後，就隨着進入陳府偵查，正好窺見陳府的人聚集在廳上商量善後，她發現他們沒有一點傷心的樣子，而且從他們的談話中聽出了實情，原來古志高已先派人去通知陳府，要他們準備一顆人頭，並要他們假裝辦理喪事，以圓滿騙我！」

賈總管道：「好小子，這麼看來，他來投效必然懷有陰謀！」

倪北雄道：「對，雪裡紅還查出了古志高前來投效目的，他的目的是要我的首級！」

賈總管大驚道：「他被官府收買了？」

倪北雄冷冷一笑道：「他在紫陽縣城犯了殺人罪，陳奇瑜的一個參將要他來摘我的首級將功贖罪，就是這麼回事。」

賈總管神色冷了下來，道：「他甚麼時候會回到此處？」

倪北雄道：「再過四天就會回到此處。」

賈總管道：「老總打算怎麼處置他？」

倪北雄笑道：「聽說他是個了不起的神獵手，打獵的本領高人一等，這回咱們反過來把他當作一頭野獸，一定很好玩……」

賈總管道：「那常裕鳳母子如何處置？」

倪北雄沉吟道：「這個女人好像並不是他的同路人，如果是同路的人，就不會把小孩帶進來了！」

金二夫人接口道：「不錯，我曾暗中觀察他們母子的行動，確實與古志高無關。」

倪北雄露出一個精明的微笑道：「不過，這個女人也有一些可疑之處，似乎不是個普通婦女，她進入我們車廂峽可能也有某種目的。」

金二夫人道：「既是如此，何不把她囚禁起來？」

倪北雄笑道：「別急，等拿下古志高後，再決定也不遲。」

金二夫人道：「老總，古志高對常裕鳳好像很不錯，你說是麼？」

倪北雄等着她說下去。

金二夫人道：「所以，我認爲不必急於處死古志高，老總也可以逮下常裕鳳母子倆，反過來迫使他爲老總辦事。」

倪北雄道：「辦甚麼事？」

金二夫人道：「迫他交出金骷髏。」

倪北雄搖頭道：「我對那東西沒有興趣！」

金二夫人笑道：「老總沒有興趣，骷髏幫卻有興趣啊！」

倪北雄目光一注道：「此言怎講？」

金二夫人道：「骷髏幫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勢力，老總要成大事，就必須借重這些人的力量，要是老總把金骷髏送還給骷髏幫，必能贏取他們的友誼，得到他們的幫助。」

倪北雄沉吟道：「唔……我倪北雄可以跟那些江湖上的地痞流氓打交道麼？」

金二夫人道：「老總，古來成大事立大業之人，開始的時候，往往都是借重這些地痞流氓的呀！」

倪北雄轉對賈總管問道：「賈總管，你的意見怎樣？」

賈總管道：「金二夫人說得對，咱們現在居車廂峽，若欲突破困局，需借助外力。」

倪北雄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但古志高不肯屈服怎麼辦？」

金二夫人道：「爲了救常裕鳳母子，他一定會屈服的！」

* * *

文如錚回來了。

但是就在接近車廂峽的路上，他碰上了一個神秘人物！

這神秘人物，是個老婆子，雞皮鶴髮，穿着一身破破爛爛的衣裙，好像是個乞婆！

她突然從道旁的樹林裡閃出，擋住了他的去路，神色惶急地道：「請問你是否神獵手古志高？」

文如錚勒住坐騎，很詫異的問道：「這位大娘，你有何指教？」

老婆子態度顯得很神秘，探頭四下望望，低聲道：「快進來，老身有要事奉告！」

說着，退入樹林裡面。

文如錚滿腹疑竇，不肯入林，又問道：「大娘可否先點明一下？」

老婆子道：「不，常裕鳳她逃出來了，正在老身家裡躲着，她怕你再進入車廂峽了，要老身來此阻止你去的。」

文如錚聽了疑心減去大半，當即下馬，牽馬走入林中，急問道：「是怎麼回事？」

老婆子道：「詳細情形，待會她會告訴你，你快隨老身來吧！」

一邊說，一邊向林中走去。

文如錚只好跟在她後面走，邊走邊問道：「大娘住在何處？」

老婆子道：「就在前面不遠，穿過這片樹林就到了。」

穿過樹林，果見遠遠的山坡下有一座四合院的農家，房子的四周是農田，只是農田都荒蕪了。

文如錚忽然又起了疑，問道：「大娘，那就是你的家？」

老婆子道：「是呀！」

文如錚道：「這地方距車廂峽不過三五里，你們不怕倪北雄？」

老婆子道：「怎麼不怕，我們一家人早就逃到遠方去了，如今只剩老身一人在看守，你看那些田地都長了草，唉！」

文如錚聽她說得合理合情，故疑心又去了一半，道：「他們母子都好麼？」

老婆子道：「還好，還好。」

不久，來到農舍外面，老婆子叫他把坐騎牽入牛欄裡拴好，才領他入堂屋。

老婆子一頭往穿堂裡進入，口中叫道：「常裕鳳，他來了！」

另一個人隨之從裡面走出，是個很美的女人，卻不是常裕鳳！

文如錚臉色變了，愕然道：「你是……」

那女人淺淺一笑道：「席明眉，你嫂子！」

文如錚情知落入了陷阱，掉頭一看屋外，果見門口已經站着兩個怪人——一高一矮的兩個怪人了！

他很快就想到骷髏幫，不禁冷笑一聲道：「你們是第幾分舵的人？」

那叫席明眉的女人含笑道：「我們不屬於那個分舵，我們是幫主的人，外面那兩個是『黑白二無常』，幫主的護法，引你來此的那個老婆婆是我師父，而我是幫主的夫人。」

她以清晰的口齒慢慢說着，態度十分安詳，使人看不出一點敵意。

文如錚心頭卻像受到重擊，全身一震，自然問道：「那個幫主？」

席明眉笑道：「那個幫主？骷髏幫還有那個幫主呢？文如錚，我應該叫你一聲小叔子，我是你大嫂呀！」

原來她是皇甫妙龍的妻子！

文如錚明白了，冷冷一笑道：「他在那裡？」

席明眉道：「他沒來，他不想和你見面，他說他脾氣壞，見到你時，只怕會殺了你，但是他又不想殺你，因爲你畢竟是他的師弟。」

文如錚冷笑道：「哼！叫他別客氣，他早已不是我的師兄，我也早已不是他的師弟了！」

席明眉笑了笑道：「何必呢？小叔子，你師兄雖然有些不是，但是……」

文如錚截斷了她的話，咬牙切齒，道：「有些不是？一個狠心狗肺毒殺恩師的人，只是有些不是麼？」

席明眉嘆了口氣道：「小叔子，聽嫂子的話，人死不能復生，你師兄幹了那事後，心裡也很後悔，所以他不想再與你爲敵，他要我轉告你，只要你不再與他爲敵，他甚麼都可以答應你。」

文如錚冷冷道：「我甚麼都不要，只要他的頭！」

席明眉道：「沒有轉圜的餘地麼？」

文如錚斷然道：「沒有！」

席明眉臉色也冷了下來，道：「那麼，你爲甚麼不去找他算帳？卻要偷了那具金骷髏？」

文如錚道：「我會找他算帳的！」

席明眉道：「甚麼時候？」

文如錚道：「時機未到！」

席明眉道：「再聽我一句話：你有一身絕藝，不該默默無聞的作個獵人，你那死去的師父那一套作人處世的道理是騙人的，你該好好爲自己打算，最少也該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些，你師兄願付你十萬兩銀子購回金骷髏，你要不要？」

文如錚眉毛一揚道：「剛才我說過了，甚麼都不要，只要他的頭！」

席明眉道：「你還有機會麼？」

文如錚道：「如果你們有能力把我殺了，我就沒有機會。」

說到這裡，從背上拔下一柄鋼

刀。

席明眉退後兩步，笑道：「想拚命麼？」

她舉起右手，露出手上一顆有棗兒大的圓形東西，接着道：「先試試這玩藝兒！」

猛可往地上一擲！

「蓬！」的一聲沉悶爆炸，整個堂屋登時爲灰色的濃煙所籠罩。

是煙幕彈！

文如錚迅捷的往地上一滾，可是他只想到躲避對方的襲擊而沒有想到其他，等到發覺濃煙的氣味有異時，他的腦門已發暈，天地好像突然顛倒旋轉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他的神智才慢慢的恢復，視力由模糊漸漸變爲清晰穩定。

這時候，他才發覺被人吊在空中，光着上半身，雙手被一條堅韌的牛筋緊緊綁着，吊在堂屋的橫樑上，已經沒有一點的反抗能力了！

堂屋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席明眉，一個是那老婆子，師徒倆不知在談些甚麼有趣的事，咭咭的笑得很開心。

黑白二無常仍然站在門口，只是已改爲臉朝外，一動不動，宛如兩尊門神。

老婆子瞥見文如錚已甦醒，便向席明眉一呶嘴道：「他醒了。」

席明眉站了起來，走去供桌前，捧起一個用布包着的四方型的小箱子，吃吃的脆笑道：「小叔子，裡面這顆人頭，當眞是陳奇瑜母親的首級麼？」

文如錚怒目而視，沒有回話。

席明眉放下那個箱子，又笑道：「你恨你師兄大逆殺師，可是你呢？你既然要作個規規矩矩的人，爲甚麼會去殺害陳總督的母親？」

看見文如錚沒有回答之意，冷笑一聲，接下道：「或者是你弄了一顆別人的首級去哄騙倪北雄？嗯，我告訴你，倪北雄不是個傻子，他絕不會受你欺騙，你如帶着這東西進入車廂峽，必然是有死無生！」

她移步走到文如錚跟前，含笑道：「聽我勸告，小叔子，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條路，這就是跟你師兄化敵爲友，只有這樣，你才能活下去，怎麼樣？」

文如錚閉上眼睛，理都不理。

席明眉道：「有一事你也許沒有想到：我們如不能拿回那具金骷髏，也絕不容許別人拿去，你了解我的意思麼？」

文如錚冷笑道：「了解得很，你們會殺了我，是不是？」

席明眉道：「是的，既然你死都不肯交出那東西，我們就沒有留下你的理由了！」

文如錚道：「那就動手便是！」

席明眉笑道：「你的口氣好倔强，但是否眞正倔强，且讓我師父來試試看。」

說罷，退回坐位。

那老婆子起身一抖手，手上已多了一條馬鞭，她向前三步，桀桀怪笑道：「小子，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願不願交出金骷髏？」

文如錚狠狠凝望着她道：「你叫甚麼？」

老婆子笑道：「打算將來報仇？」

文如錚道：「無仇可言！」

老婆子道：「那爲何問老身名號？」

文如錚道：「我如不死，決定剷除一些該死的人！」

老婆子又桀桀怪笑道：「好吧！老身留下名號給你，老身姓莫，名三娘，外號人稱『蛇婆』！」

「蛇婆」二字一出口，手上那條長鞭便如毒蛇般捲了出去！

「叭！叭！叭！」

三聲炮竹般的爆響，文如錚的身上已出現三道長長的鞭痕！

文如錚沒有動，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

「叭！叭！叭！叭！叭！」

又是連續五鞭抽出，用的力氣比剛才重得多，抽得文如錚身上的肌肉起了劇烈的抽搐，血珠從鞭痕上溢了出來！

但文如錚仍然咬牙忍受着，沒有哼出一聲！

蛇婆莫三娘尖笑一聲道：「好小子，看你能忍受多久！」

語聲中，鞭如蛇舌不斷的吐出，竟一口氣抽出了三四十鞭。

這時候，文如錚的上半身已是體無完膚，每一寸肌膚都在淌血，幾乎成了個血人。

席明眉道：「好了，他昏死過去了。」

蛇婆莫三娘這才丟下長鞭，悻悻的笑道：「眞想不到這小子性子如此頑强，他眞想死不成？」

席明眉笑道：「別忙，咱們慢慢的折磨他，我不相信他不屈服！」

她轉入屋內提出一桶清水，往文如錚臉上一潑，文如錚的眼皮就慢慢張開了。

「小叔子，我看你的罪也受夠了，常言道好漢不吃眼前虧……」

「呸！」

一口口水吐到她臉上！

席明眉這下火了，突似潑婦厲聲道：「師父，用針刺他！」

蛇婆莫三娘雖是她的師父，卻對她十分服從，當即從懷中掏出一隻荷包，從裡面抽出了十支縫衣針，然後脫去文如錚的靴子，抓起他一隻脚，把一支針刺入他脚趾的指甲縫中！

這種酷刑顯然較鞭笞更使人無忍法受，文如錚渾身一陣顫抖，不覺從牙縫裡迸出一聲哀號。

席明眉怒叫道：「刺下去，刺下去！」

蛇婆莫三娘正要刺入第二支針，守在門口的黑白二無常忽然同聲道：「夫人，有人來了！」

席明眉杏眼一瞪道：「誰？」

白無常道：「七個人，唔！是車廂峽倪北雄的麾下七煞！」

賈總管、李老柴、雪裡紅、雙面魔、獨脚丐、金二夫人、五毒道人在未被倪北雄網羅之前，在武林中就已是響噹噹的人物，黑白二道聽到他們七煞的名號，能够神色如常的人是沒有幾個的。

蛇婆莫三娘一聽是七煞，眉頭就打結道：「怪了，他們怎知道這小子落在咱們手中，這麼快就趕來了？」

席明眉着急道：「咱們怎麼對付？」

蛇婆莫三娘道：「先宰了這小子！」

席明眉道：「不，倪北雄對金骷髏不會有興趣，本幫與他們從無過節，也許雙方不會有衝突，不必急着殺死這小子……」

她一面說，一面趕至門口，接着向黑白二無常說道：「聽着，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與他們鬧翻！」

七煞好似七隻燕子，一眨眼工夫已飛掠到農舍的曬穀場上！

席明眉柳腰輕扭，以一副撩人的姿態迎出，妙目一掃他們七人，含笑脆聲道：「諸位可是倪老總麾下七煞？」

賈總管目光如刀上下打量她一遍，答道：「不錯，你是哪條綫上的？」

席明眉笑道：「妾身席明眉，拙夫皇甫妙龍。」

賈總管沒想到他竟是皇甫妙龍的妻子，心中不免微驚，他不願失禮，拱拱手道：「原來是皇甫幫主的夫人，失敬了。」

席明眉還了一禮道：「不敢，你必是大名鼎鼎的賈總管，請問你們七位來此有何貴幹？」

賈總管道：「我們得到消息，神獵手古志高在進入車廂峽的時候，落入你們之手，我們要弄清這是怎麼回事？」

「是誰通知你們的呢？」

「是雪裡紅！」

她尾隨文如錚回到此處，發現文如錚落入他們手中，立刻發出一隻信鴿，由於此處距離車廂峽甚近，她和六煞很快就趕到了。

席明眉早已知道文如錚「投效」倪北雄之事，這時卻假裝不知，笑道：「賈總管，這古志高偷了我們一件東西，我們要他吐出，就是這麼回事，你說他要進入車廂峽，這又是怎麼回事呀？」

賈總管乾笑一聲道：「奇怪，難道老殘廢沒有告訴夫人古志高已投效我們倪老總了？」

席明眉臉色微變道：「哦，老殘廢來過了？」

賈總管道：「十幾天前，他劫持一對母子作爲人質，逼古志高交出金骷髏，後來他知道古志高是我們的人，才放人走的。」

席明眉呆了呆道：「這麼說，你們都知道了？」

賈總管道：「不錯。」

席明眉道：「賈總管既知一切，妾身也用不着再相瞞，我們今天逮到他，就是爲了那具金骷髏，那東西對敝幫十分重要，非取回不可。」

賈總管笑道：「夫人請放心，我們對那東西沒有興趣，只不過古志高已是我們的人，我們不能看着他受人欺負，請把他交還我們帶走如何？」

席明眉道：「我們只要金骷髏不要人，只要他交出金骷髏，我們立刻放人。」

賈總管道：「他願意麼？」

席明眉道：「他不願意。」

賈總管道：「他既然不願意，我們也愛莫能助，請放人如何？」

席明眉笑道：「賈總管，咱們雙方雖然不同路，卻都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在江湖上混的人就該講義氣，是不是？」

賈總管哈哈一笑道：「夫人的意思是要我們看着他受罪？」

席明眉道：「只要他交出金骷髏，我們絕不傷他一根汗毛。」

賈總管忽然沉下臉道：「可是他已不止傷一根汗毛了，他全身是血！」

席明眉一時無言以對，過了半晌才反問道：「他對你們這麼重要？」

賈總管冷冷道：「不管重要與否，他總是我們車廂峽的人，我們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負！」

席明眉顰蹙蛾眉道：「賈總管，你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和眞實身份麼？」

賈總管道：「神獵手古志高。」

席明眉搖搖頭道：「不，他姓文名如錚，是拙夫的同門師弟。」

賈總管一怔：「眞的？」

席明眉道：「絕對不假。」

賈總管沉吟着。

他是老江湖，心中的驚駭絕不形諸於色。

* * *

席明眉道：「他如有眞心投效你們倪老總，就絕不會使用化名了，所以他對你們實在不是個重要的

人物，你們收容了他，只怕沒有一點好處。」

賈總管仍在沉吟。

席明眉道：「賈總管，你們要他辦的事，他已辦成了，人頭就在屋子裡，你們把人頭帶走，他則留給我們，咱們交個朋友，行麼？」

賈總管道：「不行！」

席明眉臉色難看了，冷笑道：「爲甚麼？」

賈總管道：「他使用古志高這個姓名，並不是投效我們才用的，他早就在使用這個姓名了，換句話說，他並沒有欺騙我們，他化名古志高是因爲他有苦衷，與投效我們的誠意與否無關！」

席明眉眉毛一挑，聲音開始尖銳起來，道：「賈總管，你不以爲這是在與敝幫作對？」

賈總管道：「不，你讓我們把人帶回，由我們勸他交出金骷髏，如他願意交出，我們立刻通知你們來拿，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席明眉斷然道：「辦不到！」

賈總管嘿嘿冷笑道：「夫人你有你的立場，我們也有我們的立場，既然談不妥，那麼只好訴諸武力了。」

席明眉心裡實在不願與他們動武，可是她更不願放棄文如錚，於是她決心一戰，因爲她有一種「秘密武器」可以使用，自覺可以用它來取勝，當下冷冷一笑道：「好，大家鬥一鬥看！」

她回頭向黑白二無常一招手，黑白二無常就搖搖擺擺的走上三步，一左一右與她並排站着，三人就這樣準備迎戰七煞。

賈總管冷冷一笑道：「夫人，話說在前面，這可不是一般的較量！」

席明眉道：「我明白，你們一起上吧！」

賈總管笑道：「放心，我們七人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豈會以多取勝？」

他轉頭向李老柴和雙面魔道：「老李、老魏，咱們三人跟他們玩玩，其餘的人入屋救人！」

李老柴和雙面魔就上前一步，也與賈總管並排而立，其餘四煞靠向曬穀場兩邊，準備入屋救人。屋中蛇婆莫三娘一看這情形，立刻抽出一柄匕首抵上文如錚的腹部，桀桀怪笑道：「你們敢妄動的話，老身一刀送他歸西！」

雪裡紅笑道：「這樣的話，你們就永遠沒有機會取回金骷髏了！」

她是個三十來歲的美艷婦人，本是有名的蕩婦，這回爲了尾隨監視文如錚，打扮成村婦模樣。現她已恢復了她的本性，笑起來迷人之極。

她和金二夫人慢慢的向堂屋逼去，一面又嬌笑道：「賈總管奴家告訴你一件事……」

賈總管笑道：「你說。」

雪裡紅道：「四人對七個，你猜他爲甚麼有這個膽量？」

賈總管含笑道：「一定有某種厲害的武器，因此才有恃無恐，對麼？」

雪裡紅道：「對了，我親眼看見她打出一顆煙幕彈，古志高就那樣倒下去了，那煙幕彈，當然不是普通的煙幕彈，所以你們可要小心啊……」

席明眉臉色變了。

她所以敢在人數懸殊的情況下與他們七煞一戰，正是因爲她有「迷魂彈」可用之故，現經雪裡紅一語點破，它等於成了廢物。

敵人既然有防備，就不會着了道兒，那麼她打算用它來取勝已不可能了。

她是個聰明的女人，故立刻改變了主意，吃吃嬌笑道：「賈總管，你有沒有想到，這一仗打下來了，咱們雙方從此就勢成水火了？」

賈總管心知她在找台階，他當然也不願開罪骷髏幫，於是就給她台階下，說道：「是的，這樣是很不幸的事，老實說我們也不希望與貴幫爲敵。」

席明眉道：「所以咱們不妨再談談，能够化干戈爲玉帛豈不更好？」

賈總管道：「我們已表明立場了。」

席明眉道：「你是說願意勸他交出金骷髏？」

賈總管道：「不錯。」

席明眉道：「他肯麼？」

賈總管道：「比你們使用酷刑要有希望得多。」

席明眉道：「這樣好了，賈總管如有把握，妾身就把他交給你們帶回去，但是你必須保證在他未交出金骷髏之前，不得讓他離開車廂峽，這一點你賈總管能保證麼？」

賈總管道：「可以。」

席明眉道：「我們給你半個月的時間，這個月底，我們去車廂峽拜訪你們倪老總，如何？」

拜訪的意思也就是要索取那具金骷髏，賈總管心裡已有一番打算，立刻點頭道：「可以！屆時我們如不能逼他交出金骷髏，便把人交給你們。」

席明眉道：「一言爲定！」

賈總管道：「絕不食言！」

席明眉道：「好，妾身把他交給你們，咱們月底再見！」

轉對屋中的蛇婆莫三娘和黑白無常一招手，道：「師父，二護法，咱們走！」

* * *

於是，文如錚回到了車廂峽，被安置在常裕鳳母子所住的那個洞穴中，賈總管即刻命人取來了藥物，他爲文如錚治療身上的鞭傷。

常裕鳳「心疼」得直淌淚，哭得好不傷心！

文如錚覺得應該向賈總管解釋一下，就說道：「賈總管，關於在下的眞實姓名和身份……」

賈總管立刻阻止他說下去，道：「不，現在甚麽都不要說，先好好養傷吧。」

文如錚道：「不要緊，這點小傷在下還能支持，在下一定要解釋一下。」

賈總管道：「剛才在農舍的時候，你想必也聽到了，你使用化名並不自此始，所以我們不視爲你是在欺騙我們。」

文如錚道：「她說得不錯，皇甫妙龍是在下的同門師兄，不過他比在下早五年投拜在家師門下，他的年紀也大在下十歲……」

賈總管道：「令師是……」

文如錚道：「九天神龍。」

賈總管着實吃了一驚，失聲道：「九天神龍歐陽樂天？」

文如錚道：「是的。」

賈總管吸了一口氣道：「十年之前，令師在武林中享譽達五十年之久，他的武功天下無敵，在武林人的心目中，令師是神而不是人，十多年前我有幸見過他老人家一面，那時他已是高齡一百零八歲的老人了！」

文如錚道：「家師就在那一年歸隱山林，並收皇甫妙龍爲衣鉢傳人，過了五年又收納了在下，師兄因爲發現家師對他有甚多保留，沒有把上乘武功傾囊傳授給他，才視在下爲眼中釘，但是在家師面前他仍然表現得恭順殷勤，沒有一點不滿之色，不料有一天，在下從山中購物回去的時候，竟見家師倒在地上呻吟，他中毒了！」

「皇甫妙龍下的毒？」

「不錯，他在食物中下毒，家師一時不察，等到發覺時已然太遲……」

「死了？」

「沒有，由於家師功力非凡，沒有立刻死去，不過，拖了幾個月後，終於謝世了！」

「他毒殺令師爲的是甚麽呢？」

「恨，此外他搶走了家師一部武功秘笈，那秘笈之上的武功是他沒有練過的。」

「你練了沒有？」

「沒有，在下還不到練的時候。」

「後來令師有沒有再將那些武功錄出？」

「沒有，他本有此意，但已無力完成。」

「眞該死，殺師之徒，人神共憤，你有沒有找他報仇？」

「沒有。」

「爲甚麽？」

「因爲在下武功還不及他，去了只有送死，家師臨終之前，一再告訴在下非到有把握制服他時絕不可輕舉妄動。」

「因此你就偷走了他的金骷髏？」

「是的，他自知他的行爲不見容於世人，就加入了骷髏幫，後來該幫老幫主一死，他脫穎而出，擊敗了所有的分舵主，成爲幫主人選，不過該幫有一條幫規：新任幫主必須親下龍潭撈起金骷髏才能正式登上幫主的寶座，在下便偷去了那具金骷髏，然後化名定居大巴山，打算將來功力達到某一境界時，便去爲師報仇……這就是在下全部的經歷。」

「他們怎知你就是偷走金骷髏的文如錚？」

「他們是怎麽查出的，在下不知道，不過該幫幫徒遍佈天下，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可能他們發現在下可疑而暗中深入調查，終於被他們查出來了。」

賈總管聽到這裡，站了起來，道：「好，我相信你說的一切，現在你好好在此養傷，別的不用操心。」

文如錚道：「賈總管，你再聽我一言，我死也不會交出那具金骷髏！」

賈總管笑道：「我知道，我們站在你這一邊。」

文如錚道：「我帶回的陳母首級，你們看過了麽？」

賈總管道：「我還沒看過。」

文如錚道：「箱中還有陳母的一塊玉佩，那是御賜之物，可以證明那首級是陳奇瑜的母親。」

賈總管道：「好，你建了一件大功，我想倪老總不會虧待你的，我先走了。」

他走了後，常裕鳳立刻端出一碗水給文如錚解渴，無限關切的問道：「志高，很痛麽？」

文如錚苦笑一下道：「我不叫志高，我叫文如錚。」

常裕鳳道：「不管你叫甚麽，我……我都……」

文如錚笑了笑道：「告訴我，他們對待你們母子好麽？」

常裕鳳道：「很好。」

文如錚轉動眼睛打量着洞穴，接着問道：「你們母子就住在這裡？」

常裕鳳道：「是的，倪老總的部下眷屬都住在這裡，大家對我們母子都很不錯。」

文如錚嘆了口氣道：「你實在不該到這地方來，你明知不能來

的！」

常裕鳳道：「我知道，可是……可是我離不開你，要死我們死在一起吧！」

文如錚道：「死？我可不想死，你以爲我會死在這車廂峽麽？」

常裕鳳道：「我……」

文如錚道：「答應我一件事。」

常裕鳳道：「甚麽？」

文如錚道：「過兩天後，你向賈總管提出請求，告訴他，你們母子很不習慣住在這裡，請他讓你們離去！」

常裕鳳道：「爲甚麽？」

文如錚道：「爲甚麽你該明白！」

常裕鳳道：「不，我不走。」

文如錚道：「你一定要走！」

常裕鳳道：「我要跟你在一起。」

文如錚皺了皺眉道：「奇怪，你一向很明白事理，這回怎麽糊塗起來了？」

常裕鳳目中流露出某種深意，說道：「女人有時候會爲某種事情而糊塗！」

文如錚道：「但這回你絕不能糊塗，否則我們都會死在這裡！」

一旁的何成嘉忽然開口道：「娘，古大叔說得對，我們不該住在這裡，明天我們回雁門壩去好不好？」

常裕鳳回頭瞪他一眼，目光非常嚴厲：「嘉兒，大人說話你不要插嘴！」

何成嘉不敢吭聲了。

常裕鳳回對文如錚換上一副脈脈含情的表情道：「如錚，要走，咱們一起走，好麽？」

文如錚心中很不滿意她的不明事理，低聲道：「我怎麽可以走呢？你難道還不知道我來此的目的麽？」

常裕鳳道：「我知道，可是我不願你涉險，我要你好好活着！」

文如錚道：「我不會有危險，但如你留在這裡，那就……你明白麽？」

常裕鳳道：「如錚，不要理睬那個姓潘的，咱們遠走高飛！」

文如錚斷然道：「不，我要完成這件事，我要堂堂正正的做個人！」

常裕鳳道：「你沒有機會的，這裡人很多，你縱然得手了，也絕難脫身。」

文如錚道：「沒有拖累，我一定能夠脫身。」

常裕鳳道：「不，你要知道……」

文如錚截口道：「別說了，我老實告訴你，我並沒有放棄尋妻！」

這句話的弦外之意是他還不打算娶她爲妻，常裕鳳當然聽得懂，可是她毫不在意，反而笑道：「我知道，我不敢奢望有那麽美好的一天。」

文如錚道：「既然如此……」

常裕鳳搶着道：「我是個好管閑事的女人，我認爲你不該做這種事，所以我要阻止你。」

文如錚氣得差點跳起來，道：「你簡直莫名奇妙，當初我未動身之前，你爲甚麽不阻止我？到了此地你才要阻止我？」

常裕鳳道：「因爲我現在想通了。」

文如錚瞪望着她道：「你要去告密？」

常裕鳳道：「不，我要你帶我們母子離開這裡！」

文如錚故意以極其冷淡的語氣道：「你可要弄清楚，你我非親非故，你們母子的生死我根本可以不管！」

常裕鳳忽然笑道：「好了，不要再說了，你先養傷，等痊癒了再說，行麽？」

文如錚也不願在這個地方與她發生爭執，他閉上了眼睛，冷冷道：「你該好好想一想！」

連環妙計　正氣揚威

第二天上午，賈總管又來到峽谷的洞穴，文如錚正坐着吃早膳。

「怎麽樣？」

「好多了。」

「能走嗎？」

「可以。」

「那麽跟我去見倪老總。」

文如錚看不出他臉上有一絲敵意，以爲那顆人頭已騙過了倪北雄，乃欣然而起，跟着他走出洞穴。

賈總管領着他入山，不待他發問，就先說道：「告訴你，我們倪老總很滿意。」

文如錚笑道：「他不懷疑那顆人頭不是陳奇瑜的母親？」

賈總管也笑道：「他沒有懷疑。」

文如錚道：「爲什麽？」

賈總管道：「因爲我們已查過了，你摘下陳母首級的第二天，我們就已知道了。」

文如錚道：「你們派人跟踪我？」

賈總管道：「不錯就是那個雪裡紅，她見到陳府亂成一片，開始在辦喪事，就知道你得手了，昨天就是她發現你落入骷髏帮之手，發出求援信鴿，我們才及時趕去的。」

文如錚在前往潼關的一路上一直都在留意，可是並未發現有人跟踪，現在一聽對方之言，不禁暗暗抽了口冷氣，同時也慶幸自己的安

排沒被雪裡紅看穿。

賈總管道：「不過，倪老總已知你是皇甫妙龍的師弟，他似乎有些爲難……」

文如錚道：「怎麼呢？」

賈總管道：「他不大願意與骷髏幫爲敵，因爲這對他沒有好處。」

文如錚道：「骷髏幫是黑道上見不得人的一個組織，倪老總大可不必把他們放在眼裡。」

「不，他目前困居車廂峽，正圖向外發展，不願在此時樹敵。」

「這麼說，倪老總也要我交出金骷髏了？」

「他想跟你商量商量，看有無兩全其美的辦法。」

「沒有，賈總管，我已經表明了態度，死也不會交出那東西。」

「別急，倪老總不會逼你，胳膊向裡彎，他說甚麼也不會幫着外人，你放心好了。」

「可是，昨天你答應過席明眉……」

「那是一種緩兵之計。」

「賈總管，我不願給你們增添麻煩，讓我帶着常家母子離開此地怎麼樣？」

「爲什麼？他們在這裡不是住得好好的？」

「她是因我而進入車廂峽，我如離開此地，她也一定不肯繼續留在這裡。」

「你原要投效我們倪老總，怎麼又想走了？」

「就是剛才那句話，我不願給你們增添麻煩。」

「沒有麻煩。」

「怎會沒有？」

「這件事對我們來說，一點麻煩也沒有。」

「你們已有應付之策？」

「不錯。」

「怎麼對付？」

「等會你會明白。」

山洞已然在望。

賈總管忽然停步道：「文老弟，你能不能把你的鋼刀暫時交給我？」

文如錚感到有異，卻無法判斷對方如此要求的意圖，乃問道：「爲什麼？」

賈總管微笑道：「初次謁見倪老總，你不以爲帶着武器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爲？」

文如錚解下鋼刀交給他，笑道：「倪老總倒很小心。」

賈總管道：「他曾遇刺兩次，險些丟了性命，因此不得不小心一些。」

他接着一指那山洞道：「他就在那洞中，咱們過去吧。」

文如錚才一舉步，後腦就挨了重重的一擊，登時眼前發黑，之後就不省人事了。

醒來的時候，他發現再一次被吊在空中，只是這一次被吊在樹上，而且用來綁着他雙腕的是特別堅韌的牛筋繩。

對面約丈處坐着一個人，他正是獨行狠倪北雄，他手上拿着一條皮鞭，臉上掛着微笑。

賈總管、李老柴、雪裡紅、雙面魔、獨脚丐、金二夫人、五毒道人一排站在他身後。

文如錚知道自己完了。

倪北雄開口笑道：「文如錚，聽說你是個神獵手，打獵的本領高人一等，可是你獵人的本領卻很差，差得出乎我意料之外。」

文如錚沒有話說，他心中只有一些驚奇，想不通這麼一個白白淨淨瘦削中年人，怎麼會是令人聞名喪膽，令官兵束手無策的大流寇。

倪北雄翹起一條腿，又笑道：「現在你告訴我，是誰要你進入車廂峽來的？」

文如錚道：「我自己。」

倪北雄道：「哼！」的一笑道：「是麼，目的何在？」

文如錚道：「投效你啊！」

倪北雄臉色一沉道：「如果你是來投效我的，爲甚麼用一顆別人的首級來騙我？」

文如錚道：「你有何證據證明那不是陳母的首級？」

倪北雄冷笑道：「你別以爲你的安排很高明，其實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瞭如指掌……陳奇瑜的母親沒有死，她還活得好好的。」文如錚不想再狡辯了，笑了笑道：「倪北雄，我已被你逮住，要殺要剁悉聽尊便，別的就不用多說了。」

倪北雄陰沉沉地道：「我要知道是誰指使你來的？」

文如錚道：「像你這樣一個禍國殃民的流寇，人人得而誅之，何必要人指使！」

倪北雄目中兇光一盛，沉聲道：「你不說？」

文如錚道：「我已經說了。」

倪北雄道：「你回頭看看！」

文如錚回頭一看，心涼了。

原來常裕鳳母子也被吊在樹上。

文如錚雖覺常裕鳳禍由自取，但畢竟心中不忍，回對倪北雄道：「你知道他們母子與我的關係嗎？」

倪北雄道：「知道，你與他們母子沒有任何關係。」

文如錚道：「既知沒有任何關係，你用他們來威脅我，豈非太無聊？」

倪北雄道：「我就想幹一些無聊的事。」

他把皮鞭交給身邊的雙面魔，道：「先抽那個孩子，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停止！」

雙面魔接過皮鞭，向何成嘉走過去。

七煞之中，要數雙面魔長得最難看，一張麻臉醜惡無比，看一眼就叫人毛骨悚然。

文如錚知道那孩子受不了鞭打，只得屈服道：「倪北雄，你贏了！」

倪北雄示意雙面魔暫勿動手，冷笑道：「願意說了？」

文如錚道：「我在紫陽城殺了人，他們給我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要我來抓你。」

倪北雄道：「誰？」

文如錚道：「潘參將。」

倪北雄哈哈大笑道：「你不以爲這是很難辦到的事？」

文如錚道：「現在失敗了，無話可說。」

倪北雄站了起來，走到他跟前，掀動嘴唇，露出白森森牙齒，陰聲惡笑道：「你是『九天神龍』歐陽樂天的傳人，皇甫妙龍的師弟是嗎？」

文如錚道：「這些你應該早已知道，何必再問？」

倪北雄道：「好，咱們長話短說，賈總管告訴我，他說你死也不肯交出那具金骷髏？」

文如錚道：「不錯！」

倪北雄道：「如果我要你交出呢？」

文如錚道：「一樣！」

倪北雄獰笑道：「不要把話說得太滿，從來沒有人敢在我倪北雄面前說大話！」

文如錚心中忽然很痛恨常裕鳳，恨她不該進入車廂峽居住，假如沒有他們母子這個包袱，任何危難都可應付過去的。

倪北雄道：「我知道你確實不怕死，不過我並不想殺你，我現在只想知道，你有沒有勇氣看着他們母子被殺？」

文如錚緘默着。

倪北雄道：「我倪北雄殺人無數，今天再殺兩個人也不算太多……現在請回答我，你要他們死或是交出金骷髏？」

文如錚道：「你要它幹嗎？」

倪北雄道：「別問我，回答我！」

文如錚嘆了口氣道：「倪北雄，你是個有野心的人，一個有野心的人應該有風度，你的部下都在看着你，爲甚麼你不憑眞功夫擊敗我，卻要用這種卑鄙下流的手段來逼我屈服？」

倪北雄是一隻狠，狠是最狡黠的，他絕不會上了人家激將的當，聽了文如錚的話，他反而大笑連聲，他說：「你受命進入車廂峽抓我，爲甚麼不堂堂正正的打進來，卻要僞裝投靠？」

文如錚道：「因爲你有幾千人，而我是單槍匹馬……現在我想跟你打一架，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戰？」

倪北雄點頭道：「敢！」

文如錚道：「這樣我開始看得起你了。」

倪北雄道：「不過等我把事情處理了再來。」

他轉對站在樹下的雙面魔笑道：「老魏，現在不要用皮鞭了，改用刀！他們母子是無辜的，所以不要折磨他們，你就一刀一個，給他們一個痛快吧！」

「是！」

雙面魔丟下皮鞭，走去取來一柄鋼刀，轉到何成嘉身後，舉刀便要砍下。

常裕鳳發出凄厲的叫聲：「文如錚，快救救我兒子，求求你，不要讓我兒子被殺。」

她的確嚇慌了，因爲她畢竟是一個母親，一個再壞的母親也不忍見兒子被殺。

文如錚苦笑一聲道：「倪北雄，你又贏了！」

倪北雄向雙面魔打了個手勢，命他退下，笑道：「那東西在哪裡？」

文如錚道：「他們母子怎麼辦？」

倪北雄道：「拿到金骷髏，立刻釋放，要是他們願意留居於此，我也願意收納。」

文如錚道：「希望這話是眞的。」

倪北雄道：「我不是殺人狂，他們沒有利用價值，我還殺他們幹什麼？」

文如錚道：「好，那東西我埋在大巴山中，不過那地方沒有可識別之物，你要的話，我帶你們去拿。」

倪北雄冷笑道：「你不能說出詳細地點？」

文如錚道：「說不出。」

倪北雄臉上昇起一抹冷酷的微笑，似乎又要使用强迫手段了，道：「眞的嗎？」

文如錚道：「眞的，只有我領路才能找到那埋藏的地方，如果你一定要逼我說出，我只能說它距離我的木屋約三里地，要翻過一座山嶺，地點是在一處山腰上，我這樣說，你如能找到，那就不妨去找找看。」

倪北雄奸笑道：「好吧，我派人跟你去，但是你要知道一點，我不見到金骷髏絕不會釋放他們母子。」

文如錚道：「可否准許他們母子跟我一起去大巴山，你們拿到金骷髏後，當場放人，這樣也省得我多跑一趟？」

倪北雄道：「不！」

文如錚心知再求無益，就不再開口了。

倪北雄吩咐放下常裕鳳母子，將他們帶去某處囚禁，然後道：「老魏、老李，還有雪裡紅，你們三人跟他去大巴山，立刻動身！」

雙面魔、李老柴和雪裡紅躬身應是，一旁的金二夫人卻上前道：「老總，雪裡紅昨天剛回，讓她歇歇，由我去如何？」

倪北雄銳利的眼光看着她，似乎在琢磨她請求代替雪裡紅的用意。

金二夫人說：「我很希望出去走動走動，老總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

倪北雄說：「我不是不讓妳出去，是擔心妳不小心會把事情弄砸了。」

「是。」

「骷髏幫可能在附近佈下陷阱，你們由後山翻出去，免被跟踪。」

「是。」

* * *

馬車又上路了。

駕車的是李老柴，他頭戴一頂斗笠，喬裝成老車伕模樣。

雙面魔、金二夫人和文如錚同乘一車，文如錚脚上繫着沉重的脚鐐，在車中仍可自由活動，就只無法逃跑。

他也不想逃跑，雖然他曾經一再的告訴自己常裕鳳母子與自己非親非故，自己大可不必管他們的死活，可是他下不了這個決心。

馬車走的是另一條路，這條路比正常的路綫要多走一天，但三煞的選擇是對的，一路上未發現骷髏幫的人跟踪。

車行三日，抵達大巴山下。

李老柴把車駛入樹林隱蔽處停妥，四人便下車步行上山，不久已到木屋，雙面魔先入屋搜索一遍了，沒見到可疑事物，四人才入屋歇息。

金二夫人問道：「你說那地方距此三里？」

文如錚道：「是。」

金二夫人道：「要翻過一座山嶺？」

文如錚點點頭。

金二夫人道：「方向呢？」

文如錚道：「西北，由屋後上山。」

金二夫人轉對李老柴和雙面魔道：「現在天快黑了，咱們弄點東西吃，好好歇一夜，明天上山如何？」

雙面魔道：「何不現在就去？」

金二夫人笑道：「你是老江湖，應知地方不熟，夜裡行動很不方便，而且……」

她向文如錚瞄一眼，接下道：「他是個獵人，可能在山中佈下不少陷阱，要是他引誘咱們踏上陷阱，那豈不糟糕？」

雙面魔深覺有理，笑道：「還是你細心，那麼咱們就在此過一夜吧。」

金二夫人對文如錚道：「厨房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文如錚道：「有醃肉和酒。」

金二夫人很能幹，不久已弄好了一頓晚餐，四人一起吃飽後，金二夫人便向李老柴說道：「老李呀，你駕了三天車子，夠累了，你去睡覺吧，他由我和老魏輪流來看守即可。」

李老柴也不推辭，就入房睡覺去了。

金二夫人把前前後後的門窗都關好，回到廳堂上，看見文如錚已倚坐墻邊準備睡覺，便向雙面魔問道：「咱們每人看守半夜，由誰先來？」

雙面魔道：「你先去睡吧！」

金二夫人笑道：「時間一到，你就叫我一聲，你要是不叫醒我，我可是一睡到天亮呀！」

雙面魔道：「妳睡在哪裡？」

金二夫人一指廳堂右邊的耳房，走了進去。

木屋中就此靜寂下來。

廳上一盞孤燈，射出昏黃的光，照着坐在椅上看守的雙面魔和坐在墻邊睡覺的文如錚。

雙面魔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文如錚，他判斷文如錚必不甘心交出金骷髏，可能會在這一夜有所行動，因此，一直提高警覺，絲毫不敢鬆懈。

但文如錚卻歪着頭睡着了。

夜，就這樣靜悄悄的，慢慢的流逝着，睡在廳後房中的李老柴發着有規律的鼾聲，這鼾聲頗有催眠作用，但雙面魔一眼不瞬的監視着文如錚……

終於，半個晚上過去了。

雙面魔站了起來，靠近耳房門口，舉手輕輕敲了兩下房門，輕聲道：「金二夫人，該你了。」

房中的金二夫人好像睡得很酣，沒有一點響動。

「金二夫人，該你了。」

金二夫人仍然沒有醒來。

雙面魔皺了皺眉，輕輕一推房門，發現房門只虛掩着，乃探頭入房，又道：「喂，金二夫人，別賴皮，該你啦！」

房中一片漆黑，甚麼都看不見。

雙面魔聽不見一點聲響，心中不禁起疑，暗忖道：「奇怪，她不可能睡得這樣死，莫非出了什麼事？」

他所以有這個懷疑，乃是因爲

此屋是文如錚所建，而文如錚既有「神獵手」之稱，可知他擅長佈置機關陷阱，因而心中產生疑慮，擔心金二夫人可能中了佈置在房中的某種陷阱。

他回頭去看廳上的文如錚，發現文如錚已被吵醒，可是他似乎也在奇怪金二夫人爲什麼叫不醒。

於是，他提高聲音，道：「金二夫人，你怎麼啦？」

漆黑的房中仍是一片死靜。

雙面魔大感不妙，急忙舉步跨入房中，不料就在他一脚跨入房中之際，突然有一隻手掩上了他的嘴，一柄利刀刺入了他的心窩。

這是他萬料不到之事，他腦中才閃過「反擊」的念頭，轉瞬間就已氣絕，因爲刺入他心窩的一刀實在刺得太快了，太深了。

文如錚霍然坐起，瞪大了眼睛，他的感覺很敏捷，知道房中出了事，只不知出了什麼事。

睡在廳後房中的李老柴也在這時醒來，他在房中開聲道：「老魏，什麼事啊？」

金二夫人從耳房中走出，笑嘻嘻道：「瞧你，跟你開個玩笑罷了……你睡吧，下半夜由我來好了。」

文如錚更是吃驚，因爲他發現她的衣上濺滿了鮮紅的血。

她竟殺了雙面魔？

他一下子跌入了五里霧中，而金二夫人似乎怕他叫嚷，連忙向他作了個「噤聲」的手勢，然後握着那柄染滿鮮血的利刃走到廳後那間房子的門側，笑聲道：「老李，把你吵醒了？」

房中的李老柴「唔」了一聲，吐出充滿睡意的聲音，道：「不妨……」

金二夫人道：「你還睡得着嗎？」

李老柴道：「唔……」

金二夫人道：「要是睡不着，何不起來陪陪我？」

李老柴道：「怎麼，你怕寂寞？」

金二夫人道：「正是，長夜漫漫，一個人看守着他實在無聊。」

李老柴道：「好吧，我陪你……」

床榻一聲輕響，是他翻身下床的聲音，接着房門也「呀！」的一聲開了。

文如錚也會殺過人，可是他突然覺得這種殺人的方式太可怕，不管即將死在她刀下的是怎樣的一個人，他都覺得不該發生這種事，因此他忍不住脫口叫道：「小心她手上的刀子！」

可惜遲了一步，金二夫人的利刃就在這一瞬間刺入李老柴的心房。

李老柴狂叫一聲，身子往後彈退，跌坐在地上，雙手按着心口，驚怒交迸道：「妳……爲什麼……爲什麼呢……」

只說到這裡，就兩眼一直，仰身倒下，血從他的心口噴了出來。

金二夫人輕輕透了口氣，好像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有些心力交瘁的樣子，回到廳堂坐下，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文如錚實在想不明白她爲什麼要對自己人下此毒手，忍不住問道：「你這樣做，爲的是什麼？」

金二夫人緩緩道：「你猜不出？」

文如錚道：「如是想獨吞那具金骷髏，那你是打錯算盤了。」

「怎麼說？」

「獨行狠不會饒妳，骷髏幫也不會放過妳。」

「這是當然……」

「那妳爲何要這樣做？」

「人爲財死。」

「那不是財，而是不祥之物。」

「在我眼中，那是五百斤黃金。」

「妳自信逃得掉倪北雄和骷髏幫的追緝？」

「不錯。」

「但是你還沒有問我願不願意。」

「你不願意嗎？」

「當然！」

「爲什麼？」

「我同意交出金骷髏並非爲了保住自己的命，而是爲了救常裕鳳母子。」

「現在我殺了雙面魔和李老柴，已使你不可能返回車廂峽救回她母子，是嗎？」

「正是。」

「要是我能使你達到救人的目的呢？」

「妳能嗎？」

「能！」

「說來聽聽。」

「你帶我去取出金骷髏，由我將金骷髏拿出別處藏好，然後咱們一起回車廂峽，向倪老總報告雙面魔和李老柴見財起意搶走了金骷髏。」

「這樣倪老總就會釋放他們母子？」

「是的！」

「他會相信？」

「他看見你我回去，就一定會相信。」

文如錚想了想，忽然哈哈笑道：「不錯，若照此進行，倪老總一定會相信，只可惜有一個人不會相信。」

金二夫人問道：「誰？」

文如錚道：「我！」

金二夫人道：「你不信任我？」

文如錚道：「是的，如果我是妳，當我得到金骷髏後，我絕不肯再回車廂峽去找麻煩。」

金二夫人道：「不，倪老總既然相信了我的報告，回車廂峽就不會有麻煩。」

文如錚道：「你不怕我向倪老總吐露眞相？」

金二夫人道：「你不會。」

文如錚道：「妳這麼信任我？」

金二夫人道：「是的，你是個君子，當你答應了我之後，我相信你不會出賣我。」

文如錚搖搖頭道：「妳心裡明白你現在說的都是違心之論，你拿到金骷髏後，絕不會再與我返回車廂峽，妳會把我殺了，然後帶着金骷髏遠走高飛。」

金二夫人凝眸一笑道：「這麼說，你是不願意交出那具金骷髏了？」

文如錚道：「妳回到車廂峽去救出常裕鳳母子，把他們帶到這裡，我便交出金骷髏。」

金二夫人道：「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文如錚道：「既然救不了常裕鳳母子，我絕不會交出金骷髏。」

金二夫人道：「你爲什麼不這樣想，你交出金骷髏的話，常裕鳳母子還有一綫希望，不交出就沒有一點希望。」

文如錚道：「倪老總不會輕易處死他們母子的。」

金二夫人似乎未料到文如錚這樣難對付，她默望他良久，才又笑道：「你以爲倪老總在拿到金骷髏後會放過你？」

文如錚道：「至少他會放過常裕鳳母子。」

金二夫人吃吃笑道：「錯了！」

文如錚道：「是嗎？」

金二夫人道：「你對常裕鳳難道沒有一點懷疑？」

文如錚心弦震蕩了一下，注目凝望她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二夫人笑道：「你是個聰明的人，我想你對常裕鳳許多反常的行爲應該已有些懷疑才對吧，你說是嗎？」

文如錚對常裕鳳的確有過懷疑，此刻聽了金二夫人的話，再回想常裕鳳許多反常的行爲，不禁心頭發毛，脫口道：「難道她是……」

金二夫人笑道：「她是骷髏幫的人！」

文如錚臉色一陣蒼白道：「妳怎知道？」

金二夫人道：「因爲我以前也是骷髏幫的人。」

文如錚感到腦門像挨了一棍，一時有些暈頭轉向之感，呆了半晌之後，突然搖頭道：「不可能！如果她是骷髏幫的人，她兒子一定知道，何成嘉那孩子不會瞞騙我的。」

金二夫人道：「那孩子並不知道他父母是骷髏幫的人，因爲在他出生之前，何至淳和常裕鳳即奉命潛伏於太原鏢局內，直到最近鏢行生意一落千丈，他們才奉命離開，茅分舵主命令他們夫婦設法接近你，目的在於那具金骷髏，不料何至淳在路上遇到流寇丟了性命……」

她停頓了一下，接着笑道：「好了，你現在該知道老殘廢劫持他們母子只是一場戲，而她如不是骷髏幫的人，怎麼會願意跟你進入車廂峽居住呢？」

文如錚背脊陣陣發寒，目中射出了憤怒的火焰，因爲他相信她說的是眞的，常裕鳳的確是骷髏幫的人。

金二夫人笑道：「現在你還想救出他們母子來嗎？」

文如錚冷冷道：「你既知道她是骷髏幫的人，爲什麼不向倪北雄報告？」

金二夫人道：「倪北雄困居車廂峽，已是窮途末路的人，我自覺再追隨他已沒有前途，所以我要爲自己作打算。」

文如錚覺得她的解釋合理，也就未再追問，他沉思了一會後，凝聲道：「要是我帶妳去挖出金骷髏，妳肯釋放我嗎？」

金二夫人點頭道：「當然，我只要金骷髏，對殺人沒興趣。」

「要我如何相信妳？」

「我給你一柄刀，如果我要殺你，你可以自衛，行嗎？」

「我雙脚繫着脚鐐，行動不便，雖然有一柄刀，仍然抵擋不住妳的襲擊。」

「但我也沒有把握殺死你。」

「那麼，妳走了之後，我如何打開脚鐐？」

「我把鎖匙放在屋中，你可以慢慢走回來找，當你找到鎖匙打開脚鐐時，我已遠離了。」

「唔……」

「怎麼樣？」

「好吧！把他們兩人的屍體埋一埋，天亮之後，咱們動身。」

＊　＊　＊

天亮了。

文如錚領着金二夫人上山，他手中已有一柄鋼刀，可是脚下的脚鐐卻是個很大的累贅，因此在山中行走非常困難，當然也就走得很慢。

由木屋後面的一條羊腸小徑上山，走不多遠便轉入一片樹林，穿過一大片樹林後，眼前是一座很高山峯，但並不難攀登。

文如錚領路向上爬，金二夫人爲防他突然出手襲擊，不敢跟得太近，在他身後保持着兩丈的距離。

「還有多遠？」

「翻過這座山峯，再往前走兩里路就到了。」

「你不能走快些嗎？」

「妳如肯替我打開脚鐐，我就可以走快，快得叫妳跟不上。」

「脚鐐只有五十斤，對不對？」

「嗯。」

「金骷髏卻重達五百斤，那天你怎麼有力氣帶着它越過這座山峯？」

「那是因爲它提在我手上而不是繫在我脚下。」

「文如錚，我是個很細心的女人，希望你不要耍花樣。」

「妳認爲我在耍花樣？」

「你在故意慢慢的拖，我看得出來。」

「妳太多疑了。」

「那就走快一些。」

「別急，該妳的跑不了，我要保存一些力氣應付變局。」

「什麼意思？」

「當妳拿到金骷髏後，妳可能會殺了我。」

「我已經明明白白的告訴你了，我只要金骷髏，對殺人沒與趣。」

「如果妳對殺人沒興趣，雙面魔和李老柴，怎麼會死在妳刀下？」

「他們不死，我就得不到金骷髏，那是不得已的措施。」

「金二夫人……」

「有話就說！」

「妳知道我爲什麼要竊取那具金骷髏嗎？」

「爲了阻撓你師兄登上幫主的寶座？」

「不錯，這是我唯一的目的，如果我是爲了那五百斤黃金，我早已把它熔化成金塊了。」

「你說這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希望妳拿到金骷髏之後，立刻遠走高飛，並將它熔化爲金塊。如果妳肯這樣做，我會感激妳的。」

「我會的。」

「妳說妳以前是骷髏幫的人，那時妳隸屬哪一分舵？」

「我是老幫主的人。」

「後來怎麼離開了？」

「人老珠黃。」

「哦……」

說話間，兩人已翻過山峯，走入一片原始森林中，文如錚仍然走得很慢，金二夫人不斷地催他快行，文如錚加快脚步，忽然摔了一跤。

金二夫人道：「嗳，你小心一些嘛！」

文如錚身子往樹身上一靠，喘着氣道：「我要歇歇了，要是妳等不及，妳自己去好了。」

金二夫人道：「還有多遠？」

「一里。」

金二夫人道：「好，咱們歇一會，不過你最好不要騙我，你若騙了我，你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文如錚道：「妳往前走二十步看看。」

金二夫人臉上立刻現出機警之色道：「爲什麼？」

文如錚道：「我要知道我有沒有走錯，妳往前走二十步，如果見到懸崖，那就沒錯了。」

金二夫人冷笑道：「別耍手段，文如錚，我金二夫人過的橋比你走的路多。」

文如錚厭煩的道：「妳想到哪裡去了？」

金二夫人冷哼一聲道：「往前二十步，必有你佈下的陷阱，對不？」

文如錚笑了起來道：「這一帶沒有野獸，我從不在此設陷阱，再說我如在前面林中佈下陷阱，經過這麼多天，必已捕獲了野獸，甚至已腐爛了，妳嗅到腐臭的氣味沒有？」

金二夫人道：「我要小心謹愼，你沒走過的路我絕不走。」

文如錚站了起來，移步向前走去，道：「那麼妳就跟上來吧！」

往前二十步，樹林已盡，眼前果然到了懸崖邊緣。

文如錚走到懸崖邊上，回頭笑道：「妳有沒有踩到陷阱？」

金二夫人冷冷道：「少囉嗦，那埋金骷髏的地點到底在那裡？」

文如錚指着懸崖上的一片樹林，答道：「就在那竹林中。」

金二夫人趨近懸崖邊，一看下面深約二十幾丈，不禁皺眉道：「要從這上面跳下去？」

文如錚道：「是的。」

金二夫人表示懷疑道：「那天你就是提着金骷髏從這裡跳下去的？」

文如錚道：「我先將它扔下去，然後才跳下去的。」

金二夫人道：「現在你脚繫脚鐐，如何能夠跳下去呢？」

文如錚道：「這就要妳安排了，我這樣跳下去，當然非摔死不可，我若是摔死了，妳的希望也泡湯了。」

金二夫人看看懸崖兩邊，發現這座懸崖還相當長，從東到西約半里，而懸崖以外的地方也是相當陡的，勢非從這懸崖下去不可，可是要文如錚帶着脚鐐跳下去，當然必死無生，不過，且別說開脚鐐的鎖匙放在木屋中，即使在她身上，她也絕不肯替他打開脚鐐，怎麼辦呢？

她感到很傷腦筋，因此而懷疑文如錚在搞鬼，臉上突呈殺機道：

「文如錚，看來你沒有一點誠意，對不對？」

文如錚舉手一指右方道：「別冒火，那邊有山藤，妳去摘幾條來結在一起，我就可以下去了。」

金二夫人循其手指方向望去，果見一棵老槐樹上垂着幾條藤葛，覺其主意可行，便向那棵老槐樹走去。

走到樹下，抽出一柄短刀，縱身上樹，一連割斷了三條山藤，估計結在一起已有二十來丈，於是即從樹上跳了下來。

「錚！」

驀地一聲鐵器響動，金二夫人的右脚已踩上了埋沒在地上的一具捕獸器，她驚叫一聲，奮力的一掙，但沒有掙開，反而摔倒在地。

文如錚就在這時擲出了手中的鋼刀，像一道閃電擊中了金二夫人的心口。

「哎喲！」

金二夫人只叫了一聲，身子抖動了一陣，就慢慢的靜止了。

文如錚走了過去，從她心口上抽回鋼刀，在她身上拭去血跡，說道：「金二夫人，妳說對了，人爲財死！」

草草將她掩埋完畢，即動身返回木屋。

今早離開木屋之前，金二夫人將打開脚鐐的鑰匙藏在房中，文如錚雖不知她藏在房中的什麼地方，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它，解除了脚下的束縛。

現在，他恢復自由之身了。

下一步該做些什麼？

他靜靜的想了半天，忽然做了一個連他自己也感到驚奇的決定……決定帶着金骷髏前往車廂峽見倪老總了。

* * *

經過一番喬裝，他駕着馬車回到車廂峽，提着金骷髏進入倪北雄的「總部」山洞。

獨行狠倪北雄和他手下的四煞賈總管、雪裡紅、獨脚丐、五毒道人正在洞中議事，他們看見一個小頭目領着文如錚入洞時，臉上都浮起一片驚愕之色，因爲他們想不通雙面魔、李老柴和金二夫人爲何沒跟他一起進來。

獨行狠倪北雄訝然道：「他們三人呢？」

文如錚道：「死了。」

倪北雄幾乎跳了起來，兩顆眼珠子也幾乎跳出了眼眶，厲聲道：「你殺了他們？」

文如錚把那袋金骷髏往地上一扔，笑道：「我只殺了一個金二夫人，雙面魔和李老柴卻是死在別人手裡。」

「誰？」

「金二夫人！」

「甚麼……」

倪北雄臉色大變，表情有些茫然，他雖然還不知道詳細情形，但一聽雙面魔和李老柴都是死在金二夫人的手裡，他就有些明白了。

文如錚道：「到達大巴山的頭一個晚上，她就殺了他們兩人，然後就逼我交出金骷髏……」

文如錚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倪北雄氣得一拳擊在桌子上，破口大駡道：「那個臭婊子，怪不得她要求代替雪裡紅，原來她居心不善，你怎麼殺了她？你爲甚麼不帶她回來見我？」

文如錚道：「那是不可能的，在那種情況之下，我不殺她，就得把金骷髏交給她，而她拿到金骷髏後，就一定會殺死我。」

倪北雄目光如刀盯着他道：「那麼，你爲何肯帶着金骷髏回來見我？」

文如錚道：「有兩個原因。」

「說！」

「第一：爲了救常裕鳳母子；第二：我需要你倪老總幫忙尋妻。」

「哼，只怕是還想要我的這顆首級吧？」

「你知道這已是不可能之事。」

「把那東西拿出來我看看！」

文如錚解開布袋口，將一具金光閃閃的金骷髏提了出來，擺在地上。

倪北雄仔細的欣賞着，它是一具骷髏，也是五百斤黃金，而五百斤黃金畢竟不是個小數目，他的臉上開始有了變化，剛才的滿腔憤怒似乎已一掃而光了。

他抬起了頭，望着文如錚道：「你決定把這東西送給我？」

文如錚道：「條件是釋放常裕鳳母子，協助我尋妻，此外是不得把此物交還骷髏幫。」

倪北雄道：「這三個條件我都可答應，不過協助你尋妻一節，我只能盡力而爲，因爲你妻子的失踪與我無關，如果她被劫持，那不是我們幹的，我的部屬沒去過大巴山。」

文如錚道：「能打聽一下嗎？」

倪北雄道：「可以。」

文如錚道：「那麼，我就在車廂峽等候，如果你怕我會殺你，把我囚禁起來亦可。」

倪北雄踱步沉吟着，過了一會才道：「你希望我甚麼時候釋放常裕鳳母子？」

文如錚道：「立刻。」

倪北雄道：「好，賈總管跟你一起去！」

於是，賈總管陪着文如錚來到了峽谷，進入洞穴會晤常裕鳳母子。

常裕鳳正在打草鞋，這是倪北

雄分配給她的一份工作，何成嘉在一旁幫着打繩子，他們母子看到文如錚到達，都有一份意外的驚喜。

當然，何成嘉是眞的高興，他大叫一聲：「文大叔！」一把將文如錚抱得緊緊的。

賈總管笑道：「大嫂，打點一下，你們母子就要離開這裡了！」

常裕鳳愕然的望望他又望望文如錚道：「這是……怎麼回事呀？」

文如錚道：「倪老總已答應釋放你們母子。」

常裕鳳吃驚道：「你……你把金骷髏交給倪老總了？」

文如錚道：「是的！」

常裕鳳目中掠過一抹疑惑之色，因爲她已知金二夫人與雙面魔、李老柴同往大巴山之事，她想不通金二夫人爲何肯讓他們將金骷髏帶回車廂峽？不過，心中雖甚疑惑，卻不敢表現出來，也不敢深究詳情，只佯裝關切的問道：「那麼你呢？」

文如錚道：「我送你們母子出去，然後我還要回來，因爲倪老總已答允協助我尋找拙荊。」

常裕鳳道：「志高……噢不，我該叫你文如錚才對，如錚，你聽我說，我們母子在此住得很好，我不想離開這裡了。」

文如錚道：「不，妳一定要走。」

常裕鳳道：「爲甚麼？」

文如錚以有力的聲調道：「爲了妳的兒子！」

常裕鳳道：「我不覺我的兒子在此有甚麼不好……嘉兒，告訴文大叔，你喜歡住這裡是不？」

何成嘉卻不肯與她合作，搖頭道：「不，娘，我不要住在這裡，咱們回到雁門壩去吧！」

常裕鳳氣得眞想給他一巴掌，但她隱忍了下來，訕訕一笑道：「眞怪，前幾天你還說你喜歡住在這裡，怎麼現在又不喜歡了。」

文如錚道：「令郎這個年齡是該上私塾的時候了，不管他將來要幹甚麼，現在都應該讀書識字了！」

賈總管接口道：「打點一下，馬上跟他去吧！」

就這樣，常裕鳳只得收拾了衣物，在文如錚的領路下離開了車廂峽。

馬車停在靠路邊不遠的山中，文如錚把何成嘉扶上車後，常裕鳳忽然苦笑道：「如錚，你這不是在救我們母子，而是在害我們母子。」

文如錚冷冷道：「怎麼說？」

常裕鳳道：「我一個婦道人家怎能開車行走千里之路，你不怕我們母子再遇上流寇？」

文如錚冷笑道：「我相信妳有這個能力。」

常裕鳳見他神色有異，不禁一呆道：「如錚，你怎麼了？爲何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

文如錚道：「我以這樣的態度對待妳已相當客氣了，要不是看在妳的兒子面上，我還眞想殺了妳呢！」

常裕鳳臉色一變道：「你……」

文如錚冷冷一笑道：「別再跟我做戲，我知道妳是誰，現在我只奉勸一句：妳是個母親，妳應該好好做個母親。」

語畢，轉身大步而去。

常裕鳳呆住了。

她從來沒有臉紅過，此刻卻覺臉在發熱，耳根也在發熱，第一次有了慚愧的感覺……

* * *

倪北雄一眼不瞬的看着文如錚，好像要看透他的心事似的，良久之後，才微微一笑道：「文如錚呀，我有一點想不通。」

文如錚道：「爲甚麼要救常裕鳳母子，是嗎？」

倪北雄道：「不錯，你既將金骷髏帶到，即表示你對我有誠意，既然如此，你就知道我絕不會再去傷害他們母子，爲甚麼非要讓他們母子離開不可呢？」

文如錚道：「一定要我解釋？」

倪北雄道：「這個疑問如果老存在我腦子裡，我就無法視你爲友。」

文如錚道：「好，我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常裕鳳離開此地，是爲了我個人的安全，因爲她是骷髏幫第一分舵的人。」

倪北雄睜大眼睛道：「誰告訴你的？」

文如錚道：「金二夫人。」

倪北雄驚詫道：「她怎知常裕鳳是骷髏幫的人呢？」

文如錚道：「因爲金二夫人也是骷髏幫的人。」

倪北雄更是吃驚，站起來失聲道：「甚麼？金二夫人竟是骷髏幫的人？這是眞的嗎？」

文如錚點頭道：「骷髏幫的勢力遍佈天下每個角落，該幫派個人潛伏在你這裡也不足爲奇。」

倪北雄又驚又怒道：「目的是甚麼？」

文如錚道：「當他們需要你的時候，就可輕易的制服你。」

倪北雄憤怒地道：「那你爲甚麼要放了她？」

文如錚道：「她有一個天眞無邪的兒子，我不希望那孩子跟着她學壞。」

倪北雄咬牙切齒道：「哼！我希望金二夫人還活着……」

他的意思是，希望金二夫人還活着，他就可以親手殺她以洩胸中

的憤恨。

文如錚道:「老總,這些都不重要,現在重要的是,骷髏幫不日將至,你打算怎麼對付?」

倪北雄悍笑道:「他們派人潛伏在我這裡,足見居心不良,我當然不會把金骷髏交還給他們。」

文如錚道:「如果你有這個決心,屆時我願助一臂之力,骷髏幫的人個個該殺,不必跟他們客氣的。」

流寇就不該殺嗎?

流寇使河山變色,使生靈塗炭,當然更該殺!

但他現在可不敢把這個心思表現出來,他表現出一副眞誠投效之色,接着道:「倪老總,在下上次前來投效,的確是打算殺死你,現在情況改變了,在下現在只想殺死皇甫妙龍,如果你希望擁有那具金骷髏,咱們就得站在一起。」

倪北雄沉聲一笑道:「我會跟你在一起,但也希望你是出於眞誠,否則你會知道後果。」

文如錚道:「好,就這麼說定了。」

倪老總道:「在骷髏幫未到之前,你的活動範圍只在峽谷,常裕鳳母子居住的那個洞穴給你居住吧,有事我會派人去找你。」

文如錚拱手道:「關於拙荆的下落,還請老總偏勞一下。」說罷辭出,由五毒道人陪着返回峽谷去了。

倪北雄等他走了之後,才向賈總管一笑道:「賈總管,你覺得怎樣?」

賈總管捋着山羊鬍道:「這小子……屬下怎麼看都不像吾道中人。」

倪北雄哈哈笑道:「你說對了,你就是把他丟到染缸裡去煮幾天,他還是文如錚,絕不可能變成咱們車廂峽的一份子。」

賈總管道:「那麼,老總認爲他爲甚麼肯乖乖的獻上金骷髏?」

倪北雄道:「第一:爲了救走常裕鳳母子,也即是爲了他個人的安全;第二:要利用我去對付皇甫妙龍。」

賈總管點頭道:「對,正是如此!當咱們爲他除去皇甫妙龍之後,他可能還會……」

倪北雄道:「拿我的人頭去見潘參將。」

賈總管道:「正是,所以老總要小心,千萬莫上了他的當。」

倪北雄笑道:「我倒要將計就計,幫他幹掉皇甫妙龍呢!」

賈總管一怔道:「目的何在?」

倪北雄向他附耳低語,然後朗笑道:「你說如何?」

賈總管連連點頭道:「好主意!好主意!這正是突破目前困局的妙策!」

＊　＊　＊

文如錚靜靜的靠在穴洞的邊上,靜靜的看着峽谷中的一切活動,這是他有生以來最清閒的幾天了,這幾天他除了吃飯和睡覺之外,甚麼事也沒幹,覺得無聊透了。

不過,今天他的情緒特別不安寧,因爲席明眉訂下的半月之約已屆,她說要在今天「拜訪」倪北雄。

倪北雄是不是有誠意與自己聯手對付皇甫妙龍,可能今天就可以看出來了。

換言之,今天可能是決定自己生死的日子!

所以,他的外表雖然沉着平靜,心情卻如海浪起伏着,頗有如坐針氈之感。

時間終於到來了。

賈總管提着一個包袱來到了他面前。

「這幾天很無聊吧?」

「有一些。」

「今天不會使你覺得無聊了。」

「有事?」

「嗯,皇甫妙龍快到了。」

「此刻何在?」

「據報告已快達山外。」

「老總要我幹什麼?」

「換上這套衣服。」

賈總管解開那個包袱,裡面是一套嘍囉們所穿的勁衣、一塊黃布巾、一雙草鞋,還有一些易容用物。

文如錚瞭然於胸,微笑道:「要我變成嘍囉?」

賈總管正色道:「嘍囉兩個字不要在老總面前提起,他最恨人說他的部下是嘍囉。」

文如錚不再開腔,脫下衣鞋,換上那套勁衣,穿上那雙草鞋,再將那塊黃布巾把頭包起來。

然後,賈總管開始替他易容。

「你精擅此道?」

「舉世無雙!」

「我的任務是甚麼?」

「當個跟班,在老總身邊隨時接受差遣。」

「說清楚一些。」

「老總準備以貴賓之禮接待皇甫妙龍,並將金骷髏交還給他……」

「甚麼?」

「別慌,聽我說下去。」

「好,你說。」

「老總開出的條件是與他們骷髏幫聯盟,要求皇甫妙龍協助開創局面。」

「他一定會答應,他只要能拿到金骷髏,甚麼都會答應。」

「不錯,他答應了後,老總便將金骷髏交給他,然後設宴言歡,你就在那場合出入,隨時準備應變,因爲你是高手,對付皇甫妙龍不能沒有你。」

「他若問起我呢?」

「老總會告訴他已在大巴山將你殺了。」

「老總又準備怎麼樣?」

「你在那裡看着就是了,一旦弄砸了,就是你動手的時候,那也就是你殺死皇甫妙龍的最好機會了。」

「哦……他們來了多少人?」

「皇甫妙龍、席明眉、蛇婆、黑白二無常,此外尚有三個姓名不詳的高手。」

「一共是八個,而咱們能與他們動手的只有六個吧?」

「是的,不過你放心,說不定根本無須動武,萬一動武不能取勝的話,老總也還有別的安排,總之這一仗咱們贏面較大。」

交談至此,臉部已易容完畢,文如錚已搖身一變爲其貌不揚的嘍囉了。

然後,兩人便動身趕到山洞的總部了,獨行狠倪北雄見到他就問道:「賈總管已把一切都告訴你了?」

文如錚道:「是的。」

倪北雄道:「我已派雪裡紅出山迎接,一個時辰內他們就會抵達,屆時你就在我身邊侍候,雙方未進入衝突之前,你不准妄動。」

文如錚道:「好的。」

倪北雄道:「你的姓名叫張得標,要記住了。」

文如錚道:「記住啦!」

倪北雄轉對賈總管說道:「你帶他去熟悉環境,需要甚麼暗器的話,給他。」

賈總管恭應一聲,與文如錚退了出去。

＊　＊　＊

一個時辰後,探子回報:「骷髏幫皇甫妙龍一行八人已快到達了。」

於是,倪北雄率賈總管、獨脚丐、五毒道人在洞外一片平地上迎接。

平地上已經佈置,擺設十三張椅子和茶几,形成個露天客廳。

文如錚和幾個嘍囉肅立在兩邊侍候。

俄頃,雪裡紅已領客到達。

皇甫妙龍是個神態瀟洒的中年人,看上去像個讀書人,文質彬彬的,給人的印象是和藹親切。

隨在他身後的席明眉、蛇婆、黑白二無常和三個不知其名的該幫高手。

倪北雄以豪爽的姿態走上幾步,抱拳朗笑道:「皇甫幫主大駕光臨,倪北雄有失遠迎,恕罪!」

皇甫妙龍也很親切,一揖道:「不敢,久仰倪老總大名,今日有幸識荆,不勝榮幸之至!」

雙方客套寒喧過後,接下來便互相介紹自己人,然後倪北雄請他們入座,笑道:「很抱歉,山居簡陋,連個待客之處都沒有,尚望皇甫幫主別見笑。」

「好說!好說!」

賓主落座,隨後嘍囉獻上茶點。

茶是臨時從同一個茶壺裡倒出來的,爲的是表明茶中無毒,好讓客人安心飲用。

倪北雄拱手道:「半個月前,敝屬下無知冒犯貴屬下,倪某人先致十二萬分的歉意。」

皇甫妙龍欠身道:「倪老總客氣了,咱們是不打不相識,何況還沒打呢!」

倪北雄笑道:「當時由於倪某人尚不知文如錚的投效懷有陰謀,倪某人爲了維護部屬才不讓貴屬下將他帶走,皇甫幫主想必能夠諒解。」

皇甫妙龍笑道:「倪老總已發現文如錚的投效懷有陰謀嗎?」

「是的,那小子投效是假,殺我是眞。」

「哦,他爲何要殺倪老總?」

「他在紫陽縣城犯了殺人罪,陳奇瑜麾下的潘參將看重他有一身武功,要他取倪某人的首級去將功贖罪。」

「原來如此,現在呢?」

「死了。」

「倪老總殺了他?」

「不,下手的是李老柴,地點是大巴山,那天尊夫人等走了之後,經倪某人一番刑審,最後倪某人威脅要殺常裕鳳母子,他才屈服表示願意交出金骷髏,拿到金骷髏之後,李老柴就一刀的送他上路了。」

「李老柴、雙面魔和金二夫人怎麼不見了?」

「倪某人又派他們出去了。」

「想必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對,倪某人命令他們去摘一顆首級。」

「潘參將?」

「哈哈,皇甫幫主眞是料事如神,不錯,姓潘的要我的頭,我也要他的頭。」

「關於那具金骷髏……」

倪北雄向侍立一邊的文如錚和另一個嘍囉一招手道:「張得鏢,王貴,去將那東西送來!」

「是!」

文如錚和王貴快步入洞,將裝在布袋裡的金骷髏抬了出來。

倪北雄親手打開布袋,將金骷髏提出來了,往地上一擺,道:「皇甫幫主請驗視,看是不是這東西?」

皇甫妙龍很感意外,他原以爲今日要討回金骷髏必有一場激烈的

搏殺，卻不料倪北雄竟是如此豪爽大方，心中自是又驚又喜。

他離座過去驗視一番，點點頭道：「不錯，這正是敝幫之物。」

倪北雄笑道：「皇甫幫主得了這具金骷髏後，就可名正言順的登上幫主的寶座，是嗎？」

皇甫妙龍道：「正是。」

他沒有立刻收取那具金骷髏，而退回座位上，因爲他知道倪北雄不會這麼輕易把它還給自己，必然會提出甚麼條件來。

誰知倪北雄卻立刻說道：「皇甫幫主何不收起來？」

皇甫妙龍大感意外道：「倪老總沒有條件？」

倪北雄道：「有，但等皇甫幫主收回金骷髏後，倪某人再提出條件。」

皇甫妙龍不覺失笑道：「等我收回了金骷髏，倪老總就失去提出條件的機會了！」

倪北雄微笑道：「那也不妨，倪某人希望皇甫幫主心甘情願的接受，而不願以金骷髏爲要脅。」

皇甫妙龍神色一動道：「這麼說，倪老總已不是要提條件，而是……」

「請求！」

「不敢當，倪老總若有需要皇甫妙龍效勞之處，只管說出來，只要皇甫妙龍的能力所及，無不從命！」

「好的，倪某人的請求，皇甫幫主如不接受，你們只管帶着金骷髏離去，倪某人絕對不會留難的。」

「倪老總胸襟磊落，皇甫妙龍欽佩不已，現在就請說明如何？」

「不，你先收回金骷髏。」

皇甫妙龍實在想不通他葫蘆裡賣的甚麼藥，不過他此番是有備而來的，自忖任何情況都有能力應付，當下便向那三高手之一說道：「王猛，去收回金骷髏。」

那三個高手，一個叫「過江龍王猛」、一個叫「踏雪無痕卜漫飛」、一個叫「刀筆先生曾有德」，三個都是他網羅的親信。

過江龍王猛聽了立刻起身走過去，將金骷髏裝入布袋中，提回自己座位。

皇甫妙龍拱手道：「倪老總如此慷慨大方，皇甫妙龍眞是相見恨晚，要是倪老總不嫌棄，皇甫妙龍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倪北雄哈哈笑道：「皇甫幫主說對了，倪某人正是想跟你交這個朋友。」

皇甫妙龍欣然道：「這是皇甫妙龍求之不得之事，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倪北雄道：「不過，倪某人的要求比這個要稍爲高些，我希望咱們雙方能夠聯盟！」

皇甫妙龍一怔道：「聯盟？」

「是的，不知皇甫幫主意下如何？」

「所謂聯盟的意思是……」

「你協助我突破局面，我支援你鞏固幫主地位。」

「這個……」

「皇甫幫主，據倪某人所知，貴幫的幾位分舵主似乎都懷有篡奪之心，雖然你已得到金骷髏，但他們對你只怕不肯心服口服吧？」

「唔……」

「而你我如果訂下聯盟，情況就不一樣了，對不對？」

皇甫妙龍是個城府很深的人，喜怒不形於色，此刻他已被倪北雄的話所動，但神色仍極平靜，考慮了一會之後，才開口道：「那麼倪老總要我怎樣協助你突破困局？」

倪北雄道：「皇甫幫主想必已經看出來，倪某已被陳奇瑜的重兵所困，在此動彈不得，要是皇甫幫主願意的話，只要發動貴幫之力對官兵進行騷擾，瓦解官兵的士氣即可，至於詳細步驟，俟皇甫幫主同意聯盟之後，再奉告便了。」

皇甫妙龍沉吟着。

倪北雄笑道：「我剛才說了，皇甫幫主如不願意，盡可帶着金骷髏離去吧！我倪某人絕不會留難的。」

皇甫妙龍忽然哈哈大笑道：「倪老總誤會了，皇甫妙龍絕不是個小家氣的人，像倪老總這麼慷慨大方的人，皇甫妙龍是交定了。」

倪北雄大喜道：「你答應了？」

皇甫妙龍點頭道：「是的，就怕敝幫能力有限，不能使倪老總滿意罷了。」

倪北雄忙道：「皇甫幫主別客氣，貴幫勢力雄大遍佈天下，你只要肯幫個忙，倪某人即獲益匪淺矣！」

皇甫妙龍慨嘆一聲道：「說眞的，敝幫的勢力確實舉世無匹，只可惜內部不穩，尤其是那幾位分舵主頗難管馴，目前已有『割地稱雄之勢』……」

倪北雄道：「只要倪某人突破了目前的困境，願將手下七煞供皇甫幫主差遣，他們可助皇甫幫主排除異己，鞏固地位。」

皇甫妙龍點頭道：「好，敝幫願意與倪老總結盟，怎麼訂約，即請倪老總明示！」

倪北雄笑道：「別忙，皇甫幫主等八位遠道而來，且先容倪某人一盡地主之誼，大家杯酒言歡之後，再談聯盟細節。」

說到這裡，轉對賈總管說道：「賈總管傳令設宴！」

賈總管匆匆而去。

倪北雄接着站了起來，笑道：

「時候尚早，皇甫幫主若是有興趣的話，倪某人陪諸位去山區各處走走如何？」

皇甫妙龍拱手道：「不，盟約未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咱們還是就在這裡聊聊好了。」

他的意思是不願在此時去了解車廂峽佈防的情形。

倪北雄聽了哈哈大笑道：「皇甫幫主太客氣了，說眞的，倪某人一旦看上一個可交的朋友，就恨不得立刻把心挖出來給他看，我總覺得交朋友誠實最重要。」

皇甫妙龍笑道：「倪老總說得是，我是交定了你這位朋友，只是交友是一回事，在盟約未定之前我不想去了解你倪老總佈防的情形，這也正是我的誠意。」

倪北雄撫掌大笑道：「皇甫幫主胸懷磊落，倪某人服了你啦！」

不久，兩張桌子擺在露天，接着酒菜一一上桌，大魚大肉，十分豐盛。

於是，倪北雄請他們入席，他與賈總管、雪裡紅奉陪皇甫妙龍、席明眉和蛇婆三人；獨脚丐、五毒道人則在另一桌陪黑白二無常和過江龍、踏雪無痕、刀筆先生五人。

酒，是陳年的女兒紅，泥封的罈口一打開，酒香便撲鼻而入，沁入心脾。

倪北雄道：「張得標，斟酒！」

文如錚應了一聲，便捧起那斗大的酒罈子，將酒一一注入桌上的小酒盅，手法精巧無比，沒有濺出一丁點兒。

這雖與武功無關，卻是一手絕活兒，那麼大的一個酒罈子，要直接把裡面的酒倒入酒盅裡實在不容易，要點滴不遺更是難上加難，因此使得皇甫妙龍等八人不禁都看得呆了。

倪北雄笑道：「皇甫幫主，倪某人這個兄弟的手藝不賴吧？」

皇甫妙龍讚嘆道：「久聞倪北雄麾下盡多藏龍臥虎之士，今日一見方知傳言不虛。」

倪北雄笑道：「皇甫幫主可別誤會，倪某人命這個兄弟斟酒，絕無賣弄之意，他除了這手絕活兒之外，別的却不會。」

皇甫妙龍微微一笑道：「是的，直到現在，倪老總的刻意安排太使皇甫妙龍感動了！」

所謂刻意的安排，是指各項招待而言，倪北雄招待他們的方式的確很叫人放心，茶是同一個茶壺裡倒出的，酒也是同一個酒罈子裡倒出的，這都表示食物無毒，而招待的地點不在山洞內而在露天的地面上，這也表示沒有任何埋伏和陷阱。

倪北雄舉起了第一盅酒，笑道：「倪某人在決定跟一個人交朋友時，絕希望對方能了解倪某人是有一番誠意的。來！這第一盅酒，我敬諸位，歡迎諸位駕臨車廂峽！」

語畢，一飲而盡。

皇甫妙龍八人一齊舉酒道謝，喝了下去。

文如錚又忙着斟酒，當第一次爲皇甫妙龍斟酒時，他眞想用酒罈子往皇甫妙龍的頭上砸下去，但是他隱忍了下來，因爲他雖然還看不出倪北雄葫蘆裡賣的甚麼藥，卻知他必有某種安排；換句話說，他確信倪北雄不會眞想與皇甫妙龍聯盟，因此他決定靜觀變化。

倪北雄爲了表示桌上的每一盤菜都沒有毒，他先一一吃了一吃，然後才笑道：「諸位，山居太簡陋，無佳餚招待貴賓，請多包涵，來啊，大家動筷子……」

歡宴就此開始，賓主不停的互相敬酒，場面非常和諧，幾乎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但是皇甫妙龍一直沒敢鬆懈戒心，雖然倪北雄與自己化敵爲友的理由十分合情合理，但他總覺得來得太突然，覺得這裡面可能隱藏着甚麼陰謀。

席明眉也有此感，因此頻頻以目示意他少喝酒，倒是黑白二無常和過江龍、踏雪無痕、刀筆先生五人沒有這個顧慮，斷定倪北雄是出於眞誠，再加上陳年女兒紅的確是夠勁，因此酒到杯乾，喝了不少。

席明眉怕他們喝過量，便想提早結束這個宴會，乃向倪北雄笑道：「倪老總，關於聯盟之事，咱們何不現在就來談談。」

倪北雄道：「別忙，雙方聯盟茲事體大，不可在酒席間談，等一會宴會結束之後，倪某人自會提出草約就敎於皇甫幫主……來，我敬幫主夫人一盅。」

席明眉推辭道：「倪老總別見怪，妾身量淺，不能再喝了。」

倪北雄也不勉强，笑了笑道：「說起聯盟之事，倪某人現在倒有一句話要說：皇甫幫主，貴幫的地盤是在江湖，而我倪某人的目的在於天下，因此咱們今後絕不會有衝突，這一點，貴幫可以大大的放心。」

皇甫妙龍微笑道：「是的，是的……」

「來，咱們再乾一盅！」

「對不起，不能再喝了，再喝下去，等下就不能談正事了。」

「咦，你怕喝醉不成？不打緊，喝醉了就在此過一夜，正事明天再談也可以呀！」

「不，我打算今天就走。」

「皇甫幫主，難道你對我還不放心？」

「沒這回事。」

「那爲何一定要在今天走？」

「這個……」

「哈哈，看起來你皇甫幫主對我倪北雄的誠意還有懷疑，是嗎？」

「倪老總言重了，到了現在我如還存懷疑，那還是個人嗎？」

「那爲甚麼急着要走？」

「好吧，我坦白相告便了，今日天黑之前，我們八人如不離開此地，敝幫之人便會以爲我們八人出了事，那時他們會對車廂峽發動攻擊。」

倪北雄臉色一變道：「噢！你還帶了人來？」

皇甫妙龍笑道：「是的，原以爲你我會有一場衝突，所以我帶了一千多人來，他們都是敝幫忠於我的精銳，我交代他們日落之前如不見我們八人走出車廂峽，便可發動攻擊，所以我們無論如何要在日落之前出去，以免發生誤會。」

倪北雄抬頭看看天色，道：「現在距日落還有兩個時辰……」

皇甫妙龍道：「不錯，時間不多了，所以最好現在就來商談聯盟細節。」

倪北雄道：「好，大家把最後一盅酒乾掉，然後談正事！」大家喝下了面前的一盅酒後，倪北雄即命撤席，嘍囉們手脚很伶俐，很快就撤走了酒席，接着有人獻上熱茶。

油膩的東西吃多了，喝一杯熱茶最舒服，因此熱茶上了茶桌上，每人立刻端起來喝，但皇甫妙龍和席明眉沒有喝，他夫婦倆總是小心翼翼，絕不放鬆警戒。

倪北雄喝了茶後，便從懷中取出一份誓盟約書，遞給皇甫妙龍道：「這是倪某人早就撰好的盟約書，皇甫幫主請仔細看看。」

皇甫妙龍接過盟約書，仔細的看了起來，席明眉走過去也看起來。

不料就在此時，蛇婆莫三娘突然站了起來，厲聲道：「姓倪的，你下了毒！」

此語一出，皇甫妙龍和席明眉臉色大變，黑白二無常和過江龍、踏雪無痕、刀筆先生均一齊驚跳起來，因爲他們五人均喝了那杯茶水。

皇甫妙龍和席明眉已知大事不好，中了倪北雄的圈套，不敢再逗留片刻，也顧不得蛇婆莫三娘等五人的生死，一掠而出，急急逃走了，這一逃快如閃電，倪北雄這才知憑武功他萬萬不及這位皇甫骷髏幫主。

但皇甫妙龍夫婦萬料不到，被他害死的師傅「九天神龍」還有一位結髮妻子留在人世，這位結髮妻子武功之高，比「九天神龍」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的名字叫苦婆婆，意思是她在世間吃的苦太多了。

文如錚起初只聽苦婆婆其名，因爲苦婆婆在他拜師時已獨自離開了，但苦婆婆聽說皇甫妙龍殺死她的丈夫，奪了骷髏幫幫主之位，卻又立刻趕來替丈夫報仇，她終於尋到了文如錚這位關門徒弟。

皇甫妙龍夫婦在溜逃中，突然被一股排空而來的巨大氣浪撞擊，席明眉尚未及作出反應，便立感胸口一痛，隨即鮮血狂噴，一命嗚呼了。

發掌之人，掌力之强，簡直駭人聽聞，皇甫妙龍深知不妙，因爲這等隔空掌力，能有如此修爲的，他知道當世中只剩下一個人，這人便是師傅的結髮妻子苦婆婆，想起「苦婆婆」這三個字眼，皇甫妙龍便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了，因爲他自知欲想逃跑，只會死得更慘。

皇甫妙龍也不等苦婆婆現身，忽然便向自己的天靈蓋拍了一掌，這位不可一世的絕代梟雄，居然連師母的面也不敢見，可見苦婆婆的功力簡直已鬼神莫測了。

苦婆婆年已八十七歲，她此刻便落了下來，站在她身邊的，還有一位文如錚。

文如錚道：「師母，可惜我妻子已死了，不然她可以好好侍奉妳老人家。」

苦婆婆忽然咧嘴一笑，她這一笑便不苦了，道：「乖徒兒，別擔心，師母擔保你妻子依然活得好端端的。」

文如錚奇道：「眞的麼？」

苦婆婆道：「因爲我從流寇手上把她救下了，不然，我怎知乖徒兒你的身份？」

文如錚一聽，不由大喜道：「多謝師母，請立刻帶我去見青萍！」

苦婆婆歎了口氣，道：「乖徒兒，你還不能去。」

文如錚道：「爲甚麼？師母已替師傅清理門戶了。」

苦婆婆道：「除惡務盡，倪北雄這等流寇，作惡多端，若不把他鏟除，世間又不知有多少妻離子散的不幸人了。」

文如錚一聽，不由連連點頭道：「師母教誨得是，如錚這便趕去，替天下妻離子散人報仇，把倪北雄殺了。」

苦婆婆忽然道：「然後呢？你不想做骷髏幫的幫主嗎？」

文如錚慨然道：「不想，然後如錚便接師母返家，打獵爲生，再也不問江湖仇殺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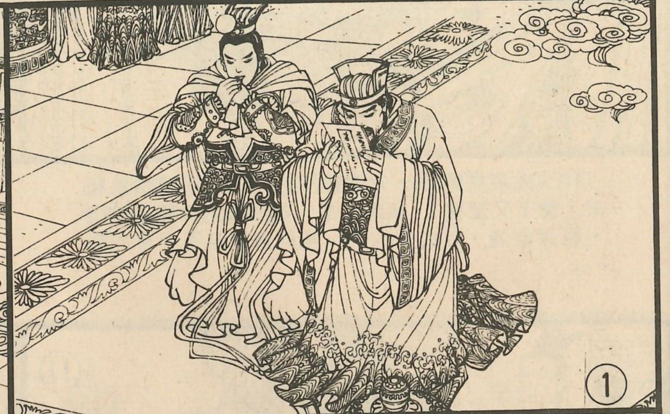
苦婆婆這才欣然一笑，道：「好！這才是九天神龍的好徒兒！」

（完）

再生緣之七

麗君認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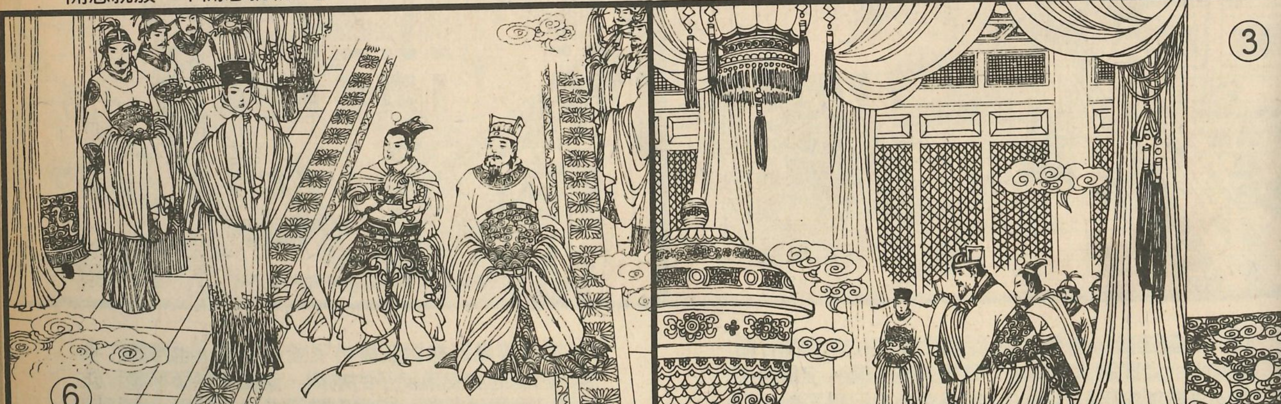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1　上集說到早朝之上，皇甫敬父子倆出班跪奏，皇上和滿朝文武都很詫異，不知爲了何故。祇見皇甫敬遞上劉燕玉的書信，磕頭請皇上開恩，赦免劉捷全家。皇甫少華也在一旁跪拜，求皇上開恩。



2　皇帝聽了一楞，心想：當初是劉捷父子害得你們沉冤海底，今天將劉家滿門抄斬，爲的是替你們報仇，爲國除害，你們又來求情。成宗不禁怒顏問道：「你們是存心要弄朕躬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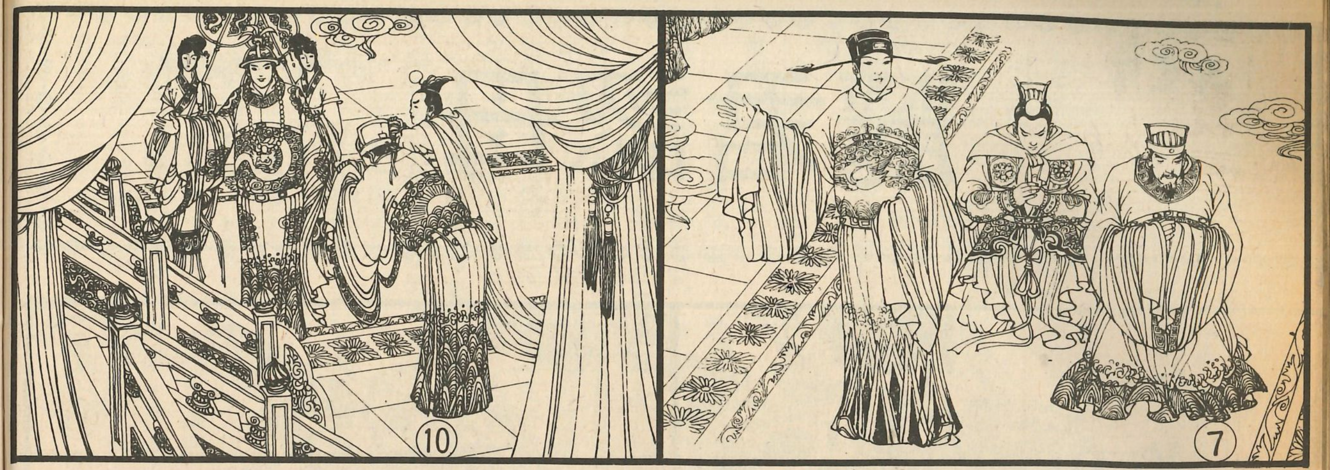
3　皇甫敬一聽，慌忙解釋：「老臣豈敢戲弄萬歲！祇因劉捷次女劉燕玉深明大義，曾冒險救臣子少華性命。如今，她不顧自身安危，吃盡千辛萬苦來到京都，求免義母死罪，其志甚佳。老臣願釋前嫌，力保劉捷滿門免死。」

4　成宗打開劉燕玉的信，匆匆看了一遍，也不禁爲劉燕玉的忠孝所打動。這時皇甫敬又說：「劉燕玉曾冒險救少華一命，相贈羅帕一方，暗訂白頭之約，老臣伏乞陛下，對劉家格外開恩。」少華在一旁着了急，皇甫敬却不讓他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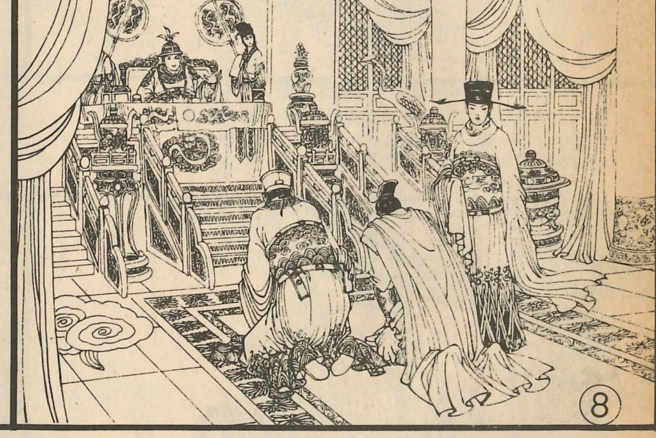
5　成宗越聽越奇，想不到這對寃家又成了親家。他見皇甫家父子還跪在朝堂，不覺左右爲難，便和文武百官商量，不料衆臣給了個模棱兩可的回答：「陛下開恩就放，不開恩就殺。」

6　這時，一旁的孟麗君忍不住了，她沒想到劉燕玉竟然來到京都，還與少華有書信往來！她出班上前道：「啓奏陛下，國法尊嚴，豈能爲一小女子徇兒女私情，而置王法於不顧！劉燕玉來京是自投羅網，極該歸案法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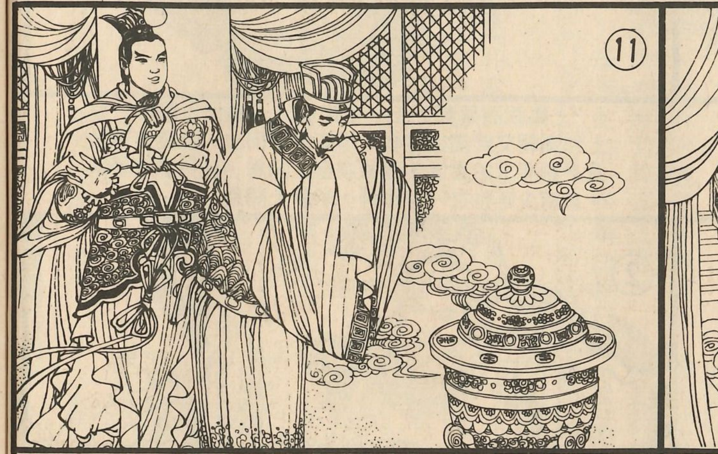


7　孟麗君的話急壞了皇甫父子：「我主萬歲，百善孝爲先，孝感動天。求萬歲上天好生之德，格外開恩。」說完連連磕頭。孟麗君見少華如此袒護劉燕玉，愈發憤怒。她再求萬歲將奸臣滿門斬首。雙方針鋒相對，爭執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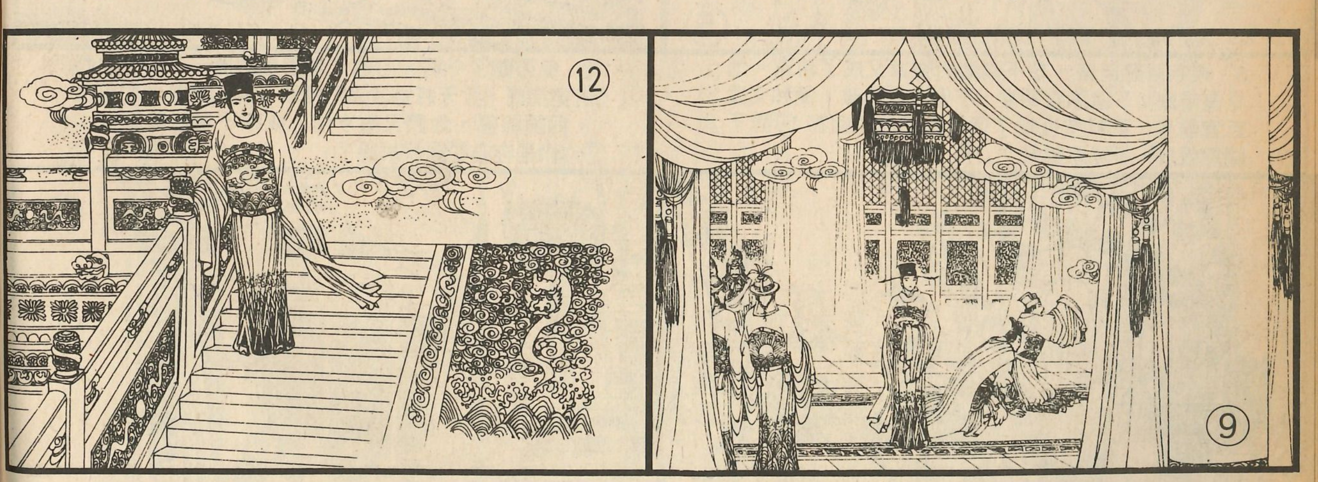
10　成宗見衆臣十分贊賞他的判決，不禁得意起來，當下又宣旨：「皇甫少華，劉燕玉對你義重如山，恩深似海，我成全你們，賜你與劉燕玉半月成親。」



8　金殿之上，成宗被吵得頭昏腦脹，心想：鄺卿所奏，雖然有理，但劉燕玉孝道可嘉，應當顧及。他沉吟片刻，宣旨道：「將罪魁禍首劉奎璧押送法場，賜其自縊身亡，其餘一概免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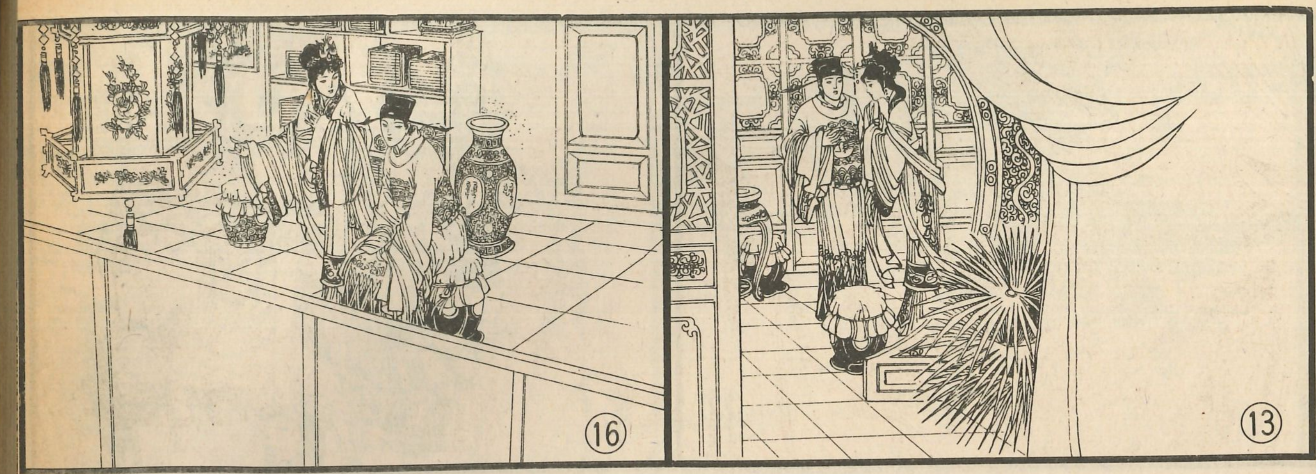


11　少華一聽，吃驚不小，慌忙向皇上解釋。皇甫敬却上前擋住兒子，向皇上謝恩，保證在半個月內讓兒子成親。成宗滿意地點點頭，這才提起御筆，寫好一道赦旨，差太監速往法場啓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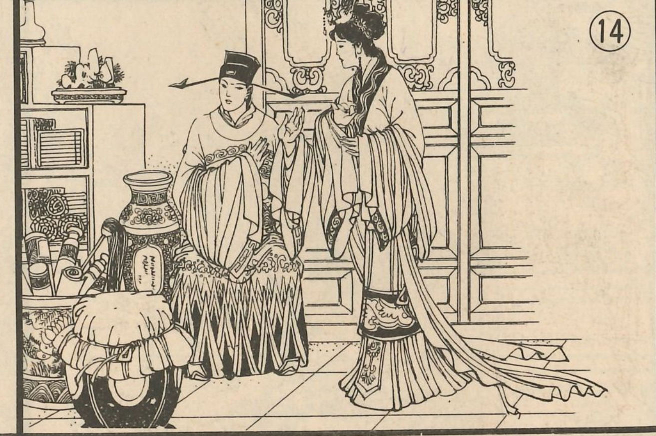
9　衆百官見這樣做既維持了國法尊嚴，也照顧了劉燕玉的孝心和皇甫父子的求情，便個個點頭稱是。孟麗君心中雖然不服，但怕堅持己見，引起別人的懷疑，祇得作罷。皇甫敬父子也連連叩頭謝恩。

12　太監走後，皇帝宣旨，退殿回宮。文武百官紛紛散去。孟麗君退下殿來，氣得眼睛發黑，沒想到皇甫少華竟能答應娶奸賊的女兒爲妻。自己爲了他，弄得陰陽顛倒，身犯欺君之罪，到如今却落得一場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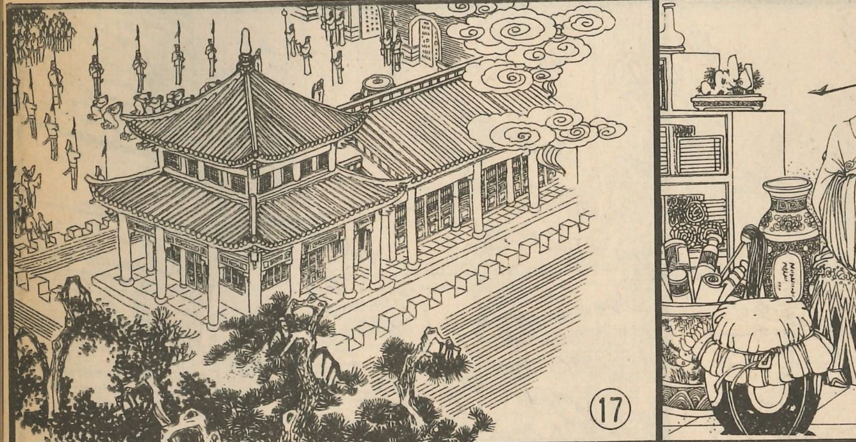


13　孟麗君怒氣冲冲回到相府，把早朝上的事詳詳細細地告訴了蘇映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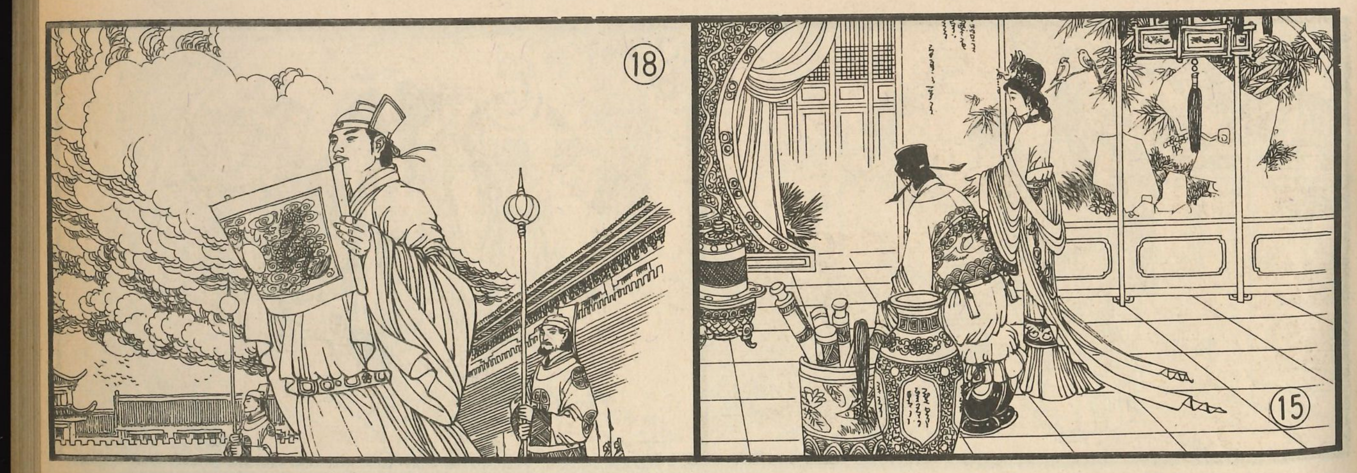
16　麗君聽了哭笑不得，心想：少華即使在婚宴上哭喪着臉，他與劉燕玉的婚事也是無法廢除的。但她還是同意了映雪的辦法。兩人決定備一些禮物，等吉期一到，就去賀喜。



14　蘇映雪聽了，不禁爲小姐的前途擔憂起來，但她又怕氣壞了小姐，祇得在一旁勸慰：「小姐不必爲此煩惱。那皇甫少華想來也是被皇帝和他爹逼得沒有辦法，才答應了這門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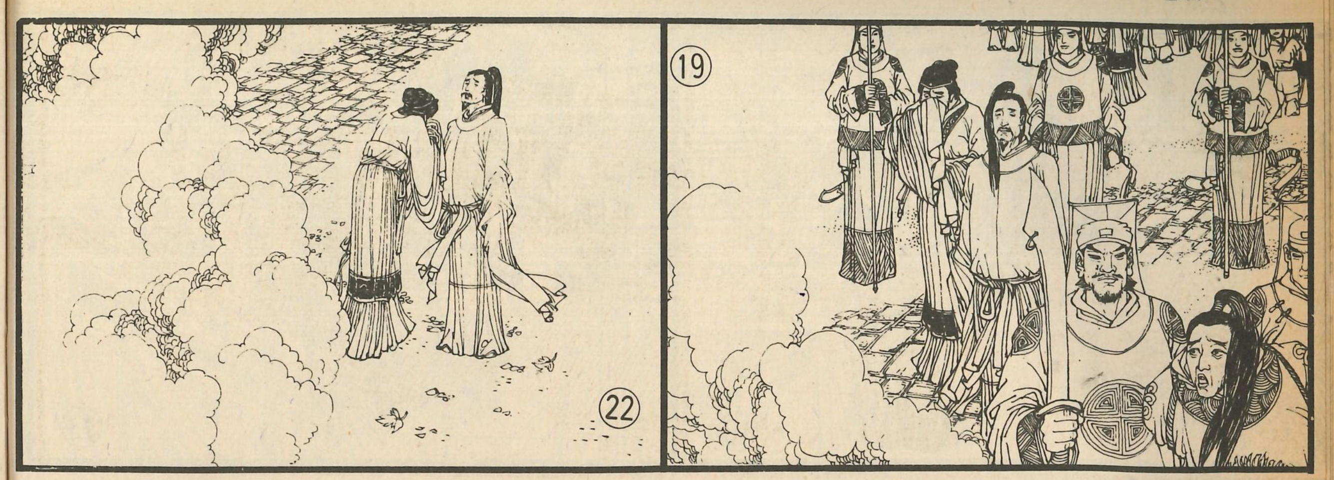


17　却說此時此刻，法場上人山人海。百姓議論紛紛，都說奸臣劉賊惡貫滿盈，死有餘辜。正在這時，皇帝派人來到法場，命劉捷接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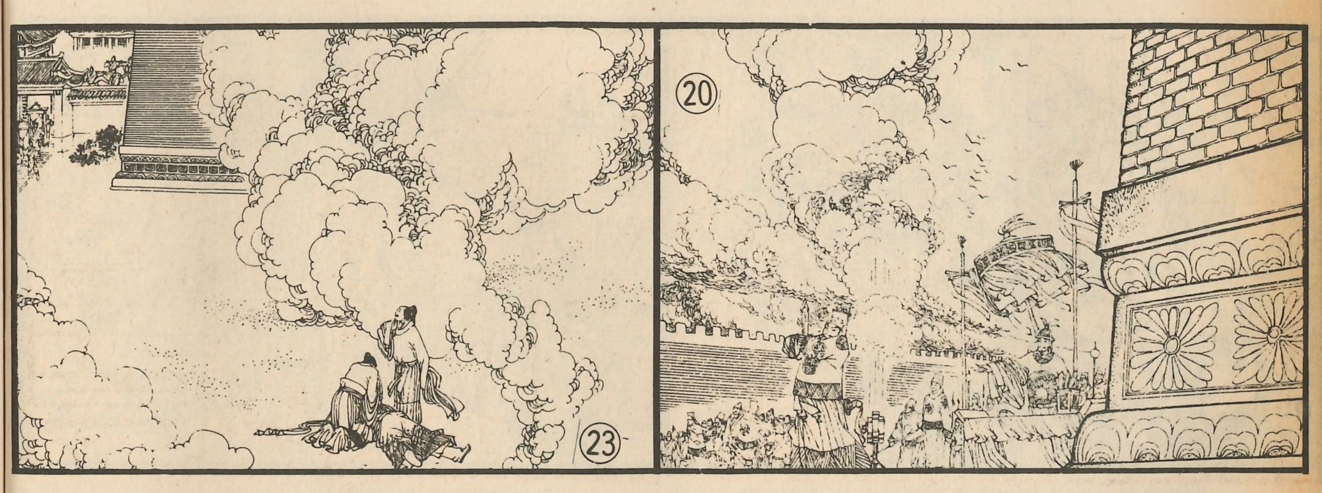
15　麗君不以爲然：「映姐，妳怎麼還幫他說話？他們父子拚力保奏不殺奸賊，他又與劉燕玉書信來往，難道不該詛咒？」映雪又說：「小姐不如乘喝喜酒之際，觀察他的臉色，他若不高興，就是還沒忘記小姐。」

18　劉捷全家主僕一百多人，正跪在法場等候午時三刻問斬，不料宣旨：「赦免劉捷全家，僅將罪魁禍首劉奎璧一人賜死。」劉捷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見全家人都在叩頭謝恩，也急忙搗蒜似地叩頭：「謝我主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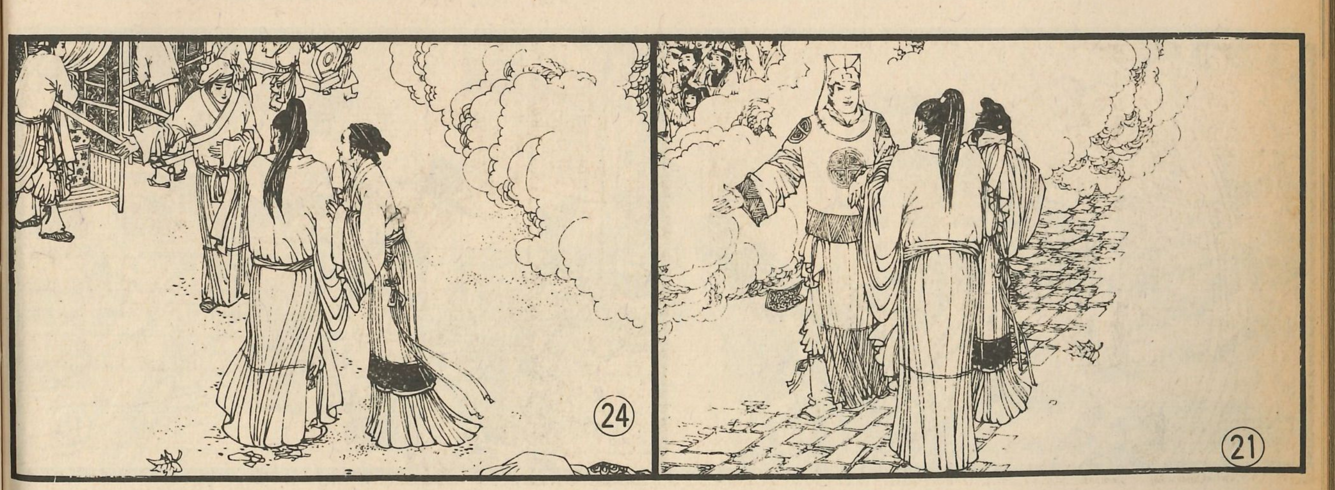
19　劉奎璧見全家皆赦，唯獨自己處死，急得又哭又叫。劉捷夫婦眼見兒子要被處死，急得祇會淌眼淚，却不敢多言一句。

22　劉家男女僕人得了性命，誰也不願意再去伺候老賊，紛紛走散，各謀生路去了。單剩下劉捷夫妻，面面相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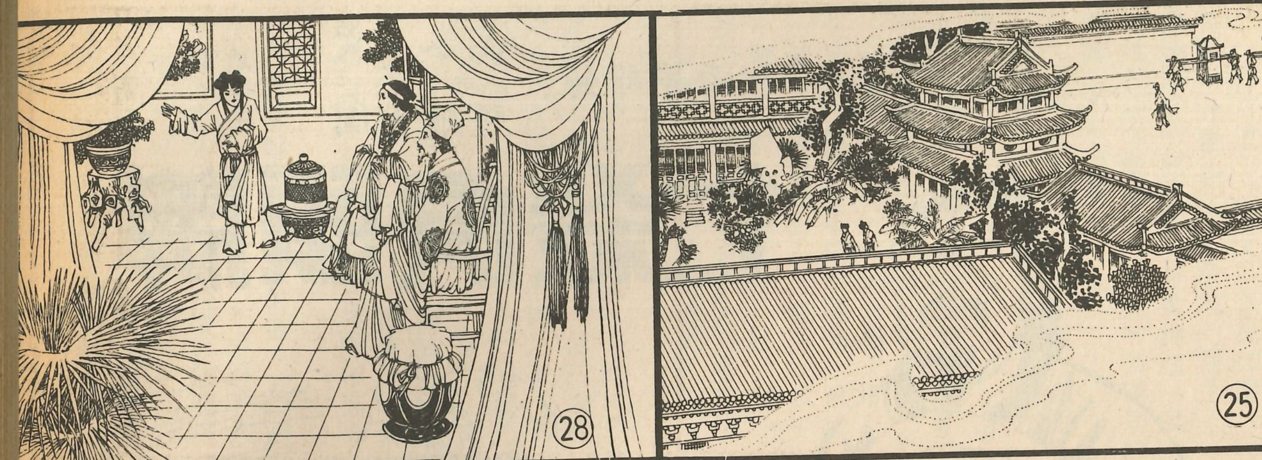
20　監斬官令當差的對劉奎璧行刑，劉奎璧對衆人哭訴道：「悔不該仗勢欺人太狠心，悔不該千刁萬惡害他人！到如今法網恢恢終難逃脫……」

23　劉捷夫婦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面前來了兩乘空小轎，後面還有一口棺材，原來是皇甫敬派人來接劉捷夫婦的，棺材是給劉奎璧收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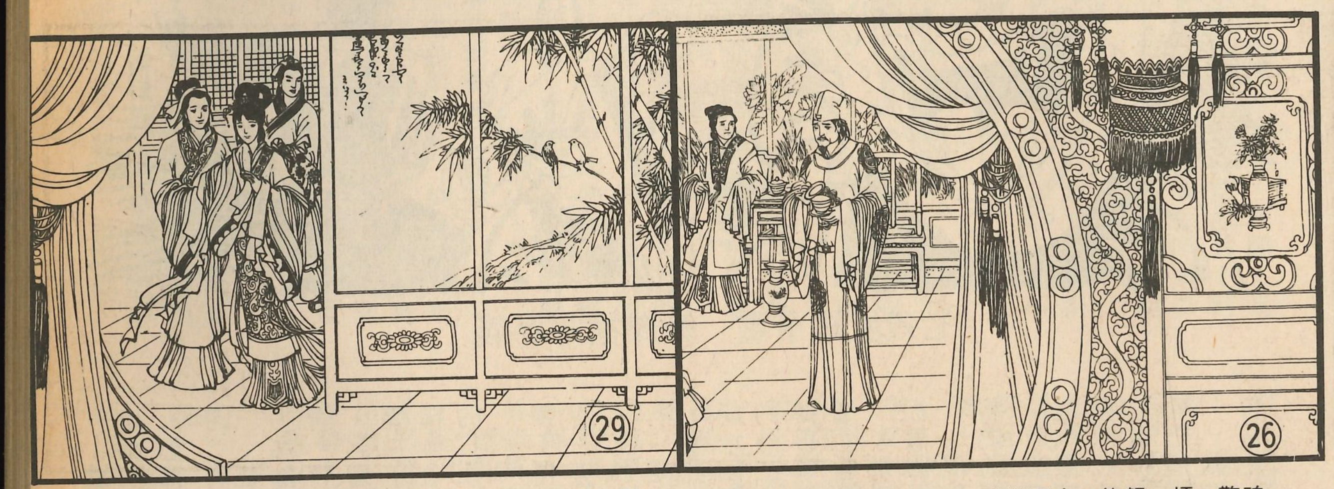
21　劉奎璧死後，法場上人人拍手稱快。劉捷夫婦忍不住大哭起來。役差說：「養這樣的孽種差點搭上老命，有什麼可哭的！要不是你家小姐拚力相救，哪兒有你們的活路！」

24　忠孝王府的僮兒來到劉捷夫婦面前，說道：「我們是奉了老王爺、少王爺之命來接你們的，王爺已給你們安排好了住處。請老爺、太太上轎，去公館歇息。棺材是給少爺睡的，老爺、太太放心歇息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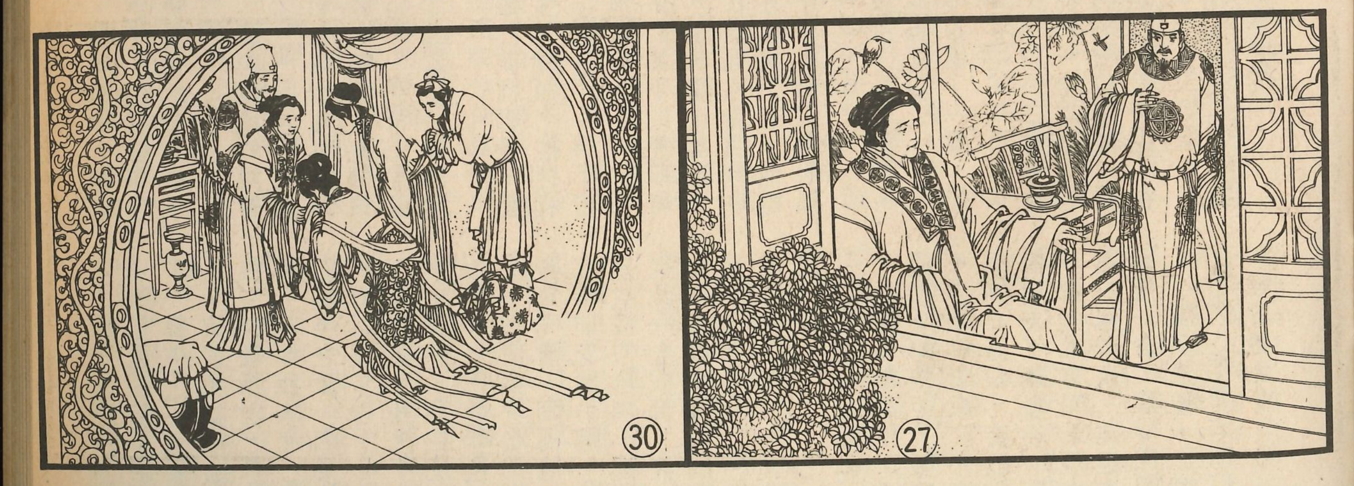
25　劉捷夫婦感動得泣不成聲，悔恨交集。他們不敢多看兒子一眼，匆匆上了轎，往皇甫王府而去。

28　提到燕玉，夫妻倆都覺得愧疚，相對無話。正在這時，僮兒報告說：「小姐來了。」



26　老夫婦來到公館，沐浴更衣，飽餐一頓，驚魂稍定。劉捷對夫人說：「方才聖旨赦免，皆因女兒一片孝心，拚力搭救我們才得不死。不知她怎麼逃過抄家，如今又在何處？」

29　劉捷未婦急忙站起相迎，祇見江三嫂挽扶着小姐走進來。燕玉面黃肌瘦，頭髮蓬鬆。蠻橫的劉夫人見她如此模樣，慚愧萬分。



27　劉夫人一聽，十分尷尬：「若說女兒燕玉，祇因不聽我教訓，在去歲中秋，被我趕到庵堂中去了。」劉捷很惱火，斥責老伴說：「妳好糊塗，沒有這個女兒，咱們就都沒命了。」

30　燕玉進屋，看見爹娘形容消瘦，鬢髮蒼蒼，心裡一陣難過，搶上前跪在地上：「爹爹，母親，女兒搭救來遲，罪該萬死。」

（待續）

湖海爭雄錄／高峯・文

可飛・圖

七殺虎頭牌

七殺威嚴令肅　豪傑捨身存義

蕭索的深秋，滿林楓樹，葉紅如血，映在夕陽之下，越發紅得令人恐怖，但是，更恐怖的却是劊子手——混世魔王樊瑞。

他赤了上身，肌肉稜稜的兩臂，高高舉起那個狀如巨盾的虎頭牌。牌上嵌鑲着七七四十九口尖刀，對着跪在地上的史前明，兜頭準備拍下，口中却說：「奉帮主童貫精命令，用『七殺虎頭牌』將你活活的打死。」

可是史前明雖然被綑綁着，動彈不得，但在此生死關頭，他還利用一張嘴，高聲大叫道：「牌下留人，我有話要稟告帮主。」

這一叫，本來已拍下的虎頭牌，戛然一聲頓住，混世魔王樊瑞本能地回頭一望，因爲帮主童貫精和內外三堂香主俱在廣場之上，他需要再等候帮主的示下，所以兩手擧着沉重的虎頭牌停在半空。

那邊廂的童貫精，虬鬚如戟，板着臉孔說：「把他帶過來。」

混世魔王樊瑞答應了一聲，便將史前明押到廣場上去。

此時此際，不但內外三堂香主瞪大眼睛看着史前明，侍立兩旁的帮衆，也目光灼灼的瞪視着他，看他有什麼稟告，能否說服帮主，在死亡邊緣逃出生天。

混世魔王樊瑞高聲說道：「報告帮主，史前明帶到。」

帮主童貫精微微點了點頭，兩道寒芒電閃的眼睛直視史前明，喝了一聲說：「你還有什麼話說？」

史前明誠惶誠恐的道：「晚輩沒有什麼話說，祇是侮辱李小荷之事，並非我本意，實由於思念愛妻石英英之故，因爲她相貌酷肖英英，所以我才起歹心，如果她的相貌不像英英，我決不會胡作胡爲的，事證實明，我在虎頭帮工作，五載以來，一向敦品勵行。」

他說出歹心的原因，頗能博得帮衆同情，因爲他之妻子石英英，五年前忽然失踪，他傷心欲絕，好幾次拔刀自刎，都給人救回性命，從此一念成痴，終日書空咄咄，所以內堂香主蕭秉成便對帮主童貫精道：「稟帮主，史前明罪無可恕，但思妻心切，情有可原，請帮主饒他一命。」

帮主童貫精勃然怒道：「胡說，七殺不赦帮規，是開山帮主馬如龍立下的規矩，製造七殺虎頭牌，不忠職守者殺、不孝父母者殺、姦淫婦女者殺、妄取別人財物者殺、對朋友不義者殺、背信棄盟者殺、卑鄙無恥者殺，現在史前明犯下了第三條帮規，業經查明屬實，焉能留他一命，羞辱虎頭牌的威名！」

說到這裡，大喝一聲，說道：「樊瑞，把他活活打死，懸屍樹上，以儆效尤！」

自古道：「天子三召恩如海，將軍一令重如山」，帮會的帮主，帮規比軍令更嚴厲，童貫精這一喝，站在兩旁觀看行刑的人，俱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混世魔王樊瑞答應一聲，長臂一舒，便將史前明提到楓樹之下，舉牌便打。

此時衆人俱看得心驚膽戰，不用說，史前明更嚇得掉了三魂。

誰知道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間，突地裡，楓樹林中勁風陡起，竄出一個瘦皮猴似的武士，他力大如牛，雙臂一伸，左腕往上一抬，喀一聲招架了樊瑞的虎頭牌，右手却快如電光石火，一把將史前明抓住，飛也似的向楓林奔去。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但出乎混世魔王樊瑞意料之外，帮主童貫精也爲之愕然，但他一愕之後，勃然變色，大喝一聲道：「刑堂香主趙玉成何在？」

人叢中立刻竄出一個臉如鍋底、血盆大口的黑漢子，雷響似的轟然答道：「小弟在此，聽候帮主吩咐。」

童貫精一指楓林說道：「咱們虎頭牌執行家法，從來不容許外人干預，你和樊瑞去將這傢伙捉回來，活活打死他。」

帮主的權威大得很，一聲令下，趙玉成便和樊瑞雙雙上騎並發，豁喇喇的向楓樹林追去，兩騎人馬，快如風馳電掣，逃在前面的史前明，嚇得心膽俱裂，連聲招呼道：「好漢，你還是放下我吧，你不能救我。」

但是這個瘦皮猴的武士却鎮定得很，泰然的道：「管他娘，你不要動，我自然有辦法救你出生天。」

他邊說邊跑，脚程甚快，力大無窮，腋下挾着史前明，並不影响他奔跑的速度，仍然狀如脫兔似的向楓林深處跑。

史前明在他腋下，祇見一棵棵的楓林一瞥而逝，着實佩服他的脚底下功夫快捷。

可是，刑堂香主趙玉成、混世魔王樊瑞，騎術了得，兩匹馬快如流星趕月般，儘管密林如麻，縱橫交錯，兩騎馬，却能拐拐彎彎的穿林越樹而馳。

漸漸的就要趕上了對方，却不料就在三岔路口上，一輛篷車，飛馳而來，戛然一聲向趙玉成右側衝到，險些兒將趙玉成撞落馬下，緊隨在後的劊子手混世魔王樊瑞，也收韁不及，馬失前蹄，登時墮下了馬來。

好矯捷的瘦皮猴武士，他挾着史前明，騰身一躍，便落在樊瑞的馬背上，一提韁繩，將馬兒往上一扯，躍馬竄出一丈開外，斜刺裡，打從右側的開岔路疾馳而去。

要知道趙玉成是虎頭帮的刑堂香主，是專管帮中刑事的頭頭，樊瑞更不用說，他是行刑的劊子手，如今犯人被這一輛篷車救了去，勃然大怒，一晃手中七殺虎頭牌，厲聲喝道：「呔！你是何人？膽敢串同這個瘦皮猴，搶去了我虎頭帮的要犯？」

車中冒出一個高頭大漢，嘿嘿冷笑，道：「什麼瘦皮猴，胖皮猴，我不曉得，也不串同任何人，識相的快給我讓路，太歲爺的車輛，從來不許人攔阻的。」

明明白白，這輛篷車是有意猛撞過來的，樊瑞那忍耐得住，喀一聲，虎頭牌直向篷車打去，嘩喇喇的將車轅擊碎，木屑橫飛，但駕車的胖漢也不示弱，呼的一聲，長鞭一揮，兜頭迎腦的向樊瑞揮下，鞭挾銳風之勢，力重千鈞，饒是如此，樊瑞仗着手中虎頭牌是鋼鐵鑄成，堅硬無匹，一招「紅雲捧日」，把虎頭牌往上一擋，錚然一聲，火星迸射，這才知道胖子這條黑黝黝的長鞭，竟然是純鋼製成的武器，並不是普通趕馬車的長鞭。

刑堂香主趙玉成看得分明，刷的一聲拔刀出鞘，縱馬上前，斜刺裡一刀向胖子砍去。

可是，車廂中的高頭漢子倏地刺出一管六沉槍，槍尖去勢如電，竟然點中了趙玉成的八環大砍刀，一股强大的勁力把大砍刀也震得戰抖，僅僅交鋒一招，趙玉成便發覺來人武藝厲害，不是平凡之輩，立刻收招喝道：「你是何人？」

高頭大漢笑答道：「除了我謝堅之外，還有誰使得這麼巧的六沉槍呢？」

趙玉成哼了一聲道：「那末胖子準是長蛟鞭龍通了。」

謝堅仰臉大笑道：「算你眼尖耳利，知道我常山二鬼的威名，哈哈！」

謝堅旁若無人的嘻哈大笑，這一邊廂的龍通，手中一根長蛟鞭，使得神出鬼沒，呼呼風響，纏住了混世魔王樊瑞，殺得難分難解。

要知道刑堂香主趙玉成是奉命追捕逃犯史前明，和捉拿那個搶劫犯人的瘦皮猴武士，如今給謝堅、龍通二人截住斷殺，眼看着史前明給瘦皮猴挾在腋下，馬匹如飛，此時追趕也恐怕來不及了。

這時焉能再躭擱時候，於是八環大砍刀一引，腕底用勁，震動刀背上的八個金環叮噹交擊，刀鋒壓着六沉槍，憑這一壓之力，躍登篷車，嗆啷的一陣亂響，八環大砍刀已連進三招，把謝堅逼得槍尖掉不過來，因爲六沉槍太長，彼此貼近，施展困難，但是駕車這個胖子，眼明手快，一見這般情形，丟開了

樊瑞，長蛟鞭虛打了一招。

撥轉馬頭，驅車朝右邊大路疾馳，車輪轆轆，去勢甚疾，樊瑞雙脚站在地上，壓根兒就趕不上，待他跨上了趙玉成這匹馬時，篷車已馳出四五十丈遠了。

一車一馬，前逃後追，不理途人死活，車輛疾馳，登時撞到了好幾個路人。

說也奇怪，這個胖子龍通，祇顧駕車疾走，並不照顧在車廂中的謝堅。

謝堅敵不住趙玉成的大砍刀也不抵抗，樊瑞看在眼中，心裡一愕，莫測因由。

其實謝堅、龍通二人，全是受了朋友重託，端的是爲了拯救史前明而來，所以不顧一切的將篷車驅趕，與史前明逃走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馳。

這麼一來，篷車越走越遠，史前明就越安全。當樊瑞追趕了十多里時，已是趕上了篷車，但車中人却雙雙倒斃，趙玉成正呆坐在車中發愁。

樊瑞那裡知道個中原因，看見胖子和大漢都浴血死了，憤然說道：「趙香主，你武功眞要得，竟然將常山二鬼都殺了，童帮主一定重重有賞。」

趙玉成搖了搖頭道：「樊老弟，你還不知道我們中了他們的詭計，空自歡喜。」

樊瑞愕然問故，趙玉成便解釋的告訴他道：「我們祇顧鬥這兩個傢伙，史前明給瘦皮猴救了去，看，現在天已晚，如何能夠追捕史前明？」

樊瑞這時才恍然大悟，啊喲一聲說道：「那末，我們怎能向童帮主交代呢？」

趙玉成沒精打采的道：「事已至此，不能交代也得回去交代，祇好認栽，三十歲老娘給孩子倒綳了。」

二人一車一馬，載着兩具血淋淋的屍體回到臥虎溝，參見童帮主，將始末詳情，細說一遍。

童貫精一看常山二鬼的屍體，一個是被大砍刀攔腰而斬的，一個是自己點了死穴，雙睛暴突，舌頭伸出而死，不禁怒吼如雷道：「趙香主，你隨我闖蕩江湖已十多年，好不容易才得到刑堂香主這個職位，怎麼這麼膿包，給常山二鬼騙倒，嘿！可惡之極，我看其中必有人跟我們虎頭帮搗蛋，否則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是刑堂香主，執法掌刑的，如今犯人在你手上逃掉，你得負責，還要把這個瘦皮猴武士活捉回來，我得親自審訊他，究竟是那個斗膽傢伙，開我們虎頭帮的玩笑！」

他說完之後，朱籤向外一撒，擲在地上。內堂香主蕭秉成看得呆了，原來橫七豎八撒在地上的，一共有十二支朱籤，這是虎頭帮主調動十二路英雄的令籤，換句話說，童貫精一怒之下，動員整個虎頭帮的人馬，命令水陸十二路英雄，緝拿史前明歸案，這比天羅地網更嚴密，南北東西十八省，史前明都難躲藏了。

蕭秉成實在是同情史前明的，看見這十二支朱籤，呆了一呆之後，便做好做歹的說：「帮主，我以爲犯不着這般小題大作吧，史前明不過是本帮一個後輩，竟然動用到水陸十二路英雄，外人不察，還以爲這小子本領大得很啦。」

童貫精一想也是，這樣處置，史前明是天涯海角也逃不了，但却無形中成就了他在江湖上的威名，於是說道：「這樣吧，蕭香主，我跟你會同趙香主及樊瑞，繼續追捕史前明和那瘦皮猴武士，十二支朱籤就給你帶在身上，授權你隨時調動水陸十二路英雄，可是，五日之內，如果不把他們二人捉拿回來，你們將頭顱給我，以抵償你們辦事不力之罪。」

蕭秉成不聽尤可，一聽之下，冷汗直流，後悔不該多言惹禍。但事已至此，不能不接受命令，再也不能同情史前明，因爲帮主號令森嚴，自己顧存性命要緊，於是拾起地上十二支朱籤，偕同趙玉成、樊瑞二人，回到自己的住處，皺着眉頭問道：「你兩位打算怎麼樣？這一回咱們同受命令，祇許成功，不能失敗。」

趙玉成說道：「常山二鬼兩個傢伙，當眞鬼頭鬼腦，謝堅才給我一刀砍死，龍通便自閉穴道而死，所以無法查問主使之人是誰，變了無頭公案。此刻距離已兩三個時辰，史前明至少也逃出了五六十里了，要追捕他可不容易了。」

混世魔王樊瑞道：「就是距離了一百里路也得要追，咱們三人頭上這顆吃飯傢伙，是不能白丟的，依我主意，立刻以流星快馬傳遞朱籤，使十二路水陸英雄都到焦城古道這邊來，四下裡截擊，反正史前明這個小子，帮中人個個都認識他的，喬裝打扮也難逃。」

蕭秉成在沒辦法中，祇好採用這個百密而無一疏的辦法，立刻派出十二騎流星快馬，以二百里緊急接傳方法，知會十二路英雄，而他也就星夜偕同樊瑞兩人出發了。

「二百里緊急接傳」，這是當時帮會中最迅速的傳遞消息方法，比官府二百里緊急文書更快捷，因爲虎頭帮每隔二百里路，設有站頭，流星快馬到了站頭，便將朱籤交給站頭上的帮中人，再往前遞送，這

麼一來不消五七日，命令便可以頒發到南北各地的水陸兩路英雄手上。

這傳令方法，史前明是稔知的，所以當他被救，逃到黑風屯時，這個瘦皮猴武士正沾沾自喜，他却皺着眉頭道：「仁兄，你救我性命，照理，我是應該向你道謝的，但在我虎頭帮看來，却是多此一舉，因爲你我二人，都沒有幾天性命，因爲咱們虎頭帮，傳達命令的方法，比官府馬驛更快，不消幾天，你也得要賠上一條性命了。」

瘦皮猴却哈哈大笑道：「史前明，這個不用你說我也知道，華風大俠黎行恕早就告訴我了，七殺虎頭牌有兩種赦免，第一種是按照你們七殺不赦的帮規。

「第二種赦免是被殺不死七次之人，便可免除一切刑罰，這是你們開山帮主馬如龍制定的七殺虎頭牌規條。」

史前明道：「是呀！但我怎麼能夠七次被殺而不死呢？咱們虎頭帮內外三堂香主，還有水陸十二路英雄，分佈各地，嚴密如天羅地網，從來沒有人能逃得過七次被殺而不死的。」

瘦皮猴大笑道：「今天你就逃過一次被殺不死啦，祇消再逃過六次就行了。」

他說得這麼樂觀，也自有他的道理，因爲他實在身手不凡，史前明愕了愕道：「仁兄，我和你素昧生平，從未會過面，究竟你是那一路的英雄，乞道其詳？」

瘦皮猴又是一陣的哈哈大笑道：「我是陰山力士鄔文化，照理根本就不會管你死活的，但我受人所託……」

史前明是個聰明絕頂的武林後起之秀，聽到這裡，恍然大悟道：「那麼你是受了華風大俠黎行恕所託，所以賣命還交情，可是，我和華風大俠壓根兒沒有來往的，他老人家如何託你仁兄救我性命？這就奇了。」

鄔文化搖頭道：「不！眞眞正正託人救你性命的，不是華風大俠，華風大俠也是受人所託的，祇是他老人家不肯說出受誰所託而已。三日前，他曾對我說過，他這條老命也得賠在你身上，因爲他要賣交情。」

這一句話，史前明聽得如同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要知華風大俠，是當代的武林老前輩，誰有這麼大的面子，使他賠上了老命賣交情，而這麼大面子的人，爲什麼要救自己性命？

史前明眞是百思不得其解，因爲他自己想來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親人父執之中，有這麼大面子的人物。

但是，鄔文化却夷然的說道：「史前明，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有時結得很出奇的，比方我和你素昧平生，遠在陰山，幹麼要冒生命之險前來救你呢？當今之世，江湖上誰也知道沒有那一路的人物，能夠跟虎頭帮作對的，包括我在內，但事實上，今天常山二鬼，事前我也不知道他二人是爲你而來白送性命的，也許因爲要湊夠你七次被殺不死之故，他二人爲你做替死鬼啦。」

史前明越聽越覺出奇，奇在常山二鬼居然爲自己做了替死鬼，更奇的是拜託這麼多江湖豪傑救自己性命之人，却是個無法猜測的神秘人物，因此，他神思惘惘，人也呆了，倒是鄔文化乾脆俐落，泰然的說道：「史前明，趁現在沒有人來殺你，我給你鬆綁吧，時候不早啦，到前面去投店歇宿，吃喝一頓，好好睡一覺再說，明天的事，明天應付。」

天下間竟有陰山力士鄔文化這樣的人，在隨時隨地可能被殺的危險中，泰然自若的緩步而行到客店去，出錢出力的招待史前明。

但是，這一晚，史前明那能睡得着，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寐。

就在五更雞鳴的時候，突聞呼的一聲響，聲如落葉，接着有人吁了一口氣道：「原來這小子還在這裡，我還以爲找不着他哩。」

史前明認得這是刑堂香主趙玉成的聲音，這一驚非同小可，本能地從床上一躍而起，打算逃走，可是眼前毫光一閃，一股涼氣直落項下，而八個金鈴叮噹直響。

不用猜，這當然是刑堂香主趙玉成的八環大砍刀，史前明直嚇得靈魂出竅，刀未切到脖子間，他已嚇到半昏迷了，可是，耳畔突聞一聲轟然巨響，史前明張眼一看，啊，不知那裡來的救星，眼前出現一個黑布袋子幪頭的黑衣漢子，黑布袋子罩到肩膊，幪頭蓋臉，壓根兒就看不見他的相貌。

這黑衣幪面人本領很大，在黑布袋幪着頭臉之時，手中大鐵鎚却十分準確，一鎚擊落，正好擊在趙玉成的八環大砍刀上，登時火星四射，刀背上八隻金鈴全被震落。

史前明看到此處，心中暗叫：「險極了！」

他意識到，這是第二次被殺不死的遭遇了。

黑衣怪客一鎚擊中趙玉成的大砍刀，未及進招，蕭秉成、樊瑞二人雙雙搶了進來，一面七殺虎頭牌、一口雁翎刀同時擊出。

前者雷霆萬鈞，迎面砸襲史前明，後者快如閃電，疾刺黑衣怪客的笑腰穴。

此時史前明沒空觀看黑衣怪客，趕忙施展「燕青十八躍」的矯捷身法，側身一躍，躍出六七尺外。

雖然如此，俊面上已給虎頭牌的尖刀刮破了七道口子，鮮血直流。

史前明顧不得疼痛，猛地一脚將房門踢開，身形如箭般竄了出甬道，混世魔王樊瑞並不放過他，一步追出，冷不防，短劍如電，嗤的一聲扎到腰下，樊瑞哎喲一聲，大叫：「瘦皮猴在此。」

他這一叫是招呼刑堂香主趙玉成，內堂香主蕭秉成，因爲瘦皮猴是劫去史前明的強盜，是帮主童貫精要捉拏的人物，所以樊瑞雖然受傷，仍然高聲呼叫，同時拚命的纏住瘦皮猴斷殺，可是這個瘦皮猴鄔文化不但力大無窮，他的武功更是出神入化，短劍在他揮動之下，竟然能夠招架狀如巨盾的七殺虎頭牌，而且劍牌相碰，金鐵交鳴聲，震天價響。

混世魔王樊瑞，是虎頭帮的劊子手，每次奉命行刑殺人，均是要用七殺虎頭牌的，所以獲得帮主童貫精嫡傳七十二手「八方風雨」盾法，這一面長四尺，寬二尺的虎頭牌，給他舞得呼呼風響，牌風所及，甬道上的土牆板壁，悉被擊塌，但是鄔文化身靈步巧，劍法精妙絕倫，劍尖舞出萬朵銀花，着着招架着七殺虎頭牌，樊瑞不但不能接近他，想一招襲擊史前明也是不可能。

時至五更之後，曙色朦朧，店中人都被這一場惡鬥驚醒，不用說，秩序大亂，店小二和住客，見這幾個江湖好漢，捨死忘生的大戰，那敢上前一步，豕突狼奔的從窗戶逃奔。

樊瑞已經中了一劍，腰下受傷，越使勁揮動手中七殺虎頭牌，鮮血越發流得多，身子搖搖欲墮，連聲呼叫求援，但刑堂香主趙玉成、內堂香主蕭秉成，雖然近在咫尺，給黑衣怪客拚命纏住，無法撲出援救，不消一盞茶工夫，樊瑞便被鄔文化一劍擋住虎頭牌，騈指如戟，點中了脊心穴，立即倒斃地上。

史前明雖是虎頭帮後起之秀，武功不弱，但目睹這樣狠命的拚搏，觸目驚心，而鄔文化却泰然自若，才刺死了樊瑞，便招呼他道：「史前明，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說着橫伸一臂，便將史前明挾在腋下，向馬廐奔去。

史前明說：「鄔兄，這個黑衣漢怎辦，難道我們就這樣丟下他麼？」

鄔文化大笑道：「他是受人所託，爲朋友交情而賣命，管他則甚，要照顧他便逃不了了。」

說完之後，在馬廐中取了兩匹馬，匆匆而去，臨走出客店時，猶聞金鐵交鳴之聲，但黑衣怪客已哎唷連聲了，看光景，他準是受傷了，史前明心中不忍，鄔文化却催促他趕快逃命，並警告他說：「若不爭取時間，黑衣人死了，你就逃不出蕭、趙二人追殺的範圍。」

果然不出所料，史前明走了兩里地，天際才吐出魚肚白，十丈外還看不見人，但是後面的蹄聲急劇，隱約聽出八隻馬蹄上下之聲，想當然是趙玉成、蕭秉成二人了。

史前明這一驚不小，鄔文化却十分鎮定，低聲說道：「這回該是我做替死鬼了。史前明，你得聽我說，繼續朝西面走，不管登山也好，涉水也好，必須依着這個方向，走歪了，你便性命難保。」

他說完之後，掣出短劍，就在馬兒奔到大樹下之際，他一劍向馬屁股刺去。

這匹坐騎負痛狂奔，他却一縱身躍上大樹上，枝葉一動，他已隱蔽在萬綠叢中了。

史前明眼見他這般身手敏捷，着實佩服他的武藝超羣，更想知道他這一次搏鬥死生勝負，於是策馬隱匿在山坡之下，遙遙察視着。

說時遲，那時快，不一會，蕭秉成、趙玉成兩騎人馬，風馳電掣一般趕到來。

趙玉成拉韁勒馬，詫異道：「剛才還聽聞前面有馬蹄聲，怎麼現在人馬俱不見了，莫非是……」

話未說完，冷不提防，鄔文化從樹上一躍而下，儼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刷的一聲，便落在趙玉成馬背之上。

人到劍到，鋒利雪白的長劍猛刺過去，趙玉成不虞有此，左脅上中了一劍，血如泉湧，但他不愧是虎頭帮的第一流高手，雖然吃了一劍，身子一轉，手中大砍刀已照頭劈下。

鄔文化何等敏捷，一手持劍抵擋，一手攔腰抱去，便想將趙玉成摔在地上，可是內堂香主蕭秉成手快，兩枚金錢鏢已射出，口中喝道：「看鏢！」

快如電光石火，鄔文化避過了，蕭秉成策馬奔至，雁翎刀當胸便擊。

蕭秉成這兩招功夫，快速之極，鄔文化也捷若猿猴，翻身落在地上，齜牙咧嘴，嘿嘿冷笑。「有種的下來跟我交戰，拚個死活。」同伴受了傷，蕭秉成就跳下馬來，雁翎刀分心便刺。

三個人品字形斷殺，趙玉成雖然受傷不輕，仍使勁升提丹田罡氣，集畢生功力於一擊，刀快如電，刀風颯然有聲，這顯然是鼓其餘勇，他兇猛之極，祇攻不守，拚命搏殺，鄔文化吃他的虧不少，因爲他祇求取勝，不顧自身安危，正合了諺語一句，「捨命陪君子」。

自然，這個陪君子是拚命之意，不是禮貌上之奉陪。由於趙玉成拚命搏殺，纏得緊，鬥得兇，鄔文化給他糾纏着，蕭秉成便有機可乘了，刷刷刷，一連三刀，直上直下，把鄔文化殺得汗流浹背。

江湖上就有這樣賣命的交情，鄔文化受了華風大俠黎行恕之託，臨危不苟，大聲呼叫道：「史前明，我不能保護你，前途珍重，萬事當心才好。」

蕭秉成厲聲喝道：「賊子，你是何人？快把姓名報上，本香主刀下不斬無名鼠輩。」

鄔文化嘿嘿笑道：「我才不是無名鼠輩啦，告訴你吧，陰山力士鄔文化就是我，你敢對我賣狂？」

陰山力士確實不是鼠輩，所以鄔文化道出萬兒，蕭秉成便吃驚地問道：「鄔文化，咱們虎頭帮和你陰山派，素無樑子，也沒過節，我看你準是受人所託，否則是不會跟我們作對的，如果你肯將所託之人說出，我們會另眼相看，饒你一命。」

却不料鄔文化縱聲大笑道：「哈哈，蕭秉成，我得告訴你，到底是誰所託，你一輩子也休想知道，廢話少說，拚個你死我活就是。鄔某人是個硬漢子，不接受敵人饒命的。」

他手中短劍一緊，招式立變，快如急風驟雨，但不向蕭秉成攻擊，却朝趙玉成襲去。

原來鄔文化是有計劃的，他高聲呼叫，是警惕史前明，現在不攻蕭秉成，疾襲趙玉成，是取易不取難，因爲趙玉成已受了傷，再加重他的傷勢，那麼，蕭秉成縱然發覺史前明，爲了照顧同伴，也沒空追趕，所以劍快如電，猛攻疾襲，果然給他一劍成功，戳進趙玉成的胸膛，登時倒臥血泊之中。

蕭秉成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叫道：「姓鄔的，你好狠心，欺負傷者，一點江湖道義也沒有。」

鄔文化哈哈大笑起來道：「你不用急，我打發了他之後，掉過來自然要服侍你歸天的。」說罷，翻身一劍，寒芒電閃的向蕭秉成刺去。

蕭秉成是內堂香主，他武功之高，僅次於帮主童貫精而已，鄔文化自知硬拚不過他，所以早就知道自己今天要做替死鬼了，祇求能達到掩護史前明之目的，便於願足已，現在他如願以償，將趙玉成重傷之後，便丟開一切心事，抖擻精神，盡將他生平所學施展出來，和蕭秉成展開激鬥，用的全是險招殺着。

蕭秉成武功何等精湛，儘管鄔文化迭出險招，他仍然沉着不亂，二十回合之後，覷準對方之破綻，這才一刀扎去，殺鄔文化一個措手不及，穿胸洞背而死。

蕭秉成沉着應付了二十個回合之久，心中焦急已極，因爲趙玉成兩處傷口血流如注，臉色蒼白極了，所以他一刀殺死了鄔文化之後，趕快的走上前去施救。

隱在山坡之下的史前明，目睹鄔文化慘死，心中一酸，眼淚也淌了下來，因爲鄔文化先後救他於危，而且處處把他看作兄弟般的照顧，怎能不悲愴流涕，忍不住的放聲痛哭。

趙玉成在重傷之下，仍然耳聰目明，聽聞哭聲，一手推開蕭秉成，大叫道：「蕭香主，不要顧我死活，姓史的小子就在這附近，看光景，他準是哀悼鄔文化，你去把他抓回來，咱們就完成了任務。」

確實蕭秉成也聽聞史前明痛哭之聲，不過他急於爲趙玉成治療，免致趙玉成失血過多死亡而已。當下便道：「不忙，鄔文化已死，我爲你止了血，然後捉他不遲，他逃不掉的。」

他二人一說一答，說話之聲隨風飄送，剛好這一股風，吹向山坡那邊，史前明聽得清楚，心頭一凜，猛地想起鄔文化臨死前吩咐之言，撥轉馬頭，朝西走去，一口氣奔跑數百十丈，蹄聲的的。

趙玉成立刻又催促蕭秉成去追趕，但蕭秉成泰然的道：「讓他再走一里地，我也能後發先到趕上他，爲你治傷要緊。」

事實上，此時此際，蕭秉成正忙於治傷工作，爲趙玉成裹紮傷口，迨事情告一段落時，史前明已跑了一大段路。

雖然如此，蕭秉成騎術高明，趕了五里路，在麥田的邊緣，漸漸趕上了，史前明嚇得臉青唇白，爲了逃避蕭秉成之追逐，棄馬而走，進入麥田去。

他這急中生智，果然發揮了逃避一時的作用，因爲這一大片麥田，在麥熟的時候，深綠如海，野風吹來，麥穗起伏，如同浪潮一般，史前明躲在麥叢中，蟄伏不動，蕭秉成很難看見他。但是，這片一望無際的麥田，却不是朝西的方向，在日影之下，史前明突然發覺自己走錯了方向，想越過麥田，往西逃走，又怕冤家路窄，碰着蕭秉成，因此，趦趄不前，却不料竟出了大岔子。

原來蕭秉成縱馬闖進麥田，橫衝直撞，雖踏翻了許多麥桿，但依然找不着史前明，他便放出兩枝響鏢，冲天而起。這是虎頭帮呼喚帮徒的訊號，響鈴鏢在使勁扔出之後，鏢末的金鈴叮叮噹噹亂響，鈴聲隨風飄送，百數十丈可聞。

他連接的拋擲響鈴鏢，鏢聲叮噹，緊扣史前明的心弦，因爲史前明是虎頭帮人，知道響鈴鏢的作用，凡是拋出響鈴鏢訊號的，附近必有虎頭帮的人，否則不會白扔的。

麥田雖廣大，一望無際，但蕭秉成如果召來帮衆，越來越多之時，那便終會被搜獲的。因此，史前明便急急忙忙的在麥田裡竄，竄向西邊方向。

他不走動猶可，一走動便抖震了麥穗，無形中暴露了自己之踪跡，蕭秉成見了，厲聲喝道：「史前明，你還往那裡跑，本香主在此，你敢不俯首就擒！」

他這幾句話，是用「傳音入密」的內勁吐出，一字一句，不但十分清楚，也傳送得很遠，在麥田上逃走中的史前明聽得分明，那還敢走動暴露自己之所在，連忙站立不動。過了兩盞茶時候，不動也不行了，因爲遠處已傳來急劇的馬蹄聲了，不用猜，這準是虎頭帮之人趕來了，此刻此際，史前明認爲蟄伏不是辦法，祇好冒險疾走，一顛一拐的慌不擇路，祇顧朝西，當他跑出這一片麥田時，已是午牌時分，路程已迂廻了十多里地，幸虧沒有虎頭帮之人攔截，也不見蕭秉成，他吁了一口氣，頹然的坐在路旁，兩條腿也跑得痠軟了。

咦！奇怪得很，一輛華麗的雙馬車，去而復來，來而復去的在大路上徘徊，車廂中一個女子探頭外望，臉色很煩燥，看光景，她準是駕車來此赴約，否則，決不會徘徊在路上，走來走去的，史前明看在眼裡，雖然這個女子出落得明麗如仙，肌膚似雪，端的是花容月貌的美麗姑娘，他却無心觀看，歇息了一會，便站起來趕路，車中這個女子，自然也看見了他，但祇是瞟了一眼便算了，並不詢問。

史前明滿身泥濘，也自慚形穢，不敢上前請求附載，因爲這一輛華麗馬車是富家小姐遊樂的車子。

但是，當史前明朝西而行，車中的女子便漸漸的注意他了，緩緩的駕車跟在他背後。

由於這一片麥田，廣大無際之故，蕭秉成以及虎頭帮人，一時還未知道史前明已逃出，這樣史前明才能逍遙自在的在路上走了七八里仍然沒有人追趕前來。

但是，這一輛華麗客車，老是跟在後面，史前明漸漸覺得她可疑，好幾次想逃開她的跟綴，但是，他越想逃避，這女子越跟得緊。

在夕陽西下之際，正好前面有一條小河，本來史前明可以從拱型的石橋上跨過去，但他想擺脫這個女子的跟踪，故意不打從橋上走，迂廻了一大段路，到了河邊，回頭一望，這女子停車在路上，距離了

三十多丈遠。

史前明便噗通一聲，跳下河去，游過對岸，滿以爲這樣可以擺脫這女子的跟綴了。

誰知就在他游過對岸時，繼續向西面行，這女子又驅車策馬跨過拱橋而來，車行的方向，正朝着史前明之後。

他二人一個步行，一個駕車，前前後後的走了三十多里路，此時史前明已看出那女子，並不是駕車赴約之類的富家小姐，却是一個可疑的江湖人物，可不是，她沒來由這樣跟綴這麼遠的，但史前明腦海裡，將虎頭帮中人，包括十二路水陸英雄在內，壓根兒沒有這麼樣的女子，從這一點推測，這女子不會是虎頭帮中人，但不是虎頭帮中人，爲什麼老是跟綴，彼此並不相識的呀。

爲了想知道爲什麼，史前明好幾次想詢問她，但還是提不起勇氣來。

他一路上對這女子思疑，冷不防前面竄出兩個騎馬的人，霎時左右一齊攔住去路，桀桀大笑道：「史前明，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勾結外人，逃避本帮七殺不赦之大罪，嘿嘿，這一回，我看你怎麼樣逃出我的掌握。」

史前明抬頭一看，却是虎頭帮第七、第八兩路英雄，立馬在左邊的是劈天旱雷焦公贊，右邊的是霹靂掌江怡清。

史前明自知抵擋不過，祇好拱手分辯道：「焦英雄、江英雄，你兩位千萬不要誤會，晚輩並沒有勾結外人，也沒企圖避免帮法懲處，實在是別人救我性命而已，事前我根本是不知道的。」

霹靂掌江怡清哈哈大笑道：「好狡猾的傢伙，你把我看作三歲小孩子麼？如果不是你勾結外人，那麼外人怎會意甘冒不韙，和我們虎頭帮作對，拯救了你這個犯了七殺不赦大罪的小子，哈哈，你這些話，不能哄騙我的。」

劈天旱雷焦公贊也連聲冷笑道：「江英雄，還跟這小子多嘴幹嗎？乾脆把他活捉過來，送往總舵就是啦，你我都奉了內堂香主蕭秉成朱籤的命令，軍令如山，不能放過。」

劈天旱雷焦公贊性子暴燥，一迭連聲要捉史前明，史前明那敢怠慢，身形一晃，便想在兩匹馬的中間溜過去，可是霹靂掌江怡清何等矯捷，一步竄下馬來，落在史前明身前，雙掌一擺，左右分張，厲聲喝道：「姓史的，你要逃過這一關不難，如果你有本領接我一招霹靂掌，我就讓你逃走便是。」

江怡清的霹靂掌，在江湖上是出名的，史前明那能招架得住，祇好哀求道：「江英雄，我怎能接你老人家的霹靂掌呢？乾脆你把我殺了吧。」

但是，跟隨在後面的女子却嬌聲嚦嚦的道：「接一招有什麼了不起，如果許我代替他，我不皺眉。」話至此，驅車上前。

劈天旱雷焦公贊橫睞一眼，便對江怡清道：「現在你我都看見啦，這小子不但勾結外人，而且外人還替他賣命，老江，你就讓她代替吧，看看她有多大的道行。」

江怡清比較沉着一點，當下便問道：「妳這雌兒是誰？口出大言，先告訴我姓名，才跟妳過招。」

可是這女子微微一笑道：「本姑娘是水上飄宋綠薇，不過我也得跟你說個明白，然後才接招。我知道你們七殺虎頭牌，有一個規矩，被刑罰之人，如果能夠七次被殺不死，就可以免去死罪。」

江怡清點點頭道：「是呀，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夠被殺七次而不死的。」

宋綠薇嫣然的說道：「我如果和史前明一起，接你霹靂掌一招，可算得被殺不死嗎？」

這一問江怡清不敢回答，但焦公贊却悍然說道：「好，老江，你就答應她吧，看她有多大的本事能耐，如果你不能把她打死，還有我。」

江怡清一想也是，當下便道：「宋綠薇，我答應妳便是。」

宋綠薇再不打話，跳下車來，逕奔史前明身旁，坦然的道：「我們試試運氣吧。」

史前明稔知江怡清的霹靂掌厲害，力能開碑碎石，自知無論如何是抵擋不住，於是便對宋綠薇道：「宋姑娘，我雖然不知道妳有多少能耐，但我却受不了他的霹靂掌勁道，而且我和妳素昧生平，爲什麼妳會替我冒生命之險呢？」

這不但史前明想知道，江怡清也極想知道，所以愕然的聽她回答，却不料宋綠薇梨渦淺笑地道：「這有什麼稀奇，有人想活一百歲，也有人活得不耐煩，我就是活得不耐煩的一類人，不用多問，你運氣行功吧。」

說着一掌附在史前明背後的大椎穴上，史前明突覺一股熱流，從她掌心直傳過來，這才知道宋綠薇是個江湖中的奇女子，武林中的英雌，於是放心的站在她身旁。

宋綠薇之武功本領，史前明經她之丹田罡氣貫輸而知道她卓越不凡，江怡清那裡知道，高聲問道：「你們準備好了嗎？」

宋綠薇盈盈一笑道：「早已等候你過招啦。」

江怡清更不打話，猛運眞氣一掌推出，好厲害的霹靂掌，風從掌

起，勁道奇大，彷彿隱有風雷之聲，說也奇怪，史前明得到宋綠薇之丹田罡氣貫輸之後，竟能樁步堅穩，身體氣勁充盈，霹靂掌打過來，他居然能抵抗得住，不傷毫絲，斜睨宋綠薇一眼，嘿！凌厲的掌風，竟然動不得她分毫，除了衣裙被掀動之外，她兀立如山。

接過了這一掌之後，不但江怡清呆了，旁觀的劈天旱雷焦公贊也看得出了神，他本來打算江怡清不能取勝時，他馬上動手襲來的，但現在目睹宋綠薇的武功高不可測，不敢動手，這邊廂的宋綠薇已嬌叱一聲：「讓路。」一手抓住史前明，身子凌空飛躍到車廂之中，驅車疾馳，快如飄風，在黃昏日落下，已奔出了七十里，戛然一聲，車輛停在古廟門口，嘻嘻哈哈一笑說道：「史前明，我幸不辱命，救了你一命，現在該是分別的時候了，你繼續西行吧。」

史前明趕忙問道：「宋姑娘，多謝妳救命之恩，我想請問一句，妳是受了何人所託？」

宋綠薇搖頭道：「這個不能告訴你，去吧，我還得上西嶽華山。」

她說到這裡，袖子一拂，風從袖起，一股勁把史前明捲出車廂之外，蓬一聲落在地上。

耳畔傳來嚦嚦之聲道：「史前明，你得緊記，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你必須向西行，今天，差點兒救不了你的性命了。」

這輛車的的馬蹄聲，隨風而逝，史前明這才恍然大悟，知道宋綠薇跟綴自己之原因，心中暗叫道：「慚愧，早知有此奇遇，就不走進麥田了。」

但何以會有這麼多人捨死忘生的拯救自己的生命？這是無法理解的一回事，不但他不理解，甚至虎頭帮的內堂香主蕭秉成也大惑不解，因爲他從麥田中趕到前頭，會晤了焦公贊及江怡清，這才知道史前明給水上飄宋綠薇救走了，不禁愕然道：「什麼，水上飄會出手救他？以我所知，水上飄宋綠薇是什麼也不管的東海異人，她足跡很少到中原，沒來由她和史前明有過救命交情的呀！」

劈天旱雷焦公贊訕訕的道：「是何原因我不知道，但宋綠薇出手拯救史前明是事實，而且她還炫耀武功，一掌附在史前明的大椎穴上，不惜耗損眞元，以丹田罡氣貫輸到史前明的身上。」

作爲內堂香主的蕭秉成，不但武功高强，對於江湖上武林中的奇人異士，也認識不少，當下聆聽了焦公贊、江怡清之報告，低頭一思，毅然道：「宋綠薇雖然武功高不可測，但爲了帮規，我得拚命執行童帮主的命令，弟兄們，一起隨我趕上去，不分日夜，務要趕上他們的，到時硬拚一場也在所不計了。」

說完之後，策馬領先疾馳。此時，蕭秉成已命令了虎頭帮第一路英雄鐵扇子祝千秋，第二路英雄玉笛飛龍關萬里，以及刑堂香主趙玉成，再加上第七、第八兩路英雄，焦公贊、江怡清二人，於是人多勢衆，即使和水上飄宋綠薇弄僵了，也可以一決死戰，所以毫不猶疑的追捕史前明。

在黃昏夕陽映照之下，一騎快馬從三岔路上馳來，那是第九路女英雄白衣仙子林小仙，高聲問道：「蕭香主，你們還沒有把史前明拏住嗎？」

蕭秉成欣然說：「妹子，妳來得正好，他給水上飄宋綠薇救走了，妳來了，正好大顯身手，跟宋綠薇較量高下。」

白衣仙子林小仙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一條白綾帶，在江湖上未逢敵手，興沖沖的說道：「人言宋綠薇有水上飄本領，我正要找她較量一下，看她的水上飄本領高强還是我的白綾帶要得。」

於是，一行七衆，七匹駿馬，結成一連串的行列，蹄聲得得，在黑夜中越發響亮，在古廟裡的史前明，給他們的馬蹄聲驚醒，悄悄的走上廟門觀看，嚇得雙腿發軟，吱唷一聲說：「這一回非死不可了。」

他這一句話，是驚極而說，聲言不大，可是白衣仙子林小仙練就天耳通絕技，百數十丈之內，落葉可聞，當時大叫一聲：「史前明在此，咱們用不着往前奔了。」

蕭秉成立刻問道：「他在哪裡？」

林小仙說：「我雖然還沒有聽出他的所在，却已清楚的聽聞他之聲音，他說的是『這一回非死不可了』。」

衆人都知道她天耳通是一種特殊本領，鴻雁飛過，也能聽出是雌或是雄的，何況她說出史前明之言詞，又十分脗合。

蕭秉成欣然的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分頭去搜索，反正此間是曠野地方，山不高，樹林不大，這小子沒處可躲的，祝英雄、關英雄，你兩人從左旁搜索，以響鈴鏢爲號，招呼我們。」

祝千秋、關萬里二人答應了一聲，便撥轉馬頭朝左奔去。

蕭秉成又對焦公贊及江怡清說：「你兩位從右邊搜索，我和趙香主和林家妹妹，居中向前，這樣三面扇形展開搜索，鳥兒也飛不掉了。」

果然七騎人馬，三路搜索，不消多久，便搜到古廟來，越來越近

，史前明這一驚非同小可，因此時逃出去，勢必被他們發覺，躲在廟中，也不安全，正在焦急之際，關萬里、祝千秋兩騎人馬已到達古廟前，祝千秋道：「這裡七里地面，全沒建築物，茅屋也沒有，衹有這一座荒廢的古廟，莫不是史前明躲在廟中？」

關萬里道：「管他是不是，既然來了，就得搜索一遍。」

說罷，策馬直奔古廟而來，才進廟門，便亮起火摺子。

史前明此時衹好施展輕功，騰身一躍，竄上正樑去，雙手抱住樑木，使身子貼伏樑上，藉以減少目標。

在匆忙中，他這一措施，果然要得，關萬里提刀亮着火摺子進來，因爲火摺子火光不大，而他又衹顧搜索各處殿宇，並未注意到樑上，所以並未發覺史前明，尋且搜進後殿去。

史前明捏了一把汗，便欲乘他二人進後殿搜索的當兒，逃出廟外，却不料才移動身子，耳畔聽聞焦公贊大聲問道：「是哪個亮火摺子？」

他邊問邊走進來，江怡清却道：「敢情是咱們的兄弟了，何須多問。」

關萬里、祝千秋二人搜進後殿，焦公贊、江怡清走進前殿，前後都有人，史前明更不敢移動身體，衹好緊緊的抱着正樑，以免被他們發現。

不一會，蕭秉成、林小仙等三騎人馬，因爲看見廟中露出火光，也就勒馬而來。

七個男女英雄盡聚於此，衹見人頭湧湧，刀劍晶瑩，史前明更不敢動彈，氣也不敢呼吸了。

這一座古廟，雖然佔地頗大，有好幾間偏殿，但在七個男女，十四隻眼睛搜查之下，很快就搜了一遍。

白衣仙子林小仙嗯了一聲說：「我們一路來，什麼隱蔽之處也搜遍了，怎麼會不見了史前明的呢？難道我的天耳通功力走了樣？不會的呀，我明明白白聽聞他『這一回非死不可』的，這一句話聽得十分清楚。」

性子暴燥的劈天旱雷焦公贊道：「妳聽清楚，我們也搜得徹底呀，到這裡爲止，距離妳聽聞史前明說話之處，已有一百丈了，如果這裡也搜不着他，便證明妳的天耳通功力不靈了。」

林小仙說：「不會的，我之天耳通功力保證不會不靈，或者史前明不在廟中而在廟外，亦未可料，再搜一遍好了。」

蕭秉成點了點頭道：「焦英雄、趙香主你二人和林家妹子到廟外去搜索吧，也許史前明在附近躲着。」

七個人分裡外搜索，他們的坐騎，便在院子裡吃草，因爲這古廟荒涼已極，蛛網塵封，地上也長滿了野草，剛巧有一匹馬溜到大殿來，史前明覷準這個機會，騰身一躍，跳落馬上，豁喇喇的策馬狂奔。

他不跑還好，這一跑蕭秉成發覺了，大叫：「捉住他，捉住他！」

刑堂香主趙玉成因爲久久未能將史前明捉住，而自己是掌管刑事的香主，氣極憤極又怒極，一出手，就撒出了三十六口鑽心釘，立時金光閃閃，眼前金光一片。

要知道趙玉成這三十六口鑽心釘，是餵上劇毒的，平時用一口兩口打人已經厲害，如今一怒，三十六口一齊打出，不但史前明無法躲避，在金光閃閃之下，蕭秉成想撲出去追趕也不能，衹好急忙滾下地來，却不料就在此時，廟前大樹上，突然呼一聲飄下一股勁風，三十六口鑽心釘一齊被這股風攝去，而史前明却安然無恙的馳馬逃出十數丈之外，仍然馬不停蹄，繼續奔馳。

這突如其來的勁風，顯然是武林高手所爲，趙玉成氣得哇哇大叫：「是哪一個傢伙在此賣弄本領，快給我滾出來！」

話剛說完，大樹上飄然落下一個人，那是個長袍大袖的老頭子，身形才站定，已拱手行禮道：「兩位香主、兩位英雄請了，老夫華風大俠黎行恕，願以待罪之身，聽候發落。」

這突然而來的勁風已經出奇，更出奇的是武林前輩，當代大俠黎行恕，竟然以身待罪，拯史前明於危，這一來，見識多廣的蕭秉成也怔愕着了。

但刑堂香主趙玉成却勃然怒道：「黎大俠，你這算什麼？是跟我虎頭帮作對，還是炫耀本領壓我威風？」

趙玉成生氣已極，臉色脹紅，但黎行恕却連連拱手說：「老夫那敢在趙香主之前炫耀武功，自然更不敢和你們虎頭帮作對，不過我受人所託，不能不拯救史前明，事非得已，請各位多多見諒，三十六口鑽心釘在此，請趙香主收回吧。」

他說到這裡，大袖一揮，三十六口鑽心釘，蔚成一束，齊齊整整的獻上。

趙玉成又羞又怒，雙眼直視黎行恕，氣得發抖。

倒是蕭秉成客氣一點，拱手還了一禮道：「黎行恕，我得請問你一句，是誰託你老人家？」

黎行恕搖搖頭，道：「這個不能奉告，因爲按照貴帮的七殺虎頭牌規矩，受刑之人，要七次被殺不

死，才能獲得寬恕，現在史前明祇六次不死而已，他還得要再被殺一次。」

黎行恕話說到此，趙玉成勃然大怒道：「原來你們是找這個痲煩，好哇，你是準備做替死鬼了，那就不要怪我手下無情。」

話說到此，一招手，便想將剛才接過的三十六口鑽心釘撒出，但蕭秉成手急眼快，一把按住他的臂膊，婉言勸道：「趙香主，黎大俠名重江湖，他一言一動，必有原因，這事情我們還是留待帮主自己處置吧，我你都不好妄作主張。」

說完之後，便對黎行恕說道：「黎大俠，茲事體大，請屈駕隨我們走一遭好了，因爲我們是奉帮主之命追殺史前明的。」

趙玉成說：「不成，如果他再出手拯救，那末豈不是妨礙我們執行命令。」

黎行恕拱手道：「這個不會的，老夫此次冒犯貴帮，受人所託事非得已，再不會有第二次阻礙你們之事發生，你放心好了。」

擾攘了一會，天色已曙，江清、林小仙等三人先後回來報告，說史前明已朝西走了，除非是前面有人截擊，否則就請帮主撥千里追風寶馬，方能追捕。

蕭秉成本來就同情史前明之遭遇，祇是礙於帮規，現在他已六次被殺不死，祇消逃得一次，便可免罪，越發想拖一段時間，好讓史前明有機會逃走，於是緩緩的說道：「用不着請帮主撥千里追風馬了，十二支朱籤已經發出，我想前面一定有人攔截的，我們繼續追踪下去吧。」

於是一行人衆，離開古廟，繼續西行。

晌午時候，途經白帶河，衆人正在埗頭催船過河。突地裡，上游出現一艘大船，船上大旗飄揚，旗上綉了五色斑爛大虎頭，正是帮主童貫精的座駕船。蕭秉成等人，立刻排立在河邊等候。

不一刻，童帮主的座駕船泊岸了。

刑堂香主趙玉成憤恨黎行恕出手拯救史前明，便指住黎行恕說：「帮主，就是他將史前明救了去的。」

要知道童貫精親自出馬，就因接連得報告，知道史前明在逃，現在聽聞此說，臉色陡變，蕭秉成恐怕他一時盛怒，將黎行恕問罪，趕快說道：「童帮主，我們一路上追捕史前明，六次殺他，都有武林豪傑、江湖好漢，捨身爲他替死，我想此事必有蹺蹊，說不定他祖上積德深厚，或有內情，否則已歸隱的黎大俠，決不會甘願待罪而救他的，請帮主明察。」

由於蕭秉成這一番話，說得婉轉，童貫精才臉色漸漸回復自然。

這一邊廂的黎行恕，也拜伏船板上，向童貫精請罪。

童貫精眉毛一揚，擺了擺手說：「黎大俠，用不着多此一舉，史前明之結果，不久就有分曉，請起來吧。」

說完之後，便下令回船，到了對岸，童貫精飛身上馬，率領衆人朝西追趕。

這一回，帮主親自出馬，和以前不同了，衆人都懷着緊張心情，默默不語，祇顧策馬如飛。

就在斜陽日影之下，遙聞前面金鐵交鳴之聲甚烈，而響鈴鏢也在天空發響，叮噹不絕。

不用猜，前面準是有本帮之人在截擊史前明了。

童貫精一馬當先，飛奔上前觀看，要知他胯下的牲口，是千里追風寶馬，脚程特別快，不一會，便轉進了山坳，啊！原來第三路英雄鐵面閻羅葉挺，第四路英雄碎金剛鄭奇，前者在揮刀狂襲史前明，後者則與一個胖大和尚在廝殺。

童貫精認得這胖大和尚是鐵彌勒，心中一愕，立刻高聲喝道：「停手！」

他一喝，聲如雷鳴，史前明乍見帮主前來，嚇得險些兒墮馬。

但鐵彌勒却低吟佛號，口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童貫精凜然說：「鐵彌勒，你要救人，我要執行七殺不赦帮規，如果我一指禪功戳過去，史前明不死，就算他之造化便是。」

鐵彌勒慨然道：「如此甚好，帮主執行帮規，儘管動手，貧衲秉承我佛慈悲，捨身救人便是。」

此時，蕭秉成、黎行恕等人俱已趕到，由於童貫精這麼說，衆人俱勒住馬頭，並不上前一步。

童貫精這一手指功絕技，天下無敵，祇見他跳下馬來，運用元神，拇指翹起，其紅如丹，這是以畢生功力集於指頭之上，功力無堅不摧，縱然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也難以抵抗他一指禪功之力。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一指禪功向史前明戳去之際，指尾嘶風，一股勁力逼人，指未到，史前明已搖搖欲倒，站不住脚，鐵彌勒也擋不住一指禪功之勁道，往後退却。

史前明正在危急之際，半空中突然飛下一個老尼，她一招「童子拜觀音」，雙掌齊出，堪堪擋住了童貫精的一指禪功，救了史前明一命，但是，她胸前鮮血直冒，已死在地上，黎行恕大叫一聲：「嗯！這是世外高人天籟師太，她爲什麼也爲史前明做替死鬼？」

倒退一旁的鐵彌勒合什說道：「善哉善哉。」然後解釋道：「黎大

俠，我拜託你設法拯救史前明已七次殺不死，現在我什麼也可以告訴你了。」

黎行恕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她老人家爲何要拯救史前明，他二人老少年齡懸殊，不會有什麼交情吧。」

鐵彌勒道：「這事情說來話長，最好由她徒弟自己說個明白。」

黎行恕、童貫精俱愕然道：「什麼？天籟老師太有徒弟？」

話未說完，一個少婦從山崗上飛奔而來，伏在天籟老師太屍體上，放聲大哭：「師傅，妳爲了履行我夫婦團聚之諾言，竟然丟了老命。唉！我怎麼報答妳老人家的大恩！」

這少婦出現在衆人眼前，第一個驚喜交集的是史前明，因爲她是他的妻子——石英英，他立刻撲上前去摟抱着說：「英英，這幾年來妳走往那裡去了，害得我好苦啊！我爲了思憶妳而成狂，故犯了色戒。」

接着，便將汚辱李小荷之事，坦然說出，並請求石英英饒恕他對妻子不忠的過失。

石英英淒然道：「還說這些作甚麼，我早知道你離不開我的，所以師傅雖然認爲我適合於傳授她之『太陰五行功』，把我帶去天池，但我已告訴她，我們夫妻恩愛，你離不開我的，但她老人家爲了『太陰五行功』流傳於世，無論你出了什麼岔子，她保證你我夫妻團聚，現在她是履行諾言了，但可惜她老人家却因此而死於非命。」說罷放聲大哭。

「太陰五行功」是當代武林絕學，天籟老尼曾傳過兩個徒弟，但因體質骨格不適宜之故，不但功不能練成，而且走火入魔而死，因此天籟老師太便發誓不傳徒弟，所以江湖上，都認爲這一種武林絕學，勢必失傳，現在聽聞石英英這麼一說，第一個想知道的是黎行恕，連忙問道：「那末妳學成了嗎？」

石英英搖頭道：「要學成它，談何容易，非得十年八載不行，短短的五年內，我祇學得入門之秘竅而已，至少還得下五年功夫苦練，方能於成。」

鐵彌勒合什說道：「天籟老師太總算得償素願，『太陰五行功』已獲傳人，而又能守信不移，成全你們一對恩愛夫婦，在她已無憾，祇是苦了史前明吃苦了吧。」

事情至此，虎頭帮主童貫精深爲感動，便對史前明道：「既然你七殺不死，造化甚大，饒你一命便是。」

史前明立刻叩頭稱謝，但他經歷過七次被殺不死，萬念俱灰，便對英英道：「我已等於七世爲人，再沒有什麼興趣在江湖上行走，我和妳收拾老師太之遺體，同返天池，夫妻倆合籍雙修，從此以後，永不分離。」

石英英鑑於他這般離不開自己，一往情深，自然含淚答應。

於是，夫婦倆一齊動手，將天籟老師太的遺體血漬揩抹乾淨，負屍而行，往鎮上購買棺木盛殮。

在夕陽之下，童貫精凝視他倆背影，幽幽的一嘆道：「七殺虎頭牌，雖然威行令肅，却因此而壞了許多武林豪傑性命，要它何用！」說至此，大叫一聲：「刑堂香主何在？」

趙玉成立刻答應道：「小弟趙玉成在此，聽候帮主吩咐。」

童貫精道：「虎頭牌從此以後，不再施用虎頭牌行刑，將它供奉在總舵裡，弟兄們犯了帮規，祇要對着虎頭牌，明心見性，懺悔前非，就恕他七殺不死之危。」

趙玉成諾諾連聲，連稱遵命。

從此虎頭牌對於帮衆，雖然執行七殺帮規，却不是不赦，能懺悔前非的，就能獲既往不究之寬恕了。

從此江湖上又少了一件如此可怖之帮規，不多不少亦可維護武林江湖，少了很多無謂之爭了。

（完）

上文提要：少年陸游在蓮花樓獨酌，一個衣着樸素的妙齡女子上樓來避雨，酒客們投以奇異眼光，更有一羣以豹子頭焦天龍爲首的惡漢們，見獵心喜，向這女子汚言穢語，陸游打抱不平，挺身相護，豈知這女子武藝高强詭異，在不知不覺中制服了惡漢，令惡漢知難而去，陸游反而需要女子護衞……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雖是家仇深似海　放火却非其所爲

陸游正發楞時，陡見光亮一閃，是關着的大門開了，鳳陽城已是燈火萬家，街頭燈火明亮，祇見閃進了一個人來，正是柳青青。

陸游慌忙溜回房來，溜上床，還是眞嚇了一跳，不料前後之差，柳青青跟踪到了房來。

房中陡然一亮，原來柳青青姑娘點着了火摺子，可知若不是久走江湖，也慣在江湖上行走了。

祇見她點燃了一隻蠟燭，冷聲一哼，說道：「這就發抖了，還敢自誇……男兒漢，起來啦。」

是了，他剛溜回床上，她就進來了，竟以爲床響，是他嚇得打抖。

原來她出去不但買了蠟燭，還有食物。「妳眞好……多謝姑娘。」

接過她拋來的肉包子，那還敢言語，因爲她綳緊了的臉兒，又冷如冰，冷冷的說道：「過了今晚，就不怕再有人傷害你了，打明兒起，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不不，」陸游說：「那我也走獨木橋，妳想丟下我，那可不行。那般惡賊已多了，爪牙更多，豈會放過我，妳見死不救，不救苦救難，算什麼女英雄、女豪傑、女菩薩……」

「住嘴！不准再油腔滑調，否則……」

「不，不敢了。」

敢情先前那一套行不通了，陸游好生失望，豈僅不現笑靨，她那臉兒倒綳得更緊了，眼兒裡，啊呀，燭光之下，她的嘴兒紅紅，眞像紅色的小櫻桃，可惜，連一絲笑意也沒有，但仍然美極了。眞美，櫻桃乍破，却又像含苞的花兒乍開。

因爲她又坐回那屋中唯一可以坐人的地方，他那脚邊床上，咀嚼她手中的肉包子。

他那還說得出話來，不是因爲燭光之下看美人，美得更迷人，也不是才發現，敢情她的小嘴兒更美，而是怔住了：細細的咀嚼，咀嚼不露齒兒，可見她有教養，若不是自幼教養，已習慣成了自然，豈會如此，也就可知她是生長在有教育的高貴人家，書香門第，而不是在江湖中成長。

觀其微而知其著，對這柳青青，他更明白得多些了：她必是出生在書香人家，必是遭逢慘變，身負血海深仇，說不定，仇人便是焦天龍這股惡賊？

他瞬也不瞬，不自覺，又搖了搖頭，不對，若是這夥賊子，她若爲報仇而來，今日在蓮花樓頭，她要取這夥人的性命，可說易如反掌，仇人見面，怎會不份外眼紅？

或者，也許，她在等待甚麼？且慢，適才她怎說：過了今晚，明兒就不怕有人傷害你了。還有：明兒就我走我的陽關道，她走她的獨木橋？

那麼，那是說，祇在今晚，她就要動手了！又爲何要等待今晚？

他已瞧得眼兒也直了，迷惑大增，如何不眼兒瞪，口也呆了，又那說得出話來。

眞令他失望極了，那柳青青細細地咀嚼，把手中的一個肉包子吃完了，竟沒轉過頭來望他一眼，臉兒綳得那麼緊，現在，那嘴兒再不是綻開的含苞的花兒了，又是一顆小櫻桃，祇是太冷了，祇不過再冷峻，也不及她目中的寒芒。

眞是個霧樣的冰美人，那眼兒，閉上了，陸游輕輕嘆了口氣。

這成什麼話，他在床上，在溫暖的被窩兒裡睡大覺，却讓一個姑娘坐在脚邊，看樣子，她打算這麼過一夜了。

這成什麼話？他還算是一個男兒漢麼？

「喂！」陸游說：「青青……啊，我是說柳姑娘，妳看，我大好啦，衣衫也該乾了，還是妳來睡吧。」

眼兒睜開來了，却不是看，而是瞪了他一眼，說道：「給我躺下了，不准再開口。」

眞冷，雖然不厲，却也是冷聲喝斥，他是好意，却招來這麼冷峻的喝斥，眞令他連心兒也寒透了。

眞是看似無情却有情，怕人家傷害他，保護他，以爲他眞是弱不禁風，怕他招了凉，讓熱被窩兒給他睡，還給他買來食物，豈是無情不關心，甚至不避男女之嫌，坐在脚邊，說甚麼也有了肌膚之親，雖未共枕，却也是同床了，怎能說無情。

但，她又爲何這麼冰一樣冷呀？分明又是看似有情却無情！

呔！陸游忽然心中一凜，原來是自己心裡的聲音，惱了他自己。

該死，陌路相逢，人家姑娘好心好意，關心、照顧、保護他，感激已來不及，怎麼想到肌膚相親，想到同床，往邪處想了，即使發乎情，面對着一個這麼美，這麼武功奇高，這麼心地善良，好心好意關心、相助、保護他的姑娘，怎不由愛慕、敬佩、感激而情生，不由他不心生慚愧、自責、而凜然。

忙不迭眼兒觀鼻，鼻兒觀心，正心、誠意。

忙不迭，把脚兒縮了縮，雖然那床不大，雖然她盤膝坐在床頭脚邊，但若他早把脚往裡縮，原來不會肌膚相親，挨着人家身體的，但他沒有，反而有意又似無意之間，往外挪了挪，挨近了人家姑娘。

慚愧，人家姑娘，可敬的柳青青姑娘，豪邁坦爽，不避嫌疑，視他爲君子，他却不自重自愛，心生綺思邪念，眞該死。

心生慚愧，這麼自責愧生，當眞是眼中有色，心中無色，誠於中，而形於外，也敢坦然相向，也敢直視人家姑娘了。

祇見柳青青盤膝、瞑目，寶相莊嚴，眞像一座玉觀音，祇不過玉也不生溫，冷極了。

陸游暗暗點了點頭，心想：是了，禪功無相，她必是個佛門弟子，曾家遭慘變，身負奇冤，血海深仇，仇人便不是豹子頭焦天龍這夥惡賊，也是幫兇，仇人是誰呢？

忽然記起今日柳青青埋怨他的一句話來，埋怨他打草驚蛇，更可見仇家另有其人了，那必也是一個極其厲害的人物。

因而，也更可見這柳青青面冷，心腸却熱，爲了保護他，竟然出了手，不惜打草驚蛇。

本來不敢逼視的，現在，燭光在搖曳，他已看得更清楚了，是的，是了，爲何大慈大悲的是觀世音菩薩，那是天賦崇高的母性的自然流露，這柳青青姑娘必也如是，以爲他弱不禁風，以爲他手無縛雞之力，那天賦的母性，便自然流露出來，何況以爲他是不顧生死，爲她而冒險犯難。

陸游不禁心中一喜，那麼，可見她其實善良，即使也眞是殺人不眨一下眼兒，眞是除惡即是行善而已，那麼，雖面冷而心熱，一旦她大仇得報，冷面必也會生春的，那麼，春天即是春天，冬天也會是春天了。

眞不能想像，這柳青青姑娘綳緊了臉兒，已如此冷艷得不可逼視，一旦她臉上的寒霜解了凍，該有多美……

呔！他這是怎麼了，怎麼又想到這上頭，忙不迭，眼又觀鼻，鼻又觀心，眼前有色，心中無色。

夜已深了，市聲也不復聞，夜的冷寂，已籠罩着鳳陽。

該是時候了，這柳青青若有所行動，該是時候了，陸游閉上了眼睛。

果然，他感到了動彈。柳青青必已睜開眼來了，以耳代目，感覺得到，她下床了，忑怪，怎麼不是向門外走去，而是走到他身邊。

下了床，本就在他身邊，是走近他床頭前來了，忙不迭調勻呼吸，裝得像熟睡一樣。

他的心在劇跳，感到一陣窒息，因爲，他感覺得到，她俯下身來了，甚至已感到了暖暖地，她那如蘭的呼吸。

她在做甚麼？她要做甚麼？

在端詳？在查看他？

一定是了，爲什麼擰了他一把

，不，祇是在臉上輕輕地擰了他一下，其實祇是撫摸他一下而已，她又為什麼噗嗤一聲，笑了，竟然笑了！

他連眼珠子也不敢轉動一下，即使心跳得厲害，呼吸也不敢急促了，徐徐地呼吸，非均勻不可，否則，雖然閉上了眼睛，一定也瞞不過她，被她瞧出他是在假裝熟睡不醒了。

因為她在說了，輕聲地，像耳語，說道：「眞還沒見過，紅紅白白，臉兒這麼嬌嫩，啐……」

怎麼又啐了一口？

啐了一口，當然也是輕而又輕，才又繼續說道：「眞沒見過，男兒漢，倒比人家姑娘還要嬌嫩，還敢自誇男兒漢，睡吧。」

他的臉兒怎會不紅紅白白，因為她的如蘭的呼吸，噴在他的臉上呀，心兒不僅跳，簡直在蕩悠悠。

謝天謝地，她直起腰兒了，原來她把蓋在他胸上的被褥，拉上了些，連肩頭也蓋好了。

慚愧，他差點又誤會人家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修詩經，那關睢之章，不也這樣說麼，那麼，那個少女又不懷春，懷春的少女，又豈有不愛檀郎，他風度翩翩，常有人笑稱他作檀郎。

檀郎，古之美男子潘安，小名兒叫檀郎，是以，後之婦人稱夫婿，女子稱所歡的男子，所愛的情人，亦作檀郎了。

發乎情而已，這柳青青姑娘不也令他意亂情迷，眼中、唇邊，祇不過出現笑意而已，便令他心蕩魂飛，發乎情而已，祇要止乎禮，便非為不敬。

那麼，她也相同了，祇不過江湖兒女，生性豪邁爽直，不虛假，不會掩藏而已，何況他假裝睡着了，她以為他眞熟睡不醒，是以更不用掩藏發乎之情。

那麼，雖不是一見鍾情，至少一見就喜歡他了，就像他一樣，一見就被這柳青青吸引了，何況他挺身而出，保護她，為她而冒險犯難。

那麼，她不僅是母性的自然流露，像他一樣，其實也心生感激，必也是喜歡他了。

江湖女兒，拳來腿往，劈打擒拿，勾掛踢掃，還有甚麼男女之嫌，難道對敵過招，不也是肌膚相親？

他對這柳青青姑娘，更明白，更瞭解了，自也更感激，更喜悅了。

覺得她離開床前了，偷偷地睜開眼兒，啊呀！寒光暴閃，眞是砭膚生寒。

原來她在搖曳的燭光下，打開包袱，取出那柳葉刀，拔出鞘來，放在桌上，那自是就在他的頭前床邊。

隨見她挽起袖管，原來她袖中臂上，插着薄薄的長不逾三寸的柳葉飛刀，兩臂都有，各有十數把之多。

他明白了，今日隔着窗戶，那被殺的人，便是死於她這柳葉刀下，便不是見血封喉，也薄而鋒利無比，自然比起一般的暗器來，厲害十倍，不僅能穿胸洞腹，必也能斷臂。

原來柳青青姑娘仔細查看了一番，都摸了摸，隨拉下袖管來遮住了，她做甚麼？竟把包袱背在背上？陸游慌忙閉上眼睛。

一定轉過身來，面向他了，雖然看不見，但他感受得到，桌在床前，桌邊也就是床邊。

呀！那如蘭的呼吸，又噴在他臉上了，那麼，又俯下了身來，滑膩，眞是滑膩如脂，她的輕輕柔柔的手掌，落在他額上了，而且停留不動。

本已有窒息的感覺了，也得屏住氣，否則，只要眼珠子一轉動，她就會發現他在裝睡了，那時，那還了得，她一定會惱的。

天啦，這是在關心他了，但他的臉兒只有更熱的，甚至像火燒，那會退熱的。

「我沒病，我沒着涼。」

他差點衝口而出，因為他聽到，她輕輕的嘆了口氣，面冷，目光冷，話聲也冷的柳青青，其實心腸熱又好，他怎能欺騙關心他的好心腸的姑娘呀。

幸好，額上滑膩如脂的感覺消失了，嘆聲也不聞，否則他一定叫了出來。

她又把被褥拉高了些，替他把肩頭也蓋上了，她又在做甚麼呀？無聲、無息，又沒移動腳步。窗外，雖然風蕭蕭、雨又瀟瀟，雖然他感動得近於激動，心跳得那麼厲害，但她若移動一下腳步，他也能聽到的。

但沒有，那麼，她一定在凝視着他了，她那目光，一定溫柔極了，雖然他閉着眼睛，但她目中若現寒芒，他一定感覺得到的，他不就感覺到了那燭光的搖曳麼。

咦！那搖曳的燭光，怎會暗了暗？但瞬又暗而復明，隨聽咿呀一聲。

他跳了起來，是房門開又關的聲響，可不是，柳青青已出房去了。

那敢怠慢，慌忙閃身出房，騰身上了房頂，只見一條黑影已在數丈外，向東南去了。

細雨紛紛，仍在下個不停，天色雖然黑暗，但沉睡的鳳陽，仍見有零星疏落的燈火，是以仍然隱約

可見，甚至可辨。

陸游忙一伏腰，緊緊跟隨，敢情沾衣十八跌，眞是妙不可言，他雖然年紀輕輕，却有一身詭絕得不可測的功夫，竟把她也瞞過了，竟以為他是銀樣蠟槍頭，腰間的劍，不過是擺樣兒，竟以為他眞是風都吹得倒，嘿！

即使他的眉兒挑得再高些，也不用躭心了，那柳青青頭也不回，而且相隔着數丈，分明不知他跟踪在後，還怕被她見到麼。

心想：任你武功了得，强煞你也只得一人，今日在蓮花樓頭，他已見識過了，這般惡賊稱霸一方，而且稱霸了多年，分明都不是浪得虛名，都有一身出類拔萃的功夫，那焦天龍還未見出手，但自必比這般惡賊更了得。

令陸游心下疑惑的是：若眞是仇人見面，今日柳青青為何點到即止？而焦天龍眼看自己的手下，那兩個漢子吃了苦頭，丟人現眼的，竟然也不出手？

此刻，反倒忙忙地趕去皇覺寺……

啊呀！不容他往下想，因為柳青青忽然飛身一掠，天已朦朧，何況天黑，生怕失去了她的踪跡，忙脚下一緊，原來柳青青飛掠過街，好身手，這可見功夫了，少說一掠四五丈，慚愧，他僅勉强能夠。

那麼，人家的功夫，不僅是奇詭了。

不容他不跟近了些，幸是柳青青頭也不回，不怪她目中無人了，現在回想起來，不由他不心中駭然，蓮花樓頭他竟沒看出人家有一身超絕的功夫，眞不知她是怎麼閉了兩個漢子穴道的，還有，他連窗外來了人也沒發覺，雖然他那時，嘿，竟意亂情迷，眞愧死人，人家姑娘隔着窗戶，以耳代目，竟毫釐不差，若非立斃在她的柳葉飛刀之下，豈會只慘呼得半聲，便已喪命了。

眞是殺人不眨一下眼兒，他瞧得清清楚楚，的的確確，沒見她眨一下眼兒。

他心下不僅寒透了，而且心兒在下沉。天啦，這麼一個美絕人寰的姑娘，為何如此心狠手辣！

且慢，可別跟得太近了，若被她發覺有人跟踪……

他的目光落在人家姑娘的手上，生怕她發覺了，怕她一揚手，風蕭蕭，雨又瀟瀟，天色也朦朧，那麼薄薄的柳葉飛刀便有破空之聲，也會被掩蓋了。

幸好，前面已一片空曠，原來已來到城牆上了。她竟往城外來，這是去何處呀！

忽見一片燈光，咦！那不是蓮花樓麼？

一彎流水，樓中明亮的燈火，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光波，他高高站在城墻上，相隔老遠，亦能清晰可見。

那知柳青青已無影無踪，那麼，必是下了城墻，再不會是別處，必是那蓮花樓。

今日柳青青分明打城中出來，為何去蓮花樓？

夜已深，估量已三更天了，蓮花樓頭，為何燈火明亮？

陸游毫不遲疑，知柳青青必已去了蓮花樓，他可得加倍小心，柳青青躲避的，只是樓中人，燈火通明，可知樓上樓下必多人，以柳青青的身手而言，必非難事。而他，陸游却不同了，除了樓上樓下之人，更有柳青青。

那蓮花樓幾乎是三面臨水，幸是他加了份小心，面對大道這一邊，不僅綠楊垂柳，而且蒔花吐芬芳，一條花徑直達蓮花樓下，綠柳拂面婆娑，花氣芬香襲人。他目光何其銳利，何況在黑暗中久了，早見楊柳樹下，或是懷中抱刀，或是刀隱肘後，嘿！相距不到兩三丈，便隱伏一人，蓮花樓中燈火通明，是以刀光劍影流霞，非但不難發現暗中潛伏有人，也許就是在警誡來人。

似暗實明，應該說似暗還明，陸游心中一凜，可見樓中大有高明人在，更知暗處埋伏有人了，必也是虛者實之，實者虛者。

果然，陸游尚未溜到樓下，已發現了不少暗樁，簡直如臨大敵。

風高、夜黑，雨紛紛，楊柳在搖曳，花叢在起伏，嘿，今日在蓮花樓頭，他走眼了。敢情柳青青有一身超絕功夫，那陸游又何嘗不是，她竟以為他是風都吹得倒的文弱書生，即使腰間懸劍，也不過是裝門面，擺樣兒的銀樣蠟槍頭。

想起來，眞是慚愧又好笑，其實也不難理解，柳青青打扮成一身農家鄉姑，那秀美，令人見而生憐。

他呢，陸游令人一見，就知是琴棋書劍詩酒花，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衣着翩翩，何況是佳公子。

嘿，却又不由他不得意，說甚麼他已發現柳青青有一身超絕了得的功夫，而她，却遠不知道，他這檀郎，走遍大江南北，也不曾逢過敵手，更得意的是，他今日在樓頭，也已露了身手，柳青青竟瞧不出他施展的是沾衣十八跌功夫，正因遊戲江湖，功夫已爐火純青，造極登峯，那柳青青也才沒發覺。

那自是和他一樣，一見面，便先有了先入為主之見。

蓮花樓下，柳青青應在此樓下，柳青青在何處？陸游簡直就不把那些明樁暗卡放在眼中，但柳青青

却踪跡不見。

風擺楊柳，陸游也隨風搖擺，脚不沾塵，風飄柳絲，他也衣袂飄飄，隨風起落，落到樓下。

樓中燈火輝煌，透射樓下樓外，是以，那樓下樓外，戒備反倒不及遠處森嚴了。暗角却處處，陸游霍地一騰身，綳到簷下。

眞是藝高人膽大，出人之意料，沒有人會相信，有這麼膽大之人，他偏就選那無可藏身，無可隱形之處，可不是已藏身在簷下了，竟沒人發覺出他來。

因爲他身法之快，快似一縷輕煙，便有人見影，也只以爲眼花而已，因爲見影而不見人，藝高人膽大，不可爲而爲之，不可能而能之。嘿！他陸游那把這夥賊子放在眼裡。

却是那柳青青，在何處？

豈僅不見人，蓮花樓中，竟然空蕩蕩，不見一人！

不見人，却聞人聲，竟是從頭頂傳來。

陸游登時明白了，原來樓上有樓，只不過下面樓中燈火輝煌，明如白晝。必是樓上有樓，那樓中的燈火却被遮掩了。

當眞是匠心獨具，敢情這蓮花樓乃是匪徒的機關總部，正因在通衢大道之邊，任何人都可去來，反倒令人不疑了，表面上看來，美奐美侖，樓高巍峨，其實樓中有樓，也許明暗都有通道。

眞妙不可言，樓中燈火輝煌，像是闃然無人，人却在更上一層樓，也因其下燈火輝煌，若有外敵入侵來犯，必也無所遁形。

才說無人，驀聽樓梯轟然響亮，湧上一夥人來，當先一個便是陸游今日見過，名叫姚廣的漢子，只一會功夫，已分撥了五六張桌子，每桌或三五個，只有當中姚廣那張桌上，坐了六人，眞像是豪門夜宴，不過皆是高一頭，低一臂的。

那樓中酒家，像是早已備下了，只見酒保奔走忙，立即送上酒菜。

陸游這時也才發現，敢情那些酒保，也無不是虬筋栗肉，分明就是嘍囉。

眞是匠心獨具，任誰也猜不到，甚至連想也想不到，酒家樓竟會是匪徒的總部機關，毫不隱密，反而倍加隱密了。

更妙的是，即使是鐵壁銅墻，必也房屋鱗次櫛比，難保不隔墻有耳，到處可隱身藏身，可防不了輕功好之敵人侵入。

這蓮花樓可不同了，三面環水，那樓幾乎就是建在水上，一面臨通衢大道，豈僅易防守，外敵入侵，亦無所遁其形。

嘿！那陸游的眉兒已揚了起來，無所遁形的，只不過是一般武林中人，輕功高絕的，有如他和柳青青，不也如入無人之境。

當眞，那柳青青必已在樓中，但在何處？

只見那姚廣掃了一眼，逐張桌兒瞧了瞧，才開口道：「記住了，把傢伙放在順手處，今晚要份外小心，就照這樣分派，只要對頭現出身，不可分散了，也不要輕易出手，只能把對頭困住，敵進即退，左右的便往上圍，相反，對頭若是轉身，由前變了後，亦復如是。」

原來樓中的漢子，每一桌都自成一組，按武功的强弱，分別人數的多少。

只聽旁邊一人道：「姚爺，我可不明白了，對頭到底是甚麼人？」

「難道六臂三頭？」另一人道：「聽你說來，對頭像是只得一人？」

另一張桌上那坐在上首的一個漢子，搔着頭，說道：「圍困，却又不許出手，這是甚麼話？咱們這麼多人，倒怕了一個，竟有連姚爺你也收拾不了的？」

那姚廣又逐張桌子掃了一眼，陸游隨着他的目光，也瞧了一下，沒一個是今日蓮花樓頭見過的，若有，那就只是這姚廣了。

只見樓中那二十多個漢子，都滿面疑惑，眼光光望着姚廣，都在等待他的回答。

「只得一個人。」說時那姚廣面上有些變了色，伸出一根指頭，說道：「一個女人……而且，還是個……一個妞兒。」

「一個妞兒？」

異口同聲，有人笑出聲來，多半的人雖忍住笑沒笑出聲來，却眉笑眼也笑。

「這是甚麼話？」旁邊桌上那爲首的漢子打了個哈哈，看來地位高些，言語也無忌憚，說道：「咱們這麼多人，對付一個妞兒，還不許出手？啊啊，我明白了……」

只聽另一個漢子搶着說道：「我也明白了，必是一個標緻的小妞兒，也許，是一個美人兒。」

只有姚廣不笑，陸游看得明白，知道他是笑不出。

可不是，那臉綳緊了，只見他點了點頭，冷冷地說道：「不錯，一個美人兒，只不過是一個冰雕的美人。」

「我也明白了，」另一個漢子笑道：「怕咱們傷了她，要捉活的。」

那姚廣皺了眉頭，道：「都聽着了，今日吳爺、江爺，還有我，可不是都上了當，眞是個標緻的美人兒，喏，今日就在這樓頭，咱們替焦大哥接風洗塵，那妞兒已先在樓上了，就坐在角落上那位兒。」

「貓兒見不得腥，倒送上門來

，必是焦大哥看上了……」

「住嘴，」上首的漢子喝道：「聽姚爺說。」

都沒言語了，都拿眼望着姚廣。

「慚愧，那妞兒吃喝完了，要走，我要起身攔阻，那知吳爺江爺更快，却更快……」

姚廣像是猶有餘悸，未繼續往下說，旁邊桌上那爲首的漢子，已接口說道：「因爲是美人兒，是以輕敵，沒把她放在眼裡，必是着了道兒，吳爺江爺必是躺下了……」

「是跪下了。」姚廣說：「敢情都被人家閉住了穴道，我站得最近了，咱們的目光，自然都在那妞兒身上，你們說，邪是不邪，分明不見那妞兒出手，連臂兒也沒抬一下，若不是焦大哥見識淵博，即時把咱們阻止了，任由那妞兒下樓，只怕我已不在這裡了，那第三個躺倒的，就是我。」

「當眞！」有人在說：「我說呢，老半天了，怎麼不見吳爺江爺。」

「焦大哥初時還只是疑心，後來去見過主公，才知眞是九華神尼獨門的打穴手法，彈指便能閉人穴道，那妞兒必是九華神尼的傳人。被閉了穴道的，若一個對時不解開，那就沒救了，必然終身殘廢，幸是那妞兒的功夫尚淺，還只能在三步之內彈指閉人穴道，若是神尼，三丈外亦能傷人，死了，亦不知是怎麼喪的命！」

那樓中的漢子可都駭然了，那還說得出話來。

陸游也楞住了，原來這柳青青姑娘，竟是九華神尼的弟子！原來今日這樓中的兩個漢子之所以跪下，是被彈指閉穴。柳青青只是彈指，不怪未見她出手，連臂也沒抬下，只是彈指而已。

敢情眞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那焦天龍可算得見多識廣，他陸游亦沒看出，這焦天龍竟知道厲害。

他今日可算開眼了，沒見過，却聽他師長說過，九華神尼的功夫已通神，彈指閉穴，那算普通的，其實更厲害的是彈指神通，那乃是佛家的降魔神功，九華神尼已達到以意尅敵的境界，精、氣、神凝於目，目光一凝，對方便已失去抵抗之力。

陸游聽說過，是師長說的，如何不信，但也以爲不過是神乎其說而已，這麼看來，柳青青年紀輕輕，便已能彈指閉穴了，即使僅能在三步之內，江湖上豈還有敵手！那九華神尼更可想而知了。

那麼，今日他眞是班門弄斧了，眞是打草驚蛇，也許壞了人家的大事，他竟想保護人家，那麼，人家姑娘倒眞保護他了。

他不曾看出柳青青的功夫來，焦天龍却一眼便看出了，可知比他高明，見識亦已勝了他一籌。

只聽那姚廣說道：「現在你們可明白了，爲何不許你們出手，分成一組組，敵進即退……」

「你是說，至少和她保持三步的距離？」

「若一人被襲，另外的人，却要即刻出手，遲一些，你們可沒命了，或三人，或四人，她能攻其一，甚至攻其二，但也必傷在我們的人手下了，這就是敎她有所忌憚，不敢輕易出手，記住了，不許分開。」

忽聽一人插嘴道：「九華神尼已多年不下九華了，自從五年前在鳳陽現身之後，便已不再下山了，世外之人，與世無爭，咱們不敢得罪，亦不會開罪這神尼，這這……這妞兒……」

那姚廣嘆了口氣，轉頭對旁邊桌上那爲首的漢子說道：「別人不知，你該記得，五年前，那縣官全家被殺之事？」

「你是說那柳桐？」

「縣官……柳桐，啊！」

少說有三四人，都楞住了，異口同聲，聲帶驚呼。

有一人却嘆了口氣，說道：「如何會不知，凡是鳳陽的人，沒見到的也聽說過，此事焦大哥也太狠毒了些，咱們行走江湖之上，有道是：盜亦有道，那柳桐乃是清廉的好官，眞是愛民如子，殺人家全家也罷了，還要分屍，棄之市曹……」

「你知道甚麼？」姚廣道：「焦大哥乃是奉命行事，後來才知道柳桐大有來頭，是爲主公而來的，若不如此，有道是民不與官鬥，那柳桐怨只怨他知道得太多了，若據實申報上去，那還了得，不怕他們派兵遣將？」

柳桐……柳青青，啊！

陸游心想，這柳青青必是那全家被誅的柳桐的甚麼人了！

果不出他所料，敢情焦天龍背後有主使人，也必是柳青青今日不願打草驚的蛇了。

隨見那姚廣豎起了耳朵，聽了聽，才又對那人說道：「焦大哥待咱們不薄，如兄如弟，情同手足，今而後，休要如此言語，若被主公得知，你這條命可不保了，這是人家已找上門來了，我才不得不舊事重提，把你們召集了來，先對你們說明了。」

「焦大哥當年乃是奉命行事，別說是奉有主公之命了，再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是一不作、二不休，那知，當年走了一個女娃娃，恰又是九華神尼突然神龍

現首，那焦大哥可知九華神尼與柳桐有些淵源，是以……」

「疑心那失踪了的女娃娃，被九華神尼帶走了，事隔五年，今日找上門來。」

姚廣點了點頭，那眉兒緊緊地皺了起來，說道：「那柳桐全家二十三口，棄屍市曹，雖然愛民如子，有誰不要命的，誰也不敢出來收屍，那兩日，鳳陽城眞個是天愁地暗，到了第三天上，忽然來了一個老尼，有了老尼出頭，不用登高一呼，已是爭先恐後的百人應喏了，抬了棺木來，把那二十三具屍身併合收殮了……」

「焦大哥倒沒阻止？」

姚廣回頭瞧了那人一眼，道：「曝屍三日，已足以懲後了，沒這老尼出頭，難道要令鳳陽成爲死市不成，本來鳳陽已是十年倒有九年荒，人人裹脚，豈不更加蕭條，是以，樂得有那老尼出頭，後來才知道，原來那老尼便是九華神尼，因是，疑心那失踪了的女娃娃，被神尼帶回九華山去了。自此以後，如何不吊膽提心。」

旁邊桌上那爲首漢子忽然岔口道：「還有一事，我可不明白了，殺官，而且殺了全家，臨近有州縣，尤其是蚌埠近在咫尺，竟會沒人申報的？」

「嘿嘿！」姚廣道：「誰有這樣大的膽子，不怕也全家被殺，不待遣將調兵前來，只怕已全家先死絕了，這也就是殺一而儆百，當然，別說鄰近的州縣了，便府裡省裡，不但事先都受到了警告，少不免，都得到了些甜頭。」

「柳青青，」忽聽一人道：「我記得，那失踪的女娃娃，名叫柳青青。」

姚廣點了點頭，道：「別說焦大哥，便是主公，也是惹不起這九華神尼的，九華山遠在大江之南，那九華神尼亦罕在江湖行走的，任誰也想不到，竟會與那縣官有淵源，又無巧不巧，偏在那時，在鳳陽現身，若不是神尼出頭收屍，還不知道有淵源。」

「自此以後，倒不怕朝廷會調兵遣將，只怕一個九華神尼，她可是惹不得的，若是姓柳的妞兒是被神尼救走，必來報仇雪恨。」

那陸游只聽得目瞪口呆，當眞是血海一樣的深仇，果不出他所料，不僅全家慘遭殺害，而且被分屍、曝屍，可憐的柳青青，不怪成了個冰美人，臉兒繃得那麼緊，那麼冷了，連話聲也冷如冰。

那九華神尼甚少在江湖上行走，近數年來，更在江湖上絕了迹，是以江湖中人多有不知道的，除非是老一輩的，已成了名，立了萬的，倒還知道有這個人物，也不過爲傳奇人物而已，既然與世無爭，與人更是無爭，見過的，更是絕無僅有。

陸游曾聽師長輩說起過，提起來亦莫不肅然生敬，連陸游也不過視爲世外高人，江湖中曾有其人而已。

那知，眞有其人不說，今日可開眼了，彈指閉穴已駭人聽聞了，甚至可閉人穴道於無相。

眞令他心頭一凜，今日在這樓頭，近在咫尺，就在眼前，不怪也看不出那兩個漢子是怎生着的道兒，可知這柳青青身負血海深仇，不過五年，便已盡得神尼的眞傳，未造極，武功亦已登峯了，慚愧，不用說，心下也寒透。

雖然他是局外人，與人家姑娘無仇無冤，但一想到今日柳青青連手也沒出，就把兩個……不，連同這姚廣，應該是三個惡賊制服了，隔着窗戶，他連窗外有了來人也不知道，人家一伸手，便已取了窗外人的性命，如何不心下寒透。

只見那姚廣又緩緩地掃了樓中各人一眼，雖還未面如死灰，亦已凝重之極，說道：「這就是先集合了你們來，對你們事先說明之故，豈僅是分則力弱，那妞兒……不，不能待她舉手，只要一抬臂，你們就沒命了，攻其一，餘外的人，務要能有多快就得多快出手，這就是善攻者，攻其必殺，記住了，保持三步的距離，敵進即退，敵退即進，只可游擊，不可進攻，攻則必露破綻，予那妞兒以可乘之機。」

嘿！這姚廣不過是豹子頭焦天龍手下，見識如此，武功必也過人，那焦天龍還有他口中所說的主公，更可想而知了。

那陸游自是眼觀四外，耳聽八方，這麼一陣工夫，竟仍不見柳青青踪跡，正想趁樓中人不覺，騰身更上一層樓，却聽旁邊桌上，那爲首的漢子道：「姚爺，你知那妞兒今晚必來？」

姚廣搖了搖頭，說道：「這是反賓爲主，她是爲報仇而來，焦大哥時刻在提心吊膽，也時刻在提防，今日一見，應該說一見咱們一出去便受制，已知她是誰了，要來的，終於來了，是以即刻去知會了主公，這是安排窩弓擒猛虎，放下金鈎釣鰲魚，知其必來，等待她前來，都要緊記的是，分則力弱，現在……」

姚廣望了望窗外，窗外雨天，一片黑暗，本來還是毛毛細雨，已成絲絲細雨了，那能看得出天色，但估量三更天早已過了。

姚廣一揮手繼續說道：「那妞兒要來，該是時候了，按照分派的地方，快去埋伏……」

那知姚廣言尚未了，驀聽嘩啦

一聲暴響，一物破窗而入，樓中登時一亂，那二十多個漢子紛紛跳了起來，一時劍影刀光，兵刃齊下，端的好身手，兵刃齊落，已旋身滑步，暴退跳開，竟仍不亂，或三人，或四人，仍然各成一組。

那知另一邊，又一聲暴響，木屑紛飛，又一物破窗而入，就近的漢子又是刀劍齊下，眨眼間，另一面又有物，破窗飛入，亦復如下，就近的漢子，亦刀劍齊舉。一時之間，不，不是物，雖然都未看清，但也看出破窗而入的是人，只道有無數人分自四面攻入樓來。

忑怪，來人非但不還手，且盡皆立斃刀劍之下，連哼也沒哼一聲。

一時之間，那樓中自是人影縱橫，暴响連聲，不僅破窗暴响，而且血肉横飛，那麼多漢子，倒有一大半成了血人，那屍體飛落，自然也發出轟然暴响！桌塌櫈翻。

驀聽那姚廣驚恐的聲音帶怒，喝道：「住手！」

其實，這功夫，亦已有不少漢子即使尚未看清，也已心中生疑了，紛紛跳開，都用兵刃封住面門，待看得明白了，也都變了臉色，目瞪口呆。

只見那樓板上，破倒的桌櫈之間，躺着的是幾乎已分裂的五具屍體！

那是甚麼敵人，敢情是借刀殺人，全是樓外的伏樁暗卡，自家的兄弟。

果然來了敵人，不過敵人把他們的弟兄擲進樓來，借他們的刀劍，命喪在他們自己人的兵刃之下。

如何不魄散魂飛，蓮花樓下滿佈伏樁暗卡，被獲遭擒，被人家擲進樓來，竟連一點聲息也沒有，顯是連對方的人影也沒見到，便已被獲，便已不能出聲了。

而且，四面八方，幾乎同時擲進人來，可知來的敵人，不止一人，而且武功高强之極。

又豈僅這般樓中的漢子了，便是那陸游，不也同樣想，雖沒驚得目瞪口呆，能不駭然。

只見那樓中的漢子莫不用兵刃封住面門，啊呀呀，那樓中桌塌櫈翻，地上又鮮血滿樓，如何不濕滑，衆人都面向外，身往樓中退，不是滑倒，就是撞着倒下的桌櫈，更有多人背脊碰着背脊，本已魄散魂飛，如何會不成了驚弓之鳥，那自是自己又嚇着自己，登時大亂，只聽嗆嗆連聲，人影縱横，那還分得出敵友，自然也刀劍並舉。

眨眼之間，又傷了數人，當眞是草木皆兵，若不是那姚廣看得明白，又大喝一聲，差點捉對兒廝打起來。

那陸游只瞧得又皺眉頭，又是駭然，心下却又大樂，了不得，他也才知道，來的只是柳青青一人而已，只不過身法太快了，駭然的是：這柳青青豈僅能彈指閉穴而已，豈僅飛刀殺人於無形無聲，輕功膂力，也無不勝人一籌，已達到了神出鬼沒的境界。

了不得，柳青青尚未現身，却已借刀殺了這麼多人，樓中人也早嚇破膽了，那還成甚麼隊形，妄想以逸待勞，反賓爲主，那知仍被柳青青着了機先。

啊喲！好痛，臂上被人重重擰了一把，有聲，是柳青青的聲音，在耳邊說道：「要命的，快走。」

話聲那麼冷而厲，却又是那麼清而脆，其實，那熟悉的，醉人的異香，已早入鼻了，但甫入鼻，便已隨風飄散，便知話聲入耳，人家已走遠了，還回頭做甚麼。

忙不迭飛落下樓，點地一掠，早見火光一閃，陸游這裡脚才點地，身後已是烈焰騰空，回頭一看，那蓮花樓已成了一片火海，樓中傳來撕裂人心神的陣陣慘呼。

敢情那蓮花樓四面八方同時火起，火起也立即騰空，樓中的二十多個漢子，顯已逃走無路，已陷入火海，也葬身火海了！

若他走慢了一步，不是落下，而是騰身，豈不也陷身火海中了。

眞是心膽俱裂，魄散魂飛，那敢怠慢，接連兩個起落，已飛掠到大道上。

那大火更熾烈了，尚未倒塌的蓮花樓，硝煙已把最上層的樓頂吞沒了，自也把方圓半里之內照耀得明如白晝，却竟連半個人影也不見現身出來，來時曾見的伏樁暗卡，怎生連一個也不見了？

忽聽身後有人在跺脚，啊呀！竟是柳青青！

那還是甚麼冷玉觀音，陸游一見，簡直如見冷面閻羅，臉兒鐵青，目中冷芒暴射。

陸游可一點也不怕，也一跺脚，說：「你也太狠心了，樓中那麼多人……」

那柳青青却在切齒咬牙，怒哼一聲，說：「若是我進了樓，若是你慢走一步，葬身火海的，不僅是那夥死有餘辜的賊子，還有你和我。」

「甚麼！你……是說……」

陸游的眼睛睜大了，柳青青的怒目却瞧着那火海，說道：「好歹毒的賊子……」

切齒，咬牙，眞是冰霜滿面。當眞，這火若是柳青青放的，怎會四面同時火起，火起，又怎會立即烈焰騰空。

「好歹毒的賊了！」柳青青又跺了一下脚兒，切齒道：「你嗅到沒有，多濃烈的硫磺火硝的味兒，幸

是我早發現樓下堆積着易燃之物，故爾將計就計，不上他的當，若進入樓中，那夥賊子人多勢衆，一被困住，一時之間，如何能脫身？」

「啊！我明白了。」陸游說：「你將計就計，索性先除去他們的爪牙。」

柳青青哼了一聲，說：「你眞膽大包天，原來，我眞小看你了。」

陸游一揚眉兒，說：「彼此彼此，當眞失敬了，原來姑娘是九華神尼的高足……」

言尚未了，柳青青已一把抓住他，道：「快走！」

說時遲，只見城門開處，湧出大夥人來，那蓮花樓烈焰騰空，如何不驚動城裡的人，都湧出來救火，那火光照耀如同白晝，若不快走，老遠就會被人見到了，必以爲他們是放火之人，火場中那麼多屍體，人命關天，驚動了官府，那還了得。

柳青青在前，繞過城脚，陸游緊隨在後，心知柳青青有意要考驗他，那敢怠慢，亦步亦趨，却也不曾落後半步。

陸游暗暗心喜，這柳青青非但不捨他而去，且方向是回轉棧房。

果然回到客棧，冷冷淸淸，柳青青倒放慢了脚步。道：「敢情我倒白替你躭心了，本來寃有頭，債有主，殺一可儆百，擒賊擒其王，那時不怕不樹倒猢猻散，諒那般爪牙便不改過自新，也不敢再作惡害人了，是以，若不犯我，我也饒他們的性命……」

啊！陸游不明白自己，他爲何大喜，道：「我還眞以爲……以爲你也殺人不眨一下眼兒。」

那柳青青可不是眞不眨一下眼兒，也眞不明白，他爲何喜得直搓手，簡直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柳青青臉色一沉，啊呀！好冷，道：「甚麼好極了？」

「我……我說了嗎？」

顯然他眞說了而不自知，柳青青哼了一聲，道：「還不打門，等甚麼？」

打門？那店門可不是緊閉，出來時尤無一人，現下却有燈光漏出，分明是已離去的店家，又回來了。

憑兩人的功夫，只要一騰身，便可越房而入，不知爲何要打門，豈不要人人皆知？

那工夫，不僅近東門一帶了，只見街道上，無數人在奔走，甚至人喧馬嘶，可知連官府也驚動了，而且也紅了半邊天，如何不轟動全城。

打門，豈不是街上奔走的人都可聽到見到？

他才這麼一遲疑，柳青青已把門打得震天價响，叫道：「店家，開門來。」

門一開，燈光暴射而出，那店家一見，嚇得連臉色也白了，見鬼，嚇得眞像是見了鬼，轉身就跑，竟是向街上狂奔去。

燈光之下，陸游看得更清楚了，不僅心寒，而且寒得痛楚。只見柳青青繃緊了的臉兒，不見一點紅暈，白得眞像寒冰，抿得緊緊的嘴兒，更小了，更像櫻桃，不過已不是紅色的小櫻桃，而是未成熟的櫻桃，青又青。

那話聲也更冷了，說道：「乍然一見，以爲是見鬼了，不信咱們從豹子頭手下，能活命逃得回來。」

「那麼，」陸游的心兒在收縮，因爲任他不瞬一下眼兒，不僅從她繃緊了的臉兒上，再也看不到一絲笑意，她含着那令他神魂迷亂的笑意，道：「這必是去報訊去了。」

這是甚麼响聲啊，令他心裡寒上加寒。

原來是柳青青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說道：「若不是要他去報信，我也不會回來了。」

陸游楞住了，眼看柳青青頭也不回，也不瞧他一眼，直向店內走去，他竟忘了跟隨。

原來是爲要店家去報訊，那自是知會豹子頭焦天龍，才特意回轉棧房。那焦天龍手下的嘍囉便沒全軍覆沒，死的必也都是武功高强的得力手下，如何不眼紅，豈會甘休，以寡敵衆，便不把對方放在眼裡，怎可敵暗我明。

柳青青頭也不回，說道：「本不與你相干，若是怕了，你走吧，放心，再沒人爲難你。」

甚麼話，他陸游竟會怕了！忙追了上去。

眼看柳青青已進入房中，不行，小心駛得萬年船，她目中無人，不把焦天龍放在心上，但焦天龍背後，還有甚麼主公，那自是比焦天龍更厲害的人物。

心念一動，且不進屋，繞着那棧房轉了一轉，闃然無一人，自也沒燈火，東方紅了的半邊天，已漸漸黯了下來，顯然蓮花樓已倒塌下來，大火已成了餘燼，但多少還有些光亮，陸游把凡是可以藏身之處，都搜查遍了，只差沒逐房搜查，驀見火光一閃，倒駭了他一跳，因爲火光發自柳青青進入的屋中，也就是先前他和柳青青住的那間客房。

忙回轉身來，奔去一瞧，只見房門虛掩。慌忙一脚踢開，啊呀！嚇得他忙不迭縮身，因爲柳青青只穿着褻衣，袒露着腿與藕臂。

（未完・二）

上文提要：展玉翅在蕪湖巧遇兩位好友魏守信與凌鐵城，聽他說想籌款爲丐幫做生意，魏、凌兩友慷慨捐助巨款，使展玉翅順利地收購一家生草藥舖，另在蕪湖畔新開一家酒樓，並以此作四海丐幫分舵的據點。展玉翅又意外地被一位白袍客看中讚他學武資質佳，相約每晚在河畔爲他指點武學決竅……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白髮婆婆施巧計　擒走玉翅赴揚州

「那甚麼才是上乘武功？」

「無招無式，亦即無跡可尋，那自然沒有破綻！你大概又想問，爲何不教我這種武功？可惜這種武功只能由自己體會，不能由別人施教，可以施教者，便有招有式矣！通常師父教徒弟乃教下乘之技，即按照本門之傳統武功，一招一式傳授，我教你中乘之技，乃因你天生是學武之材，而且你本身已有功底，並不是人人均可學習！」

白袍客說至此，踱一圈方步，道：「你若還不明白，咱們也來印證下，你意下如何？」

展玉翅又驚又喜地道：「前輩肯跟我過招？」白袍客隨手折了一支樹枝，把枝葉扯掉，成了一根細細的棍子，長度若一柄長劍，他示意展玉翅抽劍。

展玉翅猛吸一氣，抑住興奮的心情，緩緩地抽出長劍，道：「請師父指教！」這是他第一次喚他師父，白袍客微微一笑，不置可否，隨意立下個門戶。

展玉翅也同樣立了個門戶，白袍客道：「你看清楚，我破綻在何處？」展玉翅看了好一陣，搖頭表示找不到其破綻。

白袍客道：「你的破綻在雙脚處！別人看不出來，但老夫當然看得到！你信不信？」言畢他手中之樹枝已向展玉翅之雙脚刺去，展玉翅精神抖擻，長劍立即揚起迎接。

不料棍子在半途突然劃了一道美麗之弧形，棍尖恰好落在展玉翅之左脚上，他忙不迭跳開，白袍客道：「再擺個門戶看看！」

展玉翅想了一下，又立了個門戶，這次封住了雙脚，但肩上又露出破綻，白袍客以樹枝擊中其肩膊。如此一連失敗了七次，第八次他所立之門戶，居然沒有破綻。

白袍客雙眼露出滿意之色，奇怪，展玉翅居然覺得其眼神有點眼熟，却記不起在那裡見過：「如今沒有破綻了，但稍後有否破綻則尚未可知道。」他樹枝連晃，展玉翅長劍隨敵應變，盡量做到「無招」，但七招之後，又讓白袍客找到破綻，這刹那，展玉翅倏地閃過一個念頭，假如他是敵人，那將是一位最可怕之敵人！

又練了一陣，白袍客拋掉樹枝，道：「回去用腦筋思索！人與動物不同，人是萬物之靈，該以智取勝，以力制勝乃是下乘，智慧高者，弱能勝强；內力不濟者，亦可勝過功力高深者；能以寡制衆、能以輕敵重、能後發先至、後發制人！明晚再來！」言畢揚長而去。

展玉翅仔細咀嚼其所說之每一句話，對白袍客之智能，深感佩服，「看來，他該是武林第一人！我也不知要到何時，方能有他之一半

本領！」

第二晚，白袍客仍與他過招，在實戰中指點他。這次他可沒有昨夜之輕鬆了，因爲展玉翅能從對方之招式中，發覺自己招式中之破綻，而及時修正塡補。

白袍客喜道：「眞是孺子可教，三年後，你將是老夫之勁敵！」

展玉翅急問：「如今誰是你之勁敵？」

白袍客想了一下，道：「南海龍王、黃北山和上智老和尚。上智以純、樸取勝，內力爐火純青，且是出家人，心境平靜，是老夫一勁敵；黃北山剛正不屈，大開大闔，不爲敵所動，難纏！南海龍王武功另闢蹊徑，以詭異多變取勝，老夫若心神不靜，思路閉塞，便會爲其所制，照老夫所知，此三人是强勁之敵！」

展玉翅再問：「氣寒西北董萬峯不是你之對手？」

「十年前已不值一提！」

「白髮婆婆又如何？」

「她心胸太狹窄，斤斤計較，凡此種人難成大器，在爭鬥之中，必會因小失大，是以老夫不懼她。」

展玉翅道：「晚輩曾領略過張三奇之厲害，前輩難道亦不忌他幾分？」

白袍客仰頭大笑，道：「其人之武功，盡在老夫胸中，豈會怕他！」

展玉翅大喜，急問：「其人武功之最大破綻是什麼？」

白袍客聲音一變，似有無限遺憾：「他雖是個人物，奈何奸不夠奸，惡不夠惡，清高不夠清高，偏激有餘，剛毅不足，此乃是其最大之弱點。」

展玉翅垂首思索，白袍客厲聲道：「老夫有事，要離開十天八天，今後你自己練習。不可分神，小心！」言畢又抖起樹枝，展玉翅只好摒除雜念，全神應付。

* * *

這天，酒樓裡突然來了三位白髮婆婆，夏寶貝一看勢色不對，連忙通知展玉翅。展玉翅悄悄出去看了一眼，也覺這三位婆婆不同凡响，單只其中那位手中之鐵拐，怕便有數十斤重，不問而知不是尋常人。

展玉翅暗中吩咐下去：「人家若不是來搗蛋，照常招呼，不可惹她們。」

不料吃完飯之後，那持拐的老媼突然一頓鐵拐，道：「小二哥，請你們老闆出來說話。」

展玉翅走前道：「在下展小鶴，正是本店主人，不知婆婆有何指教！」

老媼怪笑道：「小伙子不簡單，老娘差點看走眼了！林森是我之徒子徒孫，聽說栽在你手中，可有這回事？」

展玉翅心頭一跳，心想莫非此人就是白髮婆婆？當下不敢大意，抱歉道：「婆婆可能聽錯了，小可跟林森鬥個平手，誰都沒有栽觔斗，且他們清了賬之後，小可便放他們走了！」這席話把雙方之面子全顧及了，又不卑不亢。

不料另一位婆婆道：「你說得好聽，可老身等早已查得清清楚楚，貴店是處黑店，吃一頓便飯，居然要收五十兩銀子……」

展玉翅哈哈大笑：「五十兩銀子是林森自己覺得沒有能力白吃，又希望帶回他那幾頭小獸才丟下的。小店若是黑店，又怎會天天高朋滿座？希望三位小婆婆不可聽一面之詞，不信可問問旁人！」

持拐婆婆又用力一頓鐵拐，發出「砰」地一聲响。「什麼叫做小婆婆？你敢看不起老身？」

原來展玉翅走近已看出她們都經易容，且聲音嬌嫩，不似婦人，是以以言相探，當下道：「對不起，此乃在下一時失言！」

「說句對不起就可把一切抹掉！」那持拐婆婆大刺刺地道：「老身也要白吃，不知你打算如何收拾我？」

對方分明是搗蛋來的，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沒有三分三，怎敢替林森挽回面子？是以展玉翅深知不好辦！但不好辦也得辦，否則以後江畔酒樓就更麻煩。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反問：「三位意欲如何？」

那三位「婆婆」怔了一怔，持拐的道：「你不阻止，老身又已吃飽飯，如今便要離開了。」言畢三人一齊起身。

展玉翅橫跨一步，道：「在下實不願跟三位婆婆發生不快事，希望三位留下吃飯錢，今晚在下再設宴回報。」

對方禮儀周全，委屈求全，本無懈可擊。但其中一位婆婆却道：「你別再說廢話，咱們來此之目的乃要跟你鬥一鬥，看看你是何方神聖，你若輸了就把那五十兩銀子交出來，還得把那張通告改一改。」

展玉翅沉住氣問道：「如何個改法？」

「改成誰有本領，誰都可以到江畔酒樓白吃。」言畢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笑得前俯後仰。

展玉翅臉色一沉，「三位如此未免太過份了，假如在下能勝一招半式，那又如何？」

另一位「婆婆」道：「咱們給你一百兩銀子，而且大姐的徒子徒孫，以後也不會再上門來了。」

展玉翅悄悄向旁邊一個小二打

了個眼色，邊道：「好，咱們到樓下去。」言畢，他當先下樓，那三位婆婆亦步亦趨，跟着下去。

展玉翅道：「咱們也免驚動旁人了，乾脆找個沒人的地方吧？」

「嘿嘿，大老闆是不是害怕？你該害怕的事，還多着哩！就在此處吧，也好讓街坊們看一齣好戲！」

展玉翅仍能沉得住氣，問道：「三位是一齊上來演戲，還是單打獨鬥，還是車輪戰？在下是客從主便。」

那持拐的「婆婆」指指旁邊那紅衣「婆婆」道：「老三，你先去討教一下，看他有什麼能耐。」紅衣「婆婆」大剌剌地上前，拔出一柄長劍來，一副耀武揚威之派頭。

展玉翅正想抽劍，斜刺裡跑出一個人來，道：「少爺，這個下人且讓小的先上，再不行少爺才出手未遲！」展玉翅一看是凌鐵城，遂點頭着其小心。

凌鐵城抽刀在手，道：「咱們是下駟對下駟，上駟對上駟公平得很，婦人遠來是客，請先發招。」

紅衣婆婆怒道：「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來，老身是下駟麼？」

凌鐵城笑嘻嘻地道：「你不是下駟，難道她才是？」說着伸手指指那持拐婆婆，紅衣婆婆罵一句：「找死！」揮劍上前，凌鐵城平生經歷過大小戰陣數百次，夷然不懼。他粗中有細，在未摸清對方底蘊之前，採取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之戰術，與對方周旋。

紅衣婆婆表面看來年紀雖大，但動作靈敏，姿勢美妙，劍走輕靈多變之路，但看來內力不是很强，若一般人遇到她，不能應其劍勢變化，十招八招也未必接得住，可是她碰到的是經驗豐富無比之凌鐵城。

兩人鬥了四五十招，仍是紅衣婆婆大佔上風，劍勢變化無窮，是以她得意洋洋地道：「閣下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下駟！」

持拐婆婆臉上並無喜色，沉聲道：「老三，不可驕傲，對方未敗！」她看出凌鐵城雖然守多攻少，但那顯然是一種戰法，並非力所不及，是以連忙開腔提醒她。

展玉翅當然亦看出凌鐵城外虛內實，十分穩當，更料到其用意是讓自己多了解對方劍法之變化，是故定睛而觀，並仔細揣摩對方劍法之變化。

近來他武功大進，有幾次都看到紅衣婆婆劍法中之破綻，並想到破敵之招數。眨眼又到了四五十招，展玉翅道：「這劍法華而不實，也沒甚麼看頭，更嚇不了人！」

「臭小子口出誑言，稍候老身便來收拾你！」

紅衣婆婆話未說畢，凌鐵城已趁其分神，找到機會反攻，但見刀光霍霍，反將劍影掩蓋住，雙方主客之勢，竟然在瞬息之間互易！

凌鐵城反攻二三十招，紅衣婆婆已十分狼狽！左支右絀，香汗淋漓，再鬥下去，不出三十招必敗無疑！「婦人如今知道自己也是下駟了吧？」

持拐婆婆道：「老三，你退下來吧！爭甚麼上駟下駟的，有甚麼用？正點子要緊，讓我來！」紅衣婆婆早恨不得有下台之階，是以忙不迭後退。

展玉翅喝住了凌鐵城，「咱們是主人，得給客人留點面子！」凌鐵城爲了樹立展玉翅之威信，恭聲應是，收刀回鞘，退在一旁。

展玉翅緩緩走前，抱拳道：「請前輩指教！」他不明對方底蘊，未敢托大，首先抽出長劍。

持拐婆婆嗤地一聲笑了出來，道：「老身痴長幾歲，且先讓你三招！」

「晚輩恭敬不如從命！」展玉翅長劍向左右虛發兩招，第三劍方畢直刺出，直奔對方胸膛！這一劍疾如白駒過隙，端得是眨眼即至！

先前那兩記虛招，明顯有看不起對方之意，持拐婆婆心驕氣傲，勃然大怒，豈知怒火剛升起，展玉翅的長劍已經刺至，這才大吃一驚！

幸好她身手靈活，在刻不容緩之際，忙不迭向旁滑開，展玉翅似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得理不饒人，標前一步，手腕一振，硬生生將直刺化爲橫削，改斬對方之腰腹！

持拐婆婆連讓三招，有點手忙脚亂，她鐵拐揮動，竟令人覺得頗不順手，展玉翅攻勢更盛，一口氣攻了七八招，將其鐵拐完全罩住！

凌鐵城在旁看得眉飛色舞，心中忖道：「小展的師父，也不知是那位高人，短短時間內便將他調教成這個樣子，看來如今我已非其敵手矣！」他心胸廣闊，竟無半絲妒忌之念。

別說凌鐵城詫異了，持拐婆婆內心之震驚，更非筆墨所能形喻。她不甘心失敗，覷得眞切，雙臂一振，將鐵拐拋起，擋住展玉翅之長劍，人即趁勢退開，伸手入懷，抽出一柄軟劍來，道：「再試試老娘軟劍的厲害！」

她大概使慣了軟劍，一劍在手，形勢果然大爲改觀，但見漫天銀光，點點生輝耀眼，展玉翅才施兩招，她已發了三招！

這是以快取勝，先發制人。幸好展玉翅經白袍客之嚴格訓練，學了後發制人之術，是以未被對方佔到便宜，只是他那隨機發招，因勢利導之法，尚未大成，對方急攻，

他常來不及變化，是故被對方佔了上風。可是他落於下風，並非就是輸定了，往往不經意的一招，便產生連消帶打之效，使對方攻勢遏了一遏！

其實持拐婆婆也不敢認定自己必勝，因爲展玉翅越鬥越沉穩，而且鬥志旺盛，自有一股氣勢，使人不敢輕敵。

兩人翻翻滾滾，眨眼間已鬥了一百多招，仍然是不分勝負之局面，但總括來說，還是持拐婆婆佔了上風，只是令她氣憤的是，往往眼看即將得手，可是又被展玉翅在刻不容緩之間避過，或突出奇招，迫得自己改招換式！

那持拐婆婆身份大不簡單，只是展玉翅不知道，否則他能與對方鬥了百餘招尚不落敗，已深感自豪！

又過了二十多招，持拐婆婆突然改變打法，動作倏地慢了起來，但出劍更加毒辣，且劍底生寒，似蘊藏了千斤力般，如此一來，展玉翅一時之間，摸不到其劍法變化，難以發揮所長，反而被鬧得手忙脚亂！

持拐婆婆見狀，心中放下一塊大石，劍出更慢，往往招式將老之際才突然變招，使對方難以提防！

展玉翅咬牙苦鬥，心中並無畏懼之意，一心只想破解對方之招數。

激鬥間，持拐婆婆長劍刺向展玉翅之胸膛，她手腕突然微微一抖，改刺對方之左下脅。展玉翅已料到她有此一着，立刻及時左移抵擋。

說時遲，那時快，持拐婆婆之左掌突然無聲無息地印出去，直至半途掌心方湧出一股凌厲而凜烈之寒風！

這一着大出展玉翅之意料，倉猝之間左掌連忙迎了上去！「啪」地一聲响，兩掌相交，展玉翅內力未能全力發揮，被震得倒飛逾丈，猛覺有股寒氣，沿手臂傳至體內，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持拐婆婆得理不饒人，飛撲上前，凌鐵城見狀已知展玉翅吃了虧，連忙飛身攔截；可是這邊廂的兩位婆婆亦雙雙搶上前，將他截住。

凌鐵城大喝一聲：「某家跟你們拚了！」他刀出如風，招招拚命，奈何那兩位白髮婆婆也非省油燈，仍能緊緊將他截住！

展玉翅咬牙上前再戰，可是那股寒氣眨眼間便已流遍全身，手臂竟發起抖來，如此如何是持拐婆婆之敵手？僅七個回合，已被她一招封住痲穴，順勢又將他抓住，喝道：「住手！」

凌鐵城投鼠忌器，不得不住手，沉住氣慍聲問：「你們要多少銀子才放人，快開個價來？」

一位婆婆罵道：「眞是狗眼看人低，咱們要錢也用不着向你們要！」

持拐婆婆指指凌鐵城，道：「你乖乖站着，否則教你們少爺立即授首！」

凌鐵城道：「咱們如欲傾力一戰，閣下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持拐婆婆冷冷地道：「老身謀定而後動，你以爲咱們便沒有人麼？告訴你，老身在片刻之間，便可召集近百名高手趕來，屆時莫說你們少爺生命有危，就是江畔酒樓，亦要毀於一旦！」

「你們到底意欲何爲？」

持拐婆婆想了一下，道：「且借你們少爺用一用，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便送他回來！」

凌鐵城急問：「假如你不送少爺回來，咱們去何處找你？」

可是持拐婆婆揮揮手，那兩位婆婆已一人一邊，架着展玉翅跑了，持拐婆婆押後，聲音遠傳而來：「姓凌的，你最好不要跟踪，不要不知好歹，不懂輕重進退！」

凌鐵城發了一陣呆，此時方見夏寶貝滿頭大汗地跑過來，人未至聲音先至：「大哥，少爺去了何處？」

凌鐵城嘆了一口氣：「咱們回去再慢慢說。」

* * *

展玉翅旋又被人封住了暈穴，是以不醒人事。待他醒來時，只聽車聲轔轔，左右顛簸，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轉個身，四肢却仍未能動彈，這才知道自己痲穴尚未解開。

他輕輕閉上雙眼，凝神靜聽，發現車廂內尚有一個細長之呼吸聲，知道有人監視，便裝作尚未醒來，暗中運氣衝穴。

過了一忽，穴道已有鬆動之感，又忽覺得穴上一沉，又讓人戳了一記，他暗嘆一聲，開腔問道：「是誰在此？你們要挾持我去何處？」

只聽白髮婆婆的聲音傳來：「你最好乖乖躺着，到了地頭自然知道！哼，你昏睡了幾天，肚子餓不餓？」她不問猶自可，展玉翅聽後，頓覺飢腸轆轆，可是他不願開腔示弱，乃閉嘴不言。

白髮婆婆冷笑一聲：「你逞甚麼强？餓壞了你，老身如何向西方仙子交代？」

展玉翅輕啊一聲：「原來你們是西方仙子派來的！她屢次跟我過不去，到底是何原因？」

「這個老身也不知道，你最好當面問她，」白髮婆婆雙掌輕擊，俄頃便見一位婆婆拿了一隻大碗進來，却是一碗燒得香噴噴的牛肉稀

飯，她用勺子要餵展玉翅，但展玉翅緊咬牙關，不肯張嘴。

白髮婆婆冷冷地道：「你有種的便當面跟西方仙子說個清楚，爲難咱們這種小脚色，有甚麼意思？再說餓死白餓死，她會可憐你麼？」展玉翅一想，深覺有理，便張嘴吃個痛快。白髮婆婆道：「這才像話！」

一碗牛肉稀飯貶眼間便吃個精光，白髮婆婆道：「乖孩子，你早點休息吧！」

展玉翅急道：「且慢，我要解手！」

持拐婆婆嘴裡說着，食中二指去勢不停，直戳其暈穴上。「乖孩子，你就撒在褲襠裡吧！」旁邊那個白髮婆婆咭咭而笑。

待展玉翅再度醒來，却已躺在一張床上，房內之窗子都掛着厚厚的布簾，伸手不見五指，展玉翅雙眼呆了好一陣方能視物，儘管如此也只能看個大概，但房內沒有別人，却可肯定。

展玉翅屢逢奇變，閱歷較前深，他先運了一下子功，發覺體內並無甚麼不妥，這才慢慢走下床來，悄悄拉開一縫布簾，往外觀望。外面是一道長長之暗廊，未見有人，他膽子頓大，立即輕輕推門，開了出去。

他不辨東南西北，裡外前後，認定一個方向走過去。未至盡頭，已聞一個尖細的女子聲音，怒道：「羅賓鴻他算老幾，居然敢不聽仙子之命令？」

展玉翅連忙放慢脚步走前，前端有一扇門，門上有雕花透孔之小窗，展玉翅湊眼望進去，只見裡面是座大廳，點了好幾根粗大之蠟燭，光如白晝，他因角度問題，看不到主人的坐位，只見靠台階那方，彎腰垂首站着好幾個漢子，看其模樣似乎十分驚悸！

耳畔又聞一個老人的聲音，「請婆婆代向仙子美言幾句，請她大量再寬限幾天，老朽一定再去說服羅賓鴻……」

又聞那持拐婆婆的聲音發自旁邊，估計她是站在大堂前面。「索寨主，假如仙子再給你半個月時間，你若仍未能說服羅賓鴻接受仙子之幽香令，那又如何？」

那老者慢慢抬起頭來，只見他五十多六十不到的年紀，面容清癯，蓄着三綹短髯，唯雙眉濃厚斜飛入鬢，英武之中，透着幾分霸氣，只是此刻那還有一絲豪氣？顫聲道：「老夫甘願受仙子任何懲罰！」

持拐婆婆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一個人受罰有甚麼用？索長勝你且聽住，老身代仙子准你所求，再寬限你二十天工夫，這已是格外開恩！假如你未能完成任務，還要你們天龍寨一百顆人頭以及你的一對手掌！嘿嘿，你外號『滿天星雨』，暗器手法不錯，但不會辦事，這對手還要來何用？」此令十分嚴酷，但她說來却十分輕鬆，確像格外開恩！

展玉翅倒抽了一口氣，暗自忖道：「這老虔婆好毒辣的手段，也不知她心腸是甚麼東西做的！」

不料索長勝聽後居然露出一絲歡容，忙不迭地抱拳作揖行禮：「多謝婆婆開恩，多謝婆婆開恩！老朽一定盡一切辦法勸服羅……」

持拐婆婆道：「你不必多言，快去辦吧，再砸了可不能怪我！」索長勝連退三步方敢轉身離去。持拐婆婆之聲音轉厲：「索長勝，你若敢生溜掉之念頭，教你一家以及天龍寨沒一個活口！」

索長勝住一住脚，又應了一聲方離開。持拐婆婆又道：「白頭釣叟，你跟華山派萬點梅是表親，仙子着你調查萬千秀之下落，可有着落？」

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叟道：「啟稟婆婆，老朽打聽到萬千秀跟其幾位同門師兄弟曾去過青城山，後來又在成都出現過，但最後去了何處，老朽却打聽不到！並非老朽不盡力，事實上老朽單槍匹馬能力有限……」

他話未說畢，已聽持拐婆婆冷笑一聲，叱道：「給我拿下！」剎那間，旁邊幾位跟他一樣，必恭必敬，聽候報告的漢子，同時出手，將白頭釣叟雙臂及大穴扣住。

白頭釣叟高聲道：「老朽不服！若老朽因未盡力而受罰則心甘情願，但能力有限也有死罪，則死也不瞑目！」

持拐婆婆一聲冷笑：「那老身便讓你死得瞑目！你聽清楚，仙子早已打聽到，是你親自將萬千秀送到青竹門去的！你自己說該不該死？」

白頭釣叟臉上一片死灰色，又聽持拐婆婆道：「賜你死罪太便宜了你！先將他的舌頭割掉，再丟在黑牢三五年，慢慢折磨你，方能正法紀！」

那幾位自告奮勇的漢子立即有揑嘴、掏舌頭，有人取出匕首來。展玉翅又驚又怒，忖道：「這婦人好生毒辣！」可是回心一想，這些人都是黑道上的凶人，讓比他們更凶的人懲治，乃天理循環，何須替他難過！只此一猶疑，白頭釣叟的舌頭已離腔，前襟染滿了鮮血，接着便被人扯了下去。

持拐婆婆又道：「宋吉雄，仙子托你辦的事，你又辦得如何？」

一位漢子雙眼目光閃鑠，恭聲道：「據小的調查所得，野和尚談風，上個月獨自一人去東北關外，

聽說他去找他昔日的姘頭『水上春』！」

「你知道仙子何事要他麼？」

「小的妄猜，仙子與他有隙，想殺掉他！」

持拐婆婆冷冷地道：「這你倒只猜對了一半，猜對後半截！仙子跟他無仇，只是他屢與咱們作對，是以非殺不可！但『水上春』向在江南活動，怎會跑去東北？」

「這個小的便不知道了，容後再查。」

「給我拿下！」持拐婆婆聲音轉厲：「你好大的膽子，談風和尚是去找『蜂尾針』那賊婆，而且你們之間已有了周密的佈置，專等仙子上門，以便不擇手段地偷襲仙子！其心可誅，不可輕饒！給老身先將他開膛，掏出心肝看看到底是甚麼顏色的！」

六月天的風雨，來得好快，剛才他抓白頭釣叟動作十分快，如今人家抓他的動作，也絕對不比他慢！剎那間，宋吉雄殺猪似的叫了起來：「婆婆，就算小的調查不力，也未必是個死罪，你假傳聖旨……」

持拐婆婆斥道：「住口！談風及蜂尾針已供出一切，還容你抵賴麼？動手！」

話音剛落，但聞「嗤」地一聲響，宋吉雄之前襟已被人撕破，有人舉起精光四射的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刺去，忽聞一聲暴喝：「住手！」

木門「嘩啦啦」地被人推開，走出一位錦衣青年，雙眼怒光四射，眉毛倒豎，大步自暗廊裡走出來，原來展玉翅見持拐婆婆如此殘酷，再也忍不住，挺身而出。

持拐婆婆側頭看是他，忍不住冷笑一聲：「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敢多管閑事？」

「你如此凶殘，少爺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又如何？你有力阻止麼？何況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憑甚麼管咱家的事？」

展玉翅一挺胸，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咱們憑的是一股正義。」

持拐婆婆大笑：「恐怕你還不知道宋吉雄是個甚麼樣的人！像他這種人應該所有自認俠義者，都恨不得吃其肉，寢其皮……哈哈哈，你別笑死老身了……」

展玉翅聞後微微一怔，但勢成騎虎，只好道：「像他這種人雖死不足惜，但你開膛取心，未免太過殘忍！」

持拐婆婆輕哼一聲：「動手，別管這小叫化子！」

這句話倒叫展玉翅吃了一驚，也激起他之怒火，一摸腰上，長劍猶在，立即將之抽了出來，道：「誰敢動手，先吃少爺一劍！」

那手持匕首的大漢冷笑一聲，看也不看他一眼，立即手起刀落，但聞一聲慘叫，挾着展玉翅的怒喝聲，一道白光向其後背刺去。

說時遲，那時快！斜刺裡飛出一柄單刀來，將他長劍擋開，展玉翅只覺手上一輕，長劍已被擊落地上，他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但聞持拐婆婆咭咭地笑個不停。他大受刺激，揉身撲去。

只聞持拐婆婆道：「不可傷他，留着有用！」

一位中年漢子斜踏一步，截住展玉翅，迎面向他一拳打去，展玉翅抬起左臂擋架，眼光一瞥，見他左脚伸了出來，但自己雙脚居然不聽使喚，被絆個正着，「砰」地一聲，摔倒地上，他挺腰欲起，那知四肢酥軟，這才知道自己不知何時已着了道兒，不由十分懊喪。

持拐婆婆冷冷地道：「你也不想想，老身若無把握制住你，豈有放你一人在房中之理，來人，將他抬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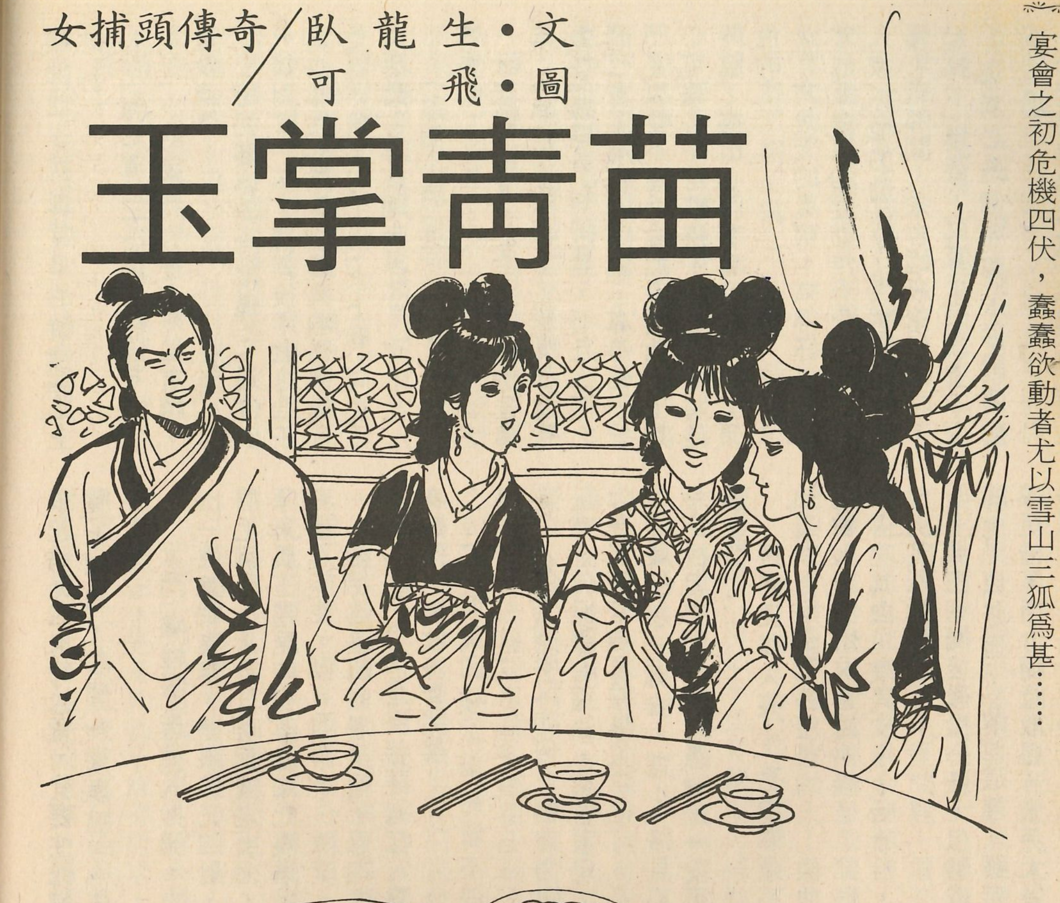
與持拐婆婆一道的兩位白髮婆婆，又一人一邊將他架回房內：「你好好在房內呆着，省得自取其辱。」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程小碟爲進一步破解五狠人的行動，不惜在大忙之間抽出得力助手小文與小雅出去追查，她與郭副總捕頭則專心安排宴請江北衆英豪大會諸事務，發出請帖七十張，出席的賓客有八十三名，除了收到請帖缺席的之外，不速之客有十餘名，宴會之初危機四伏，蠢蠢欲動者尤以雪山三狐爲甚……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智用天荊棘爲題　博得衆英豪擁護

秦品蓮心中念轉，道：「說的是啊！刑部之中，從未有過女總捕頭，妳替咱們女人爭光，小妹嘛！自應全力幫忙，要我作甚麼只管開口！」準備晋身拉關係了。

程小蝶還未及答話，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口是心非，雪山三狐的話，豈可相信。」

聲音不大，但却用內力送出來的，聲音似是由第一席位上發出來，但却無法看得出是那一位說的。

因爲，江北四老，神丐關杰，都有這份功力，就枱面上看，第一席位上的人是今日與會中最不好惹的人物。

秦品蓮忍下一口氣，緩緩坐下，低聲道：「大姐，瞧出是那一個說的沒有？」

「瞧出來又怎麼樣？能出口質問麼？」大妖狐道：「認了吧，想不到江北四個老而不死的人，竟然都趕來參加今日這場宴會，程小蝶的氣勢不小啊！」

兩個妖狐以傳音之術交談，別人只見到她們嘴皮子動，却聽不到說的甚麼。

「大姐，」秦品蓮道：「看來，今天很難和姓程的丫頭攀上關係了，江北四老在此，我們設計的借船過渡的計劃，只怕也很難應用得上。」

「四個老鬼雖然難纏，但還可以應付，最討厭的是鐵面神丐關杰也在這裏。」大妖狐道：「這個人發起飈來，就麻煩大了。」

秦品蓮道：「不是還有高手後援麼？」

「高手！甚麼高手啊！」大妖狐道：「男的、女的，不知道，老的、少的沒見過，一旦頂上了，只有我們三姊妹活生生的在這裏，跟江北四老和關杰眞要對上了，可不是普通的找樂子，而是要全力玩命！」

「江北四老，已經退出江湖了，他們會爲一個程小蝶重出江湖麼？」秦品蓮道：「只要四個老頭不出手，咱們三姊妹合力擺平關杰，那可是哄動江湖的一件大事，傳揚開去，夠咱雪山三狐風光了。」

「妳想得美呀！」大妖狐道：「關杰可不是木雕泥揑的人，咱們三個聯手上，沒有一百招也別想擺平他，」大妖狐道：「何況，這滿佈着刑部的伏兵，程小蝶不會坐視，江北四老也會幫手，二妹呀！這可是跳火坑，自取滅亡的事，所以，未見後援之前，到此爲止了。」

「大姐的意思是，今天不玩了？」秦品蓮道：「不見後援出現，咱們三姐妹，今天就不惹是非？」

「就算看到後援的人物現身，也要掂掂他們的份量才行，」大妖狐道：「份量不夠，咱們就來個視

而不見，要鬧事，由他們先鬧就是。打衝鋒的事，要有把握，十萬兩銀子雖然不少，但要留下性命才能享用，今天的苗頭不對，告訴三妹要忍耐，沒有我的令諭，就算被人當衆拉斷了褲腰帶，也不許出手。」

「可惜程總捕頭也是女的，」秦品蓮道：「三妹那一套嗲勁，全無用武之地了。」

「江北四老，最年輕的也有六十以上，年老成精，也不吃這一套，」大妖狐道：「鐵面神丐關杰，完全不解風情，擺上床，妳們也未必能讓他盪漾春情，由現在起，咱們是淑女，妖媚嗲勁全收起來。」

說變就變，三妖狐立刻端莊起來，媚態風情，一掃而空。

郭寶元看她們低聲交談，却無法聽到她們談些甚麼，見三人一番討論後，個個正襟而坐，却不能揣測三人下一步的行動，只有暗中留心，以作防範。

程小蝶倒是很希望在這場宴會上，暴發出一些衝突，使隱藏於暗中的神秘力量，能在衝突中露出一些端倪，順便也讓江北武林道上的形勢，展現一個明朗的區分，所以，她早已準備好了那截天荊刺，在一個玉盤之上，由一個年輕的捕快捧在手中，緩步在宴會上繞場一週。

程小蝶暗中留神了場中人的反應，發覺了很多人都站起了身子，很仔細的觀看。

但形似一截細小枯枝，很難看出它代表着甚麼。

那藍衫英挺的年輕人也看得十分仔細，而且，皺起眉頭，似是心中已有所得，有一種惶惑的感覺。

繞回到第一席上，江北四老和神丐關杰也看得十分留心，關杰還撿入手中，仔細地瞧了一陣，才放入玉盤，莫思元、林志昌，倒是不怎麼關心玉盤中那截枯枝，目光轉動，似在找人。

程小蝶對兩人的舉動非常留心，瞧出他們隱隱有焦慮之色，似乎是尚未發現應該出現的人，心中忖道：這兩個盜匪，大約認爲刑部已沒有認識他們的人了，才敢稍作易容，赴我的宴會，膽大妄爲，心中那還有官府王法之念，今日一定要緝捕歸案，以正法紀。

一陣怒火過後，心念平靜下來，細作思量後，忖道：「看兩人心不在焉，四下探視，一副賊頭賊腦的形色，也不是甚麼大凶首惡的人物，他們是甚麼人的屬下呢？敢把刑部逃犯留在身側聽候差遣的人，才是眞正的主犯。天子脚下，有這麼位人物，這樣組合的勢力，這個人膽子之大，已到了目無君主的境界，他憑仗的是甚麼呢？身份特殊，或是有着過人的武功？

這兩個人和素喜是否同屬於一個組合中人？當年廠衛的勢力遍佈京畿，怎容得這樣一股力量存在？

只覺思緒如潮，紛至沓來，一時之間，竟無法理出一個頭緒……

程小蝶突然感覺到有些孤單，江北四老、鐵面神丐，雖然都出席了這次盛會，但眞到了拔劍而起的拚命時刻，肯否相助？全無把握，刑部捕快雖然不少，但眞正能參與火拚的高手，能獨當一面的，只有她程小蝶一個人，郭寶元勉强算上半個，小雅、小文，可當大任，但兩個人都被派出去了。

她必需振作起來，應付莫可預測的變局，放棄後援有人的打算。

這是個很奇怪的局面，事前沒有溝通，但參與宴會的人，又包羅了江北武林中黑、白兩道上知名人物，也造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準備鬧事的人，被江北四老、鐵面神丐等一股白道高手鎮住了，他們認定了這些人是刑部總捕頭邀來的幫手。

但這些人沒有對程小蝶作過任何承諾，他們也不願和官方捕快有着太密切的來往，那會有傷於他們得來不易的淸高俠譽，除非事情擠到了自己頭上，否則不願輕易出手。

他們來參加宴會，大半是出於好奇之心，刑部用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出任總捕頭，已是前所未有的事，美麗的女總捕頭，竟又能擊潰東廠，除去權監，實在是震動朝野的大事，都想見識一番。

看到了，美則美矣！但輕視之心却也油然而生，名動天下的程小蝶，除了美麗養眼之外，再也看不出令人欽敬的地方了，二十不到的大姑娘，也無威嚴氣勢，如何能服人心，不自禁生出了排斥之感。

當然，副總捕頭郭寶元也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

這樣一個場面，就越看越冷淡了，來時的熱切冀望，頓化烏有。

所以，江北四老入座之後，很少講話，神丐關杰，也有着不宜攀交的認同。

郭寶元閱歷豐富，感覺到了這種氣氛，但却回天無力，程小蝶也感覺到了這份冷淡，江北四老，神丐關杰，似是有意避開和她說話，正襟危坐，喝酒吃菜，唯一的支援是道破雪山三狐的謊言，程小蝶雖然知曉是出自那位之口，但却沒法叫出他的名字，因爲，江北四老一直沒有自我介紹姓名，未表身份。

冷漠使程小蝶感到孤獨，但也激發了程姑娘的豪氣，準備放手一拚了，江湖人物，最重實力，拿不出眞實本領，是很難讓人敬重。

程姑娘心中作了決定，緩緩站

起，命人把放有枯枝的玉盤置於一個木架上，淡淡一笑，道：「這截枯枝，極不起眼，但却頗有來歷，它牽涉了一件重大的命案，也是命案中的兇器，在場之人，都是武林俊彥，行方四海，見識廣博，此物何名？產自何地？妙用何在？小妹是誠心領教，還望諸位前輩、仁兄，不吝賜示，我這廂洗耳恭聽了！」

用詞雖然婉轉，但語氣却棉裏藏針，有點刺人，也有點考驗的味道。

由一段小小的枯枝上，瞧出它的出處來歷，本非易事，何況，語中又點明它頗有來歷，這就不能隨口亂編，胡說八道了。

一時間，全場寂然，江北四老八道目光，一齊轉注在關杰的臉上，論行脚之廣，鐵面神丐算得上是行踪滿天下，見多識廣的人。

「好像是生長在南荒大山裏一種毒草。」關杰有點尷尬的說：「以此作爲暗器傷人取命，關杰倒未聽人說過。」在江北四老目光逼視之下，關杰只好硬着頭皮說話了。

「關大俠說得不錯，此物生於南荒大山，名叫天荊刺。」說話的是一個青衫文士，頭戴方巾，留着五綹長髯，像一個落第秀才，却也有點仙風道骨的飄逸。幾句話已引得全場注意，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他的身上。

青衫人左手一拂長髯，緩緩說道：「程總捕頭，寒生沒有說錯吧？」

程小蝶心中一動，忖道：這聲音好像有點熟，却又想不起何時，何地聽過，印象中也全然想不起這麼樣一個人物。

「不錯，」程小蝶呼口氣，道：「先生已指出天荊刺的名字，關大俠也指出了它的產地，先生既知詳情，何不暢言所知……」

「好……說錯了，還望程總捕頭指點，」青衫人道：「天荊刺最大的特色是帶有強烈的痲醉毒性，被它刺中的人必死，人却又能不受到痛苦，更奇妙處是見血即化，天荊刺穿入人體，子不見午，十二時辰，即化入血液之中，中毒的徵象亦逐漸消失不見，那就成了一件無頭公案，說它病發而亡，亦無不可，沒有痕跡，再加上死無對証，使案情不了了之，總捕頭找出了天荊刺，當可使死者沉寃得雪，足見才識高人一等，在下佩服啊，佩服！」

「慚愧得很！」程小蝶道：「兇器雖已找出，但兇手仍未查獲。」心中忖道：「這個人似在捧我的場了。」

「及時找出天荊刺，」青衫人道：「留作証據，追查兇手的事，就不用急在一時了。」

這番話，大有慰勉之意，程小蝶聽得呆了一呆，凝神看去，青衫人早已坐下，舉起筷子大吃起來，似是再無與人搭訕的意思。

「這個人又是誰呢？學問見識，無不超人。」程小蝶暗忖道：「他和藍衫人有一個相同的特色，他們和今日與會的人似都不熟，不同的是這位青衫中年人，似是十分隨和，能和人混在一起，打成一片，溶入羣衆，不留心，就很難看得出，他和同桌的客人，只是初度交往。

江北四老中年紀最輕的一個，但也鬢髮蒼然，兩鬢斑白了，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關大俠相識滿天下，可認識那位中年文士麼？」

「怎麼，曲老也不認識？」關杰道：「江北道上人物，還有四位不認識的？」

兩人交談，似是未把主人的程小蝶放在眼中，看也未看她一眼，程小蝶心頭很火，但却忍下了。

「他不是江北道上的朋友！」曲老道：「江北黑、白兩道上成名人物，我曲大風就算沒有見過，也該有個耳聞！這個人却是陌生得很！」

程小蝶暗道：「原來他是一品刀曲大風。」

她雖不認識四老本人，但他們的姓名、綽號，却是早已記在心中。

「其人見聞豐博，胸羅甚廣，應該不是無名之輩，關某竟然不識其人。」

「確也有些奇怪，」一個鬚髮如雪，長眉垂目，是四老中年紀最大的一位，開口說道：「江北道上的朋友，參加宴會的不過五十一人，會中有近半數都非江北道上人物，刑部總捕頭作主人，請些什麼客人，老朽等就不便過問了。」

「晚輩發了七十張請帖，」程小蝶接口道：「來了八十三位客人。」

「請的可都是江北道上的人麼？不是佟元修誇句海口，出道十年以上的江北道上人物，十之八九老夫都認得出來，八十三位除了五十一個，有三十二位不是江北道上朋友，這些人是有意的混進來，是別有所圖，還是借機會長長見識。」言下之意，頗有責備的用心。

程小蝶暗暗驚道：「這位老人家，倒是個有心人，竟然默查全場人數，把江北道上的人，點個一清二楚，混入的三十二個人，來自何處？用心何在呢？」

「佟老伯責備的是！晚輩年幼識見不多，處事就欠週全了，」程小蝶道：「佟老伯如肯指點一二，晚輩無不遵從。」

程姑娘刻意的壓抑自己，借機攀交，兩聲佟老伯，叫得佟元修老

臉上飛起了一片笑意，程總捕頭給足了他的面子，也大大減弱了江北道四老的排斥之感。

江北四老對望一眼，相視頷首，似乎交換了一種心意，八道目光，一齊注在程小蝶的臉上，佟元修才輕輕咳了一聲，道：「不速之客，有不少別有用心，總捕頭事先疏於防範，如今準備如何應付？」

他講話聲音很小，就是坐在同一席上的人，也要很用心聽，才能聽得清楚。

所以，莫思元、林志昌，聽得十分用心，程小蝶不認識江北四老，他倆可是認得清楚。

程姑娘誠心要借重江北四老了，微微一笑，道：「諸位前輩有什麼高見，但請吩咐，晚輩經驗不足嘛！」

這一下，連鐵面神丐關杰也圈了進去。

五人聽得十分受用，程小蝶以刑部總捕頭的身份，四品大員官位，滿口的前輩、老伯，叫得五個人心花怒放，心中雖然明知道已被拖入了水中，只要一開口，今日這宴會上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五人都不能再置身事外。

謙讓多禮，敬老尊賢，竟然是有着如此重大的收穫。

當然，程姑娘有意的設計攀談，引君入彀，才是最大的原因。

郭寶元一直在留心着第一席上的情勢發展，雖然未聽聞到談些什麼，但見江北四老和程小蝶忽然不停交談，雙方之間的僵冷氣氛已然解凍，心中對美麗的上司佩服極了，不知她用的什麼方法，消去了江北四老的輕視和排斥，連帶信心大增，豪氣頓生，舉杯敬酒。

這第二席上，除了雪山三妖狐之外，還有兩個北京大鏢局的總鏢頭，兩位雄據一方的堡主，鏢局的人，雖然支持刑部，但也不願和江湖人物結仇，何況雪山三狐兇名素著，兩位堡主，也不願招惹她們。

雪山三妖狐根本沒有把他們放在眼中，三妖狐顧慮的是江北四老和鐵面神丐，來時曾經震於總捕頭的盛名，有點担心程小蝶，見面之後，看是一個二十不到小姑娘，畏懼之心頓消。

她們早已認定江北四老、神丐關杰是應邀鎮場而來，絕不會允許人在宴會上搗亂，所以決心忍耐，寧可少賺十萬銀子，也不準備鬧場了。對江北四老和程小蝶暗暗低聲交談，認爲是想當然爾，只是不曉得他們在計議些什麼事情。

「我看，今日之局面充滿詭異，」佟元修道：「混來的人，大都不是江北武林道上的人，他們可能是受人僱請而來的殺手，易容改裝，已非本來面目，是否有特定目的，老夫就不便猜測了。」

「關某人參加不少英雄大會，有的是帮、派之間，講斤兩，談條件，宴會上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也有借會宴之名，進行吞併的陰謀，埋伏刺殺，酒中下毒，各逞心機，但却從未參加過今日這樣詭異、迷茫的宴會，與會的人都盡量隱蔽自己，除了雪山三狐之外，幾乎見不到黑道上知名人物，這就非常的可怕了！」

程小蝶心頭震動一下，低聲道：「前輩有所見了？」

「不錯，今日與會之人，除了刑部之外，似分兩個勢力，關某人看不出他們代表什麼？但個中至少有六位身負絕頂武功的高人，他們掩去了形貌，也很注意自己行動，但無法完全掩飾去凌厲的眼神。」

「那位身着藍衫的年輕人？」程小蝶道：「雪山三狐……」

「撇開雪山三妖狐不算，」關杰道：「那藍衣少年氣勢最厲，那位中年青衫文士，也是位頂尖人物，他的隱蔽功夫最好，如非發表天荊刺一番宏論，我就幾乎看走眼了，除了兩人之外，至少還有四個高手，默然而坐，表面上神色不動，暗中却搜覓觀察，不知道他們的用心何在？」

這一下不但程小蝶聽得心頭悸動，連江北四老也有些沉不住氣了，髮眉顫動，雙目放光。

但他們已是年老成精的人，很快的就把激動心情壓抑了下去，目未轉顧，靜坐不動。

「關大俠，恕晚輩說一句不知高低的話。」程小蝶道：「這些人比你如何？」

「那俊美的藍衣少年，如寶刀之光，氣貫牛斗，尖銳無匹；青衫中年文士，浩瀚如大海汪洋，廣容山川，莫可測量，這兩人技藝、功力，肯定在關某之上，至於另外四位，神芒隱現，看樣子也不在關某之下，程姑娘，妳高明啊！怎麼一下子把天下的精英、高人，引來了如此之多，我行脚江湖三十年，可是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今天可眞是大開眼界了。」

話很平淡，但却帶來了巨大的震撼之力，江北四老、程小蝶全都聽得臉色一變，心中震動不已。

「關大俠，沒有看錯吧！」曲大風道：「此情此景，大出了常情常理之外，他們來此的目的何在呢？」

「難道是青苗玉……」程小蝶心中忖道：「來的既是絕頂高手，却又名不見經傳，也都刻意的在隱藏自己的身份、面目，甚麼樣的力量能吸引這樣的人物呢？」

「程總捕頭，」關杰神情嚴肅，施展傳音入密之術，道：「我想不

出甚麼樣的珍貴之物，能把他們引來此地，他們身上也暗藏兵刃，顯然是準備出手，有火併一場的打算，奇怪的是，他們對象不似刑部，到目前爲止，好像還沒有找到確定的目標。」

「會不會就在這裏打起來呢？」程小蝶也施展傳音之術問道。

「已有這種準備，但又似未找到確定的目的，事情就這樣拖延着，關某人不瞭解程總捕頭作何打算？與會之人中，有沒有刑部暗中聘約的高手？」

「沒有，」程小蝶道：「不過，會場中，發現了兩位刑部六年前的逃犯，晚輩準備逮捕他們。」

「這是公事，關某不便妄作評斷，不過，事有輕重，總捕頭一行動，會不會星火燎原，引發一場混戰，還請三思而行。江北四老和關某人一樣，不知該否插手，事實上，就算一同出面，也鎮不住場，那就要憑藉着眞刀、眞槍、眞功夫玩命了，這一場火拚下來，關某和江北四老恐都難全身而退，五條老命說不定就玩盡在厚得福大飯莊了。」

「如此的嚴重麼？」程小蝶道：「兩人就坐在我們這一席上，鬼頭鬼腦，目光亂轉。」

「原來如此，總捕頭似早有打算，捕頭捉逃犯，千該萬該，但如一旦引發大衝突，總捕頭可別把關某人算上，生死事小，重要的是我不願打一場糊塗仗，這些人是誰？目的何在？全不知道，他們沒有惡行，我也沒有理由干涉。」

說得很清楚了，程小蝶皺起了眉頭，初生之犢不畏虎，要不知道那是虎才行。現在關杰告訴了她，這裏不但有一羣虎，還有幾隻是虎中之雄的大猛虎，以鐵面神丐在江湖的盛譽、威望，就先打了退堂鼓，江北四老似也在關杰提示下退避三舍，四人舉杯互敬，一副置身事外的悠閒樣子。

程小蝶暗暗歎息一聲，忖道：刑部總捕頭這個位置，可是眞不好幹，江湖上利害牽扯，所謂俠義道中人未必支持你，綠林道中人更是不願合作，連鏢局中人也不願和你交往得太過密切，公正執法，不但要有執法的實力，還要有執法的技巧，要圓滑有緻，要曲徑通幽，要軟硬兼具，要隨機應變，强渡關山，只恐會碰得個鼻青、臉腫。

今日之局，事出意外，忽然冒出了一些連鐵面神丐也心生凜懼的高手，這些人又都在江湖上默默無名，是些甚麼人呢？但不會憑空跳出來的，他們早已存在於江湖之中。

突然，程小蝶想到了素喜，一個甘爲妾婢的美麗少女，如非言侍郎這椿命案，又焉能知道他是一個身負上乘武功的高手，一見五狠人，就能把五人收爲已用，表現出强大的辦事能力，不但武勇，也有智略。

這是江湖中最可怕人物——殺手。

他們潛踪隱形，不求聞達，應該出現時，就突然冒了出來。

但如此衆多，能讓江湖中一流高手也害怕的殺手，突然集於一處，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但程小蝶心中明白，殺手是不會無緣無故出現的，他們現身是受人雇用，一個高明的殺手，需要驚人代價，北京城中，甚麼人如此有錢，能請到如此衆多的殺手？

又想到了素喜姑娘，她不是受雇的殺手，而是人有計劃培養的殺手。

這些人的出現，必有重大的目的，不是爲殺她這個刑部總捕頭，要殺她，用不着這麼多人。

可是！要殺誰呢？而且分成了壁壘分明的兩個組合，出現在一處，這可是江湖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程小蝶心念百轉，但却想不出他們要殺的對象。

青苗玉可能是他們爭奪的東西，誰擁有了那塊玉中三奇之首的青苗玉，就可能是他們狙殺的目標。

程小蝶作了大膽的假設，但却想不出阻止這場殺戮的辦法。

刑部無力，江北四老也沒有這個力量，名聞天下的鐵面神丐，更是早已心存凜懼。

這些人非常可怕，也罪大惡極，唯一的辦法，讓他們自相殘殺，來一次殺手對決。

這就得精心策劃，忍下怒氣，不能因小不忍而亂了大謀，今日之事只宜智取，不可力拚。

經過了一番盤算，程小蝶決心除害，定下了主意，才長長吁一口氣。

鐵面神丐關杰表面上神定氣閒，骨子裏却是憂心如焚，一直注意着程小蝶的神色變化。

他擔心程小蝶少不更事，自持刑部總捕頭身份，輕舉妄動，引發混戰，那就不知要出多大的亂子，包括江北四老的數省武林精英，都可能因爲滿足一見程小蝶的好奇之心，盡毀於此。

「總捕頭是否已有所決定了……」

「是！」程小蝶打斷了關杰的話，道：「遵照關大俠的指示，晚輩決定耐心忍性，暫不妄動，以免株連無辜，不過，也要老前輩答應晚輩一個請求。」

「說說看！」心中却暗暗忖道：「好厲害的小姑娘，有機會就不放過呀，這一手就抓住我關某的把柄了。」

「請前輩代邀江北四老，今夜二更時分，同到刑部一晤，」程小蝶道：「晚輩派人在刑部門外接引，只想向五位前輩討教幾件事情，別無他意。」

關杰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我一定把話轉到，但他們是否肯去，我不便作主，不過，本人一定如約趕到。」

「一言爲定，晚輩準時候駕，」程小蝶道：「前輩等如不願留此，可以先行辭席，晚輩這就想辦法提前散了這場宴會。」

關杰沒有再答話，心中却讚道：「也眞的難爲她了，小小年紀，擔此重任，週旋於兇神惡煞之中，只看今日場面的兇險，就算是歷經風浪的老江湖，也將提心吊膽，她還能沉得住氣，鎮靜如常，倒是難得啊！」

其實，程小蝶感覺到孤單極了，不知內情尚好過，知道了宴會隱藏的殺機、兇險，頓有着如坐針毡感受，當着刑部正副總捕頭和衆多的捕快之面，殺一個血濺廳堂，如何向朝廷交代，就別說參與此會的捕快，也要被殺得一個不留，滿腔憂苦，滿腹委曲，連一個適當的訴說、商量的人也找不出來，還要硬着頭皮，挺起脊樑，處理這個殺機重重的場面，不能現露怯意，不能失去刑部的尊嚴，這中間的分寸把握，要多大的勇氣支撐，要費多少心機思慮。

程小蝶緩緩調息一陣，讓心情完全平靜，才端起酒杯，站起身子。

菜好、酒醇，不少人酒興正濃，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危機在暗中潛伏，非武功高强，智慧過人，再加上豐富的見識閱歷，很難察覺。

程小蝶已胸有成竹，稍一留心，就發覺了很多可疑之處，有些人舉杯小飲，不過，不是喝酒，借衣袖掩遮，在打量四週的景物，跑堂的上菜送酒，也會引動他們的目光一瞥。

看甚麼呢？是在找尋目標，還是在探視殺人的號令？

程小蝶看出了問題，但却看不出那個人是這些人的首領。

那位英俊的藍衣人，似是喝出了酒意，就在坐位上左手支額，閉上雙目，好像睡着了。

青衣中年文士，還在不停的和人對飲，酒到杯乾，喝得不亦樂乎。

看清楚大廳形勢，程姑娘走到大廳中間，嬌脆清音，婉轉出口，道：「很感謝諸位大駕光臨，小蝶深以爲榮，天荊刺本是疑雲重重，亦蒙賜示教言，雨過天晴，不敢太過躭誤諸位的時間，小蝶斗膽宣佈，由此刻起，有事的可以離席他去，願意留下來繼續放量盡歡的，十分歡迎，小妹備有儀程，但不敢冒瀆送上，存放於廳門口處，需要的任意取用，招待不週，還望海涵，小蝶以此杯水酒致歉。」舉杯一飲而盡。

首先起身離席的是江北四老，這四人是江北道上首腦，帶頭離席，作用很大，很多人跟着離去，第一波走了一半多人。

程小蝶雖然不全認識離去的人，但可以想到都是江北道上的武林人物，和鏢局中的鏢師等人。

第一席上，只餘下三個人，神丐關杰和莫思元、林志昌。

關杰雖然最先發覺了這裏的問題，却不好意思先走，一代大俠，終歸是有些俠骨、義膽，何況，他心中對這位勇敢、沉着、美麗的總捕頭，油然生出一份敬重的好感，咬着牙留下來，準備必要時幫她一把。

莫思元、林志昌沒有走，顯然是在等候令諭行動。第二席上留下了四個人，郭寶元和雪山三狐。

「總捕頭這是逐客令啊！」一個四旬左右的中年大漢，身着一身黑色勁裝，起身說道：「菜未上齊，酒興未盡，就把客人攆走了，不知是何用心？」

程小蝶忖道：找麻煩的來了。

那人的易容術非常的拙劣，程小蝶一眼就看出他臉上塗着易容葯物，而且厚、薄不勻，弄成了一張凹凸不平的怪臉。

這張臉見過一次，至少十年忘不了它。

程小蝶有些想笑，但還未笑出來，立刻停住，忖道：這是最高明的隱蔽方法，你只會記得他這張怪臉，標幟太明顯了，不會再留意其他的特徵，一旦他洗去了這張怪臉，站在你的身邊，你也想不到是他。

一個人把自己裝扮得如此醜陋，出現在衆目睽睽之下，很可能他的朋友、部下，都在身側，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完全隱蔽自己，定是一位重要的人物。

程小蝶有此一念，那裏還笑得出來，雙目凝住那張醜陋的臉上，正容說道：「先生有興緻，盡管喝下去，小蝶身爲主人，絕不先行退席。」

「這麼說來，妳可以陪我喝幾杯了？」怪臉人冷冷說道：「不怕我嚇倒妳麼？」

（未完・十）

上文提要： 琴兒、劍兒不敵陳皓和李秋山，琴劍兩僮的主人梅三公子梅君璧，暗中傳授劍招給兩僮，使兩僮反敗爲勝，激怒紅燈夫人的轎前四煞，將兩僮拋來拋去，氣得梅君璧用佛門「般若神功」將四煞震飛，紅燈夫人知遇強敵，忙將解藥拿出，兩僮用藥救醒崔氏二女、武公望公孫，梅邀四人同行，在客棧中，武公望失去踪跡，疑是紅燈夫人所爲，上官燕懇求梅去救外公……



神劍金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樓春妙論古今　破廟宇半夜鬧鬼

別看這家客棧客來客往，人聲喧嘩，這後進却着實清靜，小小一個天井中，放着幾排花架，花卉盆景，清香撲鼻，佈置得十分幽雅，中間一排五間，東西兩廂，還有曲欄迴廊。

琴兒就吩咐店小二把這後進房屋全包下來。

店小二碰上這種闊公子，油水十足，奉承巴結，惟恐不勤，一會送水，一會送茶，忙個不停。

* * *

梅三公子也因趕了一天的路，幾乎渾身都是灰土，梳洗完畢，覺得精神爲之一爽。

梅三公子接過茶盞，正待呷去。

忽聽院門口店小二的聲音，遠遠叫道：「喂！相公，別往裏走，後進雅房，早有公子爺包啦！」

那人好像並不聞聲止步，口中說道：「啊！這裏居然小有花木之勝，當眞幽雅已極！人家公子爺，諒來也是讀書種子，斯文一派，學生以文會友，倒要請見請見。」

「咦！你這人，給你說公子爺已經包啦！你還亂跑，萬一公子爺責怪下來，小的可擔當不起，再說，人家公子爺和你又非素識。」

店小二聲音有點發急。

「哈哈！人生何處不相逢，相逢何必曾相識？咳！給你說，你也不懂。」

聽聲音，那人倒還眞有些跌宕風流的口脗！

劍兒聽到有人在亂闖，那還在屋裏呆得住？早已一擰身，閃出房去，迎着那人問道：「你找誰？」

他身法快速，把那人驚得「啊」了一聲，向後倒退兩步，說道：「小哥兒，你跑得恁地快法，差點和學生撞個滿懷。」

他咳嗽一聲，整整喉嚨，又笑道：「學生適才聽說貴上人文旌在此，慕名拜訪，敬煩小哥兒通報！」

梅三公子放下茶盞，往外一瞧。

只見院門口站着一個二十有餘的青年相公，容貌清俊，衣飾麗都。

手中輕搖着一柄摺扇，眞如玉樹臨風，瀟洒已極！

只是眉兒彎了一點，一雙點漆似的眸子，也嫌有些兒俏。

梅三公子只覺這相公甚是可親，心中早生了好感，實因梅三公子是個瀟洒不羣的英俊少年，正合了古語所說的惺惺相惜！

梅三公子出身富貴人家，初入江湖，那有什麼經驗？一時間竟毫不覺他來得太以兀突。

反倒覺得此人洵洵儒雅之中，還有一股英爽之氣，不像一般時下

文人搖頭晃腦的酸溜溜味兒。

心中一喜，連忙從房中踱了出去，拱手說道：「兄台枉顧，不知有何見教？」

那相公一眼瞧見梅三公子，一張玉臉上猶若春花乍展，笑上眉梢，看直了眼。

隨見他行雲流水般上前了兩步，道：「我說啊！幸會，今天果然得會雅人！兄台請了，學生這廂有禮！」

梅三公子忙道：「兄台過獎，小弟怎當得雅人？萍水相逢，得挹芝宇，幸何如之！」

兩人這一搭上話，琴兒和店小二早已悄然退下。

梅三公子肅客進入客廳。那相公却邊走邊道：「今日一見，豈是無緣，兄台若不嫌棄，我們正好剪燭西窗，促膝談心呢？」

他說到這裏，回頭高聲叫道：「喂！店家，我要和這位公子談詩論文，好好的盤桓盤桓，你把我馬匹照料好了，自有重賞！」

店小二見他果然和公子爺好像老友重逢，自然唯唯答應。

只奇怪這位相公，衣着華麗，舉止闊綽，顯然也是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怎會除了一匹健馬之外，僅僅是單身一人，連僮僕行李都沒有？

不表店小二心中嘀咕，却說兩人進了客廳，各展邦族，那相公自稱周天賢，遊學來此。

兩人從經史百家，談到琴棋書畫，上下古今，滔滔不絕。

梅三公子不但欽佩他學問淵博，心下實在也喜愛他這種脫俗不羣，風流俊逸的儀表。

越談越投緣，眞是相見恨晚。

正當談得起勁，周天賢忽然望着梅三公子，臉色一正說道：「你我一見如故，小兄比你癡長幾歲，恕我冒昧，叫你一聲賢弟，斯文重道義，何況聖人也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賢弟！我們兄弟相稱，正是最好不過！」

梅三公子見他萍水相逢，首次相見，便小兄賢弟的叫了起來，心中暗暗好笑。

但繼而一想，是啊！他這人乃是個恃才傲物，脫落形骸的狂狷之士，自己行道江湖，一直以俠義自居，怎的還遠不及他豪爽。

當下便道：「大哥吩咐，小弟敢不如命！」

周天賢「格」地一聲輕笑，喜道：「這樣才是好賢弟！啊！賢弟，時已不早，這裏有一家玉樓春酒家，乃是道地的南方味兒，小兄弟意欲作個小東，你同行還有誰來？」

梅三公子笑道：「還有一位小妹子。」

「琴兒，你請上官姑娘出來！」

琴兒答應一聲，回身進去。

不一會，上官燕梳洗完畢，裊裊婷婷的走了出來。

梅三公子笑着說道：「小妹子，這是我新交的周大哥，妳也叫他一聲大哥吧！」

上官燕鵝蛋臉上早已飛起兩朵紅雲，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却聽周天賢輕笑着道：「喲！這小妹子可眞標緻，賢弟！這是你令妹嗎？」

梅三公子不好解釋，只得含糊應了。

玉樓春酒家是開設在大街盡頭，一排七間，規模宏大，樓上雅座，更是畫棟雕欄，富麗堂皇！

周天賢、梅三公子、上官燕和後面緊跟着捧琴抱劍的書僮，才到酒樓門前，早有三、四個酒保躬身迎接，口中叫道：「公子爺來了？」

周天賢直若不見，理也沒理，携着梅三公子的手，直往樓上走去。

梅三公子被他緊握着自己的手，只覺得軟綿綿的十分舒服。

男人家的手，怎會有如此柔軟？可比姑娘的纖纖柔荑，還要細膩！

樓上，紅燭高燒，四面掛着流蘇宮燈，照耀得有如白晝，四面座位上，空蕩蕩的全沒一個客人。

只有靠窗擺着一席酒筵，席上放着三副杯筷，好像專爲着自己三人而設。

奇怪！周大哥不是和自己一起才上來的嗎？他幾時關照酒家，定了菜來？而且樓上沒有閒人，像是全包啦！

周天賢却毫不在意的說道：「賢弟、小妹子！請！」

入座之後，琴兒替三人換了自備的珊瑚筷和羊脂白玉的杯碟。

周天賢望了劍兒手上抱着的晶劍一眼，朗聲笑道：「賢弟，你還眞是講究！」

周天賢不拘俗禮，談笑風生，豪邁的頻頻舉杯。

梅三公子也酒逢知己，逸興遄飛，兩人談談說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上官燕小姑娘家，酒，只是微一沾唇，根本沒喝，菜也吃得很少。

她懷着滿腹心事，一直記掛外公的安危，佳餚美饌，如何嚥得下？

樓梯上響起一陣沉重的「篤」、「篤」之聲，有人走將上來。

接着又響起了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人大聲叱道：「喂！樓上有兩位公子爺包啦！你別亂闖！」

這敢情是酒保的聲音。

「公子爺請還請我不到哩！」一個蒼老的聲音，語聲未歇，

「篤」、「篤……」人已走了上來。

梅三公子舉目一望，只見上來的原來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叫化，一頭塵垢凝結鳥窠般的亂髮，和滿腮連鬢鬍子。

僂着腰，一條右腿缺了半截，手上拄着一枝黑黝黝的鐵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鐵杖拄地，發出沉重的「篤」、「篤」之聲。

右肩上蹲着一只金絲小獼猴，金睛火眼，骨碌碌的四面亂瞧！

老叫化身後，上來兩個酒保，似乎攔不住，面有慍色。

老叫化上樓之後，一雙大環眼向席上一掃，呵呵笑道：「我老要飯的時運不錯，碰上兩位公子爺，總算酒飯有了着落啦！」

他聲若洪鐘，一拐一拐的走近前來。

梅三公子見他兩道眼神在開闔之間，精光烱烱，宛若兩道冷電，不由心頭一凜，此人好精深的內功！

老叫化身後兩個酒保却齊聲怒道：「別嚕嗦，兩位公子爺在上，豈是你亂闖得的？快快下去！」

「嘿！你瞧，公子爺不是要請我老要飯的入席了嗎？你們眞是狗眼看人低。」

周天賢酒喝得多了，玉臉微酡，雙頰殷紅得有點醉人。

他驀地瞧到這老叫化在樓梯口現身，臉色倏然一變，閃過了一絲異樣的表情，嘴角上還微噙冷笑，但飛快的恢復了正常。

却果然站起身來，哈哈笑道：「老丈眞是趣人，人生何處不相逢，老丈如不嫌棄，來來來！學生倒要和你浮三大白。」

老叫化大環眼瞪了兩個酒保一眼，意思是說：「如何？人家公子不是請我了嗎？」

口中却含含糊糊的道：「到底還是公子爺獨具慧眼。」

說着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

兩個酒保一看公子爺果然請老叫化入了席，心中正是覺得奇怪，只好添了一副杯筷。

老叫化可用不着招呼，取過酒壺，自斟自酌，杯到酒乾，運筷如飛，一聲不響的大吃大喝起來。

梅三公子心中暗自打量，這老叫化分明是個遊戲風塵的異人，一面也更欽佩周大哥雖是一個狂士，居然也有此雅度，實爲難得。

想到這裏，眼光就向老叫化望去，在他心中原想和老叫化攀談幾句，探探口氣。

那知人家却只管狼吞虎嚥，理也不理，那一副饞相，委實好笑。

不一會，大概是酒醉飯飽了吧！老叫化捧腹而起，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老要飯的驚擾兩位公子。」

他一邊說話，一邊有意無意的望了上官燕一眼，微微點頭，拄起拐杖，「篤」、「篤」的逕自往樓下走去。

梅三公子望着老叫化背影，微微出神。

周天賢却似知道他的心意，輕聲笑道：「賢弟！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類怪人，還是少交的好。」

梅三公子道：「大哥所說，自是良言，不過據小弟看來，這老叫化分明是個遊戲風塵的奇人，而且還有一身武藝呢！」

周天賢俏眼珠一轉，故作驚訝之色道：「啊！賢弟，你說他還有一身武功？」

接着又放低聲音說：「那不要是什麼獨往獨來的江洋大盜？小兄一身之外，並無長物，倒是賢弟你可得小心！」

梅三公子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並不作答。

少時，酒保撤去杯盤，替三人泡上香茗，琴兒劍兒也進了餐。

大家才下樓而去，剛跨出大門，忽見有一個人影，站在隱蔽之處，正在探頭探腦，行動十分鬼祟，一眼看到梅三公子等人從門口出來，立時躲躲閃閃的藏了起來。

這情形，如何瞞得過梅三公子的神目，早已看清楚那人是缺了一隻左耳的大漢。

周天賢想是也瞧到了，秀眉微微的豎了豎。

走出一段路，梅三公子回過頭去，果然那缺了左耳的大漢還遠遠的跟了下來。

回到客棧，周天賢似乎不勝酒力，滿面通紅，步履踉蹌。

梅三公子吩咐琴兒扶他到東首廂房休息，自己也就回轉房去。

却說琴兒扶着周天賢進入廂房之後，便輕手輕脚的退了出來，順手替他掩上房門，才轉過身，忽見對面牆頭，似有黑影一閃。

天上一輪明月，恰似冰盤高懸，清光如洗，四面靜悄悄的，並無半點異狀。

不由暗笑自己眼花，此時才交初更，夜行人誰敢這般沒有顧忌？

何況「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今夜月色如同白晝，正是江湖上人的大忌，想到這裏也就不去理會。

那知才走出兩步，驀地裏耳邊風生，似有暗器襲來。

琴兒耳目何等靈敏？心中一驚，趕緊微一挫身，左手一伸，早將打來的暗器接住。

入手不沉，原來只是一塊小小石子。

「果然有賊！」他心念一轉，早已一掠數丈，輕登巧縱，颯的向牆

頭上撲去。

躍上牆頭，四面一瞧，那有半點人影？

方在微微發楞，刷！斜刺裏猛的飛起一條嬌小黑影，疾若流星，竄上了鄰近街房。

琴兒心中有氣，錯身疾撲，急起直追。

那黑影敢情發覺有人追蹤，慌得頭也不回，颯颯颯，飛縱跳躍，向前疾奔。

眨眼工夫，已出了鎮甸，前面疏落落的有着一叢樹木，黑影只一閃，便奔入林去。

琴兒那裏肯捨？身若游龍，也颯的竄進樹林。

驀聽身後響起一個脆生生的輕笑：「我當你身法多快，原來也不過如此！」

笑聲入耳，琴兒心頭一驚，趕緊立掌當胸，暗暗戒備，一面向四外打量。

這裏只有疏落落的幾棵大樹，外面月光如水，照得十分清楚，那裏隱得住身形？但說話的人分明近在咫尺，怎會闃然無人，連一絲影子也沒有？

正在遲疑之間，忽見前面一棵大樹的橫枝上，似乎有白色東西輕輕晃動。

「這回看你往那裏逃？」

心念一轉，身形更快，雙脚輕點，就往前面縱出，一閃就到了白影晃動之處。

脚還未停，陡覺有一點凉冰冰的東西滴到頸上，伸手一抹，什麼？又膩又黏，是血？

抬頭一瞧，不由連退兩步，嚇得他目瞪口呆。

原來橫枝上，端端正正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頸下一點一點鮮血還在往下直滴。樹幹上，縛着條二尺來長的白布條，像是從衣服上撕下來的，自己方才所見晃動的白影，敢情就是此物。

趁着月色，再一細看，布條上還有字跡，這是蘸着血水寫的。

「觸犯仙駕，梟首示衆！」

不由看得琴兒毛骨悚然，心想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觸犯仙駕」？他不知「觸犯」了什麼「仙駕」？有這般嚴厲處分？

目光所及，大樹底下的草地上還有一大灘黃水，腥穢刺鼻，唔！化骨丹，這人連屍體也不剩了。

經過這一陣躭擱，那裏還想找得到人？

琴兒受了人家戲弄，還看到這觸目驚心的事兒，心中十分嘀咕，雙脚一頓，趕着往回奔去。

回到客棧，公子的房中還有燈光射出，想來公子爺還沒有睡。

剛一舉步，只聽得梅三公子在裏面叫道：「琴兒！進來！」

琴兒答應一聲，走進房去，只見公子手中放下書本，望着自己問道：「你方才去了那裏？」

琴兒不敢隱瞞，就把適才如何發現人影，如何追蹤，及林中掛着一顆人頭，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梅三公子等他說完，沉吟了一會，突然問道：「那人頭可有什麼記號？」

琴兒聽得一楞，想了一想，才道：「那人頭上，好像缺了一個左耳。」

梅三公子微微點頭，頓了一頓，又道：「你去瞧瞧周公子酒醒了沒有？」

琴兒領命，就向東首廂房走來，房門，還是方才自己給掩上的，絲毫未動。

他輕輕的推開房門，只覺滿屋子酒氣撲鼻，周公子正和衣卧倒在床上，鼻息沉重，睡得甚香。

琴兒心中甚覺好笑，你不會喝，何必灌這麼多黃湯？

他不敢驚動，悄悄的退了出來，回報公子。

梅三公子微笑着道：「時候不早，明日還要趕路！你也該休息了，今晚之事，可不准對人亂說。」

琴兒唯唯應是，退出身子，逕自回房去了。

翌日清晨，梅三公子剛一起床，却見琴兒匆匆進來，說道：「公子爺，東廂房的周公子，一早已經走啦！並且連我們的房錢也全付了，他因公子還沒醒來，就不准小的驚動。」

梅三公子問道：「他可曾留下什麼話來？」

琴兒又道：「他說他因有事，須先走一步，不克和公子辭行，前途當再相見！」

梅三公子心中不由起了一絲惆悵，周大哥飄然而來，飄然而去，神龍見首不見尾，倒眞不脫名士風趣。

盥洗之後，用過早點，四人又相繼上路。

這一天，從寧鄉西行，一路已逐漸荒僻，村落稀少。

過了安化，已進入雪峯山脈，到處山崗起伏，崇嶺遙接。

走到申牌時候，入山漸深，那裏還辨得清方向？

梅三公子等一行四人，誰都沒有出過遠門，看看天色已近傍晚，這裏前不靠村，後不靠店，不由心中有些焦急起來，大家依着山征，一陣急馳。

天色越來越黑了，烏雲四合，雷聲隱隱，遠近山峯，都遮上了一層濃霧。

山風刮得樹葉子蕭蕭亂飛，眼看馬上就有傾盆大雨下來。

梅三公子這可急啦，停馬四矚

，心想找個地方，權避風雨。

但這荒僻所在，連獵戶人家都沒有，那有避雨之處？

正在遲疑之際，却聽上官燕歡呼着道：「那山坳裏，不是有人家嗎？」

「啊！那是個廟宇！」

劍兒也嚷了起來。

梅三公子回過頭去，果然山坳盡頭，樹林葱鬱之中，隱隱露出一角圍牆。

不由精神一振，忙道：「我們快走！」

話聲未落，潑剌剌一馬當先，馳了出去。

天色黑得快要坍下來了，電光連閃，雷聲隆隆，像金錢般大的雨點，已經疏疏朗朗地向馬前直落。

四人三騎，奔到山坳盡頭，穿林而入，前面果然矗立着一座廟宇。

只見斷垣殘壁，十分破殘，顯然已經荒廢了多年。

大家這時也無暇多看，翻身下馬，進了山門，大天井中間，一片荒草，高可及膝。

兩邊廡廊也全都倒塌，目光所及，無限荒涼。

大殿上危樑猶在，屋瓦無存，大小佛像斷頭缺臂，集在一起，歪歪倒倒，不但無復寶相莊嚴，簡直傷殘得有些可憐。

雨點越來越密，梅三公子縱目一瞧，只有大殿左角上，還有幾椽殘瓦，可以聊避風雨。

雖然磚石零亂，灰塵厚積，這時可也顧不得了，立即相率奔了過去。

琴兒就近移了一張較爲完好的拜台，略爲拭拂，讓公子和上官燕坐下。

晃眼之間，天地昏黑，雷電交加，大雨已是傾盆下注，呼嘯而至。

因爲這殿上牆壁，差不多倒塌了一大半，三面通風，這狂風驟雨，就好像專門和人作對似的，向存身之處掃來。

乾燥的地方，已經越來越小了，四個人擠在一處，尤其是琴兒劍兒，站在公子面前，首擋其衝，衣服也打濕了半截。

天色黑了，風勢漸停，雨也慢慢的小了下來。

大殿上黑沉沉的伸手不見五指。

琴兒晃亮火摺子，點上蠟燭，然後取出乾糧，大家吃了。

劍兒却去找了不少乾燥木材，升火烹茶，替公子烹了一壺香茗。

雨歇之後，月光從斷椽上透了進來，殘垣敗壁，支離佛像，越顯得鬼氣沉沉。

琴兒劍兒兩人，因到處都是濕漉漉的，沒有地方可以休息，便向裏進走去。

這廟，一共只有兩進，前面大殿上，還有歇足之處，後面這一進，却全倒啦，一片瓦礫之中，只豎着幾堵殘垣！

兩人踏着碎瓦，繞過前殿，却見山門邊，一座鼓樓，還沒全坍。

劍兒心中一喜，忙道：「琴兒，這會可找到睡覺之處了，快來！」

邊說邊走，已經跑了過去。

琴兒走近一瞧，果然這座鼓樓雖然坍了一部份，四邊牆壁也東倒西歪，但樓一角落上還算乾淨，足可供兩人屈身而卧，不由心中大樂，笑道：「還有這樣一塊好地方留給我們，眞是不錯！」

劍兒向四面一瞧，這鼓樓樓梯雖斷，樓上似乎還沒十分破損，就道：「琴兒，樓上恐怕比這裏還好呢，我們上樓去瞧瞧！」

琴兒早已在地上拂拭了一陣，堪堪收拾清潔，聞言笑道：「算啦！算啦！這樓上破破爛爛的，睡到半夜裏，不坍下來才怪！」

說着早就靠牆坐了下來。

劍兒給他一攔，一個人也懶得上去，就挨着琴兒坐下。

他們跟着公子，行走江湖，在這種荒山破廟中過夜，倒還是第一次，透着些兒新鮮刺激！

月光如洗，夜涼如水！遙望大殿角落上，燭焰如豆，上官姑娘蜷伏在供桌邊上，公子却端坐似的在閉目養神。

時間已交初更，兩人跑了一天路，也着實疲倦，微有睡意。

朧朦之中，恍恍惚惚聽到了樓板上響起輕微的聲音。

劍兒首先驚醒，側耳一聲，却又聽不到甚麼。

也許是風吹落葉！他並不在意，方閉上眼睛。

「索落」！又是一聲，這會好像是甚麼東西碰在樓板上，聲音雖輕，在荒山深夜，却聽得十分清楚。

接着呼呼嗦嗦，好像是有細碎的步履聲，在樓板上走動。

這不是人的聲音！劍兒禁不住毛骨悚然，連忙用肘撞了琴兒一下。

琴兒「啊」了一聲，問道：「你幹甚麼？」

劍兒湊過頭去輕聲的道：「琴兒，樓上有聲音呢！」

琴兒恨聲的道：「你別活見鬼！」

他闔着眼，理也不理。

樓上呼嗦之聲，經琴兒這一嚷，果然就沒有了。

劍兒疑心生暗鬼，越是膽怯，越是睡不着，月光之下，斷垣殘壁，都變成了幢幢鬼影，陰沉可怖！

樓板上細碎的聲音，因爲好久沒有人聲，又響了起來，從悉悉嗦嗦，變成輕微的篤篤之聲，繞樓疾走。

不對！他好像要從樓梯口走下來了！

劍兒心中一陣緊張，屏着呼吸，越不想看，却偏是偷偷的瞧去。

樓梯缺口上，慢慢的露出一點小黑影來，逐漸下垂，還沒有看清，忽然又縮了上去。

這會垂下來的是兩點小黑影，還在不停的伸伸縮縮。

到底是甚麼？趁着月光，定睛細瞧。

嘩！這一看清楚，劍兒驚怖得說不出話來，趕緊用力向琴兒撞了兩下。

琴兒再次被他吵醒，氣惱得方要開口，却被劍兒冷冰冰的手掩住了嘴，附着耳朵顫聲說道：「琴兒，有鬼，你瞧！」

琴兒眞是又好氣，又好笑，順着他手指瞧去。

那知不瞧倒還罷了，這一瞧，不由得把琴兒也嚇得睡意全消。

原來樓梯缺口之處，垂下來的，赫然是一雙女人的纖纖小足。

紅緞子綉花鞋，裹着三寸金蓮，又尖又翹，却在一前一後，輕輕擺動。

好像江南採蓮船上的野丫頭，赤着雙脚，在船頭上戲水！

當眞遇上了鬼魅！琴兒從心底冒着涼氣，渾身寒凜凜的直打哆嗦。

「哼！自己有兩個人，今天不管妳是妖是鬼，可也得鬥妳一鬥。」

心念轉動，膽子也壯了些，用勁咬着發顫的牙床，一手緊握住劍柄，目不轉睛地望着這一雙女鬼的玲瓏蓮瓣。

過了一會，纖影慢慢的下移，露出來一點裙角。

琴兒劍兒兩顆忐忑的心，也跟着愈來愈緊張，窒息得快要跳出來了。

握劍的手掌，直淌着冷汗！

百摺湘裙，猶若五彩蛺蝶，蕩鞦韆般搖曳不停，飄飄忽忽，輕盈多姿。

婀娜苗條的女鬼嬌軀，輕扭緩擺，忽升忽降，還在緩緩的繼續下來。

身臨斯境，有誰不毛髮直豎，驚怖欲絕！

琴兒輕輕的拉了拉劍兒衣袖，打個暗號，猛然吐氣開聲，一聲呼喝。

「嗆」「嗆」！兩柄短劍，寒光乍飛，迎着搖曳舞姿，一左一右，攔腰砍去。

「蓬」！短劍明明砍上了彩裙，却如中敗絮。

裙底下，驀然爆出一蓬五彩煙硝，纓絡繽紛，一絲絲飛濺開來。

飄渺香霧，如煙如霧，立時瀰漫全室。

琴兒劍兒被這一震，脚方落地，鼻孔中倏然聞到一股異香。

連轉個念頭的時光都來不及，只覺一陣天昏地暗。

短劍「嗆郎」墮地，人也同時昏了過去。

大殿上的梅三公子，內功精深，耳目何等靈敏，他聽到琴兒劍兒的同聲大喝，和兵器墮地之聲，不由心中一動，難道兩小遇上了敵人？

再一細聽，却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以他們兩人的身手，來人武功再高，要想一下就制住他們，也非易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琴兒！」

「劍兒！」

他叫了兩聲，竟然沒人回答。

不好！他們果然遇上了敵人。

心念一動，倏地站起身來，回頭瞧去，上官燕蜷伏着身軀，睡意甚濃，當下也並不在意，就飛身往兩小出聲之處縱去。

剛到鼓樓門口，瞥見琴劍兩人一齊倒卧地上，動也不動。

兩柄短劍也一歪一直的抛在身邊不遠。

這下可把梅三公子激得怒惱起來。

「哼！果然有不開眼的賊子，敢向自己門前挑釁？」

飄然落到兩人身側，舉起翠骨團扇，輕輕拍了兩下。

兩小依然紋風不動，狀似熟睡，這是被人閉了甚麼穴道？

他俯下身去，方要詳細察看，猛然鼻孔中聞到一縷異香，從兩人衣服上飄散出來。

香氣才一聞到，立時感覺頭腦有些昏脹，不由大吃一驚。

自己自從修習大乘般若寶笈以來，那會有這種現象？

這可能是一種極爲厲害的迷香！連忙閉住呼吸，向後疾退。

一面潛運內功，把吸入的香氣吐了出來。

匆匆回轉大殿，却不見了上官燕！

她睡得好好的，一會工夫去了那裏？

唔！女孩子家，可能內急，找個隱蔽所在方便去了。

自己還是救人要緊，想到這裏，拿起一壺冷茶，趕到兩小身邊，用手向他們頭上潑去，過了一會，還是不見他們醒轉。

（未完・五）

上文提要：小高和陳水水去找鬼王苗飛，希望能夠找到韓七絕得到三清寶籙眞本，在無量山腳下，發現方振遠，便跑前去想追問他是否藏了私，改過寶籙口訣，豈料追踪一陣不見了他的踪影，却發現了鬼王夫幫的總壇，方振遠似乎投靠了鬼王幫，正和鬼王夫人鬼混，兩小將這對狗男女脅持，小高追問寶籙眞本，陳用刑逼供……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較量神功受創　証實寶籙非眞

陳水水還想刺他的膝關節，方振遠急道：「我說我說！」

「這還差不多，眞是自討苦吃，敬酒不吃吃罰酒！」

小高接口道：「你改了哪裏？」

「也記不大清楚了。」

「你還敢耍賴！」

陳水水又想動手。

方振遠急道：「是眞的，要有秘笈才能找出地方，現在根本說不出來。」

「秘笈呢？」小高問。

「給了苗飛。」

「你自己沒有保留？」

「沒有……」

「騙誰？」陳水水又要逼供。

小高伸手制止她。

「你爲何甘心把秘笈送給苗飛？」小高問。

方振遠嘆息道：「外面江湖中人已爲三清寶籙瘋狂，另有轎中人不少的追兵，我不得不找人投靠。」

「苗飛受傷了，你還投靠他？」

「至少這地方十分隱蔽，暫時可以躲藏。」

「所以你以三清寶籙交換？」

方振遠默然點頭。

陳水水冷斥道：「我看沒那麼簡單，你是有意接近苗飛，還勾引他老婆。」

方振遠嘆道：「鬼王妻子何止數十人，我跟珠美是有了感情，談不上勾搭二字。」

「你不怕苗飛知道，宰了你？」小高問道。

方振遠道：「他根本不會珍惜女人，只要以有價值的東西跟他交換，他甚麼都可以不在乎的。」

小高冷冷地轉移話題道：「苗飛在何處？傷得如何？」

「傷得並不重，」方振遠道：「在第十七洞，他在練三清神功。」

「你交給他的是全本？」

「只上半册，下半册不是給了蛇娘子？」

「我是說，有關口訣方面？」

「大概是吧？」

小高冷冷地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哪還有『大概』二字？你先說口訣差在何處？」

他要知道方振遠到底改得多離譜，然後再確定是否要找苗飛索取。

方振遠似乎知道小高的想法，立即憑記憶唸了不少更正的口訣。

小高聽得直皺眉頭，道：「這麼多？」

方振遠有所愧地道：「三清寶籙人人想要，我不得不防。」

小高無奈地對陳水水道：「看樣子，非得找苗飛不行了。」

說及苗飛，陳水水反而興奮地道：「好啊！來鬼洞沒見著鬼王，我還眞有點不甘心呢！」

「妳不怕鬼王把妳抓去當鬼夫人？」

「少胡扯！」陳水水嫣然一笑，道：「我才不怕，我現在是又醜又病，沒人看得上眼的。」

「在鬼界！說不定這樣才是標準的美人呢？」

「少胡說！那個鬼王夫人還不是人模人樣的？我不怕就是不怕。」陳水水挺著胸，抬著頭堅決地說著。

小高笑道：「不怕最好，到時別又大呼小叫！」小高轉向方振遠，伸手拍活他的穴道，又道：「你帶路，如果敢耍花樣，我就告訴他，你跟他夫人的事。」

方振遠默然點頭，大有英雄末路之態。

穴道已解，他已能站起來走路，只是武功仍受制，使得他不敢亂打歪主意。他問道：「現在就走？」

小高道：「嗯！最好裝自然些，免得出了差錯，你和我都不好過。」

方振遠依言儘量保持自然，已領著二人往洞外走去，碰上守衛，他還談笑風生地加以掩飾。

小高從守衛口中才得知他已當上了副幫主，權限自是不小，有他帶路，兩人已順利地走入十七洞。

裏面又深又長，透出冷冷青光，四處還散落了不少骷髏白骨，增添了幾分鬼氣，尤其是守衛增多，更顯戒備森嚴。

他心頭暗自慶幸帶了方振遠同來，否則獨自擅闖，可能苗飛還沒見到就已身陷重圍了，多可惜！

通過百丈通道之後，裏面反而減少許多守衛，顯得冷冷清清。

方振遠道：「再行百丈，裏面有個水潭，叫『陰魂潭』，它冒著青煙，有劇毒，千萬別沾上身，鬼王就在潭中央的碧玉石練功。」

小高遠遠望去，果然有個青煙潭，極爲迷濛，煙霧滾滾，直如地獄鬼湖，增添恐怖的氣氛。

小高道：「既然有毒，你就把他騙出來。」

小高想如法炮製，將鬼王一舉成擒。

方振遠受制於小高，只有言聽計從，當下點頭，立即走向陰魂潭。

小高和陳水水則找個隱蔽的地方躲了起來。

方振遠靠近水潭二十丈，裏頭已傳來鬼王的聲音，道：「誰？」

「是屬下。」

「有事？」苗飛已知來者是誰。

「有。」

「說吧！」

「上次練會三清神功的小子已找來了。」

「有這回事？」

方振遠靜默不語。

「他如何找到這裏的？」

「屬下不知……」

苗飛念頭一轉，又道：「還有多遠？」

「不及三里。」

「有他人隨行嗎？」

「尚未發現。」

苗飛沉吟半晌，反問道：「你以爲如何處置較妥當？」

「屬下覺得總壇位置還是別讓他知道的好。」

「那……只有引開他一途了？」

「正是。」

「你去。」

「屬下雖可引開他，但卻從此脫不了身。」

「我去？」苗飛已知道方振遠來的目的，想了想，也同意道：「好吧！我就去會會他的三清神功。」

語聲方落，一道黑影撲了過來，落在方振遠身前二丈，兩頰深陷瘦高個子，正是鬼王苗飛。

小高遠遠已瞧見了那像殭屍般的人影，他屏息以待，準備在最好的時機突襲。

只見苗飛跟在方振遠後面，像風吹的紙張般晃了過來。

「十丈、八丈、七丈、六丈……」

小高數著距離，他準備在三丈左右出手。

然而，就在四丈距離左右，苗飛竟然猛撲小高藏身處，速度之快，有如閃電奔雷。

小高驚詫萬分，第一個反應是方振遠出賣了他。

還來不及多想，苗飛雙掌已攻到，小高不得不施展三清神功，想如法炮製吸取對方內力。

苗飛突然哈哈大笑，亦不閃避，十指仍自扣來，雙手一接觸，小高這才發覺不妙，原來苗飛也學了三清神功。

且故意也施展了奪功大法，反把小高的內力吸了過去。

小高眼看對方也學了這招，自己的內力又不如他，根本無法抵擋他吸取自己的內力，並且甩也甩不掉。

於是情急之下，只好張大嘴巴往苗飛的小臂咬去。

苗飛笑得更厲害了，不閃也不避，任由小高咬向自己的小臂。

小高覺得自己咬上了一塊石頭，甚是痛苦，可是除了此招，他已無計可施，不得已，還是使出最後一口眞勁咬了下去。

突然，苗飛驚叫出聲，不知爲何，內力卻洩了出去，就像傳言中的狀況——練三清神功會有走火入魔的傾向。

好端端地，他卻把持不了內力

，硬是在緊要關頭被小高吸了去。

而他的左手臂也在內力頓失之下，被小高狠狠地咬了一口，而疼痛異常，若非他甩得快，此時已掉了一塊肉。

苗飛痛叫中，已不敢再施展三清神功。

他改用平日慣用的鬼手印，兇狠無比地攻向小高的胸口。

小高自恃神功了得，不閃也不避，硬是挨了一掌，還趁此踢出一腳，使得苗飛連退數步，大叫一聲。

小高則被掃得撞向牆角，但隨即站起，並無大礙。

苗飛見狀，怎忍得下這口氣，鬼王印再次擊來。

小高仍是不閃躲，硬接了這掌，又踢了苗飛一腳。

苗飛怒不可遏，暴吼一聲，掌化遊龍，幻出千百道掌影，不再擊向小高胸口，改劈天靈蓋。

這還不止，仍將指甲反扣，準備一掌不中，也可劃破小高皮膚，使他中毒身亡。

小高冷笑，當下來個倒打金鐘，身形甩向地面，又來個葉下偷桃，猛擒苗飛下陰，迫得苗飛翻身向上。

但苗飛雙掌仍猛打向下，這時小高已空出雙掌迎了過去。

「放啊！我還缺少許多功力呢！」

小高又使出了奪功大法。

苗飛眼看功力被吸，一時情急，立即甩手却沒用，顧不得也張嘴想學小高剛才的招數，咬了過來。

小高放掉他的右掌，冷笑道：「敢咬我，我打爛你的鬼牙！」

神功一發，右拳猛擊過去。

苗飛想躲，却躲不掉，小高硬生生一拳打在他的口鼻之間，頓時血流滿面。

但最令小高驚駭的是，他這一拳打出去，體內所有的內力竟不停地洩出去，他根本阻止不了。

小高驚詫僵直地呆着，無計可施。

陳水水見狀大喊：「快散去功力！」一面撲向小高，準備一指將他點倒。

方振遠也看出了小高的異常，立即對苗飛喝道：「快制住他！」

苗飛顧不得鼻子疼痛，猛地前撲，兩掌狠狠地劈了過去，小高和陳水水被擊得跌跌撞撞，滾成一團。

苗飛又向前點了兩人數處穴道，這才吁了一口氣。

此時的小高，也只能苦笑了。

他知道突然發生這種情況，分明是三清神功誤差的結果，還好是苗飛替他點了穴道，否則他將會走火入魔。

雖然免去這一災難，但落入了苗飛手中，却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

看看陳水水，她竟然昏迷不醒。

此時苗飛已恢復了鎮定，流血也止住，他冷冷地道：「小子你好大膽，敢闖我鬼王殿！」

小高也冷笑道：「他更大膽，敢背叛你！」望向方振遠。

方振遠却神色自若，毫不在乎的樣子。

苗飛問道：「你怎知他背叛我？」

「偷你老婆，算不算背叛你？」

苗飛一楞，望向方振遠。

方振遠道：「幫主何須聽小人挑撥，他根本是無中生有。」

小高冷笑道：「別的事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種事，可就不能如此了。這事乃我親眼所見，豈是無中生有！」

方振遠道：「他是在胡說！」

「我胡說？」小高說得更肯定：「苗幫主以為我是如何制住他的？告訴你也無妨。我是在第十三洞幫主夫人的床上將他制住的。我還聽到兩人的甜言蜜語，你的夫人現在還在作他的情郎美夢呢！」

苗飛的眼光顯出猶豫的神色。

方振遠解釋道：「屬下是受制於他，他逼屬下前來見帮主，屬下在他的口中得知夫人也受制，其他，全是他編出來的謊言。」

小高道：「是不是編出來的，帮主現在親自到夫人房間找找看是否有他的佩劍，就知道是誰在說謊了。」

方振遠聞言臉色驟變，心頭狂跳不已。

苗飛却突然斥道：「副帮主豈是這種人！你敢挑撥，本王殺了你！」

一掌舉起，打得小高連退數步，一口鮮血嘔了出來。

方振遠見狀暗自慶幸，終於逃過了生死關頭。

小高被打得傷勢頗重，再也不敢說話，他狠狠地瞪了方振遠一眼，心中決定，有朝一日非得討回這筆帳不可。

方振遠不想再給他機會，道：「這小子詭計多端，留着也是禍害，不如立刻解決掉，才是上策。」

苗飛道：「一掌打死他，太便宜他了！」他冷笑不已：「我要把他困在陰魂潭，讓他餓死、毒死，最好吸入毒氣發瘋而死！」

方振遠道：「帮主別忘了，他曾經飲毒酒却背叛你。」

苗飛陰笑道：「這才是我留他的原因，我要從他身上找出三清神功的秘密，然後再整死他！」

方振遠眼看小高暫時死不了，暗暗咬牙，瞪了小高一眼，恭敬地

道：「帮主所說甚有道理，暫且饒他一命也無妨。」

小高冷笑道：「把毒蛇放在身邊，遲早會被咬死！」

「沒你說話的份！」苗飛又是一腳踢去，冷笑道：「只要你好好合作，說不定我還會放你一條生路。」

不等小高回話，他已提起小高及陳水水來到陰魂潭邊，一甩手，兩人已飛撞湖中岩塊，使得小高痛叫不已。

苗飛哈哈笑道：「潭水有毒，煙霧也有害，你最好別睡覺，免得怎麼死的也不知道，多可惜！」

苗飛說完一閃身，往一道秘門遁去不見。

方振遠心驚肉跳，唯恐他先到夫人房裏，發現自己的長劍，那還得了！顧不得整小高，也隨即匆匆離去。

此時陳水水已被震醒，她罵道：「原來你就是大鬧比武會場的小子！說，你爲甚麼要隱瞞事實，不肯傳我三清神功？」

小高急道：「讓我養好傷勢行不行？妳存心想我死是不是？」

陳水水哼道：「你分明藏私，害我落到今天這種地步！」

「哎呀！妳沒看我被那功夫害得這麼慘？要是我唐突教妳，害妳也變得跟我一樣，我於心何忍？」

陳水水一聽，倒有了感激之心，道：「至少你該讓我知道啊！」

「讓妳知道？妳一提到三清寶籙就像瘋了一樣，如果讓妳知道我學了這門功夫，豈非要被妳逼死了？」

陳水水乾笑道：「這功夫的確很有效……」

「也很容易把人害得很慘……」

「其實……偶爾發點威也很過癮，只要自己留神些。」

「問題是留神也沒用，這走火入魔的毛病說犯就犯，根本預防不了！」

「誰說的？我就有個方法。」

「癡人說夢！」小高不理她。

陳水水一瞪眼，一指指向小高腦袋，道：「給我注意聽！」

小高苦笑道：「奇怪！妳我明明被苗飛點了穴道，妳爲何恢復得那麼快？至少也得讓我休息一下吧……」

陳水水笑道：「他把我弄醒，就是要來整你的。」

小高苦笑道：「別得意得太早，妳要是太過火，我會告訴苗飛，妳是個非常漂亮的女孩，讓妳被他娶作夫人。」

「你敢！我才沒心情故意整你！我說的確是有效的方法，你愛聽不聽？」

小高道：「不聽行嗎？」

陳水水笑道：「你練了三清神功之後是不是無法控制內力？」

「不錯，妳剛剛都看到了，苗飛也是如此。」

「它必須依靠外來的力道阻止，就像有人點你穴道？」

「大概是吧！」

「到底有沒有效果？」陳水水一臉認眞。

小高猛點點頭，道：「點對了穴道確實有效。」

「那不就成了？」陳水水欣然一笑：「如果我跟在你身邊，發現你內力無法控制時，你告訴我點哪裏，我就點，這不就可以保住你的內力？」

小高笑道：「胡扯！跟對手比高下，還容得妳跟在身邊，何況點穴道，我們不就束手待斃了嗎？」

「你才胡扯！」陳水水胸有成竹地道：「你以爲我這麼沒用？要是我練了三清神功，不就有兩份力量？你不行了，我點你穴道，然後換我對付敵人；我不行時，你的功力早恢復了，如此輪流應戰，有甚麼好怕的？」

「對啊！」小高恍然：「這方法倒不錯。」

「所以說，你該傳我三清神功才對。」

「可是，如果兩個人同時發作呢？」

「沒那麼巧吧？」

「那可說不定，到時，你我不都完了？」

陳水水道：「膽小鬼！你到底教不教？」

小高急道：「教教教……但也是一兩天的事，總得讓我養好傷再說吧，何況我們還身在險地，哪有心情教武功！」

陳水水道：「這你就不對了，你想想，要是我學會了三清神功，我們兩個準可對付苗飛及方振遠，豈非更容易脫身？」

她嫣然一笑，又道：「不過，你確是需要好好養傷，來！我這裏有顆靈丹妙藥……」

她從腰際拿出一個玉瓶，倒出一顆丹藥，交給小高。

小高道：「甚麼藥？妳該不會想毒死我吧？」

陳水水叫道：「要毒死你，推你落潭水不就得了，何須浪費我千辛萬苦帶在身邊的毒藥！」一把猛塞入小高口裡，免得他多說。

小高當然知道陳水水不會毒死自己，他只是對此藥效果有疑問了。

陳水水道：「這是『七彩還魂丹』，功能起死回生，妙用無窮！」

小高聞言，大驚道：「妳說的是傳說中藏在黃山七彩雲峯的彩雲

仙子提煉的『七彩還魂丹』？」

「不然你以爲是甚麼？」

「那只是傳說，根本沒人見過彩雲仙子。」

「我也沒見過。」

「那這丹藥……」

「無意中拾到的，一共有七顆，我受傷幾次都是吃它吃好的，現在只剩兩顆了。」

「妳怎知它是『七彩還魂丹』？」

陳水水把玉瓶推向他，道：

「看見沒有，瓶上寫了甚麼字？」

「還魂七彩……」

「這不就得了！」

小高但覺良藥入腹，悶痛傷勢已轉爲清涼舒暢，知道確實是吃了良藥，於是立即打坐調息起來。

「這麼好的藥，妳怎麼捨得給我？」小高問。

陳水水眼睛一溜，道：「它雖然貴重，但比起三清寶籙，也就算不了甚麼了，我準備拿它換秘功。」

小高一陣苦笑，專心打坐，不再言語。

陳水水四處轉了一圈，覺得挺無聊的，於是乾脆也坐了下來，陪着小高打坐療傷來打發時間。

* * *

苗飛自從閃入秘道之後就未再出現。

而方振遠剛走出十七洞時，已發現鬼王夫人匆匆前來，她一見面就道：「要走也不必把我放倒啊……」

方振遠立即使眼色，要她說話小心些。

「怎麼？出事了……」鬼王夫人細聲急問。

「嗯！我們的事被發現了……」

方振遠很快將情況說了一遍。

鬼王夫人怒道：「那小鬼敢向我下手？」

「這並不重要，我的劍……」方振遠關心地問。

鬼王夫人道：「我才不會留下把柄，已經放回你房間了。」

方振遠吁了口氣，道：「先替我恢復功力吧！」

鬼王夫人立即伸手解開他的穴道，並低聲道：「是否要殺了那小鬼？」

方振遠道：「暫時不行！現在貿然出手，必定會引起苗飛的懷疑。」

「他何時相信過任何人……」

方振遠心神一驚：「這麼說，他對我仍存有疑心了？」

鬼王夫人默然點頭。

「那他突然離去，又爲了甚麼……」

「這我就不懂了，他一向獨來獨往，」鬼王夫人道：「他雖多疑，卻也有好處，他必須找到證據，才會採取行動，尤其是對他有用的人。」

方振遠道：「這麼說，他寧可不相信小高的話，以免壞了他練功的計劃。」

「我也是這意思。」

方振遠把鬼王夫人帶往較多守衛的地方，以避嫌疑而掩人耳目，然後細聲交談。

方振遠道：「苗飛遲早會知道妳我的秘密，我們必須想出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

「依你之見……」

「先下手爲强！」

「你想殺他……」

鬼王夫人顯得驚慌，方振遠立即作出拱手狀，却暗用眞力逼住她，警告她別失儀態。

夫人强自吸氣鎮定，細聲又問：「你當眞要……」

方振遠道：「事情已很明顯，日後不是他殺了我們，就是我們結束他的性命……」

「可是他的武功……」

方振遠道：「我看過了，他跟小高對陣之時，確實有失常現象，只要我們抓住機會，是不難達到目的的。」

「可是這機會並不多……」

方振遠細聲道：「慢慢找，總會有，最重要的是妳是否有這個決心？」

鬼王夫人輕輕嘆了一聲，道：「都跟了你，我還有甚麼話說！我只希望你能從長計議。」

方振遠立即露出笑容，對夫人的答案，他感到滿意。

「我當然會計劃得十分妥當。」

方振遠道：「能讓我先了解大概情況，也好有個心理準備。」

方振遠道：「原則上，我準備想利用小高這小子來對抗他，待兩人殘殺之際，我再趁機下手。不然就由我找藉口跟苗飛研究，再找機會下手。」

鬼王夫人關心地道：「我不要你冒險！還是用那小鬼代勞的好。」

方振遠笑道：「我才捨不得離開妳呢！就聽妳的。」

鬼王夫人含情一笑，道：「計劃好了再告訴我，我全力配合。」

方振遠道：「其實也沒甚麼好計劃的，只要找機會把那小子放出來，再通知苗飛就成了。」方振遠忽然想起到甚麼似的。得趕快去探聽苗飛下落，看看他有何動靜？」

鬼王夫人知道此事緊急，躭擱不得，當下立即應聲而去。

留下方振遠默立當場，在一陣沉思之後，他露出冷笑，道：「你無情，別怪我無義了。」

他似乎已想妥如何收拾苗飛的策略，然後笑着大步離去。

* * *

小高仍在運功療傷，七彩還魂丹的功效果然不錯，傷勢復原得甚快。

陳水水無聊地坐在一旁，不知在想甚麼。

陳水水忽而覺得有人，道：「誰？」那人飄身後退，同時甩出一本冊子，淡淡說道：「你們要的東西在這裏！」

話聲未落，人已消失不見。

像一陣風，來去無踪。

那冊子仍在半空。

「甚麼東西？」

陳水水想伸手去接。

小高喝道：「接不得！」他怕對方使詐。

陳水水驚詫中將手縮回，讓那冊子掉在地上，啪的一聲，並無異樣。

「會是甚麼？」

小高覺得奇怪，已欺身向前，兩眼瞧了又瞧。

陳水水道：「好像是武功秘笈……那人說是你要的東西。」

「說不定是妳要的呢！」

小高將書拾起，翻到正面，失聲叫道：「三清寶籙？」

陳水水也看見了，她的心頭狂跳着。

小高第一個反應是証實它是眞是假，於是他立即開始核對。

「它是眞的嗎？」陳水水迫不及待地問。

小高愈看愈驚心，最後終於露出笑容，道：「這才是正本，許多地方都比手抄本記載得更詳細。」

「眞的？」陳水水激動地說道：「可惡的方振遠，他竟然瞞我這麼多！」

小高發現許多重要口訣，和他以前所背的差異甚多，尤其是張三丰批註之處，更是漏洞百出。

「這麼說，送三清寶籙的人不是方振遠了？」陳水水道。

小高一怔，望著陳水水道：「妳是說，寶籙是他送來的？」

陳水水茫然地道：「好像是，可是又不敢確定，他來去甚快。」

小高暫時將秘笈收起，他想知道是誰將三清寶籙送來？

小高道：「他爲何那麼慷慨，送來三清寶籙？目的何在？」

陳水水道：「大概是那人良心發現，想救你出去吧？」

「世上眞有這種好人？」

「也不是沒有啊！」

小高感到迷惑，如果那人是方振遠，那他是打算聯合自己對付苗飛了？但他根本犯不着找一個敵人合作呀！

陳水水道：「你也別盡想那人就是方振遠，或許是別人……」

「誰？誰會平白將秘笈送人？」

「就算是奇遇吧！」

小高道：「我看沒那麼簡單，這會不會又是一場騙局，拿假秘笈將我們當成試驗品？」

「你不是說它是眞本？」

小高苦笑道：「它確實像眞的，可是我又沒見過眞本，怎知道眞的是何模樣？」

陳水水道：「別想那麼多了，只要有效就行了，挑好的練，你認爲不好的就不練，不就成了？」

在情況不明之下，小高也猜不着那人是誰，只好暫時相信他是來幫助自己的。

於是他坐下來，慢慢詳讀三清寶籙，認眞和他印象中的口訣做比較，再修正差異。

不知過了多久，又有一道黑影掠至。

小高這次警覺到了，立即喝道：「誰？」

兩眼凝視看清來人。

那人蒙著臉，默不作聲。

小高故意試探道：「方振遠，何必裝？」

那人身形一震，道：「我不是方振遠！」

突然，他丟出一包東西。

小高道：「這是什麼？該不會又是三清寶籙吧？」

「食物，免得你餓死，苗飛正找不到人當試驗品。」

「謝啦！我正餓著呢！方振遠。」小高接下食物，準備大吃一頓。

那人冷冷地道：「我不是方振遠。」

小高笑道：「馬脚都露出來了，還裝？你左手小指不見了，不是方振遠是誰？」

那人道：「斷尾指就是方振遠嗎？」

說完急急離去。

小高已確定他就是方振遠，但卻不解。「他明明跟我有仇，爲何又要救我？」

陳水水道：「管他的，這人生性狡猾，準沒好事。咱們吃飽了就以靜制動，重要的是把武功練好，還怕他們耍花招嗎？」

在不明情況之下，也只好如此了，反正這個地方，他們有的是時間思索。

接下來一連三天都沒有動靜。

就在小高勤練武功之中，苗飛的笑聲又在耳際響起。

他輕輕飄向潭邊，見到小高氣色好轉許多，頻頻讚許道：「果然是塊料子，拿你試武功準沒錯。」

小高看了他一眼。「你也不差，躲了三天，大概去養傷吧！還是去查你老婆的外遇……」

苗飛斥道：「我割了你的舌頭！」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阿寶救了白妞出獄，她將自己身世相告，原來是個孤兒，由一師太將她養大，爲報恩，想賺錢蓋座庵廟，以致上了糟老頭的惡當，阿寶憐其遭遇，不收她的酬金，還多送她二千兩，然後告別，回到風雪樓，賀捕頭來告急，請求協助緝捕白妞，阿寶授以妙計才離去。阿寶和賴皮離開涼州，將自己身世告知賴文龍，有兩件事情要辦……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可　飛・圖

尼姑的女兒





代師傅尋找仇人　爲母親了斷恩怨

「風燭殘年，隨時都有再見的可能。」阿寶道。

「這事不難，找一個短命的大姑娘，把牌位娶過來就成啦。」

「難，難啊，既要門當戶對，又要身份相當，不要寡婦，還要她本人同意，心甘情願才行。」

賴皮傻眼了，嘖嘖稱奇道：「這個老怪物的條件也未免太苛了，只有威震江湖，叱咤風雲，而又終身未嫁的老處女才夠資格。這樣的人太難找了，如海底撈針，簡直是折騰人。」

「第二件事也同樣令人啼笑皆非。」

「小弟在洗耳恭聽。」

「獨行俠命咱家賣一把鑰匙。」

「賣多少？」

「最少十萬兩。」

「這太離譜了，差十萬八千里，金鑰匙、銀鑰匙、金剛鑽鑰匙，夜明珠鑰匙也不值這麼多。」

「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銅鑰匙。」

「奇哉怪也，誰有錢沒處花，會發神經花十萬兩銀子買一把銅鑰匙？」

阿寶道：「古師父認爲這一把銅鑰匙大有來歷。」

「會不會是一座金庫或寶藏的啓門之鑰？」

「獨行俠的看法正是這樣。」

「有沒有藏寶圖？」

「老大，這一把鑰匙老怪物是如何到手的？」

「有就不會賣鑰匙了。」

「說來話長，以後自會明白。」

「無論如何，買主難尋，得遇上識貨的才能出手。」

「難啊！」

「難啊！」

* * *

漢中。

勉縣。

定軍山。

提起定軍山在歷史上可是赫赫有名，三國時諸葛孔明曾在此屯兵數萬，老將黃忠與夏侯淵曾在此激戰匝月，更是諸葛武侯「壯志未酬身先死」的埋骨之所。

在武林中，定軍山也佔有一席之地。

因爲，鼎鼎大名的大風莊就在此山。

想當年，大風莊主張大風，憑一雙鐵掌，打遍天下無敵手，憑滿腔熱血，交遍江湖英雄漢，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是漢中一帶的首富，武林中的重鎮。

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日，四名黑道人物何百川、石大頭、葛老二、黃三元慕名而來，欲投靠張大風，願助他大展宏圖，張莊主不疑有詐，開門揖盜

，引狼入室，不到三月便露出狐狸尾巴，選了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將張家的人全部殺絕殺光，然後，這四個狠心狗肺，恩將仇報的傢伙，公開的沐猴而冠，當上大風莊的莊主。

張大風有一女名巧雲，當時正值花信年華，長得花容月貌，被何百川看上了，强娶爲妻，除幾名老弱的婢僕之外，她是張家唯一倖免於難的人。

巧雲姑娘生性剛烈，本欲一死追隨雙親於九泉之下，但轉念一想，自己如以身相殉，張家的血海深仇將永無洗雪之日，幾經思量，決定忍辱負重，虛與委蛇，伺機報復。

不久，機會終於來了，趁四人大醉之後，先殺何百川於床笫之上，接着又闖入石大頭的居處，正要大開殺戒，石大頭及時警醒，奮力相抗，未幾，葛老二、黃三元也聞警而至，張巧雲只好抽身退出，遠走他鄉，去了大漠。

去大漠，一爲避禍，二爲練功，打算日後再返定軍山，重振大風莊，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身懷六甲，有了仇人何百川的孩子。

彷若晴天霹靂，令她痛不欲生，幾次想要自殺解脫，幾次欲將孩子打掉，甚至，當孩子呱呱墜地，生下一個男孩後，幾次三番仍未打消把他招死的念頭。

後來，發現孩子天眞無邪，惹人憐愛，同時也是自己的親骨肉，實在下不了手，遂回心轉意，辛辛苦苦的將他撫養長大。

張巧雲恨透了何百川，當然不許孩子隨父姓何，也不願隨母姓張，孩子是她的心肝寶貝，就管他叫阿寶或小寶。

今日，何寶領着賴皮來到了大風莊。

是爲報仇而來，一進門就採取行動，逢人便打，見東西就砸，橫衝直撞，如瘋似狂。

「叫石大頭出來受死！」

「叫葛老二出來見閻王！」

何百川死後，石大頭升了官成爲大風莊的大莊主，葛老二是二莊主，黃三元是三莊主，三個人正在莊內飲酒作樂，聞報匆匆聯袂而出，見是兩個小毛頭，還責怪手下小題大作，殺鷄焉用牛刀。

阿寶見有三人被簇擁而出，中間之人魁梧威猛，頭大如斗，年約五十出頭，左右二人略小，一胖一瘦。

一樣的橫眉豎目。

一樣的賊頭賊腦。

全身上下瀰漫着一股子邪惡、暴戾之氣。

阿寶派頭十足，歪着頭、斜着眼，左手叉腰，右手指着頭大如斗之人道：「閣下的目標顯明，想必就是大風莊主石大頭吧？」

大頭之人臉一沉，道：「大膽狂徒，本莊主的名諱也是你可以隨便叫的。」

呸！賴皮故意在地上吐了一口痰，還用脚踩了兩下，趾高氣揚的道：「你算老幾，竟敢在我們老大面前說大話，小心等一下叫你滿地找牙。」

小祖宗虎目暴睜，在一胖一瘦二人身上轉來轉去，道：「誰是葛老二？」

站在石大頭左邊的胖子厲聲道：「老夫正是葛二爺。」

賴皮道：「哼，葛二爺？等一下就革你的命，割你的頭，把你大卸八塊，叫你粉身碎骨。」

阿寶的眸光投注在石大頭右邊的那個瘦子身上，道：「毫無疑問，你就是那個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了的，喪心病狂的黃三元？」

瘦子大怒道：「知道你家黃爺的厲害，就休在這裡裝瘋賣傻，張牙舞爪。」

照例，賴皮又評頭論足一番。

「得了吧，就憑你這副德性，紅燒沒有肉，乾炸全是骨，狠不吃，狗不要，也配當三莊主，呸！」又是一口濃痰吐過去。

這言詞，這神態，根本未將大風莊的三位莊主放在眼內，三人恨在心頭，怒溢雙眉，跨步而上，準備動手。

「娃兒找死！」

「小子欠揍！」

兩條人影兩聲吼，兩名手下代主出招殺上來。

一個使刀，一個用劍，一找阿寶，一找賴皮，刀光霍霍，劍氣森森，一出手就施出了看家本領，想在主子面前露露臉。

可悲的是找錯了對象，遇上了尅星，大哥大單掌一豎，輕輕一揮，彷彿在半空中寫了幾個字，兩名嘍囉便被震翻在地，倒在三位莊主脚下，死了。

一掌連斃二人，委實匪夷所思，石大頭的頭更大，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小兔崽子，你是什麼人？」

「是該介紹一下小爺爺自己了，以免三位死後做糊塗鬼。」阿寶雙眉一挑，冷聲道：「這大風莊本是張大風一手所創立，對吧？」

石大頭木然而立，道：「是又怎樣？」

「這一片大好基業，是你們四個混蛋恩將仇報，强取豪奪而來？」

「媽的，你究竟是誰？」

「張大風有個女兒叫張巧雲，還記得吧？」

「當然記得，這個賤人曾是本莊主的大嫂，後來，不識抬舉，弑夫而逃。」

「不是弑夫，是報仇！」

「臭小子，此乃本莊的機密大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是家母告訴咱家的。」

「令堂是那位？」

「張巧雲！」

張巧雲三字似一把利箭，刺穿了每一個人的心，齊皆震駭不已，齊皆驚呼出聲，有一名何百川當年的心腹上前道：「原來是少莊主……」

一句少莊主，招來殺身之禍，以下的話尚未出口，已被阿寶一掌震飛，死於非命。

一招出手後大哥大才說：「該死的狗東西，『少莊主』三字少爺爺不收，你帶到陰曹地府去吧。」

賴皮耀武揚威的道：「我們老大不姓何，叫阿寶，又叫小祖宗，也可以叫他大哥大，是大哥中的大哥，在涼州揭了皇榜，破了奇案，一舉成名，賀捕頭佩服得五體投地，閻五爺被嚇得全身發抖，連鎭西王兄妹也另眼相看，稱兄道弟。」

又有個不怕死的上來道：「既是張巧雲生的，就是老莊主的骨肉，自然應該姓……」

阿寶一把抓住了他的膀子，厲吼道：「姓什麼？」

「姓何。」

「死！」

說死眞死，生機全無，豎掌爲刀，克察！一聲，人頭落地，骨碌碌的滾出去一丈七八，接見小祖宗飛起一脚，將軀體踢飛出三丈以外去。

一眨眼的工夫連殺四人，竟連人家是如何出手都沒看淸，葛老二心裡發毛，臉色發紫，聲音也顯得有些結結巴巴的，道：「你到底想幹什麼？」

阿寶咬牙切齒的道：「想爲我娘報仇，殺人！」

「殺誰？」

「你們三個老混蛋，外加所有的狐羣狗黨！」

賴皮補充道：「閻王叫你三更死，絕不留命到五更，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跪在地上喊爺爺，叫親娘祖奶奶也沒有用，自殺是唯一的最佳抉擇，逃跑的機會等於零！」

黃三元望着石大頭、葛老二，道：「大哥、二哥，咱們跟他拚了，不信兩個小毛頭能有多深道行。」

三兄弟心意相同，行動一致，率衆出擊，欲孤注一擲，作困獸之鬥。

正中阿寶下懷，馬上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屠殺，把承受自母親的仇恨、悲憤一古腦兒全部發洩出來。

見一個殺一個，見二個殺一雙。

屍積遍地，血流成河。

死人，在快速增加。

活人，在快速減少。

彷彿到了世界末日。

彷彿身在人間煉獄。

如入無人之境。

如在人肉屠場。

一招一條命，從未用過第二招。

一掌一顆頭，不必再出第二掌。

半刻工夫不到，場中便僅僅剩下石大頭、葛老二與黃三元等十來個人了。

眼看血戰已近尾聲，大風莊突然來了三位不速之客。

淸一色都是黑衣教的人。

站在最前面的袖口有四顆骷髏頭，表示曾經殺過四個人，至少是香主的身份。

左後之人兩顆。

右後之人三顆。

四顆骷髏頭的黑衣教徒橫掃全場一眼，語冷如冰道：「三位莊主，前不久本香主跟你們談的事情，考慮的怎麼樣了？」

石大頭一怔神，道：「閣下是說只要大風莊歸附黑衣教，本莊成爲貴教的一個堂口，我們兄弟三人便可以黑衣教馬首是瞻，稱霸一方，爲所欲爲？」

黑衣教香主肅容滿面的道：「不錯，只要歸附本教，聽從本教號令，便可吃香的、喝辣的，共享天下武林這塊大餅，漢中三百里方圓之內的江湖道悉歸賢昆仲三人掌管，高高在上，唯我獨尊，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高興幹甚麼就幹甚麼！」

說歸附，實際上就是投降，石大頭、葛老二、黃三元起先還有點不甘心，打算討價還價，如今小祖宗勢如破竹，眼看就要喪命亡魂，那還有論長較短的餘地，只有飲鴆止渴，認賊作父，錯把煞星當福星的份兒，三人互換一道眼神，心意相同，石大頭道：「可以，本莊願與貴教合作，但有一個先決條件。」

香主道：「什麼條件？」

「先把這兩個臭小子幹掉。」

「這兩娃兒是何來歷？」

「一個是在涼州揭了皇榜的大哥大，小祖宗。」

「另一條小毛蟲呢？」

賴皮自我吹噓道：「小爺賴文龍，外號一條龍，是我們老大的助手，也是殺手，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你們三個人自投羅網，鬼門關已經爲三位打開了。」

兩顆骷髏頭的黑衣教徒火冒三丈，殺氣騰騰的道：「奶奶的，大爺殺人時你還在穿開襠褲，今天就叫你變成一條蟲！」

刷！的一聲，拔劍而上，分心就刺。

賴皮藝不高，膽子大，有恃無恐，不退返進，閃身側擊，反手奪劍。

這小子的運氣眞好，黑衣教徒的劍果眞被他奪下來，反手送進對方的心窩裡，直從前心刺到後心，當場倒地身亡。

賴皮又露了一次臉，全場皆驚，他自己當然心裡有數，是阿寶在暗中賜助，他只不過是代理人而已。

「看打！」

「接招！」

兩名黑衣教的香主、教徒睹狀大怒，全力反撲，一個攻向大哥大，一個攻向賴文龍。

「殺！」

阿寶只說了一個字，攻出一招，「穿針引線」奇妙絕倫，黑衣教人窩裡反，兄弟鬩牆，一個刀口飲血，一個死在掌下。

賴皮怒視着石、葛、黃三人，得意非凡的道：「這一招叫穿針引線，又名拉皮條，怎麼樣，三位也上來領教一下吧，這樣，黃泉路上好結件，陰曹地府才不孤單。」

眼見黑衣教的人亦非小祖宗對手，石大頭一臉惶悚，滿面驚懼，那還敢再大呼小叫，只好動之以情，期期艾艾的道：「賢侄，大叔跟你爹是結拜兄弟，情同手足，當年……」

阿寶的眼中滿佈血絲，每一根眉毛都充滿濃濃的殺機，咬着牙，瞪着眼，截口道：「去你的，誰是你的賢侄，你又是誰的大叔，去死吧，別讓閻王等太久。」

猛地一拳打出，石大頭躲不開，避不過，還手無力，逃命無方，被大哥大搗破肚皮，抓出一把心肝腸肚來，魂歸西天，一命嗚呼。

賴皮這個助手很盡職，上去補了一脚，踢翻在地，把石大頭的大頭踩了個稀巴爛，然後臭罵道：「媽的，張家待你不薄，管吃管住，視如上賓，你這個老混蛋心腸好毒啊，居然殺人全家，霸佔了大風莊，下輩子轉世叫你沒心，沒肝、沒腸、沒肚、沒屁股眼兒！」

葛老二早已嚇破了膽，雙腿直發軟，噗通！一聲跪了下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哀求道：「小祖宗饒命，大哥大饒命，葛老二有生之年願爲你做牛做馬，那怕是做看門狗，看門貓都心甘情願，絕無半句怨言。」

阿寶恨滿心頭，早已殺紅了眼，軟硬一概不吃，吼道：「少來這一套，與張家無怨無仇，你們爲何要趕盡殺絕，既有現在，何必當初，現在就是你還債的時侯了，去見閻王吧！」

賴皮不放過任何可以發揮的機會，冷嘲熱諷道：「男兒膝下有黃金，你他媽的好沒出息啊，跪有屁用，做王八、做烏龜、做臭蟲，做癩蝦蟆也統統無效，快上路吧，別讓石大頭等得頭大！」

這話，葛老二可能只聽到一半，小祖宗憤然出手，已一掌劈碎他的頭殼，腦漿橫溢而亡。

直看得黃三元心膽俱裂，透體生寒，石大頭拉交情無效，葛老二苦哀求也無功，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當下一聲不吭，拔腿就跑，騰空而起，直奔牆頭。

「跑？你飛也飛不了！」

喝聲中，大哥大已彈身而起，彷若出巢春燕，又似離弦怒矢，黃三元人在空中，僅橫飛數丈，便被阿寶追上，撈住一隻脚。

「鬆手！」

「做夢！」

黃三元是個狠角色，甩不掉小祖宗，緊要關頭竟將自己的脚揮劍斬斷，脫困而出。

結果還是在劫難逃，大哥大將黃三元的斷脚全力擲出，不偏不倚的插進他自己的心窩裡，慘叫聲中，血雨傾盆而下，軀體落地後已氣息全無。

剩下七八個嘍囉，已經產生不了任何作用，有的畏罪自戕，有的在逃跑途中被殺，從入莊至今，總共也不過半個多時辰，石大頭、葛老二、黃三元以及他們手下的一批狐羣狗黨便全部死光死絕，這在武林史上可能也是一項新紀錄。

忽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翁跪倒在小祖宗面前，道：「孫少爺……」

僅僅叫了一聲孫少爺，便淚如雨下，泣不成聲。

大哥大錯愕一下，道：「你是誰？」

老翁含悲忍痛道：「老奴張福。」

張福二字大哥大不陌生，曾聽母親言講，張福乃張家的三朝元老，大風莊的產業全部由他一人掌管，職司總管，除外祖父張大風外，數他最大，幾位舅舅莫不言聽計從，是大風莊一位舉足輕重的靈魂人物。

十幾年前的那一場浩劫，張福收帳在外，並不在場，返轉時大禍已成，回天乏術，張總管爲了保全張巧雲的性命，以及大風莊偌大的產業，忍辱含悲，投入了仇人的懷抱。

是他勸張巧雲要爲張家留下一條根，與狠共枕，俟機報仇。

是他用盡巧思，製造機會，復

在暗中助張巧雲殺了何百川。

也是他在事敗之後，多方掩護，張巧雲才能擺脫追殺，遠走他鄉。

說起來張福是大風莊的功臣，更是張巧雲的救命大恩人。

阿寶一聽是他，馬上堆下一臉笑容，道：「張爺爺，別這樣，快起來，快起來。」親手將老人家扶了起來。

張福擦乾眼淚，仔細的打量一下小祖宗，關懷備至的道：「你母親的身體還好吧？」

「託張爺爺的福，很好。」

「現在居住何處？」

「在塞外。」

「幾時重返大風莊？」

「本來很快就要回來，如今可能要往後延一延。」

「這是爲何？」

「黑衣教爲禍武林，此時回來怕有危險。」

「孫少爺之言甚是，黑衣教以天下武林爲敵，江湖上的確危機四伏，只要大小姐有心重返大風莊，小老兒就高興了，張家這一大片基業必須你們母子來繼承才行。」

賴皮道：「大風莊的萬貫家產，沒被那四個混蛋搞光？」

張福道：「在小老兒多方遮掩，處處提防的情形下，只損失一些皮肉，未傷到筋骨，大風莊的產業大體上仍保持完整。」

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阿寶心下稍安，暗自爲母親感到欣慰，道：「張爺爺，石大頭的爪牙是否已全部伏誅？」

「差不多都死在此地。」

「沒有漏網之魚？」

「可能逃走幾個，都是小角色，不足爲患。」

「大風莊的老人還有幾位？」

「七人。」

「還不少嘛，足夠處理善後，管理大風莊，張爺爺，一切的一切全部拜託你老人家了，阿寶想就此告辭。」

張福一聽小祖宗要走，顯得十分焦急，道：「孫少爺剛剛才回來，怎麼現在就走？」

阿寶道：「事多，很忙，不走不行。」

「再忙也得住上三五天，讓小老兒把大風莊的帳目報給孫少爺聽。」

「不必了，我娘信得過張爺。」

「孫少爺的事可否交給老奴代辦？」

「這些事都很扎手，張爺爺恐怕辦不了，再見！」

不管張福是否同意，立與賴皮退出大風莊。

＊　＊　＊

四川。劍閣縣。鶴鳴山。玄武觀。

觀院並非很大，建築也談不上雄偉壯觀，但對道家而言却意義重大，因爲是張良的八世孫道教的始祖張道陵所創建，故而名重寰宇。

同時也是狂道杜非的發跡地，益使玄武觀聲名大噪。

第三任觀主是公孫鶴，乃杜非的嫡傳弟子。

現任觀主是皇甫嵩，即殺死公孫鶴、嚇走賴文龍之人。

皇甫嵩本是黑衣教的一名堂主，如今却搖身一變成爲玄武觀的觀主，玄武觀亦隨之變成黑衣教的一處堂口。

分明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却穿上道袍，戴上道冠，一個十足的假道士。

手下之人也一律道家打扮，不明就裡的人都把他們當作是在此修行的全眞子弟。

由於僞裝得法，香火始終不衰，善男信女絡繹於途，黑衣教的人也進進出出，使玄武觀成爲內通全川，外通陝甘的一個重要的樞紐。

阿寶、賴皮怕驚世駭俗，傷及無辜，特別選在香客最少的黃昏時分上山入觀。

果然，山上已無香客，觀門也正要關閉，二人甫至門前，便被兩名道士攔了下來，道士甲客客氣氣的道：「對不起，今天時辰已到，明日請早。」

阿寶冷冷一笑，道：「朋友，你搞錯了，咱家不是來燒香的。」

道士乙道：「那兩位來本觀作甚麼？」

「找人。」

「找誰？」

「黑衣教的堂主皇甫嵩。」

此話一出，二道士臉色驟變，道士甲的態度大變，冷冰冰的道：「抱歉，你找錯地方了。」

賴皮眼一瞪，吐字如刀。「你敢說玄武觀內沒有皇甫嵩這一個人？」

道士乙道：「有，是本觀觀主，並非……」

小祖宗道：「有就叫他滾出來，且先不管他是何身份。」

「施主跟皇甫觀主是舊識？」

「素不相識。」

「那是有事求見？」

「廢話，無事不登三寶殿。」

「什麼事？」

阿寶先不答話，右掌倏揚，啪！結結實實的打了道士乙一個耳光子。

大哥大已修成玄玄神功，乃高手中的高手，甚至可以說是集武林三怪之長於一身，動靜擧止，俱見功力，一個超級大耳光，打落了道士乙的滿嘴牙，人往後退，撞上牆，暈倒在牆脚下。

大哥大望着道士甲，這時才說：「咱家就是爲此而來。」

賴皮補充道：「說得更明白點，就是爲打人甚至殺人而來。」

阿寶飛起一脚，踢開大門，踩在門檻上，以命令的口胳道：「朋友，怕死就快去通報，最好把所有的假道士統統叫出來，這樣大家都省時又省事。」

道士甲硬着頭皮道：「無名無姓叫貧道如何通稟。」

賴皮道：「小爺爺賴文龍，這位是我們老大大哥大，告訴皇甫嵩，叫他先把棺材準備好，咱們只管殺人，不管收屍。」

道士甲不敢多言，轉身入內，急匆匆的通報去了。

黑衣教一度曾是賴皮的家，這裡的一草一木皆耳熟能詳，領着阿寶穿月門、過迴廊，直往裡闖。

「賴皮，公孫鶴是死在何人之手？」

「就是咱們將要會面的這個皇甫嵩。」

「他們交手幾回合？」

「不到三十回合。」

「皇甫嵩這麼厲害？」

「厲害啊，當時觀內的同道，多一半都是死在此人手中。」

「詳細的經過情形怎樣？」

賴皮的臉上微微一熱，嘻嘻傻笑道：「小弟的這一身本事老大是知道的，實在不怎麼樣，唯一的長處是腦袋瓜子頂呱呱，懂得見風轉舵，精於絕處逢生，一見大事不妙就溜之大吉，所以詳細的情形也搞不清啦。」

話至此處，已行至一座大樓前的廣場上，賴皮指着右邊的一個側門道：「以前的公孫觀主就住在裡面，現在的這個假老道大概也……」

言猶未盡，側門的黃影一閃，已雄赳赳，氣昂昂的出現一位黃袍老道，衝着二人大步行來。

老道的身後另外還緊跟着三四十個身強力壯，驃悍勇猛的假道士，有的手執拂塵，有的拿着方便鏟，一出側門，便如雁翅般展開，停在大樓前面。

傳話的道士甲這時咬着黃袍老道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兩道卧蠶眉微微向上一挑，黃袍老道橫掃了二人一眼，洪鐘也似的聲音道：「貧道皇甫嵩，那一個是大哥大？」

阿寶在丈許之外止步道：「正是區區在下咱家我。」

「聽說你另外還有兩個名字叫阿寶、小祖宗？」

「閣下的消息很靈通，你答對了。」

「在涼州，揭皇榜的人眞的是你？」

「如假包換。」

「涼州監獄後面，黑衣教死了兩名兄弟，據說也是你殺的？」

「有這回事。」

賴皮不甘被冷落，大吹法螺道：「這已經是舊聞啦，不稀奇，我們老大自從揭了皇榜，拳打閻王爺，脚踢賀頭兒，活捉女兒手如探囊取物，早已名震江湖，蜚聲武林，成爲家喻戶曉的大英雄，你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就丟人丟到姥姥家去啦。」

語音一頓，接着又大呼小叫道：「假牛鼻子，現在告訴你一個新消息，大風莊的石大頭、葛老二、黃三元以及他們三個混蛋手下的一羣蝦兵蟹將，狐子狐孫，前不久也被我們老大殺得鷄飛狗跳，打得落花流水，都死光死絕啦，另外還加了三個小帳。」

道士甲道：「什麼小帳？」

賴文龍道：「黑衣教的一名香主，兩個嘍囉也搭上便車一同進了鬼門關。」

皇甫嵩臉一沉，道：「不用問，你就是賴文龍，一個靠耍嘴皮子吃飯的小混混。」

賴皮大言不慚的道：「笑話，小爺爺我非但口才好，手底下的功夫也不含糊，黑衣教的那三個王八蛋其中一人就是死在我賴皮手中，各位假如動作快一些，黃泉路上也許能追得上，不信可以問問。」

皇甫嵩越聽越火，怒不可當的道：「兩位擅闖玄武觀，究竟爲了何事？」

阿寶答得簡短有力：「討債！」

「討什麼債？」

「血債。」

「臭小子，你我素昧平生，這血債從何而來？」

「從咱家的師父師兄而來。」

「誰是你的師父？誰又是你的師兄？」

「狂道杜非是我師，公孫鶴是咱家的師兄。」

皇甫嵩聞言大吃一驚，道：「娃兒是說狂道那個老匹夫還沒有死？」

大哥大冷哼一聲，道：「杜師父是死是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家小祖宗既然來了，這筆血債就非得連本連利討回來不可。」

皇甫嵩冷笑道：「刀劍無眼，傷亡在所難免，公孫鶴只能怪他自己學藝不精，怨不得誰。」

賴皮破口大罵道：「你放屁，分明是你卑鄙無耻，率衆夜襲，玄武觀大多數同道皆死於睡夢之中，公孫觀主等人倉卒應戰，自然屈居下風。而且，當時你們均身着黑衣，挑明了是黑衣教的爪牙。」

皇甫嵩變臉道：「賴皮，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未完・十）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玉兒繼父史水樂爲贖回被十八盤賊寇劫去的兒子，只好答應去南陽府救趙大刀，小玉兒得知後趕去南陽，見到史水樂，父女兩人商議後分頭去行事。史水樂在暗中迷倒許多府衙官兵，趙大刀終被救走了。小玉兒幫府衙官兵追賊，後又推薦史水樂搶救中毒官兵，解毒脫險後，莫少白等感激不已……



闖禍不悔又害人　玉兒從中抱不平

史水樂道：「當大夫的就是以救人爲宗旨，小人自會盡全力！」

轉對花正剛道：「快！快去找來尿壺，越是騷味濃的尿壺越好。」

花正剛道：「大夫，要那玩意兒幹甚麼？他們撒不出尿來的！」

史大夫道：「你聽我的準沒錯。」

花正剛立刻命人去拿夜壺，這玩意有的是，大床之下專放這東西。

沒多久已提來十多個夜壺放在這張通鋪前。

史水樂道：「快，把尿壺嘴放在他們每個人的鼻子上，把他們的嘴巴捏緊了。」

有人就暗罵：「這是甚麼玩意，坑死人呀！」

却不料還眞管用，沒多久，昏迷的人有的動了。

花正剛一看大聲叫：「單方治大病呀，哈……」

這時候他老兒還笑得出來，倒也難爲他了。

* * *

只不過一盞熱茶工夫，二十七個獄卒與官兵，一個個直不楞的坐起來了！

有幾個還尖叫：「抓人，抓人！」

花正剛火大了，他伸手凶凶幾巴掌，喝道：「抓你個頭，囚犯早已不知逃去何處了！」

只聽得莫少白對花正剛道：「正剛呀，命人取一百兩銀子，謝謝這位大夫。」

花正剛忙應道：「是，這就去封一百兩銀子。」

莫少白却伸手拉住小玉兒，道：「史姑娘，妳可得幫官家一個忙，咱們前去剿山寇！」

小玉兒道：「當然好呀，只不過我先陪我爹回去寶雞，咱們約定日子我會去的。」

莫少白道：「史姑娘，咱們一言爲定了！」

小玉兒道：「一言爲定，嘻嘻……」

她還是忍不住笑了。

* * *

史水樂與小玉兒雙雙走出南陽府衙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街上也有了行人。

小玉兒爲史水樂出主意，就用那一百兩銀子在市場買了山葯，大包小包的馱在馬背上，父女二人幾乎是高唱凱歌往西走了！

往西當然是回寶雞。

只不過他們才走了一天多，忽然這處有喊殺之聲傳來，小玉兒背轉頭看過去，她吃驚了！

她對史水樂道：「爹，這地方好像就是百寶莊附近呀，怎麼會有喊殺聲。」

史水樂道：「小玉呀，少管閒事，快去大山接妳小弟史天生要緊！」

小玉兒正自猶豫着……

史水樂還眞怕小玉兒管閒事。

史水樂是個大夫，當大夫的人也大都知道心理學。

而史水樂明白小玉兒的武功絕高，因爲小玉兒習過西域至高無上武功「混元一氣通天功」。

武功高的人總是喜歡管管閒事，換句話說，愛管閒事的人自恃比別人行。

史水樂猜的還眞不差，小玉兒果然管閒事去了。

* * *

小玉兒拍馬轉身走，史水樂只得跟上來。

這處傳來喊殺聲，呀！竟然是一對夫妻與人拚上了，只見這二人眞了得，兩個人舞刀對付四個人。

小玉兒只一拍馬趕到現場看，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一雙大眼睛。

這兒可不正是百寶莊嘛。

* * *

此刻，正自搏殺的人不是別人，乃「中原大俠」徐奇與他的妻子「一枝梅」白青青是也。

這夫妻二人的刀法眞厲害，出刀虎虎生風，殺法凌厲過人，直把圍攻他夫妻二人的四個人殺得哇哇怪叫。

那徐奇的一把刀指東打西，上挑下殺，與那白青青的狠辣勁，堪稱令那神鬼也頭痛。

夫妻二人似乎在玩命了。

小玉兒再看那四個人，她一個也不認識。

小玉兒只認得場邊上手持紅纓長槍的柴千田與那個少莊主歐陽濤。

歐陽濤身邊還有兩個人，正是他的兄弟歐陽湧與歐陽浪。

兄弟三人就幾乎想加入戰圈了。

那搏鬥的四人武功也了得，其中兩人各持一把厚背砍刀，有一人手中兵器是鐵杵，還有一個是用的虎爪三尺二寸長。

打麥場上幹得兇，當小玉兒拍馬過來的時候，柴千田當先迎上去。

「嗨，姑娘呀，妳來的正是時候。」

小玉兒看看殺得凶，好像非流血掉肉才會罷休。

她跳下馬來急忙的問。「大管事，又發生甚麼事了？」

柴千田指着場中正玩命的「中原大俠」徐奇，他忿怒的道：「他們夫妻二人眞不講理。」

「怎麼不講理？」

柴千田道：「他們居然反過來興師問罪了！」

「興師問甚麼罪呀？」

史水樂道：「小玉兒，江湖是非多，咱們趕路忙呀！」

小玉兒道：「他們之間的事我知道，爹，江湖雖然是非多，咱們管管又何妨！」

史水樂不說了。

史水樂把馬騎到場邊上，他還馱了許多山藥，只得坐在馬上看熱鬧了。

小玉兒急問柴千田，道：「快說！怎麼了？」

小玉兒心中也發急，莫不是花正剛的葯失靈，那個「採花賊」徐大相公喪命了？

其實，如果眞的喪了命，徐奇夫妻也認了，誰叫自己的兒子喜歡花花草草找姑娘，吃人家豆腐，上人家姑娘的床……

事情偏又不是這個樣。

* * *

柴千田對小玉兒直嘆氣，倒令小玉兒更加急。

小玉兒催促的問道：「柴管事，怎麼了，有事你快說出來，我也好幫你們呀！」

柴千田道：「妳若行善助咱們，快去打跑那一對惡夫妻，還是甚麼大俠客，簡直不講理。」

小玉兒道：「怎麼不講理？」

柴千田道：「妳是姑娘家，叫我怎好說！」

小玉兒道：「你好像有話難啟齒！」

「是呀，姑娘！」

「但說無妨。」

「我說不出口。」

「就快出人命了！」

柴千田咬牙又跺脚，道：「好姑娘，妳聽了只當我放屁，千萬別生我的氣。」

小玉兒急問：「快說吧！」

柴千田戟指正在場中打鬥的徐奇夫妻二人，道：「剛過午，他二人找上咱們莊上來，老莊主正爲女兒的死悲痛萬分呀，他們却大吼大叫要討回公道。」

小玉兒道：「不是徐家自願叫兒子服了花捕頭的毒葯才死的嗎？」

「是呀，可是他們說咱們的閨女有問題，這件事應是和姦，等到徐小子出了問題，咱們閨女怕事情鬧大丟人，才想不開上了吊。」

小玉兒急問：「你們閨女出了甚麼問題？」

柴千田道：「他們簡直胡說八道，我們閨女一些問題也沒有。」

小玉兒道：「問題出在甚麼地方？」

柴千田道：「他們說，他們的兒子完了，爲甚麼使他們的兒子那個禍害老二變得同騾馬的那麼大，

動一動也痛死人，必是我們姑娘害的，還反說他們兒子是淫賊不公平，妳說，說氣不氣死人。」

小玉兒道：「禍害老二是……是誰？」

柴千田道：「就是……就是只有男人才有，女人沒有的那一串呀！」

小玉兒笑了！

「你是說的男人那傢伙呀！」

柴千田吃驚的道：「姑娘呀！妳比我這男人還開通，江湖兒女果然强似男子漢。」

小玉兒吃吃的道：「徐大俠說是你們姑娘有問題？」

「他是這麼說的。」

「他又怎麼知道姑娘有問題？」

「他一口咬定他兒子那個大鳥是咱們姑娘坑害的，他這是來討公道了。」

小玉兒吃吃一笑，忽然拔身飛過幾個人頭，「咻」的一聲落在場子中間來。

只見她「嗆」的一聲，七星寶劍出了鞘，刷刷刷只三個橫殺，生生地把六個玩命的人格開來。

她這一出現，使場邊的人也驚住了。

誰家姑娘這麼美，武功更是高得嚇死人。

中原大俠徐奇便重重一抱拳，道：「是妳，姑娘！」

白青青上下直看小玉兒，問他丈夫徐奇道：「你認識這姑娘？」

她再多看小玉兒一眼，又低聲道：「太美了，如果她能跟咱們回南召，兒子……」

徐奇立刻叱道：「別說了！」

小玉兒再看另一方，四個人正站在一起了。

柴千田正對四個人解釋着甚麼，那個灰髯老者在點頭。

灰髯老者走到小玉兒面前來。

「姑娘，妳來的巧，老朽乃百寶莊莊主歐陽伯仁，妳知道的，他們兒子在外看到我女兒在買花紅，一路找來我莊上借宿，咱們不欺過路客，好生加以招待，誰知那畜牲半夜跑進我女兒的閨房中强姦我女兒，咱們在玉青觀抓到他，姑娘妳知道這一段。」

歐陽伯仁忿怒的咬咬牙，又道：「妳是姑娘家，女子失貞比她的命還重要，老夫只此一女，眞是痛心疾首，好人難爲，他既毒死他兒子，老夫也只好自認倒楣算了，誰知他夫妻仗着一身本事，莫須有的又找來我莊，要興師問罪，所幸老夫昨夜回來，否則他們必在我這兒撒野了！」

小玉兒笑了。

這件事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當然這件事她也知道，徐元玉那小子必是對他父母說了甚麼挑撥的話，把他那惹禍的東西套在人家姑娘身上去了。

小玉兒轉而笑對「中原大俠」徐奇道：「徐大俠，事情應該算了，何必定要拚命？」

徐奇尚未開口，白青青厲聲道：「紅蓮汚泥總是分得清楚的，我兒先傷在他們姑娘手下的。」

歐陽伯仁大怒，叱罵道：「放屁！」

小玉兒忙道：「且別發火，我想同徐大俠二位說幾句小聲話，如何？」

徐奇指着場邊，道：「那就借一步說話。」

他與妻子當先站到一棵樹下面。

小玉兒隨之跟過去，她回頭，百寶莊的人一個個正怒目而視，恨不得羣起而攻之。

小玉兒先是對徐奇笑笑，道：「徐大俠，南陽的知府大人還正在叨念你吶！」

徐奇道：「此事令我火大了，我忍無可忍呀！」

小玉兒道：「令公子傷的地方怎麼對你二位說的？」

徐奇道：「妳是姑娘，本不該對妳說這種話的，但咱們江湖中人，是不會把這些放心上的。」

小玉兒點點頭，道：「我知道。」

徐奇道：「我那逆子他的下部腫得比常人大上好幾倍，嚇人吶！」

小玉兒笑笑，道：「他人……我知道他沒有死！」

此言一出，徐氏夫妻大吃一驚。

「妳……怎麼知道我兒沒死？」

當時徐奇知道小玉兒不在場，但小玉兒却聽到了徐奇與花正剛的對話。

小玉兒的耳朵聽千里，雖說言過其實，但比之常人多聽上好幾倍是絕對正確的。

小玉兒回頭看看百寶莊上人，好像他們正迫不及待的要再搏鬥了！

小玉兒這才對徐奇道：「我知道你們的兒子還活着！」

徐奇道：「妳去了南陽知府衙門？」

「不錯！」

「也遇到了花捕頭？」

「是呀！」

徐奇道：「必是花捕頭告訴你的了。」

搖搖頭，小玉兒道：「休得寃枉花正剛，他那張嘴巴似上了封條，他不會把這事對人說的！」

徐奇道：「除了花捕頭以外，別人不會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因爲你兩人在林中

說的話我全聽到了。」

「甚麼話？」

徐奇這是在套取証明了，看看小玉兒是不是眞的聽到他與花正剛的話。

徐奇也在想，當時附近眞無人呀！

但小玉兒笑了！

「徐大俠，花捕頭的毒藥與解藥是裝在一起的，這種手段實在高明！」

「妳……」

小玉兒笑笑道：「對嗎？」

那白青青急急的對小玉兒道：「姑娘，如果人死了，咱們也就認了，人死不能復生呀！可是我兒還活着呀，他如果那件東西壞了，我們還有甚麼指望的？」

「所以你們找來討公道了？」

「不錯，我兒元玉說，是被他們姑娘又咬又搓弄成那副模樣的。」

小玉兒臉色一寒，道：「你們就相信了？」

徐奇道：「我們不得不相信呀！」

小玉兒幾乎發火罵人了。

「你夫妻既然只有一個兒子，這一個兒子是個寶，怎麼叫你們的兒子提着那根話兒胡亂往人家的姑娘身上鑽呀！」

她這話中的姑娘自然指的是她自己了！

徐氏夫妻猛一怔！

「姑娘，妳別管了，咱們討回公道就回去！他們還差一點要點我兒的天燈呀！」

小玉兒道：「我勸你們別討甚麼公道了，你們立刻回家去，對你們的兒子去說。」

白青青道：「說甚麼？」

小玉兒道：「就說遇上我，我說他在說謊，他若不承認，我當面去找他！」

徐奇夫妻兩人怔住了！

* * *

徐奇這位「中原大俠」，聞得小玉兒的話，再想想當初白河渡口他告訴兒子要被人點天燈之事，心中不由暗吃一驚，似這件事，前前後後這小玉兒均瞭如指掌，憑這小王兒的武功，自己也萬萬不及，如今再聽了小玉兒的話，已明白了一大半。

也許兒子犯行，已入了她的眼中了。

其實徐奇夫妻兩人又怎麼會知道，他們的兒子徐元玉還同小玉兒一起上了床，眞正是傷在小玉兒的身上！

小玉兒自然是不會說出玉青觀的那一段事！

她也不提玉青觀的兩個道姑之事。

徐奇只那麼稍一沉思，便對白青青點點頭，道：「青青，不看僧面看佛面，既然是史姑娘說的話，咱們無話可說，咱們還得謝謝史姑娘了！」

那「一枝梅」白青青也是傲物女子，但小玉兒的美艷加上剛才那手輕功與出招，她自認不及，而今聽了丈夫的話，便也只有點頭了！

「既是姑娘出面，好歹咱們認了！」

小玉兒道：「人家死了女兒，你們的兒子並未死呀，別撿了便宜還賣狠！」

她這是提醒徐奇，再不走，她起火了！

徐奇立刻對妻子白青青道：「妳回南召爲兒子醫那怪裡怪氣的疑難症，我去南陽府了！」

白青青點點頭，他對小玉兒道：「姑娘，可願去南召我莊子上作客？」

笑笑，小玉兒道：「如果我去作客，令郎的病就更難醫治得好了，哈哈……」

她笑了，却也令徐氏夫妻更加納悶！

他夫妻又怎會知道那一段不可告人之「醜事」？

* * *

刀回鞘，氣難消，但徐奇夫妻還是大步走回場子上，他重重的對百寶莊主歐陽伯仁道：「歐陽莊主，恕徐某抱歉了，事情經過這位史姑娘的解說，咱們兩家從此不提這段傷心事，我這裡對天一禮，也算爲令嫒之死致哀了！」

他果然沖天一拜，這才對小玉兒點點頭，道：「史姑娘，妳爲徐某擔待了！」

他這樣說，當然是要小玉兒口上留德，別把他兒子仍活在人世之事說出來。

小玉兒當然明白，她笑笑，而且說了一句令徐奇也心熱的話。

「果然俠義之士，提得起放得下，佩服！」

那徐奇哈哈一笑，拉着妻子白青青轉身而去。

這光景倒令百寶莊上的人楞住了。

歐陽伯仁不解的走向小玉兒，道：「姑娘，事情經過我都聽柴管事說了，當初姑娘也爲咱們的人出了力，老朽心中十分感激！」

小玉兒笑笑，道：「莊主，恕不打擾，你們……唉，節哀順變吧！」

她這就要走了，但歐陽伯仁上前攔住了。

「姑娘，老朽只想聽一聽，剛才你們在說些甚麼？」

一邊的柴大管事也接道：「是呀！那徐奇夫妻兩人剛來的時候十

分霸道，甚麼話也聽不進他們的耳朵裡，一心只是要在武功上討回公道，那種咄咄逼人架式，簡直目中無人，不料姑娘只不過對他夫妻兩人悄悄的說了幾句，兩個人還那麼禮貌的行禮而去，這……」

小玉兒吃吃的笑了。

歐陽伯仁道：「姑娘可否明言？」

小玉兒道：「其實也沒甚麼，我只告訴他們，別再弄得兩敗俱傷，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他們原是不聽，但我快發火了，他們知道合他夫妻之力也打不過我，便也知難而退，事情就是這樣。」

柴大管事直點頭，道：「我相信，我太相信姑娘這幾句話了，哈哈……」

歐陽伯仁突然發現自己的兩個兒子正傻着眼。

為甚麼會呆呆的？

老頭子順兩個兒子的視線看過去，唉，四隻眼珠子正盯上小玉兒了。

歐陽伯仁再看看這小玉兒，便是他偌大的歲數也不由得心神一蕩。

他心想：這個姑娘太漂亮了，她，令人越看越喜歡，越看越叫人想入非非。

他已確定兩個兒子正想入非非了！

歐陽伯仁對小玉兒笑笑，道：「姑娘，請移芳駕進我莊，一杯水酒是要吃的。」

小玉兒道：「大家都在傷心時，莊主，下次定來打擾！」

小玉兒回身走，她却又故意衝着歐陽湧與歐陽浪兩人露齒一笑。

歐陽伯仁一共三子一女，女兒歐陽倩已死，兒子老大已成婚，兩個兒子還單身，如今這麼一位比天仙還天仙的美女在眼前，這兩兄弟心猿意馬了。

小玉兒往他繼父史水樂走去，她的坐騎也在史水樂的馬附近。

歐陽湧走近史小玉。

「姑娘，請問芳名。」

「人家叫我小玉兒！」

另一位歐陽浪接着問小玉兒：「請問姑娘妳貴姓？」

「史！」

歐陽湧也急問小玉兒。「史姑娘仙鄉何地呀！」

小玉兒吃吃笑，道：「寶雞。」

歐陽浪似乎不甘示弱的急急又問了。「史姑娘，師承何人？」

小玉兒已走到繼父史水樂身邊，她回眸一笑，道：「我有幾個師父呀！」

歐陽兄弟一怔，小玉兒伸手去拉韁繩，不料歐陽兄弟已搶先拉過韁繩。

兄弟兩人一個牽馬一個墜鐙，小心侍候咱們小玉兒騎上馬背，更把絲韁那麼小心的雙手遞到小玉兒手上。

那歐陽伯仁看到這一幕，心中不由升起無限無奈，兒子的表現是那麼饑渴，但這位姑娘是天鵝呀！

癩蝦蟆永遠也吃不到天鵝肉的。

＊　＊　＊

「回去吧！兒子！」

歐陽伯仁站在兩個兒子身後面，同樣的話他已說了七遍，但兩個兒子未回應。

歐陽伯仁道：「人家已走遠了，你們兩個難道要我請來道姑為你們把魂靈兒找回來？」

他伸手打過去，巴掌打在兩個兒子的後腦勺。

「叭叭」兩聲起處，只聽得兩個兒子不約而同的「哎喲」叫出聲來。

「爹！」

歐陽伯仁叱道：「別那麼沒出息，爹便老實對你兩人說，那姑娘長得是好看，但她想來我百寶莊做少奶奶，我還是不會答應的！」

歐陽湧大吼道：「爹，為甚麼？」

歐陽浪也反抗，道：「怕是姑娘不答應吧！」

歐陽伯仁道：「沒聽說過紅顏禍水，紅顏薄命，紅顏欺夫，你們想想，我會把這樣的女子迎進門嗎？」

歐陽湧與歐陽浪兄弟二人直翻白眼，那光景如果歐陽伯仁不是他們親爹，說不準他二人就會狠狠反駁歐陽伯仁這種黑白顛倒的話……

＊　＊　＊

小玉兒與史水樂策馬往西行，漸漸的進入山區。

這兒正是蠻荒的七百里伏牛山區。

這兒也人煙稀少，父女二人就快進入陝西省界了，小玉兒還在馬上笑哈哈。

史水樂不笑，史水樂一心要趕到十八盤，帶回他的寶貝兒子史天生。

小玉兒越笑聲越大，引得史水樂回頭問聲小玉兒：「妳好像吃了歡喜糖，有什麼好笑的？」

小玉兒用手指高山，笑道：「爹呀，你看高山上那兩個人跑得多快呀。」

史水樂抬頭看，看了半天未發現什麼。

「在那兒？」

「就快到山下了。」

父女二人果然又往前馳了五里多，山道上出現一個茶棚。

怪的是茶棚內坐了十二名大漢。

十二名大漢坐在草地石頭上，面前還放了一把刀。

小玉兒父女二人還未到茶棚下，便見一個大漢走出來。

這大漢的手上提着一隻薰黑的大茶壺，另一手托着個茶盤子。

只見這人迎上史水樂父女二人，那麼準確的把茶水當面注入兩隻茶碗裡，他老兄可也哈哈笑。

「二位，遠道經過大山裡，歇了吧，喝一碗熱茶去去火，下馬歇歇喘口氣。」

史水樂一看，立刻點點頭。

他對小玉兒道：「咱們喝茶。」

小玉兒不懂這規矩，她搖頭，「我不渴。」

史水樂已把茶遞向小玉兒，道：「要喝的……」

小玉兒就不懂，為什麼定要喝這種茶，但她還是接過茶碗喝了幾口。

父女二人喝完茶，只見史水樂自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十分愉快的擱在茶碗裡放回盤子上。

「謝謝，小意思，吃飯不飽，喝酒不醉，算是在下的一點小小心意。」

那大漢哈哈一笑，道：「老兄，咱兄弟們受之有愧了，只不過兄弟們營生不易。此去老蛇山有强人，但兄弟們同那夥人有交情，願送二位平安過路，如何？」

史水樂不是二百五，他心中明白，這十二個人就是老蛇山的强人一夥，說是送一程那是客氣。

他更明白，如果不答應，前面準是不太平。

十二個人齊站起，這就要在前開道了。

小玉兒這時候開口了。

「喂！你們怎麼不怕那夥强人呀？」

那大漢回頭施冷眼。

「咱說過，那夥强人還賣在下這個交情。」

小玉兒道：「我想你們這麼走一程，咱們少不得又要送上些銀子了。」

那人嘿嘿一笑，道：「我也說過，年頭不好，求生不易，兄弟們聚在一起混口飯吃罷了。」

小玉兒眞大方，她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一看就是五十兩一大張的長安寶祥銀號的。

「喂！你們別再走了，我送你們銀子就是了。」

她把銀票猛抖，那銀票筆直的飛往大漢的手中。

大漢展開一瞧，驚喜的笑道：「姑娘眞大方，咱們這裡謝了。」

十二個大漢路邊閃，讓出小道來了。

史水樂怔怔的看了小玉兒一眼，道：「小玉兒，還是勞駕他們送一程，平安要緊呀！」

小玉兒道：「他們不是求生不易嗎，又何必勞動他們，咱們快走吧。」

她拍馬往山道上奔去，史水樂只得緊跟着。

史水樂還弄了幾袋山藥，看上去他就像有幾個錢的大老闆。

＊　＊　＊

十二名大漢站在山道上瞧，其中一人道：「肥羊眼前過，咱們不動手，太可惜了。」

那接銀子的大漢冷冷道：「咱們的規矩，人家的禮數，這光景還能翻臉嗎？」

另一人哈哈一笑，道：「他們不叫咱們送一程，前面老九是不會放過他們的，娘的，那姑娘長得美，馬鞍上還掛着一把劍，她以為自己是三頭六臂呀！」

有個大漢舐嘴巴，道：「娘的，我看那姑娘不簡單，她懷中必定有許多錢。」

十二個大漢又折回茶棚下，圍住大漢爭着看那張上面至少蓋了七八顆大小紅荳圖章的銀票。

＊　＊　＊

山道上又走了七八里，猛然裏林中傳來幾聲梆子响，剎時間兩邊山崖上站了二三十個山賊，其中兩個人長得壯，二人手上各端着一支五尺六吋長的大鋼叉。

那鋼叉還會响，兩個人鋼叉手上轉，便也發出「嘩嘩啦啦」清脆的响聲來，怪嚇人的。

小玉兒抬頭看，不由冷笑了。

史水樂道：「小玉兒，我就說過叫那十二人送一程，我明白，他們都是一夥的，妳偏不要，好，麻煩來了。」

小玉兒道：「我就是要這夥人露面的。」

「為什麼？」

小玉兒笑了。「爹，咱們怕什麼，你的毒，我的武功，他們如果想對咱們不利，那是他們自找倒楣。」

「小玉兒，我急於帶妳小弟天生回家呀！」

小玉兒道：「且看何人在此開山立寨。」

史水樂無耐了。

＊　＊　＊

山賊舉着手上砍刀哇哇叫，滿山迴蕩的盡是喊殺聲。

兩個手持鋼叉的大漢走出來了。

這二人的年紀並不大，看上去三十還不到，但二人長相也夠瞧，兩個人生得白淨淨，只那一身骨架夠大的，這種人一看便知孔武有力。

兩個人都有六尺那麼高大，其中一人頓着手中鋼叉，叱道：「要死要活！」

小玉兒一笑，道：「也是我要

問你們的。」

鋼叉一掄發出「咻」聲，那人吼道：「找死不是！」

另一持鋼叉大漢一聲雷吼，道：「兄弟們圍緊了，這姑娘可是我的了。」

他還站在小玉兒面前猛看着，越看越喜歡，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笑就是高興，他把鋼叉斜着拿，右手便去抓小玉兒。

他抓小玉兒當然是要拉她到他身邊來，只不過他的手還未觸及小玉兒，忽然身子一震，臉上一痛，忍不住大叫一聲：「哎呀！」

這人的鼻子流血了，他用手猛抹鼻子，道：「他娘的，邪門呀！」

爲什麼叫邪門？小玉兒只不過手一抖，小玉兒的手並未打在他臉上，相距還有三尺遠吶。

「妖女！」

另一大漢頓着叉，這就要幹了。

小玉兒却吃吃的笑了。

「喂，你們的當家呢，誰是你們家當的？」

端叉的大漢冷冷笑，道：「就憑你也想見我們當家的，妳算什麼東西。」

小玉兒道：「我不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我如果不高興，你們就慘了。」

「妳吹的什麼牛？」

小玉兒衝着史水樂笑笑，道：「爹，江湖上太多的人以爲自己了不起，以爲他們總是人物，可是眞正的人物我却見得不多，甚至到現在也沒遇到過。」

史水樂道：「別惹事，咱們走路。」

笑笑，小玉兒道：「看這種場面，他們會輕易讓路？」

「會的，我對他們說，過路銀子咱們不是出了嗎？」

他轉而對兩個端叉的道：「朋友，茶錢路銀一共五十多兩銀子，那十二個朋友已收了，難道你們不是一夥的？」

他說得故意大聲些，三十多個粗漢全聽到。

三十多個漢子也呵呵笑了。

這一陣狂笑，笑得史水樂與小玉兒莫名其妙了。

「你們不相信？」

端叉大漢用袖子抹去鼻血，他咬牙，道：「相信，咱們絕對相信，哈哈……」

史水樂道：「那就該放咱們過山呀！」

「過？哈哈……」

「哈……」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那漢子嘿然開了腔。

「奶奶的，咱們定下了規矩，如果前山有人送你們一程，那是說，你們腰裡的銀子差不多已花盡，馬匹東西也留下來了，你們已變成窮光蛋，誰會向窮光蛋再伸手呀？現在，沒得說的，叫你們沒命過山去。」

小玉兒看看史水樂道：「這是什麼規矩？」

史水樂道：「不經立法的規矩，强盜規矩。」

他已發火了，對這些人直稱强盜。

强盜是不許別人叫他們强盜的，要叫他們草莽英雄，甚至更好聽的忠義兄弟。

兩個端叉的咬着牙，其中那個未受傷的怒叱道：「不錯，爺們是强盜，强盜是幹什麼的？你們又是馬匹又是貨，又是銀子帶寶貨，正是咱們天天盼，日日想的正點子。」

他突然一聲吼：「兄弟們，你們他娘的還等什麼呀！」

「殺！」

別管這些人的武功怎麼樣，齊聲高吼還眞嚇人。

小玉兒當然不會被嚇着，她見過的場面太多了。

一個騰空躍下馬，小玉兒的七星寶劍不出鞘，只見她左手抓劍右手拳，一邊攔一邊虛空揮她的拳。

只聽得「叮」、「咚」之聲響不停，圍上來的嘍兵就如同經不起風吹的小樹苗，東倒西歪的叫起來。

「哎唷，哇……」

「唷……她不是人吶，是妖女！」

兩個端叉的左右上，舞着鋼叉衝上來了。

這二人的鋼叉上功夫有一套，雙手舞動得宛如孫悟空舞動金箍棒一樣，倒令小玉兒覺得剛才自己小覷他二人了。

猛然一個旱地拔葱，小玉兒騰空三丈多，半空中只聽得「嗆」的脆聲似龍吟，七星劍已拔在手上了。

小玉兒空中倒翻身，口中尖聲叫：「血龍殺！」

啊！衆人抬頭看，可不得了，但見漫天冷芒流竄，殛電交錯中傳來兩聲「哎呀」……

只見兩個舞叉的標血抛叉往兩邊閃，緊接着二人在地上滾出三丈外。

小玉兒人落地上來追殺，她冷冷的道：「別再惹我生氣了，也別逼我殺人，告訴你們的頭兒，叫他收斂收斂，過不了多久，便有官家大隊人馬往西行，你們躲着保命吧。」

兩個人自地上站起來了。

兩個人的臂上在流血，但兩個人可不甘心，其中一人大吼，道：

「官兵來了又怎樣，妳也休逞能，我師父什麼人呀，妳有種等一等。」

另一人已大聲吼，那吼聲宛如花子叫街，聽起來是無賴漢耍無賴。

「哎……哎……」

聲音不算大，近聽的不刺耳，但可也聽得遠，因爲不旋踵間那山有迴音傳來。

小玉兒笑了。

「你這是在呼叫你們師父出面了？」

「妳等着挨宰吧，哈……你們走不掉啦。」

小玉兒道：「原是要領教的，怎麼會走？」

史水樂道：「小玉兒，我知道妳心意，不忍這些人遭殃，只可惜他們不會知道，妳呀，助人也善惡不分。」

他大嘆氣的又道：「從妳幾次出門所幹的事，妳是善惡不分一齊助，你助官家，也助妙手幫，你助妙手幫，却又幫十八盤的人，還有妳師與她的仇人，唉，江湖浩瀚，人各有志，妳能都把他們救回頭？」

小玉兒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做些什麼，她只以爲事情碰上就要做下去。

她是不會要人向她稱謝的，如果問她爲什麼，大概因爲她習會了西域的神功，「混元一氣通天功」的關係。

一個人的武功到了一定的至高境界，他的行爲上便會自行一格，小玉兒便是這樣。

＊　＊　＊

就在父女二人被圍着，而小玉兒又不打算走的時候，遠處傳來一聲回應。

「哎……」

只這一聲穿雲吼，便知來者內力之强，而小玉兒抬頭望過去，她看得一瞪眼。

兩個端叉的也不管臂上在流血，兩個人還冷笑了。

「好，你們死定了，我師只一出現，準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衆嘍兵也笑起來了。

「看吧，好戲上演了呀！」

三十多個粗漢吃吃冷笑着，啊，原在山前的十二名大漢也奔過來了。

十二個大漢只一瞧，立刻怔住了。

怎麼人被圍住而傷的全是自己人，這是什麼怪名堂，莫非遇上梁山王。

什麼叫梁山王，比强盜還狠的人就叫梁山王。

十二個大漢未開口，山崖上出現一個夜叉王，那人足有七尺高，手上的鋼叉明晃晃，大鬍子繞腮長了個大圓圈，下巴連到胸膛上。

這巨漢的鋼叉上帶鋼環，只一頓便會發出噹噹朗朗響，怪嚇人的。

「孩兒們，只有兩個人也需我親自出馬嗎？」

「師父，這女子太可惡，傷了咱們不少人吶！」

「轟！」

巨漢自山崖高處躍下來，鋼叉一橫一瞪眼。

啊，史水樂開口了。

「是你呀，秦嶺夜叉，你不是石棟石老哥嘛！」

那巨漢一瞪眼，立刻哈哈大笑起來了。

「操他娘的，自家人打自家郎呀！」

小玉兒笑道：「石夜叉，你怎麼幹回頭了？」

石棟仔細瞧，他吃一驚。

「妳……妳不是那個叫小玉兒的丫頭片子嗎？你越發長得漂亮了……哈……妳在，我的這些孫子們自然要倒楣了，娘的，他們就知道人多起哄嚇百姓，遇到狠的就抓瞎了。」

史水樂道：「你不在秦嶺自由自在過日子，怎麼弄幾個小子在這兒開山立寨了？」

小玉兒接道：「所以我說他沒出息，活回頭了。」

石棟哇哇一聲吼，道：「小玉兒，你怎說我老人家活回頭了？」

小玉兒道：「想着你過去，趙瘋子還叫你大哥吶，你這大哥混差了，不如趙瘋子的場面大。」

石棟一聽哈哈笑了。

「小玉兒，我實對你說吧，這裡除了我的兩個不成材徒弟之外，他們全是十八盤的孩子們。」

小玉兒吃一驚，道：「是嗎？」

哈哈一聲笑，石棟道：「小玉兒，史老弟台呀，看你們這般折回來，我當先爲你們賀，哈……」

史水樂道：「賀我們？差一點倒了大楣，有甚麼值得賀的呀！」

小玉兒道：「石夜叉，你大概知道我弟的事情了？」

石棟可得意了。

他哈哈大笑還頓他的叉，想是笑開懷了。

「小玉兒呀，妳算是猜對了，哈……」

小玉兒道：「原來你眞的知道呀！」

石棟得意的道：「小玉兒，我便老實對你二人說，當初在得知趙大刀未被莫少白那贓官砍頭，趙瘋子第一個找上老夫來，他要老夫來硬的，合力把他的寶貝兒子弄回來，可是我却十分明白，大山裡咱們可以當大王，到城裡，那是官兵天下，他們人多勢衆，想也知道不易

得手，反而多賠上幾條人命，所以嘛……」

「所以你就爲趙瘋子出個餿主意，把我的寶貝兒子弄到山寨，逼我爲你們賣命呀！」

石棟眞坦白，也坦然一笑，道：「不是你史老弟一人，是你們父女兩個人！」

小玉兒吃一驚，道：「也拖我下水呀！」

石棟道：「你父女一個是用毒高手，一個武功比天高，只要弄走你的寶貝兒子，還怕你們不出山？只一個出來，另一個八成也會下南陽，哈……果然成功了。」

史水樂似是想發火，但他還是忍下了。

「石兄，認識你，我呀，我倒楣。」

「哈……」

「上一回咱們已劃清界綫了，想不到你仍然找上我！」

「哈……助人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呀，是不是？」

「爲何把我兒子擄去？」

「老弟台，還有別的方法逼你出面嗎？好了，好了，你馬上就見到令郎了，他好得不能再好了。」

史水樂道：「我兒現在何處？」

「武關。」

「他不在十八盤大寨上？」

石棟大笑，道：「當然不會，萬一你父女二人惱火找上大寨，豈不前功盡廢。」

小玉兒道：「在武關甚麼地方？」

石棟道：「就在丁卯姘頭家裡，嘿……」

他笑得神秘兮兮的，又道：「丁卯的女人很會做菜，今夜趕到她家裡，咱們大醉。」

小玉兒冷冷的道：「難怪我上次見這丁卯同五台山的天一和尚殺得兇，還是我爲他二人化解的，想不到我弟天生就在武關呀！」

史水樂可急了。

「快走，去找丁卯去。」

小玉兒道：「石夜叉，你還未說明，你怎麼在這兒當起攔路打劫的山大王來了，害我還花費五十多兩銀子買路！」

石棟一聽眼一瞪。

「還不快拿出來。」

眞快，一張銀票一錠銀子立刻送到小玉兒面前來。

小玉兒笑笑取在手中。

史水樂道：「石兄，以後別再打我父女的主意了。」

石棟哈哈一笑，道：「史老弟，當年咱們有緣山中來相遇，交朋友不能半途而廢，只不過你放心，以後石老哥我盡量克制不去麻煩你！」

史水樂道：「趙瘋子他們人呢？派你在此坐鎮是不是擋追兵呀？」

石棟道：「你老弟猜對了，我出的主意，我當然在這兒擋追兵，還好，並未見有追兵過來，我們這就上十八盤大寨去敘敘。」

史水樂冷笑了！

「石兄，我可以告訴你，不出多久，官兵就會再一次上山來了，我可不是開玩笑，江湖人物他們全請來了。」

石棟道：「趙瘋子已快馬加鞭回十八盤大寨去了，石某也知道貪官必不甘心，只不過咱們這一次有準備，管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他對兩個受傷徒弟吩咐了。

「左公太，王大力，你二人帶人上山搬東西，立刻往大寨走，我陪着史家父女二人上武關。」

兩個徒弟不怠慢，二人也心中犯嘀咕，今天，這傷多寃枉，連銀子也退還人家了。

兩個人率人往山中奔去了。

* * *

武關那座石頭堆砌的城門就横亘在通西的大道上，那地方正是一夫把關萬夫莫敵的架式。

小玉兒騎在馬上四下看，她發覺人們都在往家中走。

人們只一進了門，立刻回身關上門。

武關一共三條街，街不算長，但却是熱鬧的，可是這刻天未黑，爲甚麼人們關門躲起來？

石棟走在前面，他可不管這些，他的人既高大又粗壯，肩上扛着明晃晃的大鋼叉，那模樣就如同少林寺門口守護的門神爺！

史水樂也發覺不對勁，他問石棟，道：「石兄，人們這是幹甚麼的？怎麼一個一個的往屋裡跑！」

石棟道：「別管爲甚麼，見了丁卯便知道。」

小玉兒道：「丁卯住甚麼地方？」

石棟道：「不遠，就快到了！」

* * *

那是一座小小三合院，近門處還有一棵柿子樹，小門台階是白石頭砌成的，從斜坡上便可以看到小院裡面了。

石棟站在高處指着那小小三合院，道：「瞧，丁卯的女人就住在那個地方，屋子門朝北。」

史水樂道：「咱們快些走，我帶我兒子馬上走！」

他對小玉兒道：「小玉兒，我覺得這兒有些不大對勁，似乎要發生甚麼大事情了。」

笑笑，小玉兒道：「爹，咱們不惹事，甚麼事情也找不到咱們頭上來！」

石棟道：「史老弟，老實說，這一回你父女幫了大忙，丁卯也感

激！」

小玉兒冷笑，道：「我打此經過，丁卯同天一和尚狠幹，我爲二人解了危，姓丁的怎不說我弟弟就在他這裡！」

石棟哈哈一笑，道：「我是丁卯也不說。」

「爲甚麼？」

石棟道：「那時候趙瘋子的獨子還在南陽府的大牢中，妳想想，如果他對妳說了大實話，妳帶走妳小弟怎麼辦？」

小玉兒道：「這是你們以爲，我才不會那麼做。」

史水樂道：「就快見到我的乖兒子了，哈……我這老子想他想得快發瘋了。」

他幾乎要拍馬疾馳了。

小玉兒道：「天生不知道怎麼樣了？」

石棟道：「放心，他那女人是個仔細的女人，還做得一手好菜我吃過，哈，比開飯館的師父還高明。」

三個人左轉右彎的到了三合院門外面，那石棟門也不敲，「轟」的一聲把門推開，大步便走進去了。

「老丁，你看誰來了。」

不料自門內跳出一個俏女人，她一邊攏頭髮，一邊笑哈哈，道：「誰呀，丁卯帶着娃兒回寶雞了呀，他不在。」

等到這女人看清是石棟，立刻臉皮一緊，不笑裝着笑，道：「喲，原來是石老爺子來了，你看看，早來半天就遇上我的丁卯了。」

石棟道：「怎麼，丁卯走了？」

那女人道：「走啦！」

她看看剛進門的小玉兒與史水樂，又道：「喲，這二位是誰呀，沒聽丁卯說過他還有這種朋友！」

史水樂急問道：「走了多久？」

「大半天了！」

史水樂道：「眞不巧，也打擾了，小玉兒，咱們快走，也許快了可追得上。」

小玉兒看看這小小三合院，聞言她點點頭。

父女二人正欲走，那石棟道：「大妹子，我這兒就不打擾了，原是想吃妳一手做的菜吶，改天吧！」

那女人笑笑，道：「原諒啦，石老爺子，我一個女人家，你是知道的，丁卯的醋味大，動不動就要殺人的，我眞怕他的那把刀。」

哈哈一聲笑，石棟道：「老哥哥最瞭解不過了，妳回屋關好門，我們這就往西去了。」

那女人送到大門口，忙回身，「忽通」一聲關上門！

彎彎的巷道剛走十幾丈遠，小玉兒突然不走了。

史水樂就不由得問小玉兒，道：「妳怎麼不走了？」

小玉兒道：「爹，你二位先走一步，我還有點事，你放心，我會追上你們的。」

史水樂道：「妳可要趕快追上來，要不然我怎麼向妳的娘交代？」

小玉兒笑了。

「爹，你放心，娘是不會過問我的事，我長大了呀！」

石棟問道：「小玉姑娘，妳莫非發現甚麼了？」

便在這時候，遠處傳來梆子聲。

清脆的梆子聲敲三下，緊接着便是高聲傳送官家的命令。

「鄉親們聽着，今有小王爺路過武關，掩門上閂，不許偷望吶！」

小玉兒一聽之下笑了。

她爲甚麼笑了，因爲她想到了小王爺朱丕了。

朱丕應在成都的，爲甚麼他要過武關？

小玉兒以爲，也許這個王爺非成都的那位小王爺，他另有其人了。

小玉兒拉馬不走，史水樂已與石棟往大道上去了。

史水樂只關心自己的史天生，他心中明白，他是管不了小玉兒的。

* * *

小玉兒爲甚麼突然不走了？

小玉兒並不打算住在武關看熱鬧。

家家都關上了門，還有甚麼熱鬧好看的。

小玉兒是聽到一種淫笑聲才不走了。

那淫笑聲來自小小三合院，分明就是那個女人的聲音。

如果這女人是別人的，小玉兒也就不管了，偏是這女人是丁卯的女人。

那丁卯對小玉兒不重要，但丁卯却又是丁香的堂兄呀！

有道是人不親土親，土不親一家人，小玉兒與丁香是有感情的。

小玉兒當年跟着神偷「閃電子」白樹人與「空空兒」丁香在一起生活，那丁香待她如己出，只這一點，丁卯的女人如果有問題，小玉兒便要插手管一管了。

小玉兒才不會管甚麼小王爺來到武關的事。

* * *

小川馬拴在附近的那棵柿子樹下，小玉兒轉身左右看，還好，人們都關上門不出外了。

她輕鬆的拔身而起，半空中細腰一挺而落入那小院中，眞靜，一點聲音也未發出來。

（未完・八）

上文提要：柳儀芝的淫褻行爲不容於父柳大元，要將她殺掉，高照竟來說情，願討柳爲妻子，柳乘機逃脫，又遇莊璞，幾遭凌辱，幸高照趕至解危，但他並非莊的敵手，幸來了喬琪協助，莊不敵想逃，他師父白翎追問拚鬥原因，衆指証他是淫徒，莊趁師父不備逃去，柳擺脫高照，發現錢有餘嫖妓，不是眞心愛她，便一腔怒火發洩在錢的身上……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頭痛人物

畢熙遭報應毀容　白翎奪右臂心虛

另一較矮的中年人道：「你殺了他們？」

畢熙道：「這種人要是姑息而不殺是有罪的！」

高的道：「你們兩個小崽子如此咋唬，憑甚麼呀？」

畢熙道：「就憑這一根香腸兩個滷蛋……」

「上！」這人手一揮，就要全部齊上。

「慢着！」小林道：「先報上名來！」

高的領頭之人指指矮的中年人道：「這位是百粵的第一高手關永關先生！」

關永的確算得上是百粵的頂尖人物。

此人以腿上的功夫精純見長。

關永指指高的道：「這是東北一代奇俠章哲章大俠。」關於此人小林也聽說過，是「大聖門」的頭子，以「大聖拳」聞名。

所謂「大聖拳」當然就是猴拳了。

小林道：「果然都是一時俊彥，只可惜兩位不明事情眞相就貿然來此興師問罪。鄺元彪和邱長風乃是殺人放火，到處劫掠的賊盜！」

關永道：「據吾人所知，你們兩個小子到處詐賭，玩弄女人，你們有甚麼資格批評別人？」

章哲手一揮，二人全都上了。

關永接下小林，畢熙對付章哲。

這二人果然又和鄺、邱二人不同，一方霸主，有自己的拿手活兒，小林感到十分吃力。

畢熙就更不成了，一急之下，取出了火器棒。那知還沒有使用，竟被章哲閃電似的奪了去。

此物一失，畢熙在十招內被制住了穴道。

小林和關永打成平手。

要不是近來「南半仙」又傳了他幾招絕招，只怕他已經落了下風哩。小林見畢熙被人擺平了，總是有點分神，更不順手了。

這工夫章哲也撲了上來。

無論如何，小林接不下這兩個人，章哲是東北「大聖門」門主，「大聖拳」獨此無二，關永乃是鄺元彪的師叔，比之章哲也不遜色。

小林岌岌可危時，二女也到了。首先解了畢熙的穴道。

凌珈和米珠一上，形勢立變。

須知凌珈乃是當今武林碩果僅存的數大高人之一的「北神龍」之女，近來又學了幾招另一神秘婦人的武功，進步更多。

於是其餘十來個也都上了。

雙方的實力差不多，十六對四，但時間一久，對方的庸手陸續受傷，就顯得不穩了。

就在這時又來了一個人物，竟

是「白衣老祖」宮奇，道：「老關，好久沒見了，要幫忙嗎？」

關永道：「老朋友，你看着辦！」

「白衣老祖」一出手，四小這邊立刻又不成了。

結果未出二十招，米珠被關永點了穴道倒下。不久畢熙也倒下了。

現在只有小林和凌珈在苦撐。

僅是關永、章哲和「白衣老祖」三人，也夠他們調理的了。

兩小似已不可能再支撐二十招了。三人加勁猛攻，他們恨透了這些年輕人。在賭場中他們大輸，在場外也輸，還死了兩個人。

小林中了一脚，不久，凌珈也中了一掌。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悶聲不響地加入了打鬥。

此人五十出頭一點，莊稼打扮，但身手不凡，似乎不比三個對手任何一人差些。

小林發現此人用的招式頗似師門的，十分好奇。

這麼一來，對方三人又落了下風。於是十餘個次流人物中受傷的又上了，這些不全是不堪一擊的庸手，至少有六七個的底子很厚。

這些人一上，雙方又可以勉强保持平手了。

甚至對方還多少佔點便宜。

就在這時，一個女蒙面人鬼魅似的到了現場，看了一下，忽然挾起畢熙疾馳而去。

小林和凌珈心意相通，立刻招呼這個援手的中年人退出去追弄走畢熙的女人。

兩小和這中年人急追，關永等並沒有去追。

兩小追了一會快要追上，忽然發現那中年人落後不見了。兩小以爲，此人臨危援手，是友非敵，他們不能不管。

會不會是關、章等人追上把他制住帶走了？當然，以關、章二人和這中年人的身手來說，也不大可能在五七招內就制住他。

二人停下來觀望，隱隱聽到山坡下有打鬥聲。

兩小互視一眼，小林道：「救畢熙要緊。」

凌珈道：「救這位援手之人更重要。」

「妳是說救畢熙並不大重要？」

「不是不重要，而是畢熙可能根本沒有危險，還有甜頭。」

「妳是說……可能那女人是他的相好的？」

「對，看她身材，好像是『黑寡』黃綺年。」

「果眞是她，畢熙是不會有危險的，對，這女的身材及走路姿態是有點像『黑寡』。」

「走，到坡下看看……」

坡下林中有兩人在打鬥。

其中一個蒙了面，另一個正是剛才援手的中年人。

兩小發現這中年人已堪堪不支。

一來此人臨危援手，更重要的是，此人的武功頗似小林師門的武學，自有好感，小林道：「我們不能袖手。」

凌珈道：「當然。」

二人正要出手，那蒙面人忽出奇招，一把揪住了那中年人的胸衣。

中年人一掙，「刷」地一聲，外衣被撕裂，幾乎同時，一個扁瓶子自衣內掉落地上。

也許由於林中草深沒脛，瓶子未破。

兩小在樹上下瞰，不由心頭大震。居然是一隻右手。左手出現得太多，右手却是第一次。

打鬥的二人同時一怔，蒙面人再出奇招，把中年人逼退五六步，正要廻身去撿那個扁瓶子。

這工夫突然一條人影如箭射到。

蒙面人只以爲不成問題會到手，所以廻身撿瓶子的動作稍稍緩慢了些，居然被這人搶到了手。

這人竟是「血手書生」的白翎。

兩小差點驚呼出聲。

幾乎是瞬間，場中發出了巨大的變化。

這瓶子算是幾度易手，這原來擁有此瓶的人是誰？蒙面人又是誰？兩小都不認識。

「血手書生」白翎瓶子一到手，一個倒縱就穿林而出，兩人立刻追出，事實上，兩小在樹上穿掠，看到「血手書生」在出林前上了樹。

林中極暗，雙方又有三四十步的差距，追的人似乎看到白翎上了樹，追到林外去了。

白翎已知道二人追出林外不見人必然回頭，他立刻向相反方向穿掠，由這樹掠上另一樹，自林子另一邊進入山峽之中。

兩小解了米珠的穴道，十分小心地跟着，但仍被白翎發現了。

白翎故作不見，把他們引到一個幽谷之中停了下來。

三小也知道露了行藏，就不再躲藏，小林道：「你搶人家的瓶子幹什麼？」

白翎冷冷地道：「年輕人管得太多了吧！」

小林道：「白翎，這瓶子本是那位莊稼打扮的中年人所有，却被蒙面人抓破衣衫掉出，這不是你的東西。」

白翎道：「你以爲是誰的？」

「至少不是你的，也不是那個

蒙面人的，而是屬於莊稼打扮的中年人的！」

白翎道：「他的？你懂什麼？」

「至少瓶子是自他身上掉下來的。」

「這右手自他手上砍下來的那才是他的！」

「你知道是誰的？」

「小子，你有資格與聞嗎？」

「我目前不是已經知道不少了嗎？」

「你知道這隻右手是屬於誰的嗎？」

「你知道？」

白翎笑笑，米珠道：「你不過是吹噓吧了！你知道？」

白翎道：「我知道，但不能告訴你們。」

「為什麼？」

「因為這隻右手牽連太廣了。」

小林道：「有多廣？」

白翎道：「這麼說吧！這隻右手和你也能多多少少扯上點關係，我只能說到此了！」

小林道：「和我有關係？」

「好吧！我就再透露一點，擁有這隻手的莊稼人，你以為他是誰？」

小林心頭一動，的確以為此人可能和師門有關。

要不，不可能武功路子相似。

小林喝道：「莫非他與在下師門有關？」

「嘿嘿！他就是『南半仙』黎玄的忠僕藍夜。」

小林大為驚凜，道：「是他？」

「對！而且這其中有個大秘密，但我不能說！」

「那個蒙面人顯然知道藍夜身上有這瓶子。」

「不錯，要不怎會正好抓在那地方？」

「蒙面人是誰？」

白翎道：「大概是『海天帮』帮主呼延覺吧！」

三小又是一驚，由此可見這右手是多麼重要了。追來搶瓶子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頂尖高手。就以「血手書生」來說，他的身份就和「南半仙」、「北神龍」、呼延覺、呂敖以及蕭思冰等人齊名。

即使比這些人略差些，大概也不會差得太多。

小林道：「這瓶中之手有什麼用？」

「小子，你也不必明知故問，你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得很少。」

「大概你除了不知此手是誰的之外，什麼都知道了吧？」

「至少我還不知道這隻手為何在藍夜手中？」

「這就是那個大秘密了！小子，你還不配知道此事，你們自衛吧！」「嗆」地一聲，刀已出鞘。

三小也撤出了兵刃，林、凌二人都是劍，米珠用刀。

這三個年輕人聯手，非同小可。

只不過白翎是當今數大高手之一，三小聯手，配合良好，出招後，也沒沾到便宜。

當然，白翎要擊敗三小，只怕也不容易。

林、凌二人十分小心地保護米珠，萬一她受不住，就會大受影响，「白馬山莊」的「太陽刀法」也是很有名的。

五十招後由於小林和凌珈絕招盡出，有時甚至只攻不守，白翎不想久戰，找個機會疾竄而去，他目的已達，自不會和他們糾纏。

三小當然要追。

這隻右手既然和師門有密切關係，小林一定要揭開此秘密，只可惜他只聽說過師父的忠僕叫藍夜，却從未謀面，要不，白翎不會撿了這個便宜。

深夜在山野中，一跑一追，除非追的比跑的人的輕功高出很多，要不，十之八九是追不上的。

那瓶子在藍夜手中，自然和師門有關了。

似乎白翎還知道更多的秘密。

小林道：「白追了！這傢伙了得！」

凌珈道：「當然，家父說過，此人不可輕估！」

「他不說出此手的所有人，似乎是個大秘密。」

「小林，我覺得那隻手不像男人的……」

「對，我也看出，指頭纖纖細長而尖，是女人的手。」

「走，回去找畢熙去……」

救畢熙的果然是「黑寡」黃綺年。

她以前本來發誓要殺畢熙的，如今却離不開他，此刻二人正在床上大戰。

畢熙專找年紀大他一倍有餘的女人，和柳儀芝的心態相似，主要是因為濃厚的自卑心理。

只有在老女人身邊，他才能肯定自己的身價。

事後畢熙要先走，他道：「大姐，我被妳救了，小林等人可能不認識妳，因妳蒙了面，他們會不放心的，我要趕回去找他們。」

「好吧！以後要依時見面。」

「當然！當然！」畢熙一走，「黑寡」也下床穿衣，臨去時一掏衣袋，十七八萬兩銀票，只剩下一張，票面只有三千六百多兩。

她當然知道是畢熙幹的，罵了幾聲也只好算了。她以為畢熙在賭桌上是瘸十，上了床可就變成「天九王」了。

他給她太多的歡樂，只好睜一眼閉一眼，自認倒楣。

* * *

藍夜丟了瓶子，十分懊喪。

他以為自己作了一件大錯事。

他對不起他最崇拜的人。

只不過他亦是循那方向去追「血手書生」白翎。

這天傍晚，在飯館中居然遇上了尉遲島。

尉遲島乃是「南半仙」黎玄的首徒，已四十出頭了。

「藍大叔！能在此遇上你，眞是幸會！」

「是啊！總有幾年未見了吧？」

尉遲島道：「藍大叔這幾年在甚麼地方？」

「還不是到處去找女主人！」

「找蕭思冰？」

「尉遲島，你的輩份該叫她阿姨或師叔，怎可直呼其名？」

尉遲島淡然道：「她對師父不敬……」

藍夜道：「尉遲島！對長輩之間的事，不可介入，除非長輩正式宣佈和某人有深仇大恨……」

尉遲島道：「藍大叔知不知道蕭思冰背叛師門之事？知不知道她的手被砍去而訛賴師父之事。」

「知道一點！你是說不是主人砍的？」

「當然不是！」

「你在現場親眼看見的？」

「我雖未親眼看見，却絕對相信師父不會作出那種事來。」

藍夜輕哂了一聲，吶吶而止。

尉遲島道：「藍大叔似乎懷疑師父的人格。」

藍夜道：「這種事也未必和人格有關，比喻說，兩人一言不合而動武，在力搏中被斬斷一手是常有的事。」

「你以為昔年師父和蕭思冰翻臉成仇了？」

藍夜道：「極有可能！」

尉遲島不出聲了。

兩人似乎很僵，各懷心事。

飯後藍夜告辭，尉遲島未有直接走出飯館，却暗暗跟入一家客棧中。

稍後，藍夜在客棧中又見到了尉遲島。

藍夜是何等經驗，一看尉遲島的眼神就知道他此來的目的了。

尉遲島道：「你知不知道我來幹甚麼？」

「大概也可以猜出來！」

「你可能還沒有猜到！」

「你要來殺我？」

「為甚麼？」

「因為我的言論可能是冒犯了主人，也就是你的師父。」

「這是其一，還有個原因，瓶子在你手中。」

「你的消息靈還是主人的消息靈？」

「都靈！」

「只可惜並不是很靈！」

「怎麼？不在你手中？」

「本來在我手中，可惜已經轉了手！」

「我不信！」

「信不信對我都是一樣。不久之前，遇上一個蒙面人，事後猜想可能是呼延覺，因為看他的身材及武功路子像他，事實上目前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只有那幾個，逐個去猜也能猜個八九，他撕破了我的衣衫，瓶子掉在草地上，那知又來了一個人……」

「誰？」

「『血手書生』白翎，他搶走了！」

「專檢大的人物說，你頗會編故事。」

藍夜嘆口氣道：「由你去想吧！我只是對不起蕭女士！」

「你是家師的忠僕，為甚麼偏袒外人？」

「因為昔年的事我較清楚。」

「難道說蕭思冰的右手是你砍下來的？」

「當然不是，而是……」

「不要說下去，我絕對不信……」尉遲島突然欺上出了手。

他是黎玄的首徒，功力自然深厚。

藍夜是黎玄的忠僕，自黎玄二十幾歲時就在黎玄身邊侍候，學的功夫也不比尉遲島差多少。

相反的，正因為黎玄的功夫由淺入深，由低而高幾個過程，藍夜都親眼見過，所以藍夜對黎玄的武功更熟些。

五六十招下來，兩人勝敗未分。

尉遲島道：「我倒以為可能是你斬下了蕭思冰的右手，使師父背黑鍋背了數十年之久！」

藍夜不出聲。

他知道，他說出是主人黎玄斬下蕭女士的右手，尉遲島是絕對不相信的，所以他乾脆不說。

藍夜不想和他分出高下，找那隻右手要緊。

要不，他對不起蕭女士。

於是他找破綻一掠就上了屋頂，還飛下兩片瓦。

尉遲島並沒有追，他知道追不上了。

他要做更重要的事，不久他放出了一隻鴿子。

他當然要把這件事報告師門。

* * *

茶館中上了三四成座。

一個中年盲婦在唱大鼓，看來倒也有幾分姿色。

靠近盲婦之處前排右邊座上竟是莊璞。

這小子又靠上了「海天幫」，外出行動時都是三五成羣，他似乎不怕遇上「血手書生」白翎了。

小林等人在門口一站，由於擋住了陽光，茶客們一齊望過來，莊璞立刻招呼同伴戒備。

畢熙道：「莊大護法，我想和你作一筆交易！」

莊璞素知這幾個年輕人很不好纏，不會有甚麼好事，他不出聲。

畢熙道：「莊大俠，這是一筆你非作不可的生意，失之交臂可就太可惜哩！不考慮一下嗎？」

莊璞道：「你有甚麼正經生意好作？」

畢熙道：「這你就錯了！別人要買我這批貨，我一直未賣，我以為和你交易最好。」

「甚麼貨？」

「三頭自扶桑三島運來的花毛母豬……」

莊璞先是一楞，繼而面色大變。

自那事以後，他最怕聽到「母豬」這兩個字。

一時窩囊，留下了一次很壞的紀錄。

在當時，至少有幾位長老，副幫主和幫主在座，親眼看到他和一頭老母豬，這是他一生的奇恥大辱。

他要是有志氣就不該再到「海天幫」。

只不過他為了廻避「血手書生」廢他的武功，也只好厚顏無恥地吃回頭草了。

事實上他只要向白翎坦白，不是被「海天幫」廢了武功，而是柳大元廢的，白翎也未必會廢他的武功。

一個人往往在走錯一步路之後會步步錯而不可收拾。

莊璞的同伴當然知道畢熙在說甚麼了。

現在「海天幫」中就連小嘍囉們也知道這件事。

莊璞大喝一聲，道：「兄弟們，上……」

五個人上是上了，卻不是衆小的敵手。

僅是小林和凌珈幾乎就可以接下來了。其中還有一個護法司徒靜，此人買了畢熙一個假瓶子，回去邀功，被幫主罵了一頓。

司徒靜恨透了這些年輕人。其餘的人都是堂主和嘍囉，當然不敢違抗，他們一動手，唱大鼓的也就不能唱哩。

畢熙邊打邊嚷嚷，道：「莊大俠，這檔子生意你到底是作不作？咱們知道，你對母豬有特殊興趣，尤其是扶桑來的東洋貨。」

莊璞心中有一把刀，恨得牙根癢癢地，卻因手底下不爭氣，他們五個人不是敵手，只好逃走。

他們一逃，並非同路，莊璞一個人逃出鎮外，躺在草中猛喘。他以為，「海天幫」也不能回去了。

當畢熙剛才談到老母豬時，他看出一些同伙的眼神，比錐子還鋒利，有時別人並非有意，只要談到一個「豬」字，他就心驚肉跳了。

他以為他已經變成豬公了。

他恨畢熙，先是以假瓶子騙他，又當衆糗他，後者較前者更使他無法忍受，他一定要報復。

他下了決心，就不離四小左右。

只要下了工夫，那會找不到機會。

這天下午，畢熙在這鎮上大街上走着。

他和三小一起出來購物，由於他要買鞋子，獨自進入一家鞋店，三小還在一家雜貨店內。

鞋子買好，忽然有一隻手搭在他的右肩上。

畢熙一看，不由魂飛天外，竟是莊璞。

「你……你要幹甚麼？」

「找你聊聊……」

「小林等人就在外面。」

「老子知道，他在一家雜貨店內等你，在另一條街上，兄弟，你現在要乖乖地跟我走了！」

他的右手二指按在畢熙的「肩井穴」上。

他的左手捏在畢熙左手的脈門上。

眞要命，他叫都叫不出聲來。

絕的是，莊璞還面帶笑容，向掌柜的點頭招呼，道：「掌柜的，貨色不對，對不起，我們走了……」

「不要緊的，貴客下次再來……」

一出門就進入小巷向鎮北疾走。

鎮外三四里處有一破磚瓦窰，地處偏僻，點了畢熙兩個穴道，「蓬」地一聲把他摔在地上。

「我是豬公……」莊璞怪笑着道：「我曾和老母豬相好過！哈……」笑聲很怪。

乍聽和哭差不多。

畢熙知道，這一次八成完了。

「小王八旦！」莊璞一腳踩着他的臉，道：「你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我是無意中聽到『海天幫』壇主車瑛和曹彥青私下交談提及這件事的！你把我宰了吧！」

「我不會宰你，我要你慢慢地熬過漫長的歲月。」

「要廢我的武功？」

「你這點底子，廢不廢都無所謂……」

「那你要如何處置我？」

「我要你變成一個大花臉，是世上最醜陋的人，永遠不敢見人，甚至永遠也不敢照鏡子！」

畢熙大駭，那還能算是一個人嗎？

「你這個小王八旦太刻薄無情，專門揭人家的瘡疤，須知任何人一生中都會作錯些事，人要厚道些，怎可尖酸刻薄，得理不饒人？」

畢熙道：「莊璞，你不殺了我，我還會到處宣傳你和老母豬的事……」

「你就是激我，我也不會殺你，這件事武林中很多人都已知道，我在乎也沒有用了。」

不知何時手中已有一柄小匕首，揮手划過時，畢熙發出一聲慘嗥，臉上出現一條不規則的血線。接着又繼續划動着。

直到畢熙一臉血汚，五官不分時，莊璞才丟下了匕首狂笑而去。

畢熙痛昏了過去。

如他有知，的確該想想莊璞剛才的話。

為人不可太刻薄，得饒人處且饒人。

為人處世，更不可以隨便揭人的瘡疤。

古人說：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這眞是至理名言，發人深思。

畢熙的聰明的確過人，但多屬偏邪的整人的點子，光怪陸離，有失厚道，乃招致此禍。

當他還沒有醒來時，窰外蹦進一個人。

的確是蹦而不是跑也不是走進來的。

此人的樣子幾乎無法形容，他駝背，雞胸，頭臉向左扭轉了約十五度，似已無法扭到正面，所以他要側着身前進才能看到路。

他臉上的五官已分不清楚，只有眼睛還有一隻是完好的，目光烱烱，神芒逼人。

他看了畢熙一下，發出一聲怪叫，然後掏出一個瓶子，把一瓶葯粉全撒在畢熙臉上。

然後挾起來蹦出窰外。

原來這怪人的一腿也有毛病，所以蹦比走方便些。

只見他一蹦就是十來丈，像個巨蛙，不久就消失了。

* * *

三月後同一天同一時刻。

在這邙山鷹愁峽上，兩位絕世高手再一次對決。

兩人都沒有多所交談，「北神龍」道：「這一次以百招為限，過了百招不論如何都要收手。」

「南半仙」道：「在下同意。」

兩人同時撤劍，「南半仙」主動攻了上去。

都是劍術方家，劍在他們手中，技巧和武力是不同的。

這是第一與第二之爭。

雖然他們已淡泊名利，却也不願屈居第二。

「北神龍」功力深厚，出招穩沉。

「南半仙」經驗老到，招術詭變多端。

這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可以說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現場附近有些人窺伺，大概有呼延覺(海天幫幫主)、「血手書生」白翎，呂敖(南半仙師弟)及蕭思冰等。

也許還有一兩個奇特人物，他們距現場較遠。

三小也在現場上，他們是明的。

「南半仙」的首徒尉遲島也在現場附近，却未公開露面，他是負責警戒的。

另外還有藍夜，他也來了。

當然，他也未公開露面。

「北神龍」那邊却只有「北神龍」夏愚一人。

八十招過去時，兩人都曾用過險招，却都被化解開去，看來百招內也未必會有結果。

百招過了，果然未分勝負。

「北神龍」先叫了停。

兩人各退出三步，「南半仙」微喘道：「後會有期！」

兩人正要分別下山，忽然人影一閃，多了一人。

竟是一個蒙面女人，道：「黎玄，我希望接你幾招。」

黎玄一看即知她是師妹蕭思冰，聽口音也能聽出來，道：「師妹，妳也來了？」

「廢話少說，接我幾招……」未用兵刃，而且只用左手，雖然只用左手，却十分凌厲。

最初黎玄還讓她點，三招之後就不能讓了。

即使不讓，黎玄似也佔不到她的便宜。

由她獨臂的招術看來，又不大像他們師門的武學。旁觀者可以看出，黎玄似已用了全力。

這蒙面女人雖然也未佔到上風，却也不是頹勢。

第十招時，蒙面女人突然收招退後五步，道：「不必打了！我今夜要當衆宣佈一大秘密！」

此言一出，這鷹愁峽上鴉雀無聲。

蒙面女人道：「各位應該現身了吧！」

除了呂敖、尉遲島走了出來之外，沒有別人走到明處來。

蒙面女人揚聲道：「『海天幫』幫主呼延大俠，『血手書生』白大俠，還有一位，為何不現身？」

這三人還是沒有動彈，蒙面婦人道：「既然如此，我這秘密也就不宣佈了！」

「血手書生」白翎搶去了那瓶子和一隻右手，這隻手十之八九是這婦人的，他怎麼敢現身呢？

至於呼延覺，以一幫之主身份在一邊窺伺，就大失身份了，一旦現身就顯示他不是光明正大了。

他們不現身，大多數人並不敢確定，他們是否眞的在此？

蒙面婦人正要走，小林立刻攔住，道：「這位前輩請慢走！」

「甚麼事？」

「不知家師何時得罪過妳？」

「小孩子不必管大人的事。」

小林道：「有人對家師不敬，我豈能不聞不問。」

蒙面婦人道：「你以爲你師父是甚麼人？」

「家師乃是一代奇俠，正人君子……」

蒙面婦人掩口一笑，道：「你還是多打聽打聽，多思考一下吧！告訴你，我這隻右手就是被他斬去的……」

她伸出右手，光光禿禿地，看來十分刺眼。

小林絕對不信，他以爲這女人是故意當衆侮辱他的師父，當然，尉遲島也有此同感。幾乎同時，二人向這蒙面婦人撲上。幾乎是不分前後的。

蒙面婦人只有一臂，不能同時接下二人方對。

事實不然，她一扭身，三人即成鼎足之勢，不知怎麼一揮手，小林被一袖掃出，尉遲島中了一脚。

蒙面婦人道：「你們二人的無禮，我不怪你們，不過是爲了祖護師門，任何一件事都有它的來龍去脈，你們若是明理的人，該多費點腦筋去想。」

這工夫蒙面婦人已下山而去。

「南半仙」看了小林一眼，也沒說甚麼，和尉遲島聯袂下山而去，却走蒙面婦人相反的方向。

現在鷹愁峽上明處的人只有小林，「北神龍」父女和米珠了，夏愚道：「珈兒，我們走吧！」

「爹，我要和小林在一起！」

夏愚道：「看到沒有，剛才的蒙面婦人即爲『南半仙』黎玄的師妹，她當衆聲明她的右手是黎玄砍去的，這樣的師父，會有甚麼好徒弟，走……」

「爹，小林不是那種人！」

「爹却以爲他很邪氣，詐賭而又好色，一個人還要有多少缺點才能算壞？」

小林冷冷地道：「前輩批評晚輩，晚輩不想置辯，但家師俠名久著，豈容別人侮蔑破壞。」

夏愚道：「你以爲冤枉了令師嗎？」

「當然，家師絕對是一位君子！」

夏愚道：「呂兄請顯身一見……」

三小四下張望，果然自一邊山石後閃出一人。

此人五十左右，鬢髮灰白，儀表不俗，抱拳道：「夏兄有何見教？」

「呂兄可否告知這年輕人，有關黎玄昔年的醜行。」

呂敖道：「夏兄，此刻說了他也不信，我想林小飛是個很聰明的年輕人，他會自己去蒐集証據來印証這件事的，所以在下目前還不想說甚麼，再說，這件事最好由師妹蕭思冰自己宣佈較爲妥當。」

夏愚道：「你有沒看出，黎玄似也沒有强烈的駁斥，他有某種程度的默認對不？」

呂敖點點頭，但又搖搖頭，似仍不以爲大師兄會砍師妹的手。

小林道：「這位是呂師叔嗎？」

呂敖道：「莫非你連這一點也不相信？」

小林道：「師叔有証據証明師父是殘害蕭師叔的人嗎？」

「還沒有絕對把握，所以才暫時不談那件事。」

小林道：「師叔不顧本門榮譽，眞叫人寒心！」

「本門的榮譽重要，却也不能護短對不對？」

小林大聲道：「捕風捉影的事，你也幫着外人往自己的師兄頭上栽贜，我不喜歡你這個師叔！」

這工夫有人冷冷地道：「我也不喜歡自己的師伯……」

自峽的另一邊樹叢後走出一人，竟是喬琪。

她本是呂敖之徒，曾經詐稱是來自南海。

以後又自稱是「醫怪」之徒，其實都是也都不是，她最早確是柳大元之徒，因與柳儀芝不和，改投呂敖門下。

小林道：「喬琪，是妳……」

「是的，我們算是同門，但以前家師不願招搖，我就不提眞正的師承。師伯隱惡揚善，你一味的護短，且對家師不敬，難道夏前輩也會說謊嗎？」

小林道：「他和家師也算是對頭，所以……」

喬琪道：「師叔蕭思冰的話你也不信？」

小林道：「當然不信，除非她能當場說明，且提出証據來。」

喬琪道：「眞正是有其師必有其徒。」

「喬琪，妳再對家師不敬，我可就對妳不客氣了！」

「不客氣又如何？」

小林道：「我要教訓妳！」

喬琪冷笑道：「你們師徒二人都犯了同一毛病，那就是經常以天下第一人自居！」

「是不是第一人，妳可以試試看……」

小林攻了上去，喬琪居然不懼，而接了下來。

在米珠的心目中，喬琪絕非小林的敵手。

其實小林有這種自負，他不以爲喬琪能接下他的五十招，但是，他接了三五招，不由心頭一凜。

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話一點不假。

他們分手也不過半年左右，她好像脫胎換骨了。

她出招犀利，配招精細，用招老到。

二十招以後，小林忽然感覺他勝不了喬琪。

這是他第一次才有的想法。

他從未想過，喬琪是他的敵手。

三十招一過，他甚至以爲可能在百招內會敗給喬琪。

爲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誤解呢？

原來喬琪這半年中失意，却下工夫練功。

人往往會在絕望之下奮發向上，當然也有在絕望之下頹廢沮喪的。她不但學了師父呂敖的精粹，也學了師叔蕭思冰的絕學。

她能感覺出，蕭思冰的絕學和師門的不一樣，但可能更爲受用。

米珠在一邊也看出一點不妙了，但她無能爲力。

這工夫凌珈道：「喬姑娘，不要打了……」

喬琪好像沒聽到。

這種情況，多少也有情場失意的心態。

現場上兩個女人，看來都和小林交非泛泛了。

喬琪和小林並不比這兩個妞兒晚些，却弄得藕斷絲連。固然有此局面也是她自己被「品花老祖」聶天聲猥褻之後形成的，她還是不免妬忌。

在兩女面前，也可以說在情敵面前，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挫敗她們的情人。

米珠道：「喬姑娘，可以了……」

凌珈道：「喬姑娘，這是親痛仇快的行爲。」

喬琪心想，我就是要妳們不舒服的。

小林一直無法扳回頹勢。

過了八十招後，甚至發現喬琪越打越不好捉摸。

最初他還不忍全力以赴，現在使出吃奶的力氣也無法稍佔上風，甚至還落了下風。

凌珈大驚，米珠也急得直搓手。

小林要是當衆敗在喬琪手中會怎麼樣？

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還能支持多少招的問題。

喬琪之能有此表現，主要還是蕭思冰的絕學。

蕭思冰被困洞中數十年，吃潭中的魚和水蛇，以及壁上的野菓子，體力大增，因爲在那地熱及寒氣合璧的洞中，日久會受那特有的地心「旡忈」氣所影响，使原有的眞氣更堅更固。

所謂「旡忈」氣就是地心原有亘古未動之氣。

另外的原因，使她的武功有基本上的變遷，是由於數年前有人入洞，和她動手，一連去過三天，每天打三五十招。

那人似乎易了容，也蒙了面，沒有任何表情。

每次動手，那神秘人物都是用那七八招。

翻來覆去總是用那七八招，蕭思冰學也學會了。結果她學會了五招，那怪人就沒有再去。

雖然只有七八招，能和蕭思冰打成平手，這功力自然非同小可，甚至蕭思冰事後想想，那人可能未出全力。

（未完・十三）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玉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隆重介紹最新配方第二代產品"金裝正骨水"，效力更上一層樓，質純清澈，滲透力特强，搽後不污染衣物。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首烏酒
首烏汁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